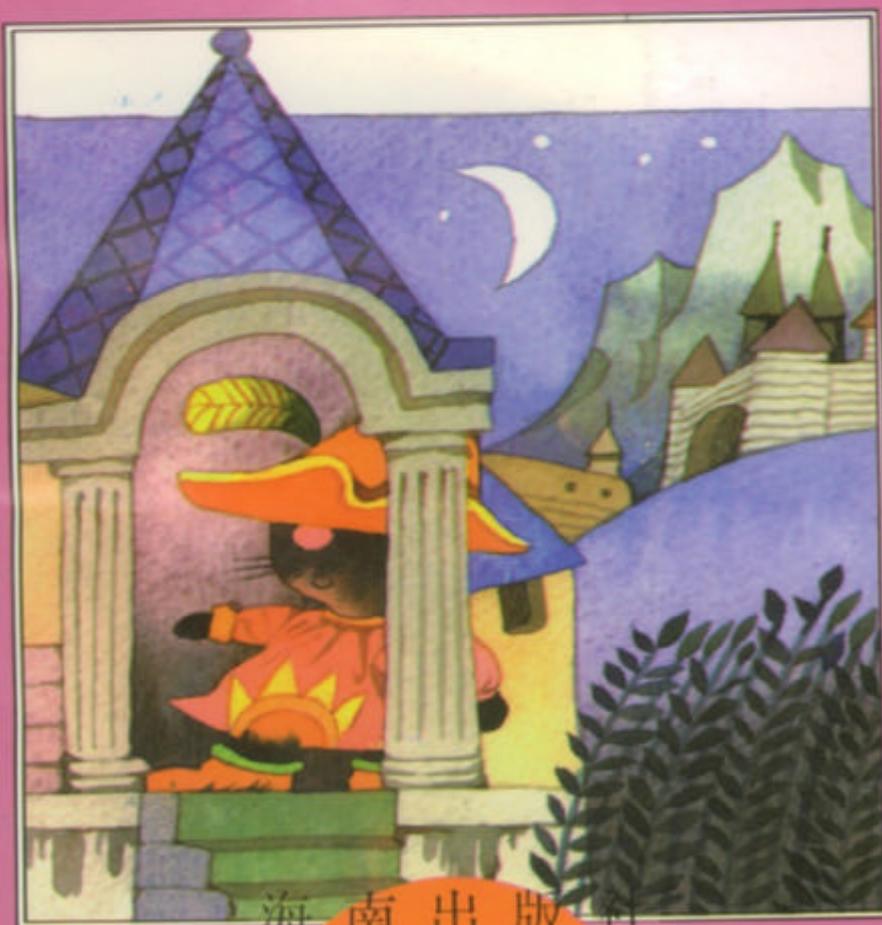


传世名著

世界长篇童话精品文库

# 黑猫历险记

[捷克] 拉达著



海南出版社

# 黑猫历险记

## 1 猫儿米克什会说话

亲爱的孩子们，我给你们讲件真事，我可担心你们不相信有这么回事，其实这是千真万确的：梨庄史维茨他们家养过一只猫，名叫米克什。

亲爱的孩子们，我已经听出来，你们在发笑：“嗨，这么回事！我们家不也有一只猫吗？不但有只公猫，还有一只小母猫呢！”

不错，孩子们，可是啊，这只猫会——说——话，信不信随你们的便，反正它只要对小男孩贝比克说：“贝比特(克)，那儿有朵(个)小窗斗(口)在探(看)着我！”贝比克全能听懂它的意思。这是一只很小的猫，好多音还不会发呢。

它是怎么学会说话的，这我已经记不清了。可能是因为贝比克老和它说话的缘故吧，要不它就是一只特别的猫。可这又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呢？你们不是也听说过惊鸟和八哥说话吗？那么猫为什么就不可以学会说话呢？小动物也能听懂人话。你要是对小狗说声“呐！”它准明白这是什么意思，马上看看你的手给它什么好东西。

米克什虽然会说话，但它从来不滥用这种本领：它不背后议论人，也不大声嚷嚷；它总是很有礼貌，谁要是给它点什么吃的，它总要谢谢人家，见了人也知道问个好。

你们想想看，孩子们，这多有意思：当弗朗季谢克的爷爷从史维茨家的小花园旁经过时，突然听到轻轻的一声问好，‘晚安，老爷爷！’老爷爷一愣，四下里一看，没人！他突然又听到从树林那边传来一声“我在向您问好呢，老爷爷，晚——安！”老爷爷瞧见了，他乐得拍了一下皮袄说：“嗨，瞧，这么一只小猫，比有些男孩还要懂礼貌，见人知道问个好！这可不简单啊，一只小猫，问起好来跟个村长一样彬彬有礼。”

贝比克和米克什常常睡在一块儿。晚上，当贝比克爬到炕上去时，米克什像小鬼头一样，不知从哪儿一下就窜到了热炕上，比贝比克还要先到，然后便挨着他躺下，心满意足地在他耳边呼噜个没完。在他们入睡之前，贝比克总要给它讲一通故事。米克什非常爱听故事，可是贝比克要是给它讲了一个吓人的、关于什么妖怪的故事，它便说：“贝比克，别给我讲这种的了，要不我会不敢在夜里上谷仓那边去抓老鼠啦！”有一次，贝比克从史维赫洛维老爷爷那儿听到一个关于穿鞋子的公猫的故事，便一个劲地要求他爸爸(他是鞋匠)也给米克什做一双鞋。

孩子们，米克什得到这双鞋子可高兴透啦！

那时正是冬天，米克什有时抓完老鼠回来全身都冻得发抖，尤其是那双猫爪子。因此它非常高兴得了这么一双鞋。可是，它费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学会穿着它走路。它常常摔倒在雪地里，因为贝比克总叫它用后腿走路。贝比克也不让它的前爪受冻，便给它缝了两只手套，就是男孩们通常戴的那种大拇指与其他四个指头分开的棉手套。然后，他们便一道在院子里的雪地上走来走去，堆雪人和坐雪橇玩。当贝比克把米克什带到溜冰场上，孩子们见了多惊讶啊！虽然有些男孩家里也养了松鼠，惊鸟，野兔，小刺猬之类的小动物，可没有任何稀奇的地方。这一回倒好：一个男孩后面跟了一只猫，它前

---

小公猫不会发“K”的音，所以把“克”说成了“特”，把“个”说成了“朵”，把“口”说成“斗”，把“看”说成了“深”。

爪戴着手套，后爪穿着鞋，像个老头似的用两只脚走进了枞树溜冰场。

男孩们立刻从四面八方单脚溜了进来（他们不会双脚溜），和米克什交朋友。贝比克将他们一个个向米克什作了介绍：这是谁，叫什么名字。他还请求男孩们别伤害它，因为它还是一只小猫。

如今，孩子们，你们可以想象得出溜冰场上那股热闹劲。当东达问米克什是谁家的小猫时，它马上大大方方地回答说：“我是史维茨家的米克什！”

有些孩子已经飞快从溜冰场滑到白雪覆盖着的自家门前去了，他们在那儿大声喊道：“妈妈，爸爸，史维茨家的贝比克带了一只黑猫上溜冰场，那只猫像我们小孩一样会说话！”说完马上又回到溜冰场。布本尼克家的弗朗季谢克问贝比克这只猫是不是从马戏团买来的。贝比克骄傲地回答他说，是他亲自教会它说话的。这小男孩提出用一把口琴来换贝比克的米克什。瞧他那样子，恨不得马上就想把猫换到手，吓得米克什紧紧地抓住贝比克的衣襟不放。你别说是一把口琴，就是拿一架手摇风琴来，贝比克也是不肯换的，贝比克还教米克什溜冰。没多久，米克什就像所有孩子一样在冰场上自如地滑来滑去了。每当它的尾巴绊了脚时，它便顺势翻一个跟斗，一身厚厚的猫毛把那块地方的碎雪扫得干干净净，免不了引起一场大笑。当米克什看到孩子们被它逗得这么开心，波日娜小姑娘笑得前俯后仰，它便故意摔倒，还装成一副摔得很厉害的样子，摸着摔疼的地方哼哼唧唧说：“不好了，到晚上，包捷奇卡大娘准要狠狠训我一顿！”突然，它猛地一怔，像手摇风琴的把手一样一滚接一滚地滚过滑冰场，翻身爬起来，脱下前爪上的手套后爪上的鞋，又把手套塞在鞋里，把鞋子搭在肩上，三步两步跑到了冰场外的杨树旁。已经到了最紧要的关头了！瞧，原来瓦夫尔家的大狗卡费克眼看就要撵上，差点儿就咬住米克什的尾巴了。卡费克因为没抓着它而气得要命，它用狗语对米克什嚷嚷了一通，米克什又用猫语回敬了它儿句什么，后来，米克什发火了，冲着卡费克用人的语言嚷了一声：“你滚回去！”

亲爱的孩子们，这一声嚷可把卡费克吓了一大跳。它不再汪汪狂叫，立刻竖着狗毛，夹着尾巴，跑回家去了。等到卡费克一消失，米克什便从树上爬下来，又穿上鞋，戴上手套，神气十足地回到了溜冰场。

孩子们像欢迎凯旋归来的英雄一样地欢迎米克什，瓦西克让它骑在脖子上在冰场来回跑着，弄得米克什的黑脑袋直晃。

孩子们恨不得跟米克什一直玩到半夜，可是该回家吃晚饭了。奶奶已在呼喊贝比克，他刚一吃完晚饭，便须着米克什上了床。

他们实在太累，不一会儿就睡着了。米克什睡得跟木头一样死，可突然从梦中喊了一声：“你滚回去！”它准是梦见卡费克在追赶它。

好吧，孩子们，米克什睡了，咱们也睡吧，晚安！

## 2 史维茨家的小猪也会说话了

史维茨家的老奶奶是位好主妇，她喂的家畜都能及时吃上东西，她给的量也足，生怕它们饿着。贝比克最喜欢同米克什一块儿，在壁炉旁的一张矮桌子上吃饭。他还教会了米克什使用勺子和搪瓷盘。米克什吃起饭来，比任何一个爱滴汤掉饭的小男孩都利索。奶奶很喜欢这只猫，因为它既懂礼貌又听话，每当贝比克不在家，奶奶需要从地窖里取些葱头、梨干和李子干出来时，总是派米克什去取。它能准确无误地取来。奶奶特别愿意派米克什去，因为它从不偷嘴，可贝比克有时保不住要偷吃几个李子干什么的。因此奶奶对米克什很满意。有时，她用一個旧式磨子磨咖啡，便一边哼着歌儿：“狗儿跳过燕麦地，狗儿跑过绿草坪，”一边用手抚摸着米克什。可是有一次，奶奶却发了大脾气。正当中午的时候，奶奶给小猪巴西克送来牛奶拌土豆粥当午餐。她打开门门推开门，瞅了一会儿巴西克说：“巴西克呀巴西克，我可不怎么喜欢你，你怎么光吃不长肉，瘦得像根灯草一样呢？究竟是什么原因啊？”

如今，你们听着，孩子们，巴西克用前蹄擦了擦嘴巴，两只小眼睛怪机灵地望着老奶奶，突然说：“喏，老奶奶，米克什说过，如今时兴苗条！”

老奶奶愣了，把饲料罐往地上一放，两手叉着腰，大声骂道：“你这该死的刺猬眼，叫这大不像话了！你还算什么家畜？咱们家可真像个马戏团了！不像话，已经有一只猫会说话还不够？贝比克这鬼孩子还要教会猪说话？”老奶奶真气坏了，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你米克什爱对小猪说土耳其话说黑人的话，这我都管不着，可你不准把巴西克带坏！给你把午饭放在这里！我得把你这些乱七八糟的事儿说给老仆头听听。”

老仆头正在羊圈旁边给他的山羊波贝什洗刷下巴上的长胡子。大概他劲儿使大了点，弄得波贝什咩咩地直叫疼。

老奶奶向老仆头问过好之后，马上对他诉起苦来，说那贝比克如何如何烦人，说他先是教会米克什说话，现在又教会了小猪巴西克说话，“贝比克要是乖乖地把乘法表学会不更好吗？”老奶奶说完了。

“是啊是啊，”老仆头喃喃说，“村子里好多人都说，你们家的贝比克连乘法表都背不全。”

“他要是光跟猫在一块儿说说话我倒还可以原谅，随他们待在壁炉上去个够，免得他的淘气劲没处发泄，跑到男孩子中间去闯祸。可是，老仆头，巴西克这一招可真把我气坏了。”奶奶接着说。

老仆头皱着眉头，手托下巴，沉思了一会儿，然后严肃他说：

“老奶奶，难道巴西克说了什么难听的话？”“那倒没有，老仆头，”老奶奶说，“我想它既然会说话，总该会说‘你好’吧？可是不，它根本不会，因为谁也没教会它这个。老仆头，最叫我生气的是，米克什叫巴西克别长肥了，说什么现在时兴苗条！你说说看，老仆头，我喂出来的猪要是说话说得再好听，跟木偶剧团的演员一样，可就瘦得要命，对我有什么用？我该怎么办？老仆头，你给出个主意吧！”

老仆头摸了摸胡子，给山羊波贝什的耳朵后面搔了搔痒，说：

“老奶奶，您先好好地跟米克什说，让它别教巴西克学坏。您吓唬吓唬

它，就说要把它撵走；再叮嘱贝比克，让他别再教会你们家别的动物说话了，要他倒不如把拼音学好，知道什么时候该写哪个字母。我不想惹您生气，老奶奶，可是依我看，要是家里的牲口能说话，倒也是件蛮好的事。我最伤心的是：我家的牲口生了病，当我去给它们治病时，它们设法告诉我哪儿不舒服，哪儿疼，只会用两只眼睛可怜巴巴地望着我，一声不吭。要是我去牲口圈时，小牛能对我说，‘欢迎你，老伙头，你总算来了！我真高兴，因为我有点不舒服，我已经有好几天不想吃东西了，我全身不得劲，肚子也疼，脑袋也疼。’那我一定高兴。亲爱的老奶奶，这么一来我不就马上能知道怎么给这头小牛治病，用不着七猜八猜了吗？”

“亲爱的老伙头，你说的真还有一点道理。”老奶奶说，“每当巴西克不想吃东西，而我又不知道它哪个地方不舒服时，心里还真着急。好，现在我要是问它什么，它准能对我说明白。老伙头，谢谢你的开导，我现在就去问问那头小猪，看看饲料舍不合它的口味，还想吃点什么，好啦，祝你和你的小山羊波贝什一切都好！”

老奶奶轻快地下了山坡。当她看到米克什又和巴西克待在一起，还一个劲地对它说着什么时，她不再皱着眉头生它们的气。米克什一见老奶奶，吓得正想溜走，老奶奶立即对它和和气气地点了点头，让它别走。小猪有礼貌地迎着老奶奶说：“欢迎你，老奶奶！”还对米克什眨了眨眼睛，仿佛问它是不是说对“那就给我说几句聪明话来听听！”老奶奶说，“可是不许教它学坏，米克什，我可有言在先，你，巴西克，好好给我吃东西，让我们看到你心里舒畅。你喜欢吃什么，只管告诉我，我给你去弄来。要是晚上有贼来偷你，你就使劲嚷‘救命！’那他马上就会吓得逃跑，因为这坏蛋准以为诸圈里有人。”

老奶奶走了以后，米克什对巴西克说：“什么事也没出，我真高兴。当老奶奶知道是我教会你说话的，我别的不相心，就怕贝比克会为我而挨揍。我真感谢贝比克把说话的本领教给了我，现在可好啦，贝比克上学去的时候，我可以和你在一块儿聊个痛快，以前我们连互相道个早安都不会呢！你可千万注意：对老奶奶要有礼貌，把她给你送来的猪食全吃光，这样她才会高兴，才不至于禁止我们俩交朋友。巴西克，我们俩，或者我们和贝比克可以一块儿这样聊着天玩，真棒！祝你一切顺利，我得走了，去看看谷仓那边有没有老鼠在捣乱。”

### 3 米克什和巴西克一同去赶集

有一回星期天，黑猫米克什躺在壁炉旁的椅子上睡懒觉。它最爱躺在炉子旁边了，因为那儿特别暖和，还不时散发出烤面包的香味。当老奶奶吓唬它说要把它的皮毛送到炉子里去烧掉时，它还乐呵呵地回答说：

“烧吧烧吧，老奶奶，很快又会长出新的来，我连尺寸都已经写好耳朵后面了。”

它就这样在椅子上懒洋洋地躺了好久，都有些腻烦了，它自言自语他说：“时间过得真慢！起码有个把钟头了，我还不如去看看巴西克呢，看它是不是睡完午觉起床了，我和它聊会儿云去。”

米克什从椅子上跳起来，穿上鞋子（它已经不再赤着脚走豚），来到院子里，直朝我们巴西克住着的小猪圈奔去。它礼貌也敲了敲门，轻声问道：“你还在睡觉，巴西克？”

巴西克在里边嘟哝着：“我没睡觉，不知怎么搞的死活睡不着，关差不多到5了，还把那个‘羊群过独木桥’的童话说了两遍，可还是睡不着。”它用鼻嘴掀开猪圈门说，“今天天气好，又是星期天，我真想出去郊游，比方说上林子里采橡树果去。”

“好极了！”米克什非常同意，“我到林子里去摘橡树果，你爬到松树上去抓小乌鸦！”

“你少给我吹你会爬树的本事了！”巴西克嘟哝开了，“你倒不如告诉我，那些穿得漂漂亮亮的都跑到哪里去了。”

“你这刺猬眼！”米克什喊道，“今天姆尼霍维采小镇是集市日啊！巴西克，这可是一次郊游的好机会啊！我还存了一点儿钱，布拉格人常上那儿去，我只要客客气气向他们问一声好，他们就会又惊又喜，给我一个铜板。咱们去吧，准好玩，就怕我难得走到那儿去，我的脚会走疼的。”

“米克什，我用独轮车推着你去。你去把存钱拿来，我到杂物棚里去推车。”

“好极了！”米克什高兴地同意了，它忙到地窖里的梁后去把藏在小罐子里面的几个小铜板取出来，塞在鞋子里，很快跑回院子，免得巴西克久等。

巴西克刚好推着独轮车从杂物棚走出来。它用后脚走路，两只前脚紧紧握住车把，还把带子搭在肩上，像雇农斯特纳特上林子去一样，推着独轮车出门了。

米克什坐在车前的梯板上，独轮车就咯吱咯吱开路了。米克什还不时发出“笛笛！”的警告声，免得一不小心撞倒哪位老奶奶。

然而，者奶奶们，老爷爷们，还有姑娘小伙子们一见它们便快乐地喊道：“上哪儿去，米克什？也上姆尼霍维采去赶集吗？”米克什回答说：“是啊，那儿可不能少了我们，要不，那个集市有什么看头啊！”

那些认得米克什的赶集人倒不觉得怎么惊奇，可是那些从外村来的老奶奶可都惊奇得目瞪口呆地跟在它们后面，像看什么稀奇把戏似的。你们可以想象得到：一头猪用独轮车推着一只脚穿鞋子的公猫，这还要怎么稀奇法！

它们到达姆尼霍维采时，广场上的人已多于罂粟花籽，斑斑点点密密麻麻的。秋千旁，回转木马边，打靶场，糖果店……到处挤得水泄不通。米克什和巴西克费了好大的劲才勉强穿过人群，挤到“小花狗”客栈，他们付了很少一点儿钱，把独轮车存放在那里，和其他大卡车、小汽车、摩托车放在

一起。如今空手一身轻，逛集市去了。

小贩们一见它们，便争先恐后地对它们嚷道：“猫少爷，猪相公，买点什么吧！”

“那自然罗，总得买点什么！”黑猫装成一副很神气的样子，从鞋子里取出铜板来，给自己买了一根香肠，给巴西克买了一块酸黄瓜，吃完之后，便一道打秋千去了。

当巴西克请求秋千老板不要让它们荡得太高时，老板并没感到特别吃惊，可是，我的孩子们，周围那些看热闹的人盯着它们的那股劲头，就像你们盯着土豆团子一样。那位秋千老板连眼睫毛都不动一下，帮着小猪巴西克坐上秋千椅，轻轻地推着，就像推着一位男爵老夫人一样那么细心；而米克什则在秋千椅上出尽了洋相。没多久，引得全广场的人都围了过来。它荡得特别高，与横梁平了起来。还从秋千椅上跳到架秋千的横梁上翻了个跟斗，等秋千再荡回来时，它纵身一跳又回到了原位。它缩成一小团躺在秋千椅子下面，观众只能看到它的黑尾巴在随着手风琴的乐声摇摇摆摆。孩子们，可有意思啦，围观的人笑得前仰后合，直在米克什的椅子上扔铜板，米克什立即把钱捡起来塞到鞋子里。

米克什荡够了秋千之后，便和巴西克去逛了一阵小店，米克什早就想买一把口琴，像贝比克的那把一样。集市上有的是口琴，一把胜过一把，米克什挑了好大一会儿，终于挑中了一把小口琴，老板说这是一把够音乐会演奏水平的好口琴。米克什还给巴西克买了一个能吹出泡泡来的小口哨，可是它一下优变没了，因为巴西克得到口哨后就想吹吹试试看，听听它的声音好不好，可等它一吸气，不小心便把口哨吞进肚里去了。孩子们，请你们别笑话它，它不只是一头猪吗，它自己也因为这么笨而感到不好意思。米克什后悔他说，早知道这样，就该给它买支大号才对，那就没法吞进肚子里了。

米克什心眼好，它又给巴西克买了根酸黄瓜，自己尝了尝热香肠，吃得满嘴热乎乎的。米克什的铜板足够用，因为从梨庄来赶集的大叔大婶们还给了它一些。他们说：“哟，米克什，你也来赶集啦？我给你一个铜板，去随便买点什么好吃的吧！”

它们在集上过得真愉快，可是也得想着点往回走了，巴西克一个劲地催米克什回家，要不老奶奶该到处找它们了。它们最后又绕了一圈小店铺，然后回到“小花狗”客栈来取独轮车。

可是一件不愉快的事正在那儿等着它们：老板娘说，不知是谁用摩托车把它们的独轮车换走了。孩子们：你们能焊象得出这会是个什么场面吗？米克什发了一大通牢骚，接着巴西克又嘟哝了一阵，好让米克什歇歇气。可是一切都无济于事，独轮车还是无影无踪，代替它的是靠在墙脚跟的一辆漂亮的摩托车。米克什搔了搔后脑勺（你们知道，这么一搔，准能蹦出个什么好主意来），思量着怎么办。

“这可真有本事！这坏蛋把我们的一辆新独轮车偷走，给我们留下这么一辆摩托！”米克什自言自语着，“现在我们怎么办呢？”

“你们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呀？”老板娘说，“坐上摩托车回家，可就不知道你们会不会驾驶。”米克什怎么办，孩子们？坐上摩托，开回家去，是不是？对！米克什真这么办了。尽管它有生以来从没开过摩托，可是每当有人开着摩托打它们院子门口经过时。它都仔细观察了。它爬上摩托车，让巴西克坐在后面。一发动，按按喇叭，——再见啦！客栈老板娘！

它们沿着公路飞奔向前，后面扬起尘土一片。米克什很会掌握平衡。要知道，孩子们，它是一只猫啊！你们有时见过猫儿怎么走过窄木条或檐板吗？更何况米克什是一只能干的猫。可是小猪巴西克却是一个十足的大笨蛋，它像一只虱子似的粘着米克什，有一次还吓得像头野猪似的尖叫起来，又一次干脆大喊“我的老天爷！”还有一回，米克什为了叫对面走来的老奶奶让路，按了一下喇叭，巴西克竟然吓得失去了平衡，掉到沟里去了。

米克什立即刹车，看看巴西克是不是摔得很厉害。谢天谢地。总算没出人问题。等米克什弄明白巴西克掉下去的原因之后，冲着巴匝克发了一通火，说它只配坐鞋匠用的三角架，还数落了一番它的其他毛病，直到互相吵了起来。

那位给它们让路的老奶奶连忙规劝它们说：“你们俩应该为没出大乱子感到高兴啦，吵什么，快回家去吧！免得你们的女主人到处找你们。我还以为在给一位什么大老爷让路呢，没想到原来是给一只猫和猪让路！瞧这世道真是无奇不有！既然你们不会开车，又冒冒尖失出来干什么嘛！你们还配坐摩托车？在我们哈布罗维村，连村长都坐不上摩托，你们这些猫啊猪的倒坐上了。既然你们的主人这么宠你们，给你们买上了摩托车，你们倒是好好开呀。按时回家呀！走吧走吧，给束里捎个口信，问个好！”

米克什和巴西克把摩托扶上公路，坐好，跟老奶奶说了声再见，厘又继续朝家开了。没法子，孩子们，我也不愿意看它们的笑话，可是在它们到达村子之前，又有好几次翻到沟里，好在哪儿也没伤着。

家里老奶奶已经在找它们，责骂它们，一见它们坐着摩托车从梨庄高坪往下开来，吓得两腿直哆嗦，连忙在一个木墩子上坐下来，等米克什和巴西克一进院子，她把它们好一顿训：

“你们到哪里去野去了？我把猪食端来，却不见巴西克的影子、为什么要坐上这么一辆该死的车？你们活得不耐烦了想找死，是不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个鬼东西？我的老天爷，别不是从什么地方偷来的吧？”

“绝对不是、老奶奶，”米克什开始战战兢兢解释说，“我们到姆尼霍维采的集市上去了，是巴西克用独轮车把我推去的。可是有人在客栈里用摩托车把我们的独轮车换走了。”

老奶奶惊讶得拍了一下巴掌：

“你这刺猬眼！这么说，你们的一辆新独轮车已经被人家推走，换来这么一辆鬼玩意儿？扫帚在哪？我得——”

“别，老奶奶，别发人！”这时斯沃波达大叔正从教堂那边走来，路过史维茨家门口。他忙劝老奶奶说，“这辆摩托车的价格至少能顶上一百辆独轮车啊！”

“就算是吧。斯沃波达大叔，可我推着什么去割草，去森林里找柴人啊？我这把老骨头还得学会开这鬼玩意儿。坐着它去割草？我还得——”

“等一等，老奶奶，”斯沃波达大叔说，“那儿有个人正推着你的独轮车朝这边走！没错，就是你们那一辆！准是，我敢打赌！”

果然，有位先生已经推着它进了院子。他把肩带往地上一卸，深深地呼了一口气，然后用手帕擦了擦额上的汗珠，说道：“我真高兴，又见到我的摩托车了。我在姆尼霍维采喝多了土耳其蜜酒，脑袋晕了，连我自己都不知道在干些什么。我是骑着摩托车到姆尼霍维采来的，可我回去的时候，一直走到门奇采，才发现自己推着一辆独轮车，我连忙回到‘小花狗’客栈，老

板娘说一只猫和一头小猪坐着我的摩托车朝梨庄这方向走了。我像着了人似的推着独轮车飞奔到这里。谢天谢地，总算没误事，小伙子们，把摩托还给我吧，你们的独轮车在这里。谢谢你们！好吧，再见了，祝你们全家万事如意！”

主人坐上摩托车走了。老奶奶重新找到了她的新独轮车而高兴，也不再生气了，甚至还为米克什为她在集市上买来一张美丽的小画片而心满意足。

巴西克美滋滋地钻进了它暖和的小猪圈，大口大口地把晚餐吃了个精光，接着便鼾声大作呼呼睡去，这一趟路真把它累得够呛。米克什脱了鞋，跳到壁炉旁的椅子上，没多久也睡着了。

它梦见同贝比克一道去摘梨，下场不妙。

到底是什么情况，请往下读。

#### 4 贝比克和米克什去摘梨

公猫米克什上了这趟集市之后累得呼呼睡去。它刚从沉睡中惊醒，便从椅子上跳到壁炉上贝比克那儿，在他背后蜷成一团，不列一分钟又打起呼噜来；可是睡得并不踏实。它突然抓住贝比克的耳朵直摇晃，还大声嚷嚷：“当心，巴西克，别再掉下去了！现在急转弯！”它一定是梦见了坐着摩托从姆尼霍维采回家的情景。

可是一到早上它又什么也不记得了。贝比克问它梦见了什么，它嘟嘟啾啾说，“没梦见什么特别的东西。梦见我们到晒谷坪后面姆莱茵涅克家摘梨子去了。”

“太棒啦！你梦见这个了，米克什？”贝比克快活他说，“我差点儿把这些梨子忘了，它们准已熟透，甜得跟蜜糖一样。米克什，咱们下午就去摘吧！”

“贝比克，我根本没往这儿去想，”米克什有点主气他说，“第一，这算偷，不能干；第二，大叔像保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守着这些梨，他一天到晚老在院子里转悠，隔不多久就朝园子里瞅一瞅，看看是不是有人摘他的梨。要是让他抓住了，准得挨他一顿抽！他昨天还从集上买回来一根新鞭子呢！”

“米克什，你想错了，他凭什么要抽我呀？我又不去摘他的梨，米克什，要摘梨得你去啊！”

“喏·贝比克，你真会出主意！真有你的！比肝泥肠子的皮还滑！让咱们来瞧瞧这个小滑头吧！自己想吃姆莱茵涅克家的梨，却想让我去给他摘一大麻袋来，我身上不长口袋，拿什么给你把梨子装来啊？要不要把摘下的梨子放在一堆，让巴西克甲独轮车给你推来啊？你倒真是会享福的大馋包！你自己去吧！既然你馋成这个样子。”

“那好吧！”贝比克满不在乎他说，“反正我也不是非吃梨不可，可是你，米克什，也别想要那一碟子稠稠的奶油了，本来我是想用它来跟你换几个梨子吃吃的。”

贝比克看见米克什为这碟子奶油馋得舌头直舐时，便接着逗引它说：“我倒并不怎么想吃梨，所以我也不想去摘，可是，米克什，我得给它们点厉害看，它们竟敢笑话我。这小玩意儿还想欺负我？我以前还不相信，可真是这么回事：昨天，你和巴西克上姆尼霍维采赶集去了，我来到姆莱茵涅克家的果园旁，那里的梨子和苹果都熟透了，像在天堂里那样散发着阵阵清香。我馋得要命地望着离我最近的一棵梨树，突然觉得那些黄灿灿的梨子正在冲着我笑。我越盯着它们看，它们就越笑得厉害，我突然想到它们是在嘲笑我，‘贝比克，这些梨子在放肆嘲笑你呢！’后来又听到一个像你的脑袋那么大的梨子对另一只梨子说：“瞧这小子够脏的，是不是？一条裤腿拖到了脚后跟，另一条裤腿却卷在膝盖之上，他那条补丁擦补丁的裤子只靠一根破带子拴着，瞧他帽子里的硬衬都露出来了，衬衫脏得跟个茨冈人一样。要是让这个脏小子把我摘下，那我宁可不要变得这样黄里透红。他今天的模样儿倒还勉强过得去，可你瞧见他带着那只又丑又瘸的公猫米克什没有？那口枕套说不定还以为，它能结结巴巴说两句人话，土尔维采就数它老大，村长就该是它了呢！”

“什么？”米克什生气地打断了贝比克的话说，“说我瘸？它即使是只黄鼠狼我也不怕它，别说它只不过是一个让虫子蛀了的破梨！”惹火了的米克什在椅子上来回走着，眼睛瞪得大大的，爪子捻着胡须，脊背上的毛也像刷子一样竖了起来。

“米克什，你何必为几个蠢透了的梨子生气呢？来，摘掉它几个，别的梨子也就会变老实点，不敛再讥笑我们了。”

米克什从椅子上跳下来，穿上鞋，说，“你去，贝比克，把奶油拿来，让我先长长劲儿！”

贝比克马上拿来一只碟子，生怕米克什改变主意。还没等米克什把第二只鞋系好，贝比克已从储藏室取来了稠稠的奶油。米克什甲前爪捧着碟子，把奶油舐得一干二净，又用爪子擦了擦胡须，只说了声“走！”便朝门口奔去。它因满腹怨气而走得飞快，贝比克好不容易才撵上它。他们绕过鞋匠家的草坪，翻过陡峭的山坡，来到布拉贝兹的田埂上，离姆莱茵涅克家的旱园很近了。

他们根据事先合计好的：从布拉贝兹的田埂那儿开始，米克什便独自走在前面。它在布本尼克家的晒谷坪上脱了鞋，然后悄悄地沿着草地溜到梨树那儿。噔！像子弹出膛似的一溜烟上了树。贝比克则慢腾腾地跟在后面，就像脚板上扎了根刺似的一瘸一拐地走着。来到梨树跟前之后，便悄悄地躺在梨树下面的草地上。他清楚地看见主人姆莱茵涅克站在浓密的黑丁香后的篱笆旁，贝比克注意着主人的一举一动，可他自己却一动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他对米克什轻声喊道：“你摘几个梨子扔到我手里来，过一会儿再扔几个！”

噔！像画出来的一样漂亮的大梨掉了下来。贝比克不动声色地拾起它放到口袋里。过了一会儿，第二个，第三个，第四个，五个……姆莱茵涅克大叔一点儿也没觉察到。他没发现树上的米克什，而贝比克似乎只是在草地上打打滚。当贝比克的口袋里已经装了大约十来个梨子的时候，米克什在树上对他喊道：“总该够了吧？”

“再摘几个吧！”贝比克回答说。

米克什又给他扔了四五个下来，又问他：“喏，够了吧，贝比克？我想它们也已经尝到你的厉害了。”

可是贝比克还不知足，让米克什再给他摘一些扔下来。正直的米克什对贝比克的贪心很生气。它打定主意要治他，便摘了一个大梨子，对准贝比克的鼻子一扔。梨子被摔成好几块。贝比克的两眼直冒火花。

他气得忘了小心隐蔽，猛地一下跳起来，举起拳头直冲树上的米克什大叫大嚷，他只图痛快，把什么吓唬它的话都说了出来。米克什蹲在梨树上哈哈大笑，差点儿掉了下来，可它突然像闪电般下了树，跳过布本尼克家的土墙，消失不见了。贝比克正想四下里瞧瞧，看什么把米克什吓跑了，可是，亲爱的孩子们，已经来不及罗！姆莱茵涅克大叔牢牢地揪住了他的衣领。“我让你再偷梨！”他像打雷似地吼叫着，用那根新买来的鞭子抽了他几下。然后又指着地上的梨子朝梨树上喊道：“你，叫弗朗达也好，叫托达也好，或者叫什么瓦谢克也好，快给我从梨树上下来，要不我就把你揍成梨酱！”

“那儿一个男孩也没有，大叔！”贝比克哭丧着脸说。“我也没摘梨啊！”

“那你刚才冲着谁在吼？你的口袋里装的是什么？咱们瞧瞧，你那上衣，除你之外，全村没一个像你这样的！那些梨子是自己爬到你口袋里去的？”

瞧瞧你这位贝比克先生吧！你的同伙呢？你一个也不知道？这是赏给你的（抽了他五下鞭子），这五下就请你转给你的伙伴（又抽了他五下），你可别一个人独吞了哟！”

然后，把他口袋里的梨子掏了出来，放他走了。如今，亲爱的孩子们，贝比克已不像来的时候一瘸一拐了，而像小鹿一样从果园飞快跑到家里。一到家他就去找米克什算账，因为都是它惹的祸。可是当他发现米克什可怜巴巴地蹲在房子后面的树墩上时，心一下就软了。小猫一个劲儿地哼着哀叫着，就像快要不行了的样子。

“你怎么了，米克什？”贝比克心疼地问它道，“可你并没挨着鞭子呀？”

可是米克什没回答他，只是一个劲儿地呻吟着，摇晃着脑袋。

“可是米克什，你也太不会控制自己了。我们去摘梨之前，你先吃了一大碟子奶油，后来又吃了好些梨，是不是？那还能有好受的？准是因吃多了才肚子疼！”

“根本不是，贝比克，”米克什抽抽噎噎他说，“不是因为吃了奶油肚子疼，是我的良心不好受。相信我吧，贝比克，这是我们偷人家东西受到的惩罚！哎哟哟，我心里真难受。要是我们不去认错的话，这种难受永远没有个完。贝比克，我们得到姆莱茵涅克大叔那里去认个错。”

“喏，米克什，要是这样能使你好受一点的话，就去请求大叔原谅吧！可我不去，我已经在他那儿受过罚了。”

米克什费劲地站起身来，躬着身子慢腾腾地走到姆莱茵涅克家去了。这一段路对它来说可能很艰难，但却换来个好结果。不多久，米克什便跑了回来，也不再捧着肚子叫难受了。它老远就对贝比克嚷嚷道：“乌拉！我已经不难受了！我向姆莱茵涅克大叔作了保证，一定经常帮他看守园子，把所有的老鼠都撵跑，他全原谅我了。当我把事情经过一五一十地告诉他时，他还忍不住笑了。还说等到摘梨子的时候，一定邀请我爬到最高的饲枝上去帮他们摘。他还预付了我十个铜板。你拿去买纸和颜色画画用吧！以后想点别的什么，别再老惦着人家的梨子了。”

喏，贝比克安分了几天，真的没想着恶作剧了。可是你们知道，孩子们，这样的淘气包能坚持多久不淘气呢。

## 5 山羊波贝什也会说话了

梨庄牧羊人老仆头是个心眼儿好、又正直的人。他很爱这些大庄家户托他照看的羊。要是哪一只生了病，他能很快把它治好。

他养的那条狗也很可爱，大家叫它弗莱特卡。老仆头不在时它也能把羊群照看好。

它比有些正在上学的学生还要会辨认五谷杂粮。当老仆头想给羊群换一片牧场，只需对弗莱特卡说一声：“把羊群从燕麦地里赶出去！”或者说：“把羊群带到那块紫苜蓿地去！”它马上能准确无误地办到。

你们都知道，老仆头还有一只山羊，叫波贝什。它特别脏，又淘气得要命。有一次，它把贝比克撵到一棵干枯的梨树上，它自己在树底下等了两个小时，直到他下来。小男孩一肚子不高兴：它怎么不把他撵到一棵结满了果子的树上去呢？！老仆头好不容易才找到它，抽了它好几鞭子，贝比克见了特别开心，可是波贝什仍旧没什么长进。很快它便想到把其他的男孩也撵到果树上去。男孩们往它身上扔水果，想把它赶走；它却把果子捡起来，津津有味地啃着。等看守园子的人一来，波贝什便溜之大吉，树上的男孩怎么也解释不清，说是老仆头家的波贝什撵他们上树的也白费口舌。所以每当男孩们向老仆头告波贝什的状时，老仆头也气得要命。他在给波贝什梳理下巴上的胡子时，一再规劝它别这样，山羊直眨巴眼睛，表示它已经听懂了。可是只要它一离开这个小羊圈，便又旧病复发。就连那个最老实的男孩也害怕它，因为它会像小鬼头一样怪模怪样地晃脑袋眨眼睛。

后来，一些爱迟到的学生便借机说是老仆头家的波贝什撵得他们上了树，所以才迟到的。当那个小胖姑娘卡青卡也跑到老仆头这儿来告状，说波贝什把她撵得她爬上大杨树的树梢时，老仆头决定把这只放肆的波贝什卖掉，或者拿它去同人家换一只听话而健壮的山羊回来。

波贝什在羊圈里听得一清二楚，老仆头也听见它在圈里嘟嘟啾啾的。平日，它在羊圈里或是烦躁或是高兴地咩咩叫个不停，这一天它却显得格外安静。

老仆头坐在小牧屋前边织着筐子边自言自语他说：“你这个胡子鬼，怎么样？可没什么好开心的了吧？你待在那儿一声不吭，像猪猡进了黑麦地似的，这也白搭，明天跟我到姆尼霍维采去！你就是跪下来求我饶恕也没用，你得去！我正好需要，明天是我的命名日，你知道得很清楚，我叫巴托诺梅。我到姆尼霍维采去买个新烟斗来庆祝我的节日。”

可是，孩子们，老仆头第二天并没有去姆尼霍维采。他一大清早就爬了起来，穿上了节日服装，已经拿好手仗和大红手帕，正准备到院子里去，突然有人敲门。“请进！”老仆头礼貌地请了一声，因为他以为，至少是村长光临了呢！

可是，孩子们，你们厚坐到小凳子上，免得因惊讶而摔了下来。瞧，进门来的是山羊波贝什。它用两条后腿走路，前腿握着一束花，天哪！老仆头用手捏了一下鼻子，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可是——千真万确！他清清楚楚地听见山羊用人的声音说道：“我是一个花骨朵，站在这个小角落，祝贺的话儿我不会说，我一定变好不闯祸！主人啊，祝您节日幸福又快乐！献上鲜花一大束！”可是老仆头一直瞪大着眼睛望着，仿佛面前站着个怪物。后来他终于明白过来：

“波贝什，你这个大滑头！你让我吃了一大惊啊！我早就料到，米克什也会教会你说话的，它成天在你的羊圈里转。把这束花给我吧！既然你答应变好，那咱们就别上姆尼霍维采去了吧！我在这世上孤孤单单一个人，怎么也没想到今天还有人会想起我的节！从今天起，波贝什，当只乖山羊吧！让我这副老骨头也高兴高兴。可是，这一来，你们就成了三位一体啦！米克什，巴西克，还有你，我觉得，直到现在你们彼此能对话，贝比克才能领着你们干出点名堂来。”

## 6 波贝什和米克什的戏法

米克什虽然只有一岁半，却聪明得跟一只只有经验的老猫一样。贝比克和村里的男孩们在坪上玩球，它便坐在离球场不远的木墩上观战；他们要是大喊大叫吵得太厉害了，它便轻声唠叨说：“瞧这些年轻人！在我年轻的时候，可不是这个样子！”可有时孩子们要是把球踢到教区花园里去了，正着急发火的时候，米克什便欣然把鞋脱了，翻过高高的篱笆去给他们把球捡回来，因此孩子们都很喜欢它，只有东达一个人例外。我告诉你们为什么。

有一回，巴西克没睡好觉，一早上都情绪不佳，向米克什埋怨那些狗儿通宵满村跑，汪汪叫，弄得它这头猪连眼睛都没法合一下。米克什白费劲地向它解释说，狗必须看家，不让贼来偷东西，它说：“巴西克，要是把你偷走了，你也不会好受啊！”

“小傻瓜，小偷才偷不着我呢！”巴西克夸口说，“我的人话白学了？等他们摸到猪圈里来时，我一定好好地告诉他们：‘先生们，我已经不在这里啦！，那他们就会到别处去。’”

米克什笑得在干草上打起滚来。它高兴得又想给巴西克表演点什么，让它也乐一乐。它从里屋取来一顶旧帽子戴在头上，两只前爪放在背后，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学着夏莱塞大叔的样子。然后又折了一支弯木棍当烟斗，这副样子才可笑呢！画面上看得见呀！巴西克笑得在猪圈里滚来滚去。当米克什正在边走边说着“这当然罗，这谁都能理解！”时，东达正打这儿过，马上嘲笑米克什，学猫叫，还学着它的声音说，“这当然罗！这谁都能理解！”米克什把小棍一丢，跑回家去了。

其实东达最没有理由笑话人家了。前不久人家问他午饭吃的什么，他回答人家说：“单梨土豆 挤，撒鸡麻拌流奶。”你们听得懂他说的吗？是干梨粉土豆 了，撒芝麻拌牛奶！又有一次他对砖厂的波蓉娜吹牛说：“瞧，我家有只小斗，它小不点会哐哐叫了。”

等东达走开之后，米克什决定到山羊波贝什那儿去告他一状。你们也知道，波贝什很会对付这些淘气的男孩子。它虽然已向老仆头许愿不再跟乖孩子过不去，可是对那些恶作剧的男孩可以用角吓唬他们，把他们扔到小溪里去，波贝什已不再跟着老仆头上牧场了，它留在屋里看家。也很会看家。每当哪个男孩来摘老仆头家的梨子时，波贝什马上从羊圈里跑出来，瞪大眼睛大声嚷嚷：“你走不走？你要是非摘点什么不可，就摘下你自己的耳朵吧！”小小孩子们都怕它，有的还叫它山羊叔叔呢！

米克什来到老仆头家，当它看见波贝什前蹄端着小罐子，用后脚在院子里走来走去时，不禁惊讶不已，“你在这儿受什么罪呀？干吗要端着这个空罐子在院子里走来走去。”

“我在学着端啤酒呢！”波贝什回答说，“昨天我看见小酒店里贴了一幅画，上面有一只羊端着一杯黑啤酒。贝比克告诉我说，下面还写着‘大波波维采村的山羊’几个字。我先学着端空罐子，然后也去照一张相，那上面准会写着‘梨庄山羊’几个字。”

你们猜对了，孩子们，波贝什看见的是啤酒厂的广告画，它以为是大波

---

东达发音不好，把“干”说成“单”，“子”说成“挤”，“芝”说成“鸡”，“牛”说成“流”，“狗”说成“斗”，“汪汪”说成“哐哐”。所以说他最没有理由笑话人家了。

波维采村一只普通羊的照片呢！

“波贝什，你要是亲自给老仆头端上一杯啤酒，那他准会高兴透了！”米克什夸奖它说，“可你现在先别练，听我说，那个东达有多可气！”

波贝什把罐子小心地放在木墩上，在挨着羊圈门口的一块石板上坐下。米克什蹲在另一块石板上，马上开始告状说那个淘气的东达如何如何嘲笑它。波贝什皱着眉头，在下巴上边搔痒痒边专心地听着。突然它眼睛瞪着米克什后面一个什么地方大声嚷道，“等等，这个坏小子正翻过篱笆来偷梨呢！”

米克什跳起来，气得毛都竖起来了：

“这个乱毛小子！等着瞧吧！他偷了梨，说不定还会怪到我们贝比克身上。咱们快走，波贝什！用羊角挑着他扔到草坪上去！”

“等一等，米克什，别惊动他！要是我愿意，我可以把他的裤子撕破，他们家穷，买不起新的。不过我说，咱们还是用魔术把他口袋里的梨子变出来。”

东达也鬼得很，一发现它们，便不再继续摘了，他跳过篱笆，走自己的路。他装作啥事也没有的样子，得意洋洋地打着口哨，心想口袋里至少有了一个梨，而且是从一棵小梨树上摘下来的最漂亮的一个梨。波贝什也装作什么也没看见的样子，但它悄悄对米克什说，让它赶快到附近什么地方弄个土豆来。还没等波贝什数到十，米克什已把土豆拿来了。公猫好奇地等着它说些什么，两眼像黑炭一样地闪闪发光。

“如今你悄悄地跟在东达后面，”波贝什小声对米克什说，“不动声色地把他的梨子从口袋里掏出来，再把土豆塞到口袋里。”米克什拿着土豆溜到东达后面，没等东达觉察到，口袋里的梨子已经被换成土豆。米克什把梨子交给了波贝什。

东达继续得意洋洋地朝村子里走去。心里想着怎样把这个漂亮的梨子送给他最好的，让他抄作业的女同学玛仁卡。东达把手伸进口袋里，想在把梨子送出去之前，先摸摸它、玩玩它。可是——怎么回事？东达瞪着眼睛望着这个大土豆，惊讶得像张着嘴的鲤鱼似的。他再把手伸到另一个口袋，空的！怎么回事？东达记得清清楚楚放进去的是一只梨啊，怎么掏出来的是个大土豆呢？

他愣了一会儿，然后把土豆扔了，继续懒洋洋地往前走。波贝什把土豆捡起来，放在背后，用后脚走了几步追上东达说：“东达，你怎么把这样漂亮的梨子扔了呀？”

东达更惊奇了，我的老天爷！我扔掉的不是土豆吗？他像做梦一样地收下梨子，重新放进口袋里，还谢了波贝什一声。可是没等他走上十步，米克什又用土豆把他的梨子换掉了。东达被这场迷弄得稀里糊涂，可是等他一看到玛仁卡家开着的大门，看到玛仁卡正在扫院子时，又把什么都忘了。他手按着口袋，慢悠悠地走到玛仁卡跟前。

“你有什么事，东达？”玛仁卡迎了上来，停止了扫地。

“喏，给你拿来个好东西，”东达高兴地说，“你老让我抄你的作业，特来谢谢你的，这我早就答应过你。”

“那你拿来吧！”——“不，你自己到我口袋里去掏吧！”

玛仁卡靠近东达，伸手朝他口袋里一掏——乖乖！土豆飞到了东达的脑袋上。还没等惊讶不已的东达说出话来，玛仁卡抓起扫帚把东达赶出了院子：“你这乱毛小子，你还想让你抄作业？你还把我当傻子逗，有你好看的！”

她把门一关，差点儿把公猫米克什的尾巴挤着，它正像子弹似地从她的脚边闪过。

东达得在村里的空坪上坐一会儿，他两腿发软了。他这是怎么回事啊？这魔术是怎么来的呀？他揪了揪自己的耳朵，看看是不是在作梦。耳朵疼，那么不是在睡觉嘛。“我真给弄糊涂了，”他嘟哝着（这时，米克什又从后面将土豆塞到了他口袋里），“我清清楚楚记得在园子里摘了一个梨放在右边口袋里呀！”他把手伸进口袋，掏出来——土豆一个！

“我的天哪！我都快要发疯了！这土豆怎么又跑到我的口袋里来了？难道是它自己跳进来的？该死的！这种事我从来没遇到过！我到过的果园也不少了呀！可是这家果园就是结满了金梨子，把那只脏猫送给我，求我，我也不进去了！”

这时，东达看见他的死对头瓦谢克正从小店里走出来。他马上恢复心理平衡，还想要招惹他一下。便把土豆放进口袋里，不声不响地绕过老菩提树，直朝瓦谢克走去。他走得轻巧无声，可是公猫米克什在他后面更加轻巧无声地把土豆换成了梨子。东达在教堂那儿遇上了瓦谢克，他故意用手抓着口袋，想勾起瓦谢克的好奇心。“你的口袋里有什么，东达？”瓦谢克问了一声，走得离东达更近了。“我还能有什么，”东达说，“我去了一趟吏维茨家的果园，摘了些梨子！”“给我看看熟没熟？”“熟了！”东达漫不经心地回答说，他的手不再捂着口袋，顺便正了正头上的帽子，心里暗算着要让瓦谢克背上个小偷名！只要他一伸手，哈！哈！哈！可是瓦谢克真的闪电般地把手伸进了他的口袋，掏出一个漂亮的大梨来。还没等吃惊的东达清醒过来，他已经无影无踪了。东达为今天发生的一切事情气得大哭起来。他不仅为失去这个漂亮的大梨而号哭，而且因为碰上这魔术般的奇事而害怕、牙齿敲得

直响，还总去摸摸他的口袋，看看是不是又有个土豆在里面。米克什恨不得再把土豆装到他口袋里去，可是波贝什对他轻声地说：“回家吧，米克什，我们已经为他偷的这个梨罚够了他。我想，东达再也不会到你们园子里去偷梨了。”

东达也真的再也没上吏维茨家的果园里去了。

## 7 小猪出走又归来

有一天晚上，贝比克和米克什坐在巴西克猪圈旁。这是一个非常舒服和暖和的夏夜，我们这三位朋友一块儿望着天上的星星，看着蝙蝠飞舞。

“今天真美！”巴西克说，“可惜波贝什不在这儿，要不然我们还会更高兴。”

“我去叫它来吧！”米克什说完就找波贝什去了。没多久便和波贝什一道回到这里，还说在牧人小屋那边也很美，好多人都坐在门廊上，老仆头正在给大家讲故事。

“喏，我们在这儿也可讲讲故事啊！”巴西克嘟哝着说，它最听不得哪儿比它们这儿强的话了。

“那好吧，咱们可以试一试！你，巴西克，第一个讲吧！”贝比克快乐地说，想出出巴西克的洋相。

“喏，有什么不可以的！”巴西克骄傲地说，“既然你愿意，我就打头炮啦！你不至于以为我一个故事也不会说吧？你这小萝卜头学生！”你们要是愿意的话，就听它讲吧！

茅舍旁的猪圈里有一头小猪，人们叫它巴西克。大家都非常喜欢它，恨不得把蓝天捧来送给它，有什么最好的东西都留给它吃，可是巴西克还总是不满足。

它的漂亮的、干净的小猪圈就在小羊羔的圈窝的旁边，这一点巴西克也喜欢。

有一次，它对名叫沃舍赫的一只狗抱怨说：“这种生活能令人满意吗？这边听到的是咩咩咩，那边听到的也只是咩咩咩，闹得我觉也睡不着，吃东西没胃口，也长不胖。我难道愿意让我的主人哈卢布来责备我长不胖？我不需要。我收拾收拾东西，干脆到别处去找个安身的地方。”

巴西克也真是这么做了。它提了个小包裹带了点路上吃的东西，向沃舍赫道了声“再见”，高高兴兴地走出了院子。“你最好别再回来！”沃舍赫在它身后喊道，可巴西克已经听不见它的喊声，它一走走到巴尔塔克家。

“你扛着那个包袱上哪儿去，巴西克？”巴尔塔克家院子里的家狗如利克冲它喊道。

“到世界上去找个好一点的地方。”巴西克回答说。

“上我们这儿来吧，我们这儿愿意为你效劳，你在这儿准能过得好！”如利克对巴西克说。

“到你们这儿来才倒了楣呢！”巴西克嘲笑它说，“你们自己都没有什么吃的，我清楚地看见过：你们的主人在啃着骨头加鬃毛。”

“你，我真不好怎么说你！”如利克笑了，“那是我们的主人在用牙刷刷牙齿！”

“那就刷吧！”巴西克发火了。他因为自己说了蠢话而生自己的气。

它转身到隔壁一家去了，到纳弗拉吉尔家去了。那个院子很寂静，一点儿声音都没有。

“这儿很安静！”巴西克打定主意敲门。纳弗拉吉尔大婶马上跑来问它有什么事。“你要不要找点儿事干？”巴西克说，“我想找个关照我的人家。”

“非常乐意！”大婶表示欢迎，“正好我没事可干，这么一头漂亮的猪我可愿意喂养啊！”

她马上打开门，把巴西克放了进去。巴西克很喜欢这儿，既没有鹅叫，也没有羊叫，连小鸡的唧唧声也听不见。

“你瞧，你将有一个多么漂亮的圈啊！”大婶把猪圈指给它看，“你马上进去试试吧，看看待在那里有多舒服！那个角落里是食槽，我马上去给你拿些饲料来放到槽里。”

“我最喜欢用自己的餐具。”它把包袱放在地上，打开来，把一个精致的食盘拿给大婶看。

“喏，看得出来，你是一只很讲卫生的猪，你一定能乖乖地吃食，很快就能长胖，这是每头猪所应有的本分。”

巴西克喝了牛奶吃了土豆之后，在于草上躺了下来。它很喜欢这一家的安静。那里寂静得连纳弗拉吉尔在房里说些什么都能听得清楚。它听见了他们说：全家为这头猪而感到高兴，他们都盼着把它喂得壮壮的，到谢肉节就可杀了来吃。巴西克马上跳起身来，“什么？要把我杀了？我在这儿连五分钟也待不住了。亲爱的纳弗拉吉尔一家！我在哈卢布家可从来没听到要宰我的事。那家人顶多说我只会惹他们生气！”

巴西克立刻将食盘装回包里，用猪嘴拱开小圈门跑了出去，穿过院子溜进了花园，没让纳弗拉吉尔主人发现。随后它弄断了三根篱笆棍，钻出篱笆，穿过田野，一溜烟又跑回到原来的主人家。“热烈欢迎啊！”狗伴沃舍赫说，“你跑江湖很快就回来了嘛，连砖厂那边都没走到，对不对？”

“你自己去尝尝味道吧！”巴西克没好气地回答说，“你也出去找找主看，他们把你喂得肥肥的，然后把你杀了过谢肉节！”

它连忙钻进自己的小圈，把食盘放在原来的地方。这时，只听得隔壁的大羊小羊都在咩咩叫个不停，可它还是满意地自言自语说：“还是这个窝好！”

大家都很喜欢巴西克讲的这个故事，也都这么对它说了。谦虚的巴西克却挥了一下蹄子说，这算不了什么。

“我们可以经常开这样的故事会！”米克什说，“我们可以轮着来，讲些这么好听的故事总比一天到晚瞎胡闹要好。”

“就这么办，米克什！”波贝什嘟哝了一句，“比方说我们前不久对东达变的那个梨子戏法，让大家听听也是有好处的。”

## 8 圣诞房附近的许多动物

亲爱的孩子们，暖洋洋的美丽的秋天已经过去，寒冷的冬天已经来到，又该下雪了。你们准又盼着到塘里去溜冰，到教区小山坡上去滑雪橇，盼着堆雪人了吧？

贝比克也爱溜冰，他尤其喜欢同黑猫米克什一块儿去溜冰。我已经跟你们说过，米克什曾在溜冰场地耍了些什么滑稽把戏。可它过了个夏天便把冬天的事儿忘了，一见下雪，又惊奇得眼睛瞪得老大。

有一次，贝比克在院子里堆了个大雪人。他用两块黑炭给雪人当眼睛，用胡萝卜当鼻子，还把他爸爸的一顶破帽子扣在雪人头上。这时，米克什还心满意足地在炕上睡懒觉，到傍晚才醒来，舒舒服服地伸了个懒腰，对老奶奶说：“我得上谷仓那边去看看，免得老鼠在那儿翻了天。”

它爬下炕，穿上鞋，像没睡醒似地东跌西撞地出了门，可马上又跑了回来，它吓得全身发抖，结结巴巴地说：“奶奶，奶奶，外、外边有、有个冻僵了的大、大爷，还没，没进咱们家，就冻，冻在那儿啦！”

贝比克和老奶奶笑得喘不过气来，等他们笑了个够之后，老奶奶才说：

“你哪像个好汉呀！米克什，你连雪人都害怕！这是贝比克花了一下午功夫堆出来的呀！”

米克什不好意思了，忙藏到谷仓那边去。可是到第二天它便高高兴兴地帮着贝比克堆另一个雪人了。他们就这样打发着日子，一直到圣诞节。

有一个星期四，学校里不上课。他们朋友三个爬进巴西克的圈窝里。外边很冷，这个小猪圈里却很暖和，很舒服。离圣诞节只有几天了，他们在那儿聊起了关于圣诞树和礼物的事。

波贝什给他们讲述着：当老仆头大叔在圣诞节那天晚上到各家各户门前吹奏圣诞歌时，是多么地令人高兴啊！他总要给各家的孩子们带来些什么圣诞礼物。

贝比克简直来不及回答波贝什和米克什向他提出的关于什么是圣诞房模型和圣诞礼物的问题。他给它们讲述：孩子们怎么剪出一个个小纸人——牧童、农夫、农妇、小孩们和各行各业的手艺人等等，然后用破纸和闪光的砂子粘成悬崖，这里那里粘上青苔，悬崖上摆上剪成的伯利恒小城，有耶稣降生时的圣诞房，三个国王和所有向耶稣来献礼的人物。他还谈到，当这些可爱的圣诞房模型摆在装饰得非常漂亮、烛光闪闪的圣诞树下时，孩子们有多高兴。

“这的确美极啦！”巴西克说，“可是人人都能得到圣诞礼物，我们小动物也能得到一份吗？”

“能得到！一个好主妇在圣诞晚上总是把所有家禽，家畜都放在心上，给它们准备圣诞礼物的。你们是不是知道，耶稣出世时，当时还有两只小动物——小牛和小驴在场，它们用自己呼出的热气暖和小耶稣的身子呢？”

“我听说过一点点，”波贝什骄傲地回答说，可是另外两位朋友只是吃惊地望着贝比克。

“请等一等，既然你们啥也不知道，那我就给你们讲一个动物们怎么来到伯利恒，给耶稣送礼祝贺他的诞生的故事吧。好，你们听着！”

很早以前，一位深山老人带着他的一条名叫古力克的狗，住在大森林里。这是一位预言家，他常常预见将要发生什么重大事件。他把他所预见的事情

——写在一本厚书上，看看是不是准。古力克它从主人那儿学了不少高招，可它总爱躺在大树下面睡觉，啥事也不干。

有一回，深山老人又从小桌上拿起那本厚书，表情严肃地预言说：“某月某日半夜，救世主耶稣将在伯利恒城诞生。他将诞生在一所破旧的牲口棚的干草堆上，只有一头小牛和小驴来用自己呼出的热气为他取暖……”

古力克立即竖起耳朵，听他说话。多的没听着，于是整天琢磨着：为什么只有那头小牛和小驴才有给耶稣呵气取暖的荣幸，为什么这荣誉不分一点给别的动物呢？可是预言已出，不容改动半个字。

古力克立即下决心把这个消息告诉其他动物，让它们各自准备一份礼物送给耶稣。它跑进森林，找到了多嘴的喜鹊，把它从主人那儿听来的消息告诉了它，并让大家为这可怜的婴儿准备礼物。喜鹊为这个消息而高兴得张大了嘴，马上又镇定下来，飞到森林四处去传播这个喜讯，于是所有动物都知道了。

如今轮到动物们来绞尽脑汁了：给耶稣送点什么好呢？有的很快就准备出了一份漂亮的礼物，有的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礼物准备好。

咯咯大鹅每天扯下一点儿绒毛放在一个旧面粉袋里准备给耶稣做床鹅绒被。

厚毛大山羊焦急不安地去找鹅大嫂讨主意，问它该送点什么好。它们想啊，想啊，终于想出了个好主意。可从此山羊的主人巴巴契科娃大娘老跟它闹别扭，因为它不肯让她挤奶，而要留给小耶稣喝。

黄鼠狼倒是很快有了件好礼物，还想亲自给他送去。可是一想到自己身上这股难闻的臭气，就担心人家不会放它进去，它成天跑到溪边去擦洗，又扯些香草料往身上搓，香得跟个老理发匠似的。

孤僻成性的獾走到哪儿，诉苦到哪儿，说小耶稣出世的时候，正赶上它冬眠。把这么大喜日子睡过去了怎么行呢？它去找狐狸大婶诉苦。狐狸给它出了个主意，亲自从猎舍拿来一口闹钟，教给它每天给闹钟上弦。

于是这个老唠叨鬼在冬天里天天被闹钟闹醒，醒来后，它总要看看，它给耶稣准备的那些香木是不是还摆在原处，然后又心满意足地睡它的觉，直到下一次被闹钟唤醒。有一次等它睡醒一觉起来，不禁为平常暗黑无光的小屋里的光亮而大吃一惊，它朝窗外一看，惊讶得连心都停止了跳动。

只见天上的一颗巨星在闪光。这就意味着：动物们该上路了。通向伯利恒的大路小路，满是前往祝贺的动物：狗熊、獾、野猪和其他生活在林子里的动物纷纷绕近道从林山顶上往下走；各类家禽，还有聪明的大象都选着硬道儿走，免得它们的硬蹄子踏坏草地和庄稼；蜗牛选了一条宁静的小径，它拼命地赶上了青蛙，立即对它夸口说，它正赶到小耶稣那里去，好把背在自己身上的小房子送给他，因为它听说耶稣出生在一个破旧的牲口棚里。

各类的动物都来了，牲口棚四周挤得满满的，每个动物都拿着一份礼物，等着放它们进去祝贺。

警狗在牲口门口维持秩序，它让动物们一个挨一个地进到圣诞房，细细瞧看了它们的礼物，对那些爱吵吵的还教训几句。个子比整个牲口棚都大的大象彬彬有礼地要求在门口跪下前腿，说这样可以看得清楚些。

可怜的野猪没被允许进到里面去看小耶稣，它难过地走到牲口棚后哭了一场，伤心极了。它本来盼着自己这份礼物——一包最好的橡树果能给小耶稣带来莫大的快乐，可如今它们都对它说：“给小耶稣送来的这种礼物太不

值钱了。”狮子卷作一团躺在牲口棚后面，它捻着胡须提醒野猪说：“别在这儿哭丧啦，走开吧！我正在这儿监视着那个想要杀死小耶稣的鹰王呢！”野猪看到连喜鹊也被警狗从牲口棚旁赶开去，也就变得平静了。

它照例咋咋呼呼地飞来，好让大家都知道它给小耶稣带来了什么——金项链啦，戒指啦，天晓得还有些什么，可是警狗马上就看出来，这些东西都是偷来的，所以立即把它撵走了。

又来了一批小动物。鸟儿纷纷飞来，有山鸟、乌鸦、夜莺，还给小耶稣唱圣诞歌。蛇也爬来了，它给小耶稣带了一块脱下的整皮，往里面一吹气，就像一条真的活蛇。

接着小松鼠背着一包栗子来了，这是它自己挑选的最壮实的干果。

大狗熊用白桦树皮端来了蜂蜜，它满身是包，都是给蜜蜂蜇的。可是，当它看到它的礼物是多么令小耶稣高兴时，它笑得都合不拢嘴了。猴儿们在牲口棚门前一个劲儿地跳啊蹦啊，翻筋斗，做鬼脸，逗得所有的动物连小耶稣一起都笑了。可是等到牧人们该来看望小耶稣的时候，警狗只让鹅把绒毛送了进来，然后通知所有的动物回家去。动物们真的乖乖地回家去了。

善良的动物们好久好久都在回忆这一美好的时光，还讲给自己的孩子们听，孩子们又讲给它们的下一代听，这一传说便一直流传到今天。老猫在给它的小猫讲述这个传说时，正好被我听见了，可是老猫并不知道我在偷听它讲故事。

## 9 贝比克和米克什欢度圣诞节

亲爱的孩子们，贝比克每次都是多么地盼望过圣诞节呀！虽然他从来没过过什么圣诞礼物，可是每年都要布置一棵圣诞树，树上挂着用彩色包装纸剪成的环链，几块糖果，把树上的小蜡烛一点燃，映出树上挂着的红苹果像画的一样可爱。这美丽的场面呀，贝比克怎么也看不够。可是当他一听到老仆头在村心广场上吹起了号角，他便马上把这一切抛在一边。孩子们，这时刻可真是迷人呀！天色已近傍晚，纷纷大雪中的一座座小屋，都亮起了灯光，有座小屋前面站着个牧羊人，吹出优美的圣诞歌。孩子们跟在他后面，从这家串到那家，直到半夜，敲响了催人去望弥撒的钟声。

贝比克因为米克什会害怕雪人而一直笑话它到圣诞节。后来也顾不上了，因为他又有了新的操心事。车轮匠库德纳大叔在圣诞节前一个礼拜就在村心广场上对他说过，米克什在他那儿定做了一辆雪橇，又长又舒适，三面可以坐三个小孩。

“米克什准是在为我准备圣诞礼物！”贝比克暗自想道。他立即多了件操心事：给米克什准备点什么放到圣诞树下呢？米克什可不是一般的猫呀！它有的是钱，它把钱装在一个旧罐子里，罐子埋在地里。这是从布拉格的旅游者那儿得来的。当他们看见黑猫米克什竟会说人话向人问好时，感到惊喜万分，便给了它一些钱。可是米克什并不是个小气鬼，它常给贝比克几个克莱采去买图画色。可是贝比克还从来没得到过圣诞礼物，所以一听到米克什还想着这事儿，心里甭提有多高兴。

贝比克绞尽脑汁地想，给米克什什么圣诞礼物，给其他朋友，巴西克和波贝什什么圣诞礼物。虽然他也攒了几个克莱采，可是这点儿摊到三个朋友身上恐怕买不了什么东西。

他想了好久也没想出个什么好名堂来，最后他终于决定，到库德纳大叔家给它们三个合做一辆儿童滑板车。先让米克什从圣诞树下拿到它，第二天让巴西克把滑板车留在它的小猪圈里玩，第三天再给波贝什玩。眼下还不能使用这辆滑板车，因为到处是雪，好在有米克什作为圣诞礼物送给贝比克的雪橇，贝比克这个主意真不错：“冬天咱们坐雪橇，夏天咱们坐滑板车，我们整年都会有车可坐！”

于是贝比克决定让库德纳大叔给他做辆滑板车，可是他攒下的这几个钱还不够做一辆滑车的，他和库德纳大叔协商好了：大叔为他做好这辆滑板车，他结大叔粉刷一遍房子。这一下他就放心了。

圣诞节那一天，白天山羊波贝什去探望了巴西克。它穿了一件冬外套，脖子上围了一条厚围巾，免得受凉。巴西克正在洗身子和梳毛，波贝什夸它为过节打扮得漂漂亮亮时，巴西克回答它说：

“我这也是为了贝比克呀！他今天从早上开始就戒斋，已经饿瘦了。可听说这样做到夜里就能看见金猪沿墙跑。所以我特别注意收拾，好让我跟那头金猪一样，让贝比克喜欢。”

盼望已久的美好的圣诞之夜终于来到！散发出树脂芳香的圣诞树摆在桌子上，非常漂亮。它牢固地安在一个旧钵子里，怎么也不会倒。四周围挂着

---

圣诞节时，亲友之间互相送的圣诞礼物总是放在圣诞树下的。

捷克旧时硬币名称。

彩色纸链环，树上挂着用剪成穗穗的纸包成的糖果和红苹果，点缀着彩色的针树叶，树梢上那个用金纸剪成的伯利恒星星闪闪发光。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真不知道，这棵小小的简陋的树给贝比克带来了多么大的欢乐！

晚饭吃得不算丰盛，蜜糖汁浇李子，葡萄干和杏仁，“黑糊糊”，你们肯定都知道，这是干磨烧麦粒汤。晚饭后，奶奶点燃了圣诞树上的小蜡烛，正巧这个时候，老仆头已经吹响了小号，圣诞曲响遍全村。

贝比克打发米克什去看个清楚，看号手站在哪家门前。还没等米克什回来，一辆崭新的滑板车已经放在桌上的小圣诞树下。米克什一回来就瞪大了眼睛看着滑板车，它直问奶奶这是不是圣诞爷爷送给贝比克的礼物，可是奶奶对它说：

“这是圣诞爷爷送给你的。因为你乖，又很懂礼貌，贝比克没有得到礼物。”

米克什偷偷笑了一下，说：

“谢谢圣诞爷爷给我这么漂亮的滑板车！”

同时它调皮地瞟了一眼贝比克，然后对他打着耳语说：

“跟我来看看，圣诞老人给你送了什么！”

贝比克不知米克什要带他到哪里去，他不明白，为什么要拖着他到雪皑皑的花园里去。当米克什把他带到一棵小苹果树下时，他立即明白了，树下摆着一辆漂亮的雪橇。

“这是圣诞老人送给你的礼物，”米克什说，“祝你坐着它结结实实的！”（米克什是从贝比克的爸爸那儿学来的这句话，他每次把新鞋交到顾客手里时，总要说声“祝你穿着它结结实实的。”）

贝比克衷心感谢了米克什一番。他们马上就在苹果树旁商定，以后互相借用他们的这两件礼物，好在冬天和夏天都充分地发挥这两辆车的作用。

当贝比克问米克什为什么把雪橇放在花园里的苹果树下时，米克什有点困窘地回答说：“喏，我只是听人家说过，圣诞礼物得放在圣诞树下，所以把这辆雪橇拖到花园里的苹果树下来了，我从来没见过圣诞树，我不知道礼物是放在从林子里砍下来的小树下的。”

贝比克夸黑猫做得对，忙把雪橇拖进屋里，炫耀一番。奶奶爱抚地搔了搔黑猫的耳朵，说它是梨庄里最好的猫。

可是他们在屋子里没呆多久，因为心里早就痒痒了，想去试试雪橇。贝比克穿得暖暖和和的，米克什也戴上了它那双棉手套，兴致勃勃地拖着雪橇出了房子。贝比克还想到巴西克那儿去夸耀一番他的雪橇，可巴西克这只小懒猪，吃罢晚饭就已鼾声连天，根本不知道天下发生了什么事。

他们俩同心协力把雪橇拖到靠近肖布尔庄园的小山坡上，贝比克坐上雪橇，米克什坐在他的后面，一滑就滑过贝比克家的房子、沿着小道一直冲到小溪边。这是一个满天星斗的美丽的圣诞夜。远处，在村子的另一头，老仆头还在盖满白雪的小屋前吹着号。为了感谢他，每家都要送些礼物给他，他的山羊波贝什替他恭恭敬敬地收下了这些礼物，小心地放进篮子里。这真是一个圣洁的，美丽的圣诞之夜……

## 10 走家串户喜唱圣诞歌

村里孩子们走家串户去唱圣诞歌是在圣什捷邦日。那一天，老奶奶一大清早便把贝比克和米克什叫醒。她推了推他们说：“小伙子们，快起来，唱圣诞歌去，别让别的小孩都把它唱完了！”

贝比克还在炕上懒洋洋地伸着懒腰，可是米克什却“噔”地一下从炕上跳下了地，还没等贝比克下炕，它已经差不多穿戴完毕了。它一提去唱圣诞歌便精神得很，连忙穿上了鞋，还把贝比克的一顶旧帽子扣在头上，脖子上围了块厚围巾，还穿了件暖暖和和的小上衣，这是马杰哈裁缝师傅给它缝的。我还得马上给你们说清楚，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是怎么挣来这件小上衣的：

马杰哈师傅有只金丝雀，歌唱得极好，所以马杰哈非常喜欢它。即使人家出大价钱，他也舍不得卖了它。他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地关心他亲爱的金丝雀。可是今年秋天，天晓得是怎么搞的，他给它清扫笼子时，一不小心，可爱的金丝雀从笼子里飞出去了。还没等马杰哈反应过来，金丝雀已经从开着的窗户飞到花园里，蹲在那儿的一棵高高的梨树上。马杰哈一下子愣得像块木头似的，像鲤鱼一样张大了嘴巴，瞪圆双眼，望着飞去的金丝雀的背影。

“上帝罚它绊左腿！”最后他总算开了口，他提着鸟笼子直奔花园。然后把鸟笼放在地上，千方百计引那只金丝雀入笼。可是金丝雀像粘在树上一样地一动也不动，根本不想飞进鸟笼里来。老裁缝马杰哈气得直哆嗦。这时有几个小男孩正从这里过，他们已经观察了好大一会儿，看着马杰哈怎么给金丝雀许诺，说是它若肯进鸟笼，他就给它什么什么。男孩们答应他爬上树去帮他逮住金丝雀。

“那好啊，孩子们！”马杰哈高兴了，“谁给我逮住金丝雀，我奖他一块金币。”在那个时候，一块金币对一个小孩来说就是一笔大钱了，因此你们也不用感到奇怪，马杰哈的话一落音，马上就有一个小孩往树上爬，可是树很高，东达还没爬到金丝雀那儿，便像火车头似地呜呜直叫，金丝雀根本不在意他，继续悠闲自在地东张西望，可是等到东达那颤抖的手快抓着金丝雀时，它呼地一下飞到另一棵大梨树上去了。

如今又有第二个男孩去碰运气。可是，亲爱的孩子们，结果一模一样！金丝雀又换了一棵树，不过还在果园里。这时马杰哈真是有点着急了，他生怕心爱的金丝雀会飞到老远的地方去，让他根本没法找到它，便让男孩们别再爬到树上去了。男孩们一个个瞪大眼睛望着高高的梨树，不知还该干什么。

“这可怜的准会在哪儿饿死的。”老裁缝知道得很清楚：我们这儿的金丝雀是不会自己觅食的。果园里站满了小孩，贝比克和米克什也赶到这儿来看热闹了。还没等玛丽扬卡介绍完情况，米克什已经脱了鞋。它跳过篱笆，三步两步窜到马杰哈身边，悄悄对他说：

“大叔，我去帮您逮住它！”

“米克什，太棒啦！你来了，我真高兴！你准能逮住它！”老裁缝立即露出了笑容。当他看到米克什像一股气似的不声不响灵巧地朝金丝雀那儿爬去时，他高兴得直搓手。

孩子们虽然还在生金丝雀的气，但还是安安静静的，生怕把金丝雀吓跑

了。还差一点儿！一小点儿，一小小点儿——得！抓住了！孩子们在树下欢呼胜利，震耳欲聋，把金丝雀吓得够呛，可还没等它吓出什么事儿来，马杰哈已将它握在手里，飞快塞进鸟宠子里，然后转身回家了。大家都为米克什而欢呼。米克什仍旧不声不响地穿上鞋子，就像啥事也没有发生过似的。

刚等米克什把鞋穿好，马杰哈大叔便又转身回来，塞给米克什一块崭新的金币。

“拿着，米克什，我答应过给抓住金丝雀的一块金币。我是一个老军人，说话算数，喏，这就是那块金币。”

“您这是干什么，大叔？这么点儿小事也值得给块金币？”米克什推让着不肯收下。“这连一分钟也没花上啊！”当裁缝大叔一再求它收下这块金币、说他打心眼里乐意这样做时，米克什坚决地说：“大叔，您求也没用，我反正不要。可您硬要关心我的话，给我缝件暖和的小上衣过冬吧！”

“那好！”裁缝大叔欣然同意，“我给你缝一件既可平常日子穿，又可以在节日穿的漂亮外套，再给你缝件小礼服，好让你有时穿着去参加舞会。”

老军人说话算数，给米克什缝了这么一件漂亮的冬外套，正适合它今天穿着去走家串户唱圣诞歌。如今，孩子们，我给你们接着前面的故事往下讲吧：

等贝比克和米克什穿好了衣服，奶奶给了他们一个小口袋去装圣诞礼物，并祝他们走运。

老仆头家的山羊波贝什已经在门口等着他们了。它提了一个大极了的口袋，大概能把整个村子都装进去。他们还想带上小猪巴西克，可是奶奶没有同意。她说巴西克准受不了这个冻，弄得不好还会冻死在什么地方呢，巴西克则在它的小猪圈里发牢骚说，为什么圣诞节不是在夏天。但是朋友们答应它把唱圣诞歌得来的礼物分一些给它时，它也就什么意见也没有了。

他们朝最近的一户人家走去，雪路非常难走，可是贝比克充当开路先锋，勇敢地给他踏平一条路出来。小米克什紧跟在后面，波贝什走在最后。

早上，天色还有些灰蒙蒙的，村子里已经有几个送圣诞歌的小人影在来来去去，串门户了。所有农舍都还保留着圣诞节的气氛，透过明亮的窗户可以看到房子里那棵装饰得非常漂亮的圣诞树或丰富多采的圣诞房模型。从教堂附近某处传来圣诞歌的合唱声：“琴弦奏乐曲，草地一片绿。牧童把羊放，喝的稀饭汤。”

布本尼克家还没开门，但他家厨房里的灯已经亮了。送圣诞歌的人已经站在门口。贝比克第一个唱道：“圣诞歌儿圣诞歌，什捷邦罐里是啥糖果？不是别的是圣诞糖，我一跤跌在冰块上，野狗纷纷跑过来，把圣诞糖果全吃光。我骂野狗嘴太馋，已经吃光没办法。”

然后，米克什也轻声唱道：“我来唱支圣诞歌，唱歌为挣钱一个，请你赏我一分钱，求您不要笑话我。”

最后，波贝什提了一下大口袋，用它的粗嗓门唱道：“我到你家来送歌，手提口袋装得多。谁把我口袋全装满，我把他当朋友看；谁只装满半口袋，棍子打来可别怪，谁只装满四分之一，我让死神去他家里；谁若什么也不给，惩罚还得加一倍！”

歌声一落，门就开了。出来一位年轻的大婶，可马上又退回屋里去了。圣诞歌手们只听得院子里一片喊声：“他爹，孩子们，爷爷、奶奶，你们都在哪儿呀？快来看，咱家来了一些什么样的圣诞歌手啊！”不多一会儿，圣

诞歌手们已被布本尼克一家人围了起来。

退休养老的爷爷奶奶一听到院子里的笑声，也都纷纷跑来，这时候才真叫笑声大作呢！老爷爷笑得浑身发抖，老奶奶笑得摇摇晃晃站不住，忙扶住篱笆，小姑娘玛卡靠墙站着，已经都笑不动了。大家一致夸奖说：

“喏，这才叫圣诞歌手呢！这样的歌手我们有生以来没见过。瞧他们！小男孩，公猫，山羊！”

可同时又非常慷慨地给了歌手们礼物，往他们的衣兜里、大口袋里塞满了圣诞面包、红苹果、核桃，还放了几个叮当响的小钱币。山羊一见给了那么多东西，高兴得忘了说人话，只会一个劲儿地“咩咩咩”，又引起一阵哈哈大笑。布本尼克大婶连忙叮嘱波贝什说：

“波贝什，可别以为都是给你的，还得分给贝比克和米克什啊！”“那还用说，大婶！”波贝什不好意思地说，“我只是因为太高兴了。”

收获不少的圣诞歌手们又走到另一家送歌去了。那里的人也同样因为见到三位不一般的歌手而笑个不停，礼物跟布本尼克家给的一样多。后来几家人也都一样：先是一阵大笑，然后便打发他们很多礼物。从斯特尔纳提开始，米克什就差不多是拖着礼物袋在走。那个口袋不知不觉同它自己一样大了。贝比克忙帮它拿，免得黑猫累坏了。米克什非常喜欢这次送歌活动，乐得两眼忽闪忽闪的。波贝什迈着坚定的步伐，只顾想着口袋里装了多少多少好吃的，大衣摆拖在后面扫雪它也不管。贝比克特别高兴的是：其他男孩子在村子的另一头送歌，不致会有人调皮捣蛋做怪相来打扰他们唱圣诞歌。狗儿也没来给他们找麻烦。其中有不少的狗已同黑猫混得很熟，另一些却又害怕波贝什。只有斯沃博达家的比拉克竟敢去咬米克什的尾巴，但没成功！波贝什用角一挑，就把它扔到大雪堆里去了。比拉克费了好大的劲才从那儿爬了出来，再也不敢惹他们了。

亲爱的孩子们，想必我已用不着再给你们讲，他们是怎么高高兴兴地回家的了吧？他们一路唱着：“圣诞歌手朝前走，一路歌儿唱不够，”老奶奶已经迎上来了，好帮他们拿礼物。老仆头也已经等在牧舍门前，当他看到波贝什提来一个大口袋时，笑得台不拢嘴。巴西克也为自己得到的一分礼物而高兴，它已盼着在复活节同他们一道出去讨彩蛋。大家都为这第一次的合作行动而感到心满意足。

## 11 米克什讲了一个关于独轮手推车的故事

亲爱的孩子们，贝比克和可爱的黑猫米克什一直在高高兴兴地盼望着，冬天一道去乘雪橇。可是不走运，刚一过完节就开始下雨，雪全化了。收入小屋后面的小山坡变黑了，因为透过湿雪露出了地皮。溜冰场上水流不息。

他们在家里的炕上待了不短的时间，贝比克有一天带着米克什看望巴西克。巴西克的小圈里也跟家里壁炉旁一样暖和，而且很干净，哪儿都可以坐。巴西克为他们的来访感到格外高兴，只可惜他们没把波贝什邀来。话一落音，有人敲门，山羊波贝什走了进来。

他们一块儿待在这么个小猪圈里的确很挤，可他们还是过得很高兴。外面在下雨，雨点儿叮叮当当打在猪圈门上。史维茨家周围的排水沟里水流滔滔，巴西克这儿却很舒服。

“咱们又在这儿高兴地相会了！”西巴克心满意足地说，“只可惜这儿黑乎乎的，我们得想个什么办法来打发这两天。”

“喏，我们可以讲故事。”波贝什说。

“这是个好主意，”米克什嚷了起来，“每个人都讲点什么，把这雨淋淋的下午就会像流水一样地被打发掉。”

不用说就知道，孩子们，这个建议马上就得到大家的同意。根据一致要求由米克什先讲：

在小溪旁边什杰班涅克那儿有一辆非常破旧的独轮手推车，可这不是辆普普通通的，被人搁在杂物棚里的破车子，而是一辆非常招人喜爱的、聪明智慧的车子，因此什杰班涅克一家人都非常器重它。他们可以放心大胆地去上工，把孩子们留在家里，因为那辆独轮手推车能帮他们照看孩子。它舒舒服服地停在梨树荫下，看着孩子们玩耍。当它发现孩子们玩腻了，再玩可能对身体没什么好处时，便叫他们过来坐到它身上，载着他们满院子里转悠，直到他们的父母回来为止。

有一回，它躺在杂物棚里打盹，梦见自己拉着很重的木柴上山坡，累得轮子也掉了下来。这时，恰好碰上什杰班涅克家的顶间跳到它身上，亲爱的独轮车吓得出了一身冷汗醒来了。它还半睡半醒迷迷糊糊四下里张望了一番，发现原来挂在墙上的锯子不见了。

“真糟糕！”独轮车喃喃自语说，“主人准是上林子里伐木去了，匆忙中把我忘在家里。我不在那里他们干得了什么？他得把柴火背在背上累个半死，而我却躺在这里睡懒觉，跟狗儿恋窝有什么两样？喏，也许还能想出点什么办法来，也许我还能及时赶到森林里，或者至少可以在半路上遇到我的主人吧？多少帮他省点儿劲啊！”

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一下就拿定了主意。它很快走出杂物棚，穿过院子上了大路。还没等什杰班涅克家的狗儿米哈涅来得及问它一声上哪去，它便已经咯吱咯吱来到了叶德里切克家的水塘边。可是全村最出名的淘气鬼弗朗达·库尔州挡住了它的去路。

“你自个儿匆匆忙忙上哪儿去？”弗朗达对着独轮车大声吼道。按理说，这样一个小赖孩子该向一辆老独轮车问个好的，可他根本不懂礼貌，不问一声好。独轮车用严厉的目光打量了小男孩一番，说：“你走你的路吧，弗朗达，别拿我们这些老独轮车来开心。你妈妈好像早就在叫你把山羊赶出去牧放呢！”说完它继续在前赶路。

“好啊，哥们！”弗朗达说，“那你把我拉回家去吧，我不告诉你们家的什杰班涅克大叔，说你——怎么说呢？说你把货倒在口袋里，空着车身每村闲逛。”说着爬上了独轮车。

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停了下来，憋着一肚子火对弗朗达警告说：“我再再说一遍：弗朗达，别惹我这辆老独轮车生气，走你的路去吧！”

“我不走，你拉着我走吧！”这个赖孩子坐在车上像个大老爷似的命令独轮车说。

“那么说，弗朗达，你不下去？”

“不！”

“那好，我来让你下去！弗朗达！”

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尽最快的速度在路上飞跑着。

它越过石头，过水洼，快得连轮子都要掉下来了。可是弗朗达反而挺高兴的，像壁虱一样死死地抓住车把，开心得咯咯直笑。

可如今，老独轮车的忍耐心已经到了极点，它气愤地一转眼睛，不走大路，一转弯沿着陡峭的坡道直奔叶德里切克家的水塘。你们知道，弗朗达凭着他那点鬼聪明，已经预感到形势不妙，可还没等他来得及从车上跳下来，独轮车把手猛地向上一抬，弗朗达从车上翻了个大跟斗，扑通一下正好掉到水塘里。这一声水响连村心广场那边都能听见。脏水泥巴四处飞溅，弗朗达像头笨猪一样在那里滚了好大一会儿，他那乱蓬蓬的脑袋好不容易才从水里伸出来，黑乎乎的像个扫烟囱工人，呼哧呼哧的像只储鼠狼。

现在亲爱的米克什该歇一会儿了，因为大家都笑得没法往下听，它自己也忍不住哈哈大笑得在干草堆上打滚。巴西克笑出了眼泪，波贝什乐得像什杰班涅克家的大嗓门山羊那样咩咩叫。它在猪圈里单脚跳来跳去，大声说着：“小伙子们，这可真是值几个铜板的开心事啊！我也曾经把好几个淘气小子撞到叶德里切克家的水塘里去过，啦啦啦……”

喏，贝比克一见他的伙伴们这么开心，他的小伙伴米克什这么会讲故事，当然也非常高兴。

米克什笑够了之后，又接着往下讲：“喏，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没等弗朗达从小塘里爬上来便接着赶它的路了。它穿过布朗卡小镇一座座房子里的弯弯街道，遇上两只野狗在打架。老独轮车已经无心看热闹，匆忙沿着那条通往森林的道路走去。

在村牧场那儿撵上了杜尔克家的小姑娘玛仁卡。

“您好，大叔，”玛仁卡很有礼貌地向老独轮问好，“您这么匆忙上哪去？瞧您直喘气呢。”

“我上森林去运木柴，玛仁卡，你上哪儿去？”

“我上砖厂去，大叔。我去问问瓦沃洛娃阿姨有没有鸡蛋卖。”

“你这么懂礼貌，我捎你一段路吧！”

玛仁卡推辞了一番，但贝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再三让她上车，她便坐了上去。他们一路走得很顺畅，老独轮问玛仁卡最近考得怎样，当它得知她门门功课都得“优秀”时，乐得打起了口哨。

“大叔，班上成绩最差的是弗朗达·库尔丹。他几乎门门不及格。那个淘气包连布拉格是什么地方都不知道。”玛仁卡生气地说。

“喏，如今他的地理知识至少会有所长进，知道叶德里切克家的水塘在什么地方了。”老独轮车快乐地嘎嘎作响，然后停了下来。玛仁卡向它道了谢，踏上田间小路上砖厂去了。

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继续朝着森林走去。如今的路难走多了，因为是上坡，但它还是快乐地咯吱咯吱叫着朝前走。

独轮车在一个拐角处遇上了一位老太太，她背着一个笨重的筐子，弯着腰，头都快挨着地面了。

“瞧你这快活劲儿！”老奶奶瞧见独轮车，便说，“我说谁在没完没了地打口哨呢，原来是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啊！”（我忘了告诉你们啦，人们都管他们家的独轮车叫“单轱辘”）。

“我干吗不打口哨呢，老奶奶，”“单轱辘”欢快地回答说，“您听我说，老奶奶，把筐子搁到我这儿来吧，我反正空着，也好让您喘口气，我帮您把筐子拉到公路上去。”

“孩子，那我可高兴罗，我几乎在爬呢！”老奶奶说着，将筐子从肩上取下来，“单轱辘”停在原地一动不动，等老奶奶把筐子放稳了才快乐地朝前走。它和老奶奶边走边拉家常，回忆起他们的青春年华。“单轱辘”瞅着老奶奶没牙的嘴巴，惊喜地看到老奶奶很健谈，可是忘了看路，轮子碰上了块大石头。叭地一声，亲爱的“单轱辘”连车带筐掉到沟里去了。

“怎么搞的，小伙子？”老奶奶吓了一跳，连忙追过去问，帮它回到路上来。“没摔坏什么地方吧？”她关心地问道。

“哪儿也没摔着，”“单轱辘”安抚老奶奶说，“可是我的左车把挨刺扎了一下，该死的，疼得要命！”

“这不碍事，”老奶奶安慰它说，“可是等你到家以后，马上让你的主人给你洗干净，别让木屑子掉进去，不然够你呛！”

“没事儿，我受不了多久的罪，实在不行我就让修车的给我换一个新的。老奶奶，您瞧多快，我们已经上了公路。”

老奶奶在公路上与“单轱辘”分了手，又背上那个大筐子，沿着林边小路一瘸一拐地走到特舍布拉底去了。“可惜我时间太紧，我恨不得帮这可怜的老太太把筐子拉到皮峰山上去。可是我得赶快去接主人。”独轮车自言自语地说，它现在走得飞快，轱辘响得连公路两旁的森林里都能听见，它一路上乐呵呵的，他只觉得，林中芳香四溢，鸟儿歌声清脆。

突然，“单轱辘”吓了一跳，连车轮子都蹦了一下。一只松鼠在它眼皮子底下横过了公路。“你不想活了？”“单轱辘”吼了一句，可是突然，不知这位老兄的哪一根神经作怪，居然使劲地追了一阵松鼠。它的单个儿轱辘在林子里咯吱咯吱响了一路，吓得松鼠清醒过来，一路飞跑爬上了一棵大松树，一直窜到树梢上。“单轱辘”哈哈大笑。“它突然发现自己的所作所为简直像个小男孩，根本不像一个上了年纪的、有理智的独轮车，像有人说的那样可到特舍布拉底去当个村长了。如今居然像弗朗达·库尔丹一样在林子里追起小松鼠来，真没出息子！它立刻转身，回到公路上，速度快得差点儿把小树枝子都碰断，差点儿跟财主家的护林官撞了个满怀。“单轱辘”吓得大声尖叫了一声。财主家的护林官沃赫诺乌特卡也吓了一跳，猛地一下跳到公路中心去了。可是你们要知道，这毕竟是护林官，他马上反应过来，气得发须竖立，举起棍子，像打雷似地吼道：“你这该死的！差点儿把我撞倒了。你疯啦？丢了魂似的跑什么？听着，你小子，你在林子里干什么？你难

道不知道，独轮车不许进森林？老爷禁止你进森林？你是谁家的？”

“我是，护林官大人，梨庄什杰班涅克家的‘单轱辘’。我在林子里没干什么坏事，只是追赶了一会儿松鼠。”“单轱辘”吓得说话打哆嗦。要知道，朋友们，它确实受惊不少。你们设身处地想想是个什么滋味：什杰班涅克家的“单轱辘”，一辆上了年纪的独轮车，老实得脸发白，如今站在这里，却要像一个小偷似的挨护林官的盘问，不只是因为忘了自己的尊严，开玩笑似的追赶了一会儿松鼠吗？

“瞧你真会骗人！”护林官大声嚷道，“你只是在林子里追赶一会儿松鼠？哼，你以为，我这样一个有经验的护林官，连哪里正好码了一立方米的木材都知道的人，会相信你的话？我能相信这样一辆老独轮车会到森林里来追松鼠？你好好记住吧：独轮车上林子里来，除了装木材，不为别的！”

“护林官大人，我可不是小偷，我是一辆正派的独轮手推车！”受惊的“单轱辘”说。

“我们到护林站去，”护林官吼叫着，“我懒得跟你在这儿寻开心！现在就跟我去一趟，可你记住！‘单轱辘’，你别想在林子里逃跑掉，否则你就要完蛋！我不管三七二十一就要朝你开枪！”

可怜的独轮车又有什么办法呢？让他开枪？只好乖乖地朝护林站走去。它坚信，到了那里能立即证明它无辜，就地将它释放，让它赶快去接它的主人。

他们走了一段路之后，护林官叫“单轱辘”停下来。“单轱辘”高兴了，以为他想放了它。护林官摸了摸胡须，得意地说：“我瞎跟着你受什么罪呀，你可以拉着我嘛，我何必多此一举用脚走呢？快让我坐上去，舒舒服服坐到护林站。可是你要小心，别碰上大石头，我想稳稳当当坐着过过公爵瘾。”

于是倒霉的“单轱辘”还得拉上财主家的护林官。公路难走，走林中小路吧。大小石头颠颠簸簸更难行。它想到了自己的主人，他准会唠叨说：天生命不好，自己背柴火，而让独轮车在林子里追赶松鼠玩，亲爱的“单轱辘”拉着死沉死沉的护林官艰难地爬着坡，朝护林站走去。它轱辘累疼了，累得几乎接不上气来。它突然想到，至少可以休息一会儿吧，它停下来，小心翼翼地放下车身，深深地呼了一口气。奇怪的是，护林官一声也没吭。他悄悄把车轮转到相反的方向，用一只眼睛瞟了一下护林官，看看他会不会发火。没动静！护林官正舒舒服服地歪着脸、撇着嘴、闭着眼睛打呼噜呢！这一下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可明白了：护林官在车子上睡着了。

“运气来了，我的乖乖！”“单轱辘”自个儿嘟哝着，满心欢喜地微笑了。仿佛它的轱辘给它出了个什么好主意。

它慢慢地抬起右边的车把，越抬越高，同时用一只眼睛瞟着护林官，看着他怎样不知不觉地移到左边。右车把再稍微抬高一点点儿，护林官便慢慢地滑到软软的林中苔藓地上了。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没打算等亲爱的护林官沃赫洛乌特克先生醒来，便悄悄地、轻轻滚动着轮子离开了熟睡的护林官，直到踏上另一条与通向护林站的路交叉的小路，它才飞快地跑了起来，他为结果这么好而开心地笑了。等护林官一觉醒来。准以为有关独轮车的事只不过是做了一场梦。如今它只能尽快沿着一条最短的路走到什杰班涅克大叔干活的地方去。

“这一下大概不会遇上拦路鬼了吧！”“单轱辘”暗自想道，可是它完全错了！他的话刚一落音，只见从林子里钻出个流浪汉，他把破帽子一摘：

深深地鞠了一躬说：“好啊，妙极了！护林官大人给我派来一辆独轮车，好让我早些到翁德舍约夫去，是吗？”

“单轱辘”不作声，想使劲绕开这个流浪汉。可是这家伙跟松鼠一样灵巧，就在独轮车飞跑的当儿，纵身一跳上了车，转眼间像个公爵老爷一样坐在上面。“单轱辘”没命地往前跑，全身哐哐响着。它一声不吭，密切注意着，看看会不会经过一处又高又密的覆盆子刺丛。

流浪汉在车上美滋滋地微笑着，他准在为车子跑得这么顺当这么快而感到高兴。也许他还想从口袋里掏出他的烟斗来，点燃熏上一口呢，可是他没有来得及干这些，独轮车突然歪倒在路旁的荆棘丛里，把手飞快往上一抬，亲爱的流浪汉从车上抛了出去，在空中翻了个跟斗，重又跌在高的覆盆子刺丛中。

“单轱辘”重又沿着林中小道朝它主人干活的地方奔去。

什杰班涅克大叔刚好锯完最后一段木头，然后心满意足地歇了一会儿，往烟斗里装上烟丝，说：“谢天谢地，总算完事了，如今可以把它们装上独轮车、舒舒服服地回家去了。”他回头一看，才发现自己把独轮车忘在家里。

“雷打火烧的！”什杰班涅克大叔急了，“我这是怎么搞的？把独轮车忘在家里了？说什么我也得回去取呀，可是等跑回去再跑到这里来，然后再回家，这一折腾就该到傍晚了。可是规定我五点钟必须赶到村长家，我真该死，我真恨不得——”什杰班涅克大叔没说完话，侧耳细听，突然发愣地站起来，再仔细听。

“我觉得这声音好像是我们家‘单轱辘’的声音，难道它来了？——没错，就是它！你好，‘单轱辘’，你真是好样的，想得到要来这儿接我。”大叔高兴迎接着气喘嘘嘘的‘单轱辘’，抚摸着它滚烫的轱辘，立刻装起车来。这时，‘单轱辘’正好抓紧时间喘口气歇一歇。它高兴的是，总算没误事。等车装好了，它又精神抖擞，拉着木头往回家的路上走。一路上它没让大叔帮忙，只是上坡的时候允许他稍微帮着推一推。

“单轱辘，你可真够朋友！”什杰班涅克大叔又夸奖了他的独轮车一番，“这么旧的一架独轮车，可是还跟一架新车一样那么灵巧那么结实，要是重新漆一下，恐怕谁也猜不出来，它已是快五十高龄的老年了。你知道吗，‘单轱辘’？你这么棒，我一定要把你送到我们梨庄的集市上去好好上上色，漆下。你可别说，这是为你浪费钱。我既然说了要给你重新漆一遍，我就一定说到做到，不放空炮！”

喏，亲爱的朋友们，什杰班涅克大叔果然说话兑现了。他真的把独轮车漆了一遍。于是梨庄的村心广场上出现了什杰班涅克大叔家的、漆得绿油油的漂亮的单轱辘。所有独轮车见了它都感到羡慕。可是单轱辘并没有因此而骄傲起来，它还是那么谦虚地在那些大叔大婶、小伙子和姑娘中间来回奔跑，等它把集上各个小摊子都看了个够时，便又乖乖地拉着货物回家了，免得人家挤脏它的新衣服。

关于什杰班涅克家的独轮车的故事就算讲完了。

## 12 波贝什讲了山羊科克什的故事

“喏，这个故事真好听！”巴西克赞扬说，“只要有这种好听的长故事，便什么别的东西也吸引不了我啦。可是，像我这样的巴西克，要两三个才能讲得完这样的故事。”

贝比克也为他的小伙伴，黑猫米克什这么会讲故事而感到高兴。大家还不想离开这个暖和的小猪圈，便又请波贝什来讲一个好听的。波贝什没让大家多催。它笑了笑，摸了摸下巴壳上的长胡子，便开始讲了一个关于山羊科克什的故事。

从前，乌林诺夫斯基大叔养了一只山羊，名叫科克什。我以前虽然也非常淘气，可也从来没象科克什这样淘气过。我听说它有一次淘气可没占上便宜。

有一年秋天，科克什在通向梨庄的路上溜跬，它在那儿无事可做，因为马林诺夫斯基赶着大群牲口在叶诺夫下面牧放。科克什是故意来这儿，找那些从梨庄经过这儿去上学的孩子捣蛋的。它满以为谁也发现不了它，可没想到在离它不远的田埂上，魔鬼贝赛布普和西德里克老大爷正在采野玫瑰。他们正在争论用什么酿出来的酒更甜，是野玫瑰呢，还是乌荆子？他们突然听到了一阵伤心的哭声，从梨庄那边路上传来的。他们两人回头一看，发现科克什用角一挑，便把维鲁什卡小姑娘从路上抛到刚刚翻犁过的地里去了。这小可怜的今天刚刚穿上了一条熨得平平的、带花边的新白围裙，一下给弄得像个泥菩萨。西德里克老大爷发火了：“我真奇怪你怎么能忍心光是这么瞧着，贝赛布普先生，你怎么不把这个混蛋山羊拖到地狱里去？”

贝赛布普魔鬼瞧了瞧自己那个口袋，搔了搔耳朵根儿，嘟哝着说：“我倒是想把它背走，可是我的口袋里已经装满了野玫瑰，实在舍不得再倒了它啊！”

山羊科克什站在路上，像铁匠家的那匹白马一样打着哈哈。它得意的是，眼看那可怜的小姑娘好不容易从刚犁过的泥巴地里爬到路上，它用角一挑，又把她抛到了泥巴地里。

贝赛布普魔鬼气得呼噜了一声，把口袋往地上一甩，将野玫瑰花统统倒了出来，纵身一跳，正好扑到科克什身上。科克什连忙转身，可是它哪里能斗得过魔鬼呢？魔鬼揪住它的尾巴，呼地一下将它塞进了口袋，随后将口袋往背上一搭，背着它便飞过卢纳奇和皮山冈，直奔沃捷拉底的大黑森林去了。走时还对着远处的马林诺夫斯基大叔摇了摇尾巴，对不起，再见了！

贝赛布普魔鬼把科克什山羊带到了地狱。地狱门房间它是不是又背来了个恶灵魂，贝赛布普将口袋往地上狠狠一摔，只听得噗嗤一响，科克什在口袋里疼得咩咩直叫。

门房哈拉马什哈哈笑了。

“小鬼们又能看到一场滑稽戏了，把它扔到地狱院子里去！打个口哨把小鬼们都叫来，我也想看看个热闹呢！”

贝赛布普刚一吩咐完毕，小鬼们便像苍蝇似的围住了山羊科克什。科克什刚一起身，便有一个小鬼拽着它的尾巴，另一个小鬼拽着它的角，第三个扯着它下巴上的胡子。可是你们别以为科克什害怕了，才不呢！”它连小鬼

---

又叫刺花季。是一种能酿酒的野生植物。

也不害怕，它用头使劲一顶，便把那些小鬼一个往左、一个往右地抛得老远。可你们要知道，这毕竟是小鬼啊，它们根本没摔到地上，在空中一转身，便又扑到了亲爱的科克什身上。还没等科克什用角把那个拽它尾巴的小鬼抛到空中，便又拥上来一大帮小鬼，简直跟一群苍蝇一样，科克什根本来不及用角挑它们甩它们。

而且甩也没用。要是把哪个小鬼甩到空中，它翻上几个跟斗，便又落到科克什的背上。科克什哪里斗得过这些小鬼啊！它们有翅膀，还能像蝙蝠一样地飞。

科克什立刻看明白了，它对付不了这些小鬼，便开始退让，想退到墙边，至少让它们没法拽它的尾巴，可是科克什慌慌张张竟没有注意到自己在往哪个方向退，一退退到一口正在煮着沥青的烫锅旁边，锅里尽是一些恶人的灵魂。科克什刚一接近油锅，正要往它上面靠时，突然尖叫一声，像兔子一样从锅边跑开了。朋友们，你们大概知道，这只该死的山羊的尾巴已掉到锅里挨了一下烫。

小鬼、小鬼们统统笑得死去活来，在地上打滚。阎王婆从地狱厨房里跑出来，也跟着笑了个痛快。很快，它的笑声变成了骂声，因为它看见，没命逃跑的科克什已经跳过地狱院子，钻进了地窖，那里摆满了它的一罐罐牛奶，奶油和黄油。刹那间，地窖里盆翻罐倒，牛奶、奶油混在一起，流得满地都是。

阎王婆发火了！把它的家当糟蹋成这样还了得！它拿起扫帚，一步跨过院子，啪，啪，啪！在科克什背上揍个不停。朋友，用这种地狱扫把抽打起来准疼得厉害。可是你们猜科克什怎么着，它就像瓦茨巴列克家的恶狗舒利克从狗窝里飞窜出来追赶叫花子一样，从地窖里跑出来，差点儿碰倒了阎王老子，它正好刚从办公室起身出来看热闹，跟其他小鬼一样在开心大笑。

如今科克什的滑稽剧又重演了，小鬼们又一个个跳到它身上，有的拽它的尾巴，有的扯它的胡须，有的吊在它的腿上，在院子里没完没了地跟它捣蛋，弄得它焦头烂额，都快站不住了。它突然想出个新花招，就地翻了个跟斗，小鬼们都给它弄糊涂了，连忙放开它，等着，不知它要干什么。

这一下科克什可干了件好事！它从小鬼群中突围，把一个挡路的老鬼撞倒在一旁，一转弯便消失不见了。可是一会儿，那群小鬼又在另一座院子里追上了它。那里有一间方方正正的小房子，朋友们，这就是地狱仓库。里面尽是摆的一个个小罐子，罐子里装的是在地狱里被判了刑的人的灵魂。那里有好多好多这样的罐子，一个个都盖上了盖。因为这仓库的门敞开着，科克什便飞跑了进去，以逃掉那群小鬼的追赶。

阎王老子急得嚷了起来：“快把仓库门关上！别让那捣蛋鬼闯进去！”可是已经晚了。听得出，有的罐子盖已经掉到了地上、还有的罐子已经被打碎，也有几只白鸽飞出门外上了天，这就是从罐子里逃脱出来的灵魂。阎王一见这情景，气得像狮子一样大吼，它撵走了小鬼，跑到仓库里，眼睛直冒火花。科克什在哪里？那捣蛋鬼直往凳子底下爬，以为那里就能躲藏得住。阎王老子一下抓住它的露在外面的尾巴，把它拖了出来，带着它飞过院子，飞过烈火熊熊的炉子，直奔地狱门。

“开门！”它对着门房哈拉马什大声吼道。地狱门一开，阎王老子把科克什一扔，甩在了门外，接着，地狱门乓地一声关上了。

科克什给弄得晕头转向，也不知道自己现在是在什么地方。它的身子被

阎王这么一甩，疼得像是断了好几根骨头。

“我在这儿待着干什么呢？”它咩咩叫了一声，“我的老天爷，怎样才能离开这个地方回到我的主人马林诺夫斯基大叔那里去呢？”

突然，地狱的天窗打开了。魔鬼背着口袋从里面飞了出来，吓得丢魂落魄的科克什又想从它跟前跑掉，可是魔鬼已经抓住了它的尾巴，把它装进了口袋，鸣地一声，背着它飞上了天，科克什在口袋里吓得全身发抖，牙齿敲得响，以为魔鬼又把它送回地狱去了呢。可是没过多久，它立刻觉察到，口袋被解开了，它自己掉在一条大路上。它的四条腿刚一站稳，朝四下里一瞧，发现魔鬼放它出口袋的这地方，正是通向梨庄的那条道路，也就是魔鬼当时把它抓进口袋的那个地方。这时魔鬼还站在它面前，举着毛茸茸的爪子威胁它说：“科克什，你当心点！行为要正当！让大家能够安宁，要乖乖地听马林诺夫斯基大叔的话！你听着，别再落到地狱里来！你要是再进来就别想再出去！”说完就不见了。

科克什也急忙朝家走去，也没注意到西德里克大叔还在采野玫瑰，孩子们已在地里烧起了篝火。它像一只落汤鸡似的跑回家去了。从此以后，科克什变成了世界上最乖的山羊，它下决心不再欺侮小孩，只做好事，它的决心也兑现了。它真的再也没欺侮过小孩，总是好好地跟他们玩，保护他们不受狗、别的山羊和一些淘气男孩的欺侮。它改正过去错误的最佳表现是帮助老人不分时间地点，总是尽力而为，所以全村人都喜欢它。我的故事讲完了。

### 13 米克什上学

有一天早上，贝比克头痛，没法去上学。他头上包了块毛巾，坐在同米克什一块儿睡觉的炕上，愁眉苦脸地望着窗外，看着孩子们一个个高高兴兴地上学去，他还看见库尔丹家的弗朗达，夹着他那本破破烂烂的课本，拖拖拉拉地朝学校走去，贝比克心里好难受啊，因为他非常乐意上学。正在这时候，米克什从外面回来，一见贝比克坐在炕上没去上学，不禁大吃一惊。

“亲爱的米克什，”贝比克说，“我头痛，只好待在家里。”

“不用去上学了，正合你的意，是吗？”米克什扮了一下鬼脸。

“不是这样，米克什。你别以为我爱淘气，是个坏学生。我可乐意上学啦，因为我们教师的课讲得好，对我们又很和气，可是我今天真的没法去了。”

米克什一听，没有作声，默默地想了一会儿，然后把贝比克摊在桌上的课本收拾好，没等贝比克弄明白是怎么回事，背着书包就跑了。贝比克望着它飞快跑过独木桥，到了梨庄的小广场。

这时学校已经上了好大一会儿课了。学生们正在写字，老师在往班级日志本上写些什么，教室里十分安静。

突然，学校的大门响了，接着，又听得教室门外有擦鞋的声音。老师停止了写字，对着教室门大声说道：“哪个迟到生在门外？”全班的孩子都朝门口望去，看看是哪个懒蛋竟敢来得这么晚。

可是，当出现在孩子们面前的不是任何一个什么迟到生，而是大家熟悉的小不点黑猫，我们亲爱的米克什时，大家是多么地吃惊啊！孩子们一个个瞪大眼睛，鸦雀无声地瞅了它一会儿，接着便哄堂大笑了。

米克什摘下帽子，等孩子们安静下来之后，很有礼貌地向老师问好说：“老师问你好！”又引起了一场大笑。老师制止他们说：“孩子们，别笑了！米克什它本想礼貌地问个好，只是一时说顺口。你们还得向它学习讲礼貌的好习惯呢，好吧，米克什，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来学校干什么？”

“老师，我是来给贝比克吵架的。”米克什说。

“哎呀呀，米克什，你跟贝比克这么要好，怎么会吵架呢，”老师说，“你准是又没把字咬准，想说你是来替贝比克请假的吧？”

“对啦，是请假不是吵架！老师，贝比克他今天头痛，不能来上课了。他头上缠了一块湿布，怕烧化呢。”米克什解释道。

“贝比克的头又不是黄油做的，哪能烧化呢？你是想说发烧吧，米克什？”老师笑了，孩子们也跟着笑了。

“另外，我到学校来，也是想看看孩子们学些什么，我好回去告诉贝比克。”米克什补充说。

“你真好，米克什，”老师说，“可是我不能把你留在这里。你要是留下来，孩子们就什么也学不成了，你瞧这不是吗，他们的眼睛全瞅着你呢！”

这一下孩子们可急了。他们纷纷请求老师让米克什留下，还一再保证以后一定加倍努力，把这堂课补上。

“那好吧，孩子们，”老师答应了，“我可等着你们以后的加倍努力啊！那么，米克什，去找个位子坐下吧！”

这时，所有坐在边上那个位子的学生都赶快给米克什让出一小块地方来，因为谁都想让米克什挨着自己坐着，可是米克什有它自己的主意，它径直走到第五排椅子那里，挨着露仁卡坐下（她家就在咱们家隔壁）。这时，

弗朗达还轻轻拽了一下米克什的尾巴。米克什没理他，表现得很有气量。

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可听话啦，整个一堂课就像一个最乖的孩子那样，规规矩矩坐着一动也不动。就连从窗口飞进来的小麻雀，也没能使它离开座位，它只是默默地看着那只小麻雀，怎么飞到柜子上，又怎么从柜子上飞到黑板边，最后从窗口飞了出去。米克什没去抓鸟，只顾专心听老师讲课，准备回去一五一十地向贝比克转达；它有时还积极举手要求回答教师的问题。比如有一次，老师问，牛这动物有益还是有害，米克什便回答说非常有害，因为它有一次踩了米克什的尾巴。

“那么是谁给你牛奶喝的呢？”老师又问。亲爱的米克什回答说：“咱们家的老奶奶！”

上算术课的时候，米克什也表现出是一名出色的数学家。为了让它高兴，老师让它到黑板跟前来。算算一加一等于几。米克什在黑板上写道：

$$1 + 1 = 11$$

上文法课时，米克什也出了两次风头。弗朗季克在黑板上写了一个句子：

今天早上我得到一个梨子

老师望了一下黑板，然后问道：“弗朗季克忘了什么啦？”谁也没回答。米克什立刻举手回答说：“他忘了给我们每人分一小块！”

哈，米克什又闹了个笑话。它莫名其妙地四下里张望，不知孩子们笑它什么，露仁卡悄悄地告诉它说：“其实他什么也没得到，他只是在黑板上造了一个句，忘记在句子后加个标点符号了。”

可是米克什是一只很乖的猫，它并没有因为大家一笑就不敢再回答问题，它仍然抢着举字。当老师问虱子这个字怎么写法时，它回答说：

“要看它的个儿是大还是小，要是大，便把里面的‘虫’字写大一点。”

总算到了下课的时候，米克什要是接着上下去，天晓得还会说出些什么来。孩子们又笑又跳，高兴得像一匹匹小马驹，老师却温柔地抚摸着米克什的脑袋说：“米克什，答错了别难过，你是第一次上课，所以答得有点儿对不上号，可是看得出来，你要是能上学的话，准能当个好学生。”

米克什像飞一样地从学校里跑了回去，喘得连话也说不上来。当贝比克问它：“你们今天得到了些什么？”它冒出一句说：“噢呀呀，可多啦，东达得了个苹果，露仁卡有一块蛋糕，瓦谢克从小店买了个甜面包，还给了我一小块！”

“哎呀呀，米克什，你又乱了套，我是想知道，你们今天学到了些什么知识！”

“哦！”米克什骄傲地回答说，“我们学的可多啦，连一架独轮车也装不完。”

“那么你挺喜欢去，上学罗，米克什？”贝比克高兴地追问着米克什。

“我非常愿意去，贝比克，怎么样？我替你去上学，你替我抓老鼠，好吗？”

亲爱的米克什高兴地在地上跳到小柜上，又从小柜跳到壁炉上，又从壁炉跳到贝比克的背上。

## 14 米克什失踪了

亲爱的孩子们！我们的米克什可完全变了个样！以前它偶尔总要出点什么洋相，可是自从那次上了学，老师在全班孩子们面前夸奖了它之后，它便成了一只严肃而富有智慧的猫。第二天，它便将两只前爪交叉在背后，带着智慧和沉思的眼神，像个博士一样在院子里走来走去。还从地窖里翻出来一本老日历书，把它夹在胳肢窝底下。瞧它在院子里踱步的那副模样，贝比克差点笑出声来。它偶尔停下来，打开日历书，久久地瞧着上面的字母，同时嘴巴还一动一动的，像在朗读。它连睡觉也带着这本旧日历书。

可这还不是全部情况，亲爱的孩子们！它还专门为读日历书弄了副眼镜，好让自己显得更有学问更有智慧。它在街上捡了一小段铁丝，那是人家拴罐子剩下扔掉的。它用它做了一副小眼镜，可是没有镜片。从此以后，一读旧日历就少不了戴上这副眼镜。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戴上它楞滑稽啦，日历书倒拿着，可它读日历的那副专心的样子，就像真认识字似的。

“见你的鬼去吧！”贝比克心里想，“在学校里待了不到半天，尾巴便翘到天上去了。我上了这么久的学，有时放学以后还留在学校，也没有因此吹过牛。骄傲是垮台之母啊！”

“米克什，”他喊它，“别折腾这把戏了，还不如跟我到克拉麦尔家去摘梨子呢！”可是米克什的猫爪子一摆，就像把什么人从身边撵走那样，嘟哝说，“我这把年纪已经不适合于这种小男孩子的事了！”它还继续看它的旧日历书。

米克什整天不离它那本旧日历和那副铁丝眼镜，扮演智慧老猫的角色，也不腻烦。贝比克对它不肯去摘梨子感到很恼火，盼望它为这种骄傲行为受到惩罚。他的这种心愿不知不觉真的兑了现，可他后来又为这感到不安。不该让米克什遭到不幸的。他暗暗许诺，再也不祝愿别人倒霉了。到后来，他也完全明白过来：米克什戴眼镜，看日历书根本不是出于骄傲，而纯粹是因为上过半天学而高兴，弄着玩玩而已。

现在我得告诉你们，米克什究竟碰上了什么倒霉事：

老奶奶摊了薄饼，派米克什到地窖里去取奶油。孩子们，你们一定会感到奇怪，老奶奶怎么敢派猫去取奶油。其实米克什从来不偷吃奶油和牛奶，甚至连想都没这么想过，因为它想吃的时候，奶奶总要给它一点的。

喏，米克什取奶油去了。它鼻上架着那副眼镜，大摇大摆走过院子，走过独木桥和横过一条小路，那个小地窖是在一个山坡旁边。天晓得这个小脑袋今天是怎么想的，它忘了像往常那样带上一个勺和罐子，可是却用它的小爪子端着盛满了奶油的陶壶往家跑，横过那条路时还没出什么岔子，可是在过独木桥时，它的那副铁丝眼镜突然从鼻子上滑了下来，它想用爪子去抓眼镜，可是忘了两只爪子正端着陶壶，它用一只爪子去扶眼镜，另一只爪子端着陶壶，结果失去平衡，连身子带奶油全掉进水沟里了。

灵巧的小猫虽然马上站了起来，可是陶壶呢？孩子们，已经打碎了，奶油淌在脏水中。米克什起初呆望了一会儿，仿佛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可是它很快就清醒过来，跑到地里去，躲在一堆干草后面。可怜的小猫在这干草堆后面寻思了一番：我干什么了？怎么办？它平日很喜欢老奶奶，它因为给老奶奶把事办糟了而感到难过。也许它也得挨一顿揍？挨揍的竟会是它，聪明的小猫米克什？人家不是说它都快够上土尔科维采村村长的水平了吗？

要是它也跟贝比克犯了错误那样挨一顿碎鞭子，那么村里任何一个每天真该挨上三顿鞭子的淘气包都会笑话它一辈子的！

突然，米克什脑子里闪出一个念头：对啦！它不是攒了一堆铜板吗？它可以赔偿老奶奶这个陶壶和这壶奶油的损失。它立即跑到三角墙的屋顶架那儿去取它的小钱盒。它摸到屋顶架那儿，取下钱盒，伸手往盒子里一摸，泪水夺眶而出！维护它的好名声的最后一线希望破灭了！盒子是空的。这时它才想起来，它把所有的积蓄都借给贝比克去买纸和颜色了。当可怜的、善良的米克什知道它无法补偿老奶奶的损失时，它伤心痛哭。

它又呆呆地望了一会空钱盒，突然打定了一个什么主意。连忙把钱盒放回原处，从它的小储藏角落里把它的一件上衣和一块围巾取了出来。你们还记得，这件上衣，是马杰哈裁缝师傅为感谢米克什替他捉回了金丝雀而送给它的。它将上衣包在围巾里，又用细绳捆成一个包袱背在背上，就像流浪汉那样。然后戴上帽子，像和谁告别似地招了招爪子，便穿过天窗溜到小花园里消失不见了。

当前去取奶油的米克什总也不见回来时，老奶奶便跑出去看看是怎么回事，可是连一点米克什的影子也没见着。老奶奶有些觉得不对劲了。它不可能留在地窖里，因为窖门已经锁上。突然，老奶奶发现独木桥下的水沟里摊着陶壶的碎片，她马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

米克什打破陶壶丢了奶油，跑掉了。

可是她不明白，她交给米克什的是一个罐子，为什么它偏要拿把大壶去取奶油。她喊了米克什几声，不见回音，便回家去了，心想米克什会回来把一切说清楚的；可是米克什没再露面。

陶壶是中午打碎的，可是到傍晚也没找到米克什。贝比克在所有房子和周围都找过一遍，也不见米克什的踪影。他隔一会儿就喊它，波贝什也帮着找它，巴西克在猪圈里叹气，恐怕永远也见不着米克什了。

贝比克又喊了几次米克什。正好打这儿过路的谢布科娃奶奶对他说：“贝比克，你找米克什吗？我看呀，亲爱的孩子，你再也见不到它了。今天下午我从林子里出来的时候，看见你们家的米克什，拄着手杖，背上背着个小包袱，朝米什林那边去了。它朝我喊道，让我千百次替它向你们问好，让你们原谅它所干的一切错事，然后便在林中消失了。”

谢布科娃老奶奶悲伤地点了点头。当她发现大家都在伤心痛哭时，便安慰大家说：“说不定它还会回来嘛！它在外能干什么？在家里又不是犯了个什么见不得人的大错误！”

贝比克连忙跑去把米克什的消息告诉奶奶，她也因为米克什的出逃而悲伤得发愣了，但她还是安慰贝比克说，米克什可能还会回来。

后来，贝比克和波贝什，巴西克它们在猪圈门口坐到深夜，一个劲地只谈米克什：大概到什么地方了，可怜的大概在干些什么，这一辈子是不是还能见到它等等。这一晚上，贝比克独自一个人睡在壁炉旁。

## 15 小白猫纳齐切克

贝比克、波贝什和巴西克好长时间一直非常想念米克什，每天傍晚贝比克和波贝什都去看望巴西克。他们在一起不谈别的，只谈失踪了的米克什，巴西克最难过。贝比克和波贝什好歹还有别的朋友，在玩耍的时候还能忘掉一会儿，而可怜的巴西克在它的小圈里几乎只有它自己。

他们常常回忆和米克什一块儿围坐在巴西克这个小圈里的美好时光，当他们一起谈到共同经历过的冒险故事时，又是多么地快活啊！比如说它们一块儿坐着摩托车从集上回来的情景，一块儿到姆莱茵涅克家摘梨子的情景，变魔术的情景，还有其他许多欢乐的日子……同时他们又猜测着：可怜的米克什现在大概在哪里流浪，在外面过得怎么样，什么时候还能见到它……

大家都夸它是一个好朋友，有自我牺牲精神的好伙伴，快活的小兄弟，什么事也愁不倒它。巴西克还老说，这样机灵的猫，五年以后也出生不了一只。它们唯一想不通的是：这么聪明的一只猫怎么会因为打碎一个值不了几个钱、很容易买到的陶壶而逃跑掉。它们中间不也有谁犯过类似的错误吗？可它们并没有跑到黑森林里去呀！巴西克有一回打碎了一个石头槽，波贝什有一次撒野胡来，把它自己的羊圈掀掉了，而贝比克，干了那么多淘气事，那真该每一天都出去流浪一次了。奇怪的是，他每次虽然也挨一通揍，但一到傍晚总能安安稳稳睡到壁炉旁，而用不着去寄人篱下。

老奶奶也很想念米克什。

“它怎么会想出这么一招来呢？”老奶奶埋怨道，“打破一把壶就跑掉？其实我又不会怎么它的。我自己再小心不过，不也打碎好几个罐子了吗，而它才打碎一个就跑掉，然后让我们大家都来难受。我可真想念这个调皮鬼呀！”

大约在米克什失踪的两个星期之后，贝比克不知从哪儿找到一只小白猫带回家来了，它让巴西克和波贝什看了看。他立即对它们说：也要教会小白猫说话，要把它培养成第二个米克什。巴西克和波贝什互相交换了个眼色，巴西克有点瞧不起他说：

“这么一只小破猫还想顶替我们的米克什？喏，我可是盼着它能和我一道坐着摩托去兜风啊！跟这只小破猫纳齐切克！”

“只要你愿意，巴西克，说不定就是跟这只纳齐切克一道坐摩托啊！你别忘了，米克什刚来时，也是这么一只小不点，等到它长大了，变聪明了，才成了后来的米克什嘛！”贝比克争辩着。

“喏，等着瞧吧！”巴西克信不过地嘟哝着，“这么一只小不点！”

这只新来的猫就叫纳齐切克了。贝比克就像教米克什一样地教纳齐切克穿鞋走路。为了让它很快成为米克什式的能干猫，贝比克费尽了劲，可是纳齐切克却力不从心，一来它老也长不大，还是那么个小不点儿；二来它的话也说得不好，吐字不清。

天晓得它是一只什么怪猫！它什么都害怕，连上树也不敢，因为贝比克从它小时候起就让它穿着鞋子。它一天到晚哼哼唧唧的。

然而巴西克和波贝什还是越来越喜欢它。赶上巴西克兴致好的时候，也偶尔叫它：“过来！你个爱哭的小东西，这儿有几个铜板，给我到小店里去买一公升好喝的来！”或者说：“纳齐切克，给我到哪儿去借辆摩托车来。咱们一道到蘑菇地里去转转！”这个小死心眼纳齐切克便真的立即跑到隔壁

巴尔塔奇科夫家去，小脑袋一晃一晃的，对他们家的老奶奶罗罗嗦嗦地说：“阿姨，我家的巴西特求你们，求你们借，借辆木头车给他玩，玩一会儿。”等纳齐切克回来转告说，巴尔塔奇科夫的木头车不能借，因为他们家的老爷爷骑着它上林子里采蘑菇去了时，巴西克和波贝什都开心地大笑一场。可是波贝什还是让它骑到肩上，让它骑着满院跑，说什么让纳齐切克慢慢习惯于骑坐，别老是这么胆小怕事，娇滴滴的。老奶奶也很快喜欢上纳齐切克了。她总说：“喏，纳齐切克虽然不像米克什那么能干那么棒，但它也会是一只乖猫，听话的猫。当我有好几次想不起把眼镜放在哪儿了，总是这只小不点的小猫给我找到的。”

就这样，大家都越来越习惯同这只吐字不清的小不点白猫相处了，但他们同时也没忘记那位可爱的老朋友——聪明的米克什。

## 16 尾巴上拴铃铛的小狗的故事

有一天，从一大清早开始就下雨，下了整整一天。老奶奶坐在炕上，鼻梁上架着眼镜。她在给贝比克补裤子。贝比克看望波贝什去了。纳齐切克怕淋雨，跟老奶奶待在家里。它自个儿在壁炉旁边玩耍，一问一答地自言自语着。老奶奶不时透过眼镜瞟它一下，说：

“你这可爱的小玩意儿！”

可这好动的小东西一会儿就玩腻了，好半天不知干什么好。它在小屋来回走着，喵喵叫着，不高兴贝比克和波贝什在外面待这么久。它突然想出了一个什么好玩的事来：它单脚一跳，然后脱了鞋，窜到老奶奶坐着的炕上。它一个劲地往老奶奶的身边凑，用它的小爪子摸着老奶奶的手，缠着她说：

“好奶奶，我求求你，得（给）我讲都洗（故事）！”

老奶奶想了一会儿，然后回答它说：“喏，看在你的面子上，纳齐切克，你这么乖，那我就给你讲一个尾巴上拴铃铛的小狗的故事吧！想不想听啊？”

“想听，想听，我的好奶奶！太（快）点儿讲吧！”奶奶便开始讲了：

“在一所小木房子里住着一位老爷爷和老奶奶。这是一所老奶奶老爷爷们通常住着的舒适的小房子。只要老奶奶还有柴火可烧，屋里总是暖暖和和的，舒服极了。

“有一回，在冬天，老奶奶把最后一块劈柴放进炉膛里了，因为连日大风大雪，老爷爷没法上林子里去。就这样，一向暖洋洋的小木房突然冷得教人难受。老奶奶穿着她的旧短袄坐在冰冷的壁炉旁，冻得直发抖。老爷爷在小屋里来回走动，好让自己稍微暖和一点，还不时从小窗口里朝外面张望，看看风雪是不是小一点了。

“‘真冷！真冷！’老奶奶直嚷嚷，‘我说不定会冻出病来。’

“‘那可糟糕！老伴，你可不能病啊！你要病了我可怎么办？’老爷爷吓了一跳，‘外面的风雪好像已经小了一点儿，我马上带着如利克上林子里去。嗨，如利克！起来——你这懒虫！咱们上林子里弄点柴火去！起来——你这懒虫！咱们上林子里弄点柴火去！’

“小狗如利克趴在桌子底下轻声叫了两下，但马上站起身来，伸了个懒腰，准备上路。老爷爷穿上了他的老羊皮袄，头上戴了顶掉了毛的羊皮帽，一直遮到耳朵根，手上戴了一双大棉手套。然后又从桌子上抓了个什么东西放到口袋里，问如利克是不是已经准备好上路了。如利克摇了摇尾巴，意思是说准备好了。‘那么咱们开路吧！再见，老奶奶！我们去一小会儿就带着劈柴回来。然后咱们的壁炉又能烧得哗啦啦啦！’“老爷爷从院内杂物棚里拖出雪橇，将背带往肩上一挂，拖着它就出了院子。可是如利克还留在院子里一动不动，张着嘴巴望着老爷爷的背影。‘‘来呀，如利克！’老爷爷叫道，‘今天我们不带斧头和锯子。这么个砍法太费时间，老奶奶在家里会冻坏的。我们今天用一个别的办法。’

“如利克没作声，但它的确感到好奇，不知老爷爷要用一个什么别的新办法，它一路上都在猜想着。

“老爷爷往它的尾巴上拴了一个铃铛（这就是他从小桌子拿到口袋里去的那件东西），坐上雪橇就上森林里去了。如利克在他后面小跑追着，尾巴上的铃铛叮当叮当直响。连五分钟都不到，孩子们，就有一只好奇的小松鼠在他们后面追赶。这可是从来没见过的稀罕事啊！一只普普通通的狗，尾巴

一摇晃，便叮当叮当响！

“老爷爷叮嘱小狗千万别去欺侮小松鼠，在大雪覆盖的森林中继续往前走。后来又跳来一只松鼠。等到他们经过一丛密密的灌木时，还跑来了一头野山羊。铃铛还在继续响着：叮当叮当叮当……如利克真想把它们赶跑，可是老爷爷不准它回头，在野山羊后跟上了一只野兔，隔上一两步又是一只长耳朵，还从浓密的松树林中跑来一只鹿。它睁大着那对美丽的眼睛，看着这奇怪的队伍，两只耳朵竖得高高的。悦耳的铃铛声准使它感到非常高兴，小鹿后面还大步大步地跑来一只老鹿，瞧它急得那样，仿佛生怕耽搁了看热闹。

“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铃铛一直响着，如利克身后的动物队伍越来越长，连睡得迷迷糊糊的大老獾也跟在队伍后面颠颠簸簸地走着、嘴里嘟嘟啾啾埋怨今天的年轻狗仔不懂规矩，吵得它们老獾在冬天也没法睡个安稳觉，可它还是跟在后面慢慢腾腾地走着。铃铛声还招来一只属于名贵品种的大鹿以及其他许多小动物。

“老爷爷注意到这一切。突然，他让雪橇转弯，从林中拐到通向田野的雪路。如利克一刻也没停止摇尾巴和响铃铛，动物们只顾一味地紧紧跟着它。突然，从财主家的森林里跑出一位名叫卡苏朋达的老猎人，在老爷爷身后喊道：

“‘老爷爷，您在干什么呀？您这样会把我这个猎区的动物全带走的！要是公爵老爷出来打猎，连一只小动物也碰不着，他会让我喝西北风的！我看您好像是想在林子里找点柴饶吧，难道一根也没能带走？您回到林子里来吧！我给您一根什么木头，免得您空着车回家。’

“老爷爷什么也没说，调转雪橇又回到林子里。如利克感到很奇怪，但也没说什么，继续不知疲倦地摇它的尾巴。猎人卡苏朋达细心地观察着，等着动物队列的最后一只进到森林里。等雪橇开到木材堆旁时，他给老爷爷装了几大块耐烧的好木头。老爷爷立即把如利克尾巴上那个神奇的铃铛取了下来，向猎人道了谢，带着如利克高高兴兴地回家了。森林里的那群动物最初还傻呆呆地望着他们，可是因为铃铛声没有了，便又各奔东西，猎人也心满意足地回去了。

“老爷爷一进院子，便找出钢锯将木头锯成一小段一小段的。再急急忙忙劈成一块块，抱上一大抱直奔小木房。老奶奶一见老爷爷，马上来精神了。她从床上拽出一小把干草，缠成一小束，塞进炉膛里，上面码上最细根的碎柴，老爷爷划上火柴，点燃了干草。

“火苗快乐地燃着，尽管壁炉还不十分热，但小木房里已经显得有生气多了。老奶奶一个劲地添柴，老爷爷立即跑到院子里抱劈柴，免得炉子灭掉。壁炉慢慢热了，喜人的热气温暖着小屋，老奶奶在炉前烤着满是皱纹的双手，老爷爷用背靠着壁炉的瓷砖。可是没坚持多久，很快就感到烫了。他连忙起来，在小屋里走来走去。‘真舒服啊！’老奶奶还在往炉膛里添柴，老爷爷也非常高兴。

“啦啦啦，老奶奶，乌拉！’老爷爷乐得欢呼起来，‘我说，老伴，煮点咖啡吧！’

“‘那自然罗！’老奶奶很情愿。已经把煮咖啡的一切家什准备好了，还没等到老爷爷转过弯来，小罐里已经咕嘟咕嘟煮上了，小屋里一片欢乐的

---

指另一只野兔。

咕嘟声。

“这时，老爷爷装满了一烟锅的烟丝，等着喝了咖啡之后再美滋滋地吸上几口。他嘴里直冒口水。老奶奶煮好了咖啡，把罐子搁到离火远一点的炉台边上，让咖啡渣沉下来，然后准备了两个画着小花的民间陶瓷杯子，每个杯子里放上一点点糖，倒上咖啡。等她刚加上点儿牛奶，便听得有人敲门。老爷爷说：‘这么个鬼天气还会有谁来呢？’这时门开了，进来两个小姑娘，全身穿得严严实实的。

“‘午安，爷爷、奶奶！’小姑娘们有礼貌地问了个好。

“‘欢迎你们，阿莱卡，艾维奇卡！’爷爷奶奶都欢迎了她们，‘给我们送来了一兜什么好东西呀？’

“妈妈给你们捎来了奶油面包。爷爷，奶奶！中午刚刚烤好的。’小姑娘们说。

“‘太棒了！我们正需要，奶奶刚刚煮了咖啡，那好吧，小宝贝们，把大衣脱下，奶奶给你们也沏上点咖啡。’

“小姑娘的脸冻得像玫瑰似的红彤彤的。等她们脱下冬大衣，奶奶便将她们抱到桌子边坐下，也给她们把咖啡倒在一个漂亮的小花杯子里。乖乖，奶油面包配热咖啡可来劲啦！

“随后，老奶奶收拾好杯子，老爷爷点燃了烟斗，当他美美地巴嗒了几口之后，就开始给阿莱卡和艾维奇卡讲了一个长长的好听极了的故事。”

等史维茨家的老奶奶讲完故事之后，小白猫亲热地挨着她，讨好地说：“奶奶讲的真好听，这都洗（故事）真好听！真泡（漂）亮！好奶奶，你也到壁炉那儿去生火吧！让我们也登（跟）那位奶奶屋里一样热热的，你也煮这么好的达（咖）啡吧！”奶奶笑开了！“瞧这小不点儿的東西！给它讲了这么好的故事倒惹出麻烦来了。喏，幸亏是你！我听你的，给你煮咖啡吧！”一会儿，老奶奶这儿也这么暖和，咖啡香味扑鼻。壁炉里火苗哗啪响着，老奶奶在给小白猫煮着咖啡。

## 17 来信啦

尽管小白猫纳齐切克很快赢得了大家的欢心，但他们每天仍然盼望着米克什突然回来，无论怎样也忘不了它。米克什失踪几个星期之后，奶奶对贝比克说：“孩子啊，那淘气鬼好像不会回来了。怎么可能因为打碎一个壶就这么久都不回来呢？它是一只懂事的猫啊！我相信！它准是死在外面哪个地方了。孩子，咱们只能为它而痛惜难过了，得想个什么法子让纳齐切克这只弱不经风的猫变得能干些。”

贝比克从来没有忘记米克什，每天向纳齐切克讲述它如何如何棒，如何如何能干。

“你得努力，好尽快成为米克什那样的好汉，等米克什回来看见，别让我为你感到害臊。你得好好对它表示欢迎，把小爪子伸给它，亲亲它，因为它是你叔叔。”就这么对纳齐切克说。

贝比克还跟纳齐切克讲述：有一回，米克什怎样为马杰哈裁缝师傅抓到金丝雀，马杰哈又怎样为它缝了一件漂亮的上衣。这类事纳齐切克可喜欢听啦。纳齐切克下定决心也要干出点这种事来。因此它常在马杰哈师傅的院子门口转悠，等着他的金丝雀哪一次又飞到外面来。它暗自设想着它怎样把飞掉的金丝雀送给裁缝师傅，感激不尽的裁缝师傅又怎样送给它一件漂亮的上衣。

有一回，库尔丹家弗朗达又看见它从那院子门口经过，这淘气包打定主意要拿这只老实的小猫开个心。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平日孩子们常常吹着玩的木棕鸟，对纳齐切克说：

“给你，纳齐切克，你把这个木头棕鸟送到马杰哈裁缝师傅那儿去，它是今天早上从他家的鸟笼子里飞出来了，你快送回去，马杰哈师傅也会送你一件上衣的。”

老实得要命的纳齐切克拿着这木鸟，脑袋一晃一晃的，立刻跑到马杰哈师傅那里去了。淘气的弗朗达乐得在草地上翻了个跟斗，等着马杰哈师傅用扫帚把纳齐切克从院子里撵出来。这时，纳齐切克敲了敲马杰哈家的门，等马杰哈一开门，它礼貌地问了个好，对他说：

“马杰哈叔叔，听说您家这只棕鸟飞跑了，我逮（给）您送回来了，请您也逮（给）我缝一件泡（漂）亮的上衣，像逮（给）米德（克）什叔叔的那样，好吧？”

如今，孩子们，你们一定以为马杰哈叔叔发火了，用扫帚把纳齐切克赶出了大门吧？没有！孩子们，马杰哈叔叔像所有读过好多书的人一样懂道理，马杰哈叔叔也读过好多书。他接过棕鸟，对纳齐切克说：

“你真乖，纳齐切克！你知道把捡来的东西交给失主。见你这么诚实，我也一定给你缝件上衣，既然你就在这里，那马上给你缝一件，你在这椅子上坐一会儿，很快就好！”

真的，孩子们，没多久的工夫，裁缝师傅使用几块碎花布给纳齐切克缝成了一件漂亮的小花上衣。纳齐切克高兴得一蹦蹦得快挨着天花板了。它立刻穿上那件小花上衣，有礼貌地谢谢了大叔。

“多叫人高兴啊！但愿你永远这么厚道，你记住做老实人最有前途！”善良的裁缝师傅边说边送纳齐切克出门，一直把它送到院子里。弗朗达在外面已经等得不耐烦了，当他发现纳齐切克穿了一件漂亮的新上衣出来时，脸

拉得老长。

这个蓬头小子嫉妒心重，他下定决心要把纳齐切克塞到叶德里克的水塘里，把它的新上衣弄脏。他在它后面磨磨蹭蹭地走着，眼看到了时机，要把纳齐切克按到水塘里了，可是他自己却被抛到水塘里去了。孩子们，想必用不着给你们讲第二遍，是波贝什救了纳齐切克，惩罚了淘气的弗朗达！

这一天，巴西克去看望了波贝什，想和这位老朋友聊聊天。波贝什坐在它的羊圈门口的凳子上，用一把破梳子在梳胡须。它热情地欢迎了来访的巴西克，马上让出块地方来给它坐。

“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来这儿转转了，”巴西克打开了话匣子，“我已经有些过胖了，爬这小山坡挺费劲的。刚不久我们家那只小不点白猫穿了件花上衣走回来，累得直喘气，它一五一十地给我讲了是怎么得到这件上衣的，弗朗达又是怎么想把它扔到水塘里，弄脏它的新衣服的。你知道，当它讲到波贝什叔叔怎么帮它的忙，把弗朗达扔到水里时，我笑得喘不过气来。这真是俗话说说的：给别人挖坑，自己掉了进去。”

巴西克紧挨着波贝什坐在凳子上：

“坐在你这儿欣赏景物倒蛮不错！我那圈门口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可是从这儿也可以一直望到梨庄小广场。瞧，邮递员哈卢布正队小店里出来朝这儿走，越走越近了！兴许是给你送封什么信或钱来的吧？”巴西克笑了。可是，当它们哥儿俩看到邮递员真是冲着它们来的时候，它们都不笑了。波贝什简直没法再专心梳它的胡子了，它激动得爪子直抖，巴西克激动得猪嘴翘得老高。邮递员眼看就要走到它们眼前，他边走边翻看着他那个邮袋，从里面掏出一封信来说：

“这里有一封给一个什么波贝什山羊先生的信，大概是给你的吧，波贝什？咱们村里除你以外，再也没有第二只名叫波贝什的山羊了。”邮递员严肃他说，同时透过眼镜望着波贝什。

“是没有别的山羊叫波贝什，哈卢布叔叔！全村只有我一个波贝什。可是我的老天爷，谁会给我来信呢？”波贝什激动地自言自语说，“肯定不是从什么衙门来的，因为我早已不闯乱子了。我也没欠谁的账，而且，哈卢布叔叔，我也不认字，看不懂啊！”

“喏！”巴西克嘟哝着，“这字几乎没法认，像是猫爪子抓出来的！”

尊敬的先生  
波贝什少爷先生  
马林诺夫斯基老仆头家的山羊  
梨庄 17 号  
姆尼霍维采

“太棒了！”波贝什嚷了起来，“这可能是米克什寄来的！巴西克，你听着，你这个大傻瓜，米克什来信啦！”

巴西克瞪大眼睛望着波贝什，像是没听懂它的话，可是过了一会它突然跳起来、叫起来：“乌拉，乌拉，乌拉！”

波贝什感谢邮递员给它送来了信。它看了一会儿这读不懂的、神秘的来信，激动地搔着它的长胡子，突然跑了起来。它从小山坡上往下朝史维茨家跑去，快得叫小肥猪巴西克怎么也追不上。

## 18 准备隆重欢迎

波贝什收到这封神秘的来信的这一天，老奶奶和贝比克在院子里锯木柴，小白猫纳齐切克在跳越小水沟玩，它为自己跳得这么棒而得意，过不了一会就要喊一次贝比克说：“你瞧啊，贝比特（克），我能跳那么远！”贝比克和老奶奶停止了锯木柴，惊讶地望着从小山坡上跑下来的波贝什和巴西克，直朝这儿飞奔，它们从来没有跑得这么急过。波贝什手里挥着一封信，离得老远就喊道：“奶奶，贝比克，纳齐切克！米克什来信啦！哈卢布叔叔刚不久送给我的！”

老奶奶放下双手，没牙的嘴巴颤抖起来，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贝比克高兴得打了一声口哨，飞跑过去迎接波贝什。“真的吗？波贝什，真的来信啦？你不是在拿我们开心吧？快把真实情况告诉我！我还答应给你翻新羊圈，做个石块门呢！”

“我真的没拿你们开心。瞧，这是邮戳！我要是拿邮递员送的信来开玩笑，贝比克！我要不得好报！”波贝什急了。巴西克忙出来解围说：“不是开玩笑，贝比克！米克什真的来信了！”巴西克的小眼睛瞪得圆圆的，激动得直喘气。贝比克一手夺过波贝什拿着的信，看了看信封上的地址。当他发现米克什的信是寄给波贝什的，便求它让大家看看信里写的什么。

“你快拆开吧，反正我又不识字！”波贝什很爽快。

贝比克毫不迟疑，像一阵旋风似的跑回家去拿剪刀拆信。波贝什和巴西克差点儿没撵上他。还没等它们来得及向奶奶说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贝比克已经拿着拆开的信从屋里跑出来，举得高高的大声嚷道：“乌拉，奶奶，乌拉，这是真的！米克什还活着！它在信上说，很快就会回来，乌拉！”贝比克嚷得连整个村子都能听见。

“它终于还活着，那么我们还能见到它，这个宝贝儿淘气包啊，我简直不敢相信呢！”奶奶激动得双手直抖，高兴得哭了。

“奶奶我给您读读这封信，让您好相信。”贝比克读了起来：

亲爱的波佩十！

我5次问候你如今我写信告诉你我还活着现我在布朗迪斯大广场上的马戏团里当演员我过的很好已经有满满一惯子硬币了。布尔吉巴夫大象和卡恰巴猴子和米十卡狗熊问你们好我很快就回家来我想念你们

再次向你问好

马戏团演员米克什

“您瞧，奶奶，是真的吧？”贝比克乐坏了。他手拿着信围着奶奶单脚跳，波贝什见贝比克这样，也跟在他后面跳，连又肥又圆的巴西克也跟在后面笨乎乎地跳着。他们还合着拍节边跳边嚷嚷：“特拉拉拉，特拉拉拉！”奶奶被围在中间双手合十，小白猫纳齐切克张着嘴巴傻乎乎地望着他们。

第二天，全村的人都知道米克什要回来了。谁走过史维茨家门口，都要走进院子里或干脆走进屋里来打听一下米克什是不是真的来了信。当奶奶高兴地把信拿给邻居们看时，他们也都高兴他说：“哟，我的上帝，这可真是米克什写回来的信啊！这个小机灵鬼终于要回来了，我们打心眼里高兴！你知道，它可真把我们想坏了；再说，全村到哪儿去找这么一只乖巧的猫啊！又会说话又会写字，简直跟个博士差不离了，就连翁特肖夫城也找不到这样

一只猫呢，那还是座城市呢！”

第二天，在巴西克的圈窝里立刻召开了一次关于如何隆重欢迎米克什的宴会。巴西克建议，在肖布罗和弗朗达克两家之间的那个小路口上搭一扇彩门，因为米克什就是从这条路出走的。他们还打算把村里的乐队叫来，热热闹闹欢迎一番。

“可是我们根本就不知米克什究竟什么时候回来呀！”贝比克反对巴西克的意见说。

“那么，咱们至少每天中午在那儿等着它？”巴西克挥了一下蹄子说，“因为米克什是中午出走的，那他也会在中午回来。你们等着瞧吧，总有一回会迎到他。”

“这不行，巴西克！”波贝什嘟哝着，“要是请乐队每天中午去等它，这么等上两个礼拜，至少得付十个克朗。不过彩门还是可以扎的。”

“咱们别忘了，”巴西克接着说，“让纳齐切克学会朗诵一首什么短诗来欢迎米克什，这是不可少的。也让纳齐切克学会怎样尊敬它的米克什叔叔。”

“我已丁（经）学会一首好吃（诗）了！”纳齐切克说。

“那你朗诵一下看！”贝比克催了一声，纳齐切克真的念开

“我们的脚（小）不点儿脚脚（小小）猫……”

“这算什么诗啊？”巴西克立即打断了它，“我们得找一首类似‘你失踪了，有人如何如何如何把你找回来了’的诗。”

波贝什一本正经地说：“也许这一首合适。

猫儿钻洞狗爬窗，  
不下雨就湿不了，别着慌！”

“这也没劲！”巴西克有点儿不耐烦了，“难道我们还得把一条什么野狗也扯进诗里来，这得是一首关于英雄好猫的诗，而不是这么一首小破玩意儿。我的羊脑袋瓜想到了这么一首：

“妈妈，爸爸，屋里老鼠在乱窜！  
快把猫儿放进来，  
抓住老鼠当晚餐！”

“行啊你！巴西克！”贝比克和波贝什叫了起来，“这首诗好，合适，那么纳齐切克，你好好记住！让巴西克教会你。等米克什叔叔一回来，你就把小爪子伸给它，再把小脸蛋儿凑过去，让它亲亲你，然后你就朗诵这首诗。”

“我该伸哪一只爪子呢？”纳齐切克说，“我弄不清。”

“真伤脑筋，”巴西克烦了，“你们瞧吧，这个笨蛋准会把什么都弄得一团糟，说不定又会把米克什气跑呢！”

“不会弄糟的！”贝比克为纳齐切克申辩说，“我们可以立刻排练一下嘛。你，波贝什，走到那棵梨树底下去，假装是打老远回家来的。等你一到，纳齐切克便把小爪子伸给你。”

波贝什真的走到一棵梨树下面，它在那儿找了一根木棍当手仗，用前爪握着它大摇大摆地走过来。

“纳齐切克，现在你快去欢迎它，握着波贝什叔叔的一只前蹄，亲亲它，好好说一声‘欢迎你，米克什叔叔！’”

纳齐切克表演得很逼真。

“棒极了！”贝比克和巴西克都欢呼起来，“一切都会很顺利的，现在只等米克什归来了。”

## 19 米克什到了家

大约在收到米克什来信后的一个星期，有一天早上，巴西克把贝比克叫到它的圈里，瞪大眼睛对他说：

“我昨夜梦见米克什来到我的圈里，对我说：‘明天我真的回家！你们等着我吧！中午给我烧点儿土豆粥喝！’它穿得很讲究，有一只猴子像是它的仆从，提着一口大箱子跟在它后面。后来，它们俩一起钻进箱子里了。箱子一盖，只听得里面有个声音像青蛙呱呱叫，突然从肖布罗和弗朗达克两家中间那条小路消失了。”

“这是个兆头，巴西克！”贝比克吁了一口气，“这是米克什在预告我们归来的日子。现在咱们得赶紧在明天中午以前把彩门扎出来，我马上去叫波贝什。”

等贝比克翻过小山坡跑向牧人小屋去时，巴西克抓起扫帚，开始打扫它的圈窝。把它扫得干干净净的，还铺上了些新干草，又在四个角落里塞上些松树枝，这是它从院子里抱进来的。它边干边喃喃说：“我得把这个小圈弄得干干净净，米克什准会来我这儿探望，要是让它在这儿弄脏了衣服，叫我的脸往哪儿放啊！既然它当了马戏团演员，一定穿得很漂亮，住的也准是金房子。”

这时贝比克和波贝什都跑来了。他们一块儿扎起彩门来。贝比克从树枝堆里找了两根粗一点的棍子当门柱。上面弯着扎在一起像个门拱；然后绕着拱门柱削去一溜皮，立即出现绿白相间的彩条了。拱门上扎了些小松枝、花朵和彩色纸，等到傍晚时分，五彩缤纷的彩门就扎好了。第二天一早它门抬着它，小心翼翼地穿过村子，来到肖布罗和弗朗达克两家之间的那个路口上，贝比克将一根彩门柱捆在肖布罗家的篱笆上，另一根则捆在弗朗达克家的篱笆上面；又将一根用树枝与彩花装饰的细绳缠在沿途的一根根篱笆桩子上。他们三个都为这个漂亮的彩门而高兴得台不拢嘴。“米克什准没想到我们会这样热烈地欢迎它。”巴西克兴高采烈地说，一个劲儿地从彩门底下钻过来钻过去的。贝比克爬到一个小木桩上练习着吹口琴，好在适当的时候派上用场。波贝什见到这一切很激动，老是伸着它的长胡子下巴往远处瞧，看看它们亲爱的米克什来了没有。

差下多快到中午了。巴西克突然前爪一拍脑袋说：“我真糊涂！米克什昨夜不是托梦告诉我说想喝土豆粥吗？走，贝比克，快回去告诉奶奶马上给它熬上粥。”贝比克立刻把彩门抛在脑后，撒腿跑回家找奶奶去了。他的两位朋友在后面望着他消失在肖布尔家的房子后面。然后，它们又走上高高的田埂，去看看米克什来了没有。它们等啊等啊，奇怪的是，怎么连贝比克也不见转身回来。

突然听到村子里有人在喊它们。回头一看，原来是贝比克站在肖布尔家房子后面，用手合成筒形对着嘴巴，扯着嗓子在喊道：“巴西克，彼贝什，你们快回家！米克什已经到家了！它正待在家里呢！”哥儿俩一听愣住了，相互莫名其妙地望了一会儿，随后，又不约而同地把彩门柱拔出来，扛着它往家跑。巴西克体胖腿又短，跑起来很费劲。它上气不接下气地使劲跟上波贝什。

“我的老天爷！”波贝什嘟嘟囔囔说，“全乱套了！米克什早已经到了家，我们却在这儿傻呵呵地等着迎接它。”巴西克两次跌倒在地，但它总也

没撒开蹄子扔下彩门，爬起身来继续往前跑，恨不得马上回到家里，迎接它们久久盼望的老朋友。

突然，弗朗达神不知鬼不觉地窜了出来，正好跑在他们的彩门下面，不管波贝什和巴西克跑得多么快，也摆脱不了这个蓬头乱发的弗朗达，他不前不后正好跑在彩门底下，仿佛这个彩门是专为欢迎这个脏小子而扎的。巴西克气得直呼哧，波贝什气得像个魔鬼似的瞪着眼睛，可是这也没能把弗朗达撵走。

当他们跑到小溪和水 之间的一条小路上，波贝什想出了一个摆脱弗朗达的好主意。它不动声色地给巴西克打了个暗号，当它注意到巴西克已经明白它的意思，突然停下脚步，连绳带棍往地下一挡，弗朗达没思想准备，绊了一大跤，一个跟斗就栽到小溪里去了。等弗朗达好不容易从小溪爬上来，波贝什和巴西克早已抬着彩门直朝吏维茨的院子跑去。

那里正站着那位大家因为想念不知哭过多少回的、殷切盼望而又终于回来了的朋友米克什！第一眼就能看出：米克什在马戏团是一个了不起的角色，它穿着一双带马刺的新靴子，绣了花的红裤子，还有一副真正的眼镜和一顶红帽子。老奶奶对它总也看不够，一个劲地抚摸着它的脑袋说：“这一下咱们又得到它了！这个心肝宝贝！”这位可怜的老奶奶高兴得直哭呢！贝比克也一个劲地抚摸着它，摇摇它的爪下，也非常赞赏它这一身打扮。他拍掉它裤子上的尘土，给它把帽子戴正，突然忍不住高兴得单脚跳着围着它转圈圈。

米克什很受感动，用它的小手绢擦拭着眼泪，还用小爪子抚摸着老奶奶青筋累累的手，一次又一次地热烈地亲她，还非常懂事地对她说：“到处都好，家里最好，亲爱的奶奶！”

这时，巴西克和波贝什赶来了。等它们跑到米克什跟前，连忙拄着彩门分别站在它的左右两旁。贝比克立即停止了单脚蹦跳，从口袋里掏出口琴，吹奏了动人的歌曲《在我流浪时，音乐伴随着我》。

吹奏完毕。巴西克和波贝什将彩门竖在墙根，出现了这哥儿俩与密友米克什的动人的相会场面，它们轮流抚摸和拥抱着黑猫米克什。波贝什还边拥抱边念叨着：“总算又回到家了，我亲爱的朋友！”巴西克激动得只会伤心落泪。老奶奶一见这情景，更加激动得全身颤抖，连忙在门廊上的一条凳子上坐下。米克什终于镇静了一下，感谢大家动人的欢迎，它说：“现在咱们都进屋去吧！别在这儿让人家看着我们又哭又笑的了。瞧，那儿有多少人在看着我们呀！走了这么长一段路，我也正好想歇一歇了。”

米克什转身对站在堆满大包小包的独轮车旁的搬运工说：“喂，请您把车上的东西送进屋里来吧！”

这时，大家才注意到米克什带来些什么，也乐意帮它搬到屋里。大包小包的可真不少！老奶奶惊讶得直合手摇头，米克什却像一位老先生似的站在一边捻胡须。东西搬完之后，米克什从兜里掏出一个大钱包，付了搬运费。给的钱肯定不少，因为车夫不只深深一鞠躬表示感谢，还大声说：“衷心地多谢您，老爷！”车夫推着独轮车走了之后，大家又都回到小屋里去了。

## 20 米克什给大家分赠礼物

米克什回到屋里，心情仍很激动。它用小爪子擦了擦眼睛，声音颤抖地说：“又回到家了，我真高兴！到处都好，家里最好！”大家都同意地点了点头，夕奶奶忙用围裙擦了擦倚予，好让长途跋涉的米克什休息。可是米克什却走到它带来的那一堆东西跟前说：“我想，奶奶，还是把礼物分送掉，把别的乱七八糟捡一捡，免得到处摊着碍事。”

“你既然想这样，那就开包吧！”老奶奶同意说，其他人都站在米克什周围，好帮它一把。贝比克用小刀割断了一盒子上的细绳，正当米克什要打汗这个盒子的时候，房门开了，小不点小白猫纳齐切克出现在大家面前，刚把门关好，便喘着气念它准备好的诗了：

“妈妈，爸爸，屋里老鼠在乱窜！”

“什么？老鼠在哪儿？”米克什立即警觉地嚷了一声，放下盒子便往门口跑。“我不在家的这段时间，老鼠一定闹翻了天！”

“等一等，米克什，你哪儿也别去！”波贝什在它背后喊道，它大步跳到米克什身边，抓住它的衣襟，将它拽了回来：

“我早就知道，这个小东西会把什么都弄砸锅的！”巴西克嚷了起来，它气得差点要哭出来。“我早就说过了，可你们谁也不相信，如今你们瞧！我恨不得把脑袋藏在猪圈里不再露面了。”

“可是巴西克，用不着发火，什么都可以改正嘛！”波贝什安慰它说，米克什莫名其妙地张大着嘴望着它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这时，纳齐切克走上前，亲了亲米克什的爪子，然后说：“亲爱的米特（克）什叔叔，欢迎你！快把猫儿放进来，抓住老鼠当晚餐！”

“我的天哪，真是笨到家了！这鬼东西，真是要命！要不我把它揍扁！”巴西克尖声嚷着，“要不我连五分钟也待不下去了！你们瞧着吧，我把食盘子一包，也跟米克什一样离家出走算了，眼不见心不烦！”

米克什忙上去劝它说：“巴西克，别这样，为了我你也不能走啊！我刚远道回来，你又要走？你知道我多么想你啊！”

巴西克有点不好意思了，连忙解释说：“你放心，我的朋友，我哪儿也不会去的！我只是生这个小东西的气，教了它好久，要它怎么怎么欢迎你，结果它弄成这样！”

“弄得不错嘛！”米克什夸奖小白猫说，“咱们瞧，它才这么一点点大就会说话了！你叫什么名字啊？”

“纳齐切特（克）！”

“纳齐切克？那好，纳齐切克，你欢迎了我，我也得送你点什么！”巴西克还没消完气，米克什已从大钱包里掏出一个克朗放到纳齐切克的小爪子里。

“拿着吧！随便去买点什么！”

“多谢叔叔！”纳齐切克有礼貌地道了谢，忙把一个克朗放进裤兜里，免得米克什万一改变主意。

米克什又摸了摸纳齐切克的脑袋，然后回到那堆礼品跟前。贝比克帮着解绳，其它两位帮着米克什开包。亲爱的孩子们，可尽是些好吃的东西啊：有几个盒子里的东西是给奶奶在厨房里用的：糖啦，咖啡啦，大米啦，干菊花啦，其他调味品啦，还有别的许多东西。在另外一个盒子里装的是巧克

力，红枣，核桃，桔子和卷纸糖。一包一包包着的是衣料，毛围巾，袜子，围巾和其他百货用品。

然后又打开了一个包，这是专为每个家庭成员买的礼物，给贝比克买了一把口琴，画画用的纸和颜色，一顶插着漂亮羽毛的帽子；给老奶奶买了好几副眼镜，一副平时戴的，一副星期天戴的；给波贝什买了一块大镜子和一把梳子，好让它到哪儿去拜访人家时能够把胡子梳得整整齐齐的；但是给巴西克的礼物给它带来了最大的欢乐，当米克什把一个装着挂钟的大盒子交给巴西克时，巴西克高兴得流泪了。这座钟有个漂亮的钟摆，还有一只每到整点就能咕咕叫的小鸟。巴西克谢谢了米克什，还表示一辈子都要爱惜这座钟，还说要把它挂在猪圈门外，免得里面太窄，不小心碰坏了它。

米克什也没把老仆头大叔忘了。给他带回来一个彩色的新烟斗，还有好几包烟丝。老奶奶见了这一大堆礼物一个劲地说：

“这么多东西，这么多东西！你从哪儿弄到钱来买这么多东西啊，我的好宝贝？”

“别害怕，奶奶，这是我老老实实挣来的钱！您瞧，奶奶，我还给您带来什么了？我出走就是因为打碎了您的旧壶，想给您买来个新壶！”亲爱的米克什又打开一个包，交给奶奶一个崭新的漂亮的壶！可是老奶奶没法拿，因为她激动得双手直颤，米克什不得不把壶放在椅子上。

“你这个宝贝，你出走是为了去给我买一把新壶？”

“不只是为这个，奶奶，”米克什忙解释说，“我也是为了出去见见世面，因为老在炕上睡懒觉的人，什么出息也不会有。”

这时，大门又开了，跑进来一群孩子。大家都同米克什握了手，欢迎它，问它在外边过得怎么样，到过一些什么地方。米克什为大家的热情而感动，当它看到有些孩子直盯着那些礼物时，它立刻打开糖果盒请孩子们吃糖，连淘气的弗朗达也得了一份，尽管波贝什和巴西克嘟哝着说，冲他干的这些淘气勾当，真不该给他糖吃，而应该让他在水塘里浸个够。可是好心的米克什挥了一下爪子，仿佛说：“让咱们都友好相处吧！”

当孩子们拿着糖果纷纷跑回家去的时候，米克什他们继续忙着整理东西。他们只顾忙活，而没发现有个白胡子小老头进到屋里来了。直到老人用细嗓门轻声求他们行行好，给他点什么礼物留个纪念时，他们才放下手中的活，奇怪地望着这个小个子老头。米克什连忙到口袋里摸出一个小纸包出来，交给了老爷爷：

“给您，老大爷！”它和气他说，“这是送给老大爷抽的最好的烟丝。”

“我不要烟丝！”老爷爷轻声说，“我要糖果！”

“您怎么想起要糖果呢，老大爷，”米克什感到奇怪，“可是您的牙齿不行了呀！”

“怎么不行？”老爷爷嚷道，“你们瞧！”他张开嘴，露出两排整齐的牙齿来给大家看。他的牙齿像一颗颗珍珠似的闪闪发光，大家都为这位老爷爷留有这么好的一口牙齿而感到惊讶。好奇的波贝什到老爷爷跟前，想把他的牙齿看个究竟。它一扶老爷爷那长满白胡子的下巴，哎哟，胡子掉了下来，在我们这些惊讶的朋友面前站着的，竟是弗朗达！

“该死的！”波贝什嚷开了，“原来是你化了装，好到我们这儿来再要一次糖吃！是不是这样，你这骗子？！”波贝什摆出一副要甲角来顶他的架式，弗朗达动作快，一溜烟就跑掉了。

波贝什想去追他，可是米克什说：“得了得了！波贝什！别让这乱毛小子影响了我们今天的好情绪！”

波贝什听了它的劝告，不过嘴里还在嘟哝着：“我才不愿意给这种淘气包送礼呢！”

## 21 手摇风琴“小摇把”的故事

等米克什和老奶奶把礼物都收拾好之后，大家都在椅子上坐下来，稍微休息一下。可是米克什很少有空，一直到晚上都总有孩子们来欢迎这只可爱的黑猫，告诉它，他们是多么地想念它。就连偶尔从史维茨家门前经过的左邻右舍，也都像对待一位什么大叔一样地来和它握个手。

一直到天黑，米克什才躺到它心爱的炕上去休息，其他人都到外屋去了，让米克什完完全全自个儿躺一躺，因为它一路上实在太累了。老奶奶连晚饭都没叫它起来吃，在屋子走路踮着脚，生怕把它吵醒。好笑的是，米克什还说了这么几句梦话：“这趟车真的是开到塔波尔去的吗，售票员先生？可别把我拖到别的什么鬼地方去了啊！”

贝比克去睡觉时，轻轻地爬到炕上，小心翼翼地躺在米克什身旁，碰都没敢碰一下，可是当他以为他这一切都干得很灵巧时，米克什却翻过身来对着他的耳朵悄悄地说：“贝比克，我求求你，给我讲个故事吧！”

“瞧你！”贝比克哈哈大笑了，“我像个小偷一样地轻而又轻地爬上炕，你呢，见了个鬼，没睡着！还有瘾听故事！”

“喏，贝比克，讲吧！你简直不知道，我是多么地盼望又和你一起睡到炕上啊！你还跟以前我们睡在一起那样，给我讲个好听极了的故事，好不好？”米克什打着耳语。

“当然罗，米克什，我一定给你讲个故事，我一接到你快回来的信，就已经为你准备了一个好听的故事。”

“那你快讲呀！”米克什都有些等不及了。

“那我不正开始讲吗？米克什，你还记得那个演奏手摇风琴的巴已切克吗？记得，是吗？你怎么可能记不得呢！他接连好几年到我们这儿来过，就睡在咱们的谷仓里，每天早上总要给奶奶奏一首什么欢快的曲子，然后才背着手摇风琴去串别家。

“巴巴切克大叔非常爱他的手摇风琴，给它取了个名字叫‘小摇把’，还说他这架子摇风琴会说话，可我从来没听见它说过话。我还以为它大概跟那个成天愁眉苦脸的哑巴纳莱达大叔一样呢。可是它不聋，米克什！有一天傍晚，巴巴切克大叔又带着它回到我们家的谷仓里，他对奶奶说，还得上村长家打一转。巴巴切克大叔去那儿之前，走到手摇风琴前，我看见，还清清楚楚地听见他对着手摇风琴说：‘我得到村长家一趟，小摇把！要是有人来你这儿捣蛋，那等我回来就告诉我，我给他奏一支让他跳得停不住脚的曲子！’

“我可不敢到小摇把那儿去惹个什么麻烦，可是刚等巴巴切克大叔转身去村长家，那两个出了名的淘气鬼弗朗达和瓦谢克便偷偷地摸到我家的谷仓外面。他们在那儿商量说，要爬进谷仓里去，把手摇风琴从小车上搬下来，然后把小车从谷仓里推走，一直推到小山坡那儿去，在巴巴切克叔叔从村长那儿回来之前，他们可以推个够。

“可是这些话都被我听得一清二楚，我马上跑到谷仓里对手摇风琴说，有什么坏事在等着它。为了让那两个淘气小子听见，我故意扯着嗓门喊：‘叔叔，弗朗达和瓦谢克想把您从小车上搬下来，然后推着车子到小山坡那边去

玩，您可要小心啊！’

“我然后走出谷仓，给这两个乱毛小子来了点小动作。那还用说，他们很生气。他们嘟哝了一番，又嘀嘀咕咕商量了一阵，然后，你说怎么着？瓦谢克这小子也走到谷仓里去冲着小摇把喊道：‘叔叔，没那么回事！史维茨家那小子说起慌来没个边！’可是他的话刚一落音，手摇风琴的摇把一弹，正好弹在他的耳朵上，疼得他像兔子一样飞快地跑回家去了。”

孩子们，这一下把米克什逗得像蚯蚓一样笑得直在被窝里打滚。爪子一踢一踢的，对贝比克说：“贝比克，这个关于巴巴切克叔叔的手摇风琴的故事真好听，我好久没这么开心地笑过了。”

“你等着吧，米克什，这故事还没讲完呢！这还刚刚开个头呢！”贝比克打断米克什的话，接着往下讲，“大约在一个月以前，巴巴切克在我们的谷仓里病倒了。早上，奶奶见他既不起床，也不演奏，感到非常奇怪，便到谷仓那边去看他。巴巴切克仍然躺在干草上，告诉奶奶说他全身难受。好心的奶奶连忙给他煮了些草药汤，安慰他说上午就会好起来的。可是巴巴切克大叔直到傍晚也没好，奶奶白费劲地又给他煮了些更好的草药汤，可是巴巴切克一整夜，第二天，甚至到第三天早上都病着。我在院子里都能听见他哼哼，真可怜！他主要不是为了自己的病痛难过，而是为他躺在谷仓里没法出去挣钱而着急，因为家里有一大堆孩子在等着他回家呀！可是米克什，突然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可爱的旧手摇风琴，在巴巴切克大叔生病的这几天，一动也没动，只等他病情稍微轻一点，刚一入睡，它便自个儿悄悄地打开谷仓门，溜了出去。它来到院子里，在那儿停了一会儿，好像在考虑：去哪儿好，然后小心地过了独木桥，一直来到小广场。

它幸运地走到村里最大的一家庄园，巴尔扎什家，在他家门口歇了一小会儿，然后便自动演奏起来。等它奏完第一支歌。女主人巴尔托什太太走了出来，提着一个装了点面粉的小口袋，可是不见手摇风琴手巴巴切克大叔，她感到吃惊，四下里张望了一番。

“‘大叔哪去了？’她朝小摇把问道。

“‘哟，大婶，巴巴切克大叔躺在史维茨家的谷仓里，他正病着呢，我真担心他的病会加重。他一个人在躺着，可是家里的巴巴切克大婶和孩子们都指望着他挣钱回去买粮食呢，’小摇把回答得很机灵。

“‘这可怜的原来病啦！’大婶满怀同情他说，‘那就你自个儿出来，自个儿演奏？’

“‘大婶，又有什么法子呢？他来不了呀！我试试着自个儿出来，还行！’小摇把回答说，接着开始演奏第二支曲子。

“‘瞧你多能干，自个儿演奏得多好啊！’大婶直夸小摇把。等小摇把演奏完毕，大婶又从口袋里掏出几个硬币给了它。小摇把谢过大婶，便又心满意足地到另一户人家去了。它感到高兴的是，孩子们正在上学，不会跟在它后面追跑。

“至于它怎么顺利，得了些什么，我就不给你讲了，米克什！总而言之，得了不少东西。所有人家都为小摇把能自个儿走家串户而感到吃惊。它这完全是为了照顾躺在史维茨家谷仓里一病不起的巴巴切克大叔啊！大家都夸奖这小摇把，给它双倍的施舍，等到中午时分，小摇把左右两边的大口袋都装满了面粉、碎米粒、还有其他食粮，手摇风琴摇手旁边的小口袋里还装满了钱。它高兴飞快朝着咱们家的院子跑回来。

“可是世界上也有一些恶人，他们连穷人用血汗挣来的几个钱也想偷。也有这么一个坏蛋在小摇把回家的路上拦住了它，并把手伸到它装满了硬币的口袋里去。可是亲爱的小摇把也不是好惹的，它的摇手狠狠地弹了这小偷一下，疼得他唤娘叫爹的。还没等这小偷转过向来，小摇把已经进了咱家的院子。

“它慢慢地打开了谷仓门，当它发现巴巴切克大叔还在睡觉，连忙溜到自己的位子上。它打量了一会儿大叔，听到他的呼吸已经平稳了些，满意地嘟哝着。‘他已经好了，现在让他睡个够，然后我们便可以欢欢喜喜地回家去了。’小摇把还高兴得轻轻地打了一声口哨。

“突然，它冒出了一个什么有趣的念头：它悄悄地走到巴巴切克大叔跟前，摇手将小口袋里的硬币拨出来又塞到巴巴切克的上衣口袋里。然后又回到原位。它满意地微笑了，它盼着见到巴巴切克那股惊喜劲儿。

“可是大叔还睡了好大一会儿，直到下午才醒过来。他睁开眼睛，看了一会儿小摇把，然后开始在口袋里寻找什么，终于摸到小摇把塞满了硬币的那个口袋里。他的手在口袋里翻腾了一通，弄得硬币叮当直响，他满意地微笑了。小摇把奇怪他为什么没说话，可是大叔慢慢地从口袋里抽出手来。闭上眼睛，又鼾声大作了。他睡呀，睡呀，直到傍晚才彻底醒来。他在干草上坐起来，使劲揉了揉眼睛，悲伤地望着手摇风琴。‘亲爱的兄弟，这一下可好啦！’大叔嘟哝着，‘我们没去挣钱，而懒在这堆干草上好几天。我知道，孩子他妈和我的孩子们早已盼我回家，捎点什么给他们。唉！我倒是做了个美梦，说是有满满一口袋硬币，叮当叮当直响。’

“‘哪个口袋里，大叔？’小摇把狡黠地问道。

“‘右边这个口袋。可是，我的老天爷！真的有一满口袋呀！’巴巴切克叔叔嚷了起来，他使劲摇了摇脑袋，以为自己没有睡醒。

“‘可是，大叔，别把脑袋摇坏了！’小摇把喊住他说，‘您不是在睡觉！您口袋里真的有这些钱！’

“‘这钱怎么来的？谁放进去的？’

“‘我给您放进去的呀，大叔！’

“‘你从哪儿弄到的？’

“‘我老老实实挣来的，我整个上午都在村子里演奏，是那些好心的大叔大婶给我的。您瞧，我还得了好多可吃的东西呢！’

“大叔勉强起了床，慢腾腾地走到小摇把跟前，瞪大眼睛望着它说：‘你自个儿挣了这么多钱？就一个上午？这是真的，小摇把，别不是我没睡醒，这一切都是我在做梦吧？’

“现在呀，亲爱的米克什，小摇把乐得简直不知怎么好了，它不会用单轱辘跳，像我一高兴起来便单脚跳那样，它便坐着小车绕着巴巴切克叔叔转，突然奏起了一支欢快的曲子，把整个谷仓都震响了。巴巴切克站在那儿像做梦一样地发起楞来。当小摇把已经乐了个够时，便在巴巴切克叔叔面前停下来，说：‘大叔，现在赶快回家吧，我到家里再把一切都告诉您，我去过村里哪些地方，都得到了些什么。’

“‘那好吧，可是我们怎么回家呀，我的身体还虚弱得勉强能站起来。’

“‘你能平平安安，舒舒服服地回家的，大叔！您用不着操心。您可坐到我身上，就像坐上小轿车一样回到家里，咱们出去吧，跟老奶奶告个别就赶快往家走！’勇敢的小摇把严肃地说。

“‘哈，小摇把，我可不知道这能不能行得通，不过咱们倒是可以试一试。那就走吧，我给老奶奶去道个谢，然后咱们就抓紧时间回家去。我可真想回家了。’巴巴切克高兴起来。”

“他走路还很困难，但总算到了老奶奶房里，向老奶奶道了谢。当他把小摇把自个儿挣了一上午钱的事告诉老奶奶时，老奶奶连忙来到院子里，摸了摸小摇把，夸奖它说：‘喏，你可真是好样的！小摇把！这样的手摇风琴可真不多，像你这样能干的可真不好找呀！’”

“随后，老奶奶和巴巴切克大叔道别，又帮他坐到手摇风琴上面，没忘了叮嘱小摇把几句，让它好好照顾巴巴切克大叔回家，路上小心点。一直望着他们的背影离去。小摇把开始的确走得很稳当，可后来越走越快了，恨不得马上到家。大叔得使劲扶着它，免得摔跤，一边还喊着：‘慢点慢点，别把我丢了！’可是性急的小摇把像疯子一样地飞跑了起来。在公路上，每当它追上一个什么人，便呜呜鸣叫几声，神气得像汽车一样。它载着巴巴切克大叔飞跑向前，身后扬起一片尘土。”

“这时，家里的巴巴切克大婶正担心大叔在什么地方出了事。孩子们饿得直哭，每隔一会儿便跑到门外去张望一番，看看他们的爸爸是不是带着手摇风琴回来了。他们白白等了两天，直到第三天，气喘喘的小东尼切克才跑到屋里嚷嚷道：‘妈妈，爸爸回来啦！’”

“巴巴切克全家都跑到屋外来欢迎爸爸。小摇把正下了公路直朝院子这儿奔来，孩子们看见他们的爸爸坐着手摇风琴回家，一个个高兴得直跳。他们帮着爸爸下了琴，前呼后拥地把他送进屋里，巴巴切克大婶从手摇风琴的口袋里掏出那些好吃的，给他们做了一顿丰盛的晚餐。”

“这天晚上巴巴切克家充满欢乐。巴巴切克详细向他们讲述了一切；他是怎么生病的，小摇把又如何如何自个儿上村子里去演奏，孩子们如何如何围着它跳舞，小摇把奏了些什么快乐的曲子等等。”

“喏，亲爱的米克什，我的故事到此结束。”

## 22 米克什讲述它离家出走后的经历

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给大家讲述在外面的所见所闻的那些时刻，可真是再美妙不过了。每天晚上，熟朋友们都坐到史维茨家的门廊上听米克什讲见闻。常来听它讲述的有奶奶，贝比克，巴西克，波贝什，还有和米克什要好的左邻右舍，男孩子和小姑娘们。纳齐切克也不时在他们中间跑跑跳跳的，有时也坐下来听上一会儿。孩子们，他们也来听听米克什讲些什么吧！

米克什离家出走之后，一直走到砖厂那边的大森林边。它停下来·歇了一会儿，久久地望着它的故乡梨庄，然后挥了挥小爪子以示告别，直朝森林里走去。它穿过长满树林的山峰，绕过特舍布拉迪村庄，又勇敢地走进了第二座森林，这座黑黝黝的森林一直延伸到米什林农场那儿的另一座山峰。

等它从碾磨村旁的森林里走出来的时候，已经又累又饿。这时候它想起来，由于出走匆忙，忘了带点干粮。

“喏，我这个马大哈，这一下可好啦！”米克什自言自语嘟哝着，“我已饿得像条狼似的了。”

它坐到林子边的青苔地上，四下里张望了一下。这可怜的不知怎么办好。当它突然发现离它不远的地方有个牧鹅姑娘坐在口埂上看书时，高兴得不得了。

“好极了！”它自言自语说，“我过去和她聊聊天，兴许她能告诉我在附近村子里的哪一家找到点活儿干。”它立刻起身，走过田野，直朝牧鹅姑娘奔去。

它一路上有意咳嗽了几声，好让姑娘注意到它。等它来到她跟前，恭恭敬敬地向她问了个好。

这时，小姑娘才抬起头来。当她看到这么一只怪猫，她惊讶地张着嘴，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午安！”米克什又道了一次安。它摘下帽子，微微鞠了一躬。“我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就住在大森林那边。”

“我是那个碾磨村的玛仁卡。”小姑娘说。她又盯着米克什看了一会儿，然后皱着眉头，严肃地对它说：“你怎么这样走路？你怎么像人一样说话，而不像猫那样叫？”

“喏，我既然学会了说人话，所以就跟你这么说话。”米克什镇定地回答说，“我要是对你喵喵呜呜叫，那又有什么用？你听不懂啊！”

“你可是一只老滑头猫啊！猫是不该说人话的，走你的吧！”小姑娘开始对它厉害起来，“你别跟我来这一套！我们上自然课的时候已经学到过猫的特征了，猫是不会说话的。这点我知道得很清楚，我的自然课总是得‘优’，你知道吗？”

“亲爱的姑娘，这我早就知道。”米克什若无其事他说，还挥了一下爪子，“我早就上过学了。”

如今玛仁卡又瞪大眼睛惊奇地看着米克什，然后问道：“你上哪去？”

“流浪去。”米克什回答说。

“流浪去？”小姑娘感到惊讶了，“你已经学完了？你学会什么专门本事了？”

“什么专门本事也没有。”

“那你干吗要出走呢？”

“因为我把奶奶的壶打碎了。”

“你可真是只狡猾的猫！”小姑娘有点火了，“瞧你干的好事！打碎了壶便离家出走！这样做好吗？如今你们家既没有壶也没有猫了。这一切还可改正嘛！我说，亲爱的米克什，你快转身，往家走！虽然因为打碎了壶你会挨上几扫把，可这你能挺得住，也用不着到世上去流浪了。”

“只有没出息的女孩子才这样干！”米克什回答她说，“可是堂堂的男子汉该去闯世界，挣钱买把新壶回来！”

“你想去挣钱买把新壶？你会干什么呢？”

“我会抓回飞走的金丝雀，”米克什夸上了口了，“我曾经帮我们那儿的马杰哈大叔抓回来过一只金丝雀，他还送了我一件上衣呢，就搁在我这个小包袱里。”

“哈哈哈哈哈……”小姑娘哈哈笑了，“你这一手在这里恐怕连两分钱都挣不来，米克什！这里谁也没养金丝雀，你还得继续去闯世界！”

“难道这里还不叫世界？”米克什不明白地问道。

“哪里！这里还不算世界，你还得走上好几个小时，走到布拉格的那一边才算闯世界。可你如今离梨庄才不过一小时路程啊！过不了多久你们梨庄的人就会知道你在这里，说不定到傍晚的时候姆尼霍维采的宪兵就会到这里来搜查。”

这可把米克什吓了一跳。我的老天爷，要这样可就倒了大霉啦！米克什心里似乎已经能看到，四名宪兵怎样腰间挎着马刀，枪杆在阳光下闪闪发光，中间押着它——被捆绑起来的米克什。

米克什不敢再往下想了。

它匆忙和牧鹅姑娘告别，恨不得尽快离家越远越好，可是严厉的小姑娘心地却很善良。她从包袱里掏出一个甜面包，掰了一半给米克什。

“给你！”她说，“去闯你的世界吧！祝福你，快走吧！我到傍晚还得背会课本中的一篇课文《国王约翰，骑士的王冠》呢！”

## 23 米克什巧遇好心的牧童和背着筐子的老奶奶

可怜的米克什继续流浪闯世界。它绕过碾磨村，走过大片田地，跳过水洼和壕沟，因为它怕碰上宪兵，总也不敢走大路。可是，高高的田埂，翻耕了的田地和土豆地弄得它精疲力尽，它还觉得有些寒冷，便在一丛野玫瑰旁停下来歇歇脚，也为了能把包袱里的上衣掏出来；然后将它披在肩上，继续走去。这可怜的，连它自己也不知道是往哪儿走呢！它感到十分悲伤。当它爬上一条更高的田埂，突然发现前面有一大群母牛，牧童们就在旁边生了一堆篝火。可是只有一个牧童坐在篝火旁，用一根粗木棍在拨弄火堆中的土豆，其他的都跑到林子里拾柴火去了。

米克什又吓了一大跳，正想从这田埂上溜走，可是牧童已经发现了它，正睁大眼睛在打量它，然后站起身来，走到米克什跟前。他一定以为自己在做梦，因为他一直在用手使劲擦脸，好让自己醒来。这个小孩脏得要命。米克什站着不动，等着看他说什么。小牧童一直走到它身边，怀着极大的惊奇打量着这个小怪物。后来终于鼓足勇气问米克什道：“你是谁家的？”“我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米克什回答说。亲爱的孩子们，如今这小男孩的眼睛瞪得更大了。他因为惊奇得不知所措，只不过是这样问问而已，可万万没有想到它还会回答。他又瞅了一会儿米克什，然后转过身来，撒腿就往林子那边跑，还边跑边喊着，“男孩们，快来啊，快来看呀，快，要不它该跑啦！”

然后又回到米克什身边，问它要到哪里去。

“闯世界去！”米克什回答说，“我就是那达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由贝比克养着我。我把奶奶的牛奶壶打碎了。”

“现在你不敢回家了，是吧？”小牧童问道，还笑了一声，因为他很自然地联想起自己常常因为犯了个什么错误而不敢回家的狼狈味道。他也常常因为回不了家而在外面挨冻受饿呢！所以他问米克什：“你不饿吗？不冷吗？”

“我冷！”米克什说，它的身子在那件小上衣里直颤抖。

“那就坐到那堆火旁边去吧！去暖和暖和！”小牧童邀请米克什烤火，还牵着它的小爪子，“来吧，别害怕！谁也不许欺侮你，我是碾磨村里力气最大的男孩，我能打过五个碾磨村小孩。”然后把米克什带到篝火旁，给它找了个舒服地方坐下，让它烤得暖暖和和的。这时，另外四个牧童已从林子里跑回来，老远就喊道：“你那儿有什么，弗朗季克？你抓到什么啦？”

弗朗季克立即站起来，迎着牧童们走了几步，举起手来拦住他们说：

“等一等，小哥儿们，慢一点！”男孩们都惊讶地望着穿得古怪的米克什，弗朗季克却说，“且慢，哥儿们！你们不许欺侮它！这是我的老相识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贝比克养着的那只猫。它把奶奶的牛奶壶打碎了，不敢回家，可怜的一直跑到了这里，它觉得冷！”

这时牧童们都围在米克什周围，兴趣极大的打量着它。这时，他们对它穿鞋穿衣已经不觉得怎么奇怪了，而对它怎么打碎牛奶壶的事发生了更大的兴趣。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有过类似的经历：怎么犯了错误，怕挨打，不敢回家等等，因此都很同情米克什。

突然，米克什想起了可能会有宪兵来追捕它，便从火堆旁站起来，整理了一下背包，衷心地感谢了牧童们让它烤暖了身子。男孩们不乐意放它走，

他们很喜欢它，可他们也知道，它得继续赶路，可是好心的牧童们不能让它空着爪子离去啊！他们立刻从各人身上收集了点什么，没等米克什发觉，就已经给它装满了一背包，那里面还有三个铜板，一些烤土豆，一只木头雕的小鸟，表上的一个废齿轮，口琴上的一块洋铁片，一小段细绳子两颗钮扣，一个卷线筒和一块碎眼镜片。

惊喜交加的米克什衷心地谢谢了他们，它泪眼模糊得都没能看见有个牧童又送了它一只小木头鸭子，让它好好保存着，说它说不定有一天用得上它。

男孩们一直将米克什送到森林边，在那儿和它友好地告别，重又回到火堆旁，一直谈着这只奇怪的猫。

米克什继续走着。它穿过高高的黑树林，浓密的灌木丛，跨过壕沟，翻过大石头。有一回，差点被一只受惊的兔子撞倒了。可是勇敢的米克什没在意，只是想，这只兔子可能也是因为打了一把壶才吓得在外面乱窜的。等它从森林里走出来，上了通向斯沃耶特村的大路时，它又已累得喘不过气来了。它想在灌木丛旁找一块青苔地，休息一下。它已经找到这么个满意的地方了，它已经可以坐下来舒舒服服地歇口气了，可是突然发现路边壕沟旁坐着一位背上背着筐子的老奶奶。她正在那里休息。米克什嘟哝了一句什么，正准备另找地方休息，可是它脑子里突然冒出一个巧主意，它窃笑着，高兴地跳了起来。你们猜，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想到什么了，——对！你们猜对了！亲爱的米克什悄悄地溜到那位老奶奶身后，又悄悄地，轻轻地，就像猫所通常能做到的那样，钻进了这只筐子。那里面大概有半筐货物，上面盖了一块布。米克什在里面藏得好好的，满意地微笑了，这一招可想得真好。可是米克什没能笑多久。老奶奶自言自语说：“毫无办法，我还得继续往前走，好赶在傍晚到家。”她艰难地站起身，又走了一小段路，然后又自言自语地说：“这么一会儿休息效用不大呀，这筐子怎么好像比原来还重了些，”米克什待在筐子里感到不好意思了。让这么一位老奶奶来背它，这太可耻了。光是这筐子里的东西就够她背的了！它真想从筐子里跳出来，可是又没这么做，它伯吓着老奶奶。它想起了家里的奶奶，心里嘀咕道：“我把家里奶奶的壶打碎了，要是又把这位奶奶累病倒；一天之内闯两次祸，那我可不能干！”

所以当老奶奶又在林子边坐下来时，它非常高兴。老奶奶说：“我还得到原来那块地方去看看，是不是能找到点什么，”她也许非常熟悉林子里长蘑菇的地方，想去采点蘑菇吧！她坐到林子边，取下背筐带。如今米克什可真有点儿担心她会突然想起来瞧瞧筐子里面。可是老奶奶已经到林子里去了。

米克什正想从筐子里爬出来时，突然注意到有人走近筐子，把手伸进筐子里来乱摸一通。敏锐的米克什立刻发现这不是老奶奶的手，这是一个过路人，想偷走老奶奶用血汗钱换来的一点货物。这一回米克什没犹豫多久，它用爪子狠狠地抓了那人的手一下，肯定抓得不轻，那人疼得吱呀乱叫，立即从筐子里把手抽出来，撒腿就跑掉了。他根本没回头，也没看到筐子里伸出一只小黑爪子在吓唬着他。

流浪汉跑掉之后，米克什灵巧地从筐子里爬了出来，小心翼翼地沿着长满了青草的壕沟溜掉了，正往回走的老奶奶没发现它。她在林子里听到了那个小偷的惊叫声，连忙跑来看了看她筐子里西的东西是否丢了。灌木丛旁坐着米克什，它正注视着老奶奶，满意地多了。它知道得很清楚：老奶奶什么东西也没丢失。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知道米克什有多高兴啊，因为它总算报

答了老奶奶背了它这一小段路的恩情。用赶走小偷的功劳弥补了让她受累的过失。它心安理得地边走边打起了口哨。

## 24 米克什吓着了不少人

天还亮着的时候，我们亲爱的米克什还相当快活，可是傍晚来临，它便感到寂寞难忍。不知道这第一夜将在哪里度过。它想起了家中壁炉旁那个暖和的炕。当它一想到现在得在陌生人中睡觉时，它是多么难过啊！它将遇到一些陌生人，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它马上警觉到，它的背包里还有一点儿钱和不少有用的东西。

“对了，我得当心点！”心事重重的米克什嘟哝了一句，“我得留神，可别在不老实的人中间过夜，要不然会让人把我的全部家当偷跑的。可是我怎么知道人家是好人还是坏人呢？我知道，要是我见了人就问，你是不是小偷，人家一定会生气。”

我们这位可爱的旅人费了好大的劲才最后作出决定：宁可睡在树林子里也不睡到生人中去。它在公路上走了一阵，一直走到长满了浓密大树的森林里。它挑了一棵作为自己过夜的地方。它脱下鞋，连同帽子一起放进背包里，只有上衣还留在外面，好挡挡寒。然后立即爬到树上，找了一个躺起来很舒服的枝杈，准备睡觉。睡着之前它又想家了：“大家都睡得暖暖和和的，贝比克睡在烧热的壁炉旁，巴西克和波贝什在温暖的圈里，只有我像一头野兽似的蹲在林中大树上。”

它感到冷，可还是很快睡着了，因为长途跋涉使它累极了，它一觉睡到大天亮。早晨一醒来，它惊奇地张望着，不知是在什么地方。它还以为自己一直在做梦呢！可是寒冷和饥饿终于使它明白过来：这不是梦。它立即从树上爬下来，在下面穿好衣服，好让自己像个正经的旅人，而不像个普通的流浪汉。同时它又想到：“一般人宁可分给正派的牲口一块面包，也不愿给一个浪荡懒汉一滴水。”

你们知道，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从不抓鸟。它的肚子已经饿得咕咕直叫了，所以急忙出了森林，走到大路上，也好遇上一些好心人。当它看到地里有位大婶在干活时，高兴得脚步也轻快了：

“我的运气不错，”它满意地说道，“她身边多少带了点什么吃的，我去求求她，她一定能分给我一点儿。”

米克什走到大婶跟前，脱下帽子对她鞠了一躬，像正派的旅行者一样求她给点吃的。大婶回谢了一声，可她回头一看，米克什又问了一声好，大婶吓得尖叫了一声，抓起那个小包袱就往林子里跑。米克什张着嘴巴发愣地望着她。

“这就怪了！”米克什自言自语说，“那位大婶为什么见了我要跑啊？我要是一头大象或者狗熊，那倒不足为怪。难道这些村子里没养过猫？要不是因为我拿了一根棍子，使她吓了一跳？那下次我得把这根棍子藏好，免得人家害怕。”

它还对着森林发了一会儿楞，可后来小爪子一挥，又继续往前走了。

“我去找那个犁地的碰碰运气！”它边走边念叨着，“这是个男人，膀大腰圆！”

那雇农犁了一阵之后，低头瞅了瞅犁，细细地观察着这地犁得多漂亮，周围别的什么都没去注意。他对他的农活专心到这个程度，米克什叫了他两声他才听到，停下来，看看谁在叫他。

“早安，大叔！”米克什第三次向他问好。它想向他讨点吃的，可是这

雇农没等它开口，把马鞭一扔，也不管马和犁了，撒腿就跑。他跨着大步，很快钻进了林子。

“我可真给他们弄糊涂了！”米克什吃惊了，“这么一个身强力壮的大汉，还害怕我？我的上帝，难道我是个吓人的怪物？要照这样下去，我可就一点吃的也得不到了。难道我该饿死？”我们亲爱的米兑什又气又害怕，不得不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它琢磨着，人们究竟为什么怕它。突然，它的小爪子在额头上一拍，高兴得跳了起来：

“对，我已经找到原因了。他们怕我，是因为我会说人话。他们可能从来没听说过猫说人话，以为我是一个什么妖怪。这些地方不像在梨庄，那里的人都已听惯我说人话了。那我首先得叮嘱人们别害怕，我学会了说人话。我真笨，怎么没早些想到这一点呢？好在现在还来得及纠正。”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马上就会知道，米克什是怎么干的，它来到一个草场，有两个小姑娘在晾草，米克什停下步，冲着他们喊道：“姑娘们，别害怕，我在说人话！”然后才摘下帽子，向她们问好。可是姑娘们根本没答谢它，她们尖叫了一声，丢下耙子，从草场上逃跑掉了。一个丢了只鞋，另一个摔了两跤，可是马上爬起来，一道跑回村子里去了。

可怜的米克什急得哭了起来：“我的天哪，我非得饿死不可了！我一说话，他们就跑掉，我哪能从他们那儿要到吃的呢？看样子我最好还是转身回家去。为打碎一个壶而挨几下揍又有什么了不起？总比这样饿着肚子游荡好！这里每一只没文化的牲口都比我过得好，我会说话又管什么用？！”

它突然急起可以用点别的什么办法。

“我真笨，早就把这一点给忘了！”米克什生着自己的气，“我不是可以像一只一般的猫那样向哪个好心的女主人讨点吃的吗？乌拉！我得马上试一试！”

米克什脱下衣服、鞋子、帽子，把这些东西统统塞在背包里面，又把背包藏在密密的灌木丛中，然后沿着田埂朝附近的村子走去。它跳过一户人家的篱笆，只见这家的狗被绳子拴着，它使用四只爪走到人家的门口，正赶上女主人端着食盘出来喂鸡。这时米克什可怜巴巴地喵喵叫着，女主人回头一看，忙把鸡食盘放在凳子上，仔细瞧着这只黑猫。

“这只黑猫是从哪儿来的呢？”她自言自语地说“是谁家的呢？这只猫可真像个样！我们家那只老猫丢失了，可还真需要这么一只猫呢！我得赶快喂它点儿牛奶，让它乐意在这儿留下来，”大婶连忙回到屋里了。“我这一下可干对了，”米克什得意地想道，美滋滋地喝起牛奶来。大婶给它盛了满满一碟子，“这全是你的，猫咪！”她和蔼地说，“看得出来，你饿了。你从哪儿疯浪到我们这儿来了？”

米克什想回答她说，它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这家还有个贝比克和巴西克。可是及时控制住了自己，没说话，只是招人喜欢地喵喵了几声，继续喝它的牛奶。

大婶站在它的面前，一个劲地看它吃得那么欢，这只大黑猫很讨她喜欢，她非常愿意它能在他们家留下来。米克什喝完牛奶，用爪子抹干湿漉漉的胡须，大婶把牛奶盘子拿过来，摸了摸米克什的脑袋说：

“好喝，是不是，猫咪？这牛奶挺好喝的吧？”大婶和蔼地说。

“好喝极了，大婶，跟土耳其蜜一样可口！”米克什高兴地回答说。它本来还想说点什么客气话，可是突然想到不该说话的，便又喵喵叫了起来。

可是已经晚了，米克什看到，它又干了件蠢事。

大婶吓得大叫一声，手中的碟子掉到地上，撒腿就跑进里屋去了。她顺手把门乓地一声关上，插上门闩，米克什一看坏了事，转身就跑出了院子。狗在后面凶狠狠地叫着，恨不得挣脱拴着它的链子，用狗的语言咒骂着米克什。

米克什像闪电一样跳过篱笆，大步穿过花园，仍旧回到它的藏身之地去了。到了那里它才停下脚步，深深地喘了一口气。

“我真是个没用的，死笨蛋，粗心鬼！”米克什自我责备说“我又把事情弄糟了，真见鬼！我就不能注意点，不说话吗？这位大婶既然这么喜欢我，我满可以在这一家好好待上一段时间，帮他们干点活。我真想拿这根棍子揍自己一顿！现在我可得真的变小心点了。我要是再对一个人说话，就让魔鬼把我的尾巴倒吊在刺丛上！”

## 25 米克什被人偷走了

米克什离家逃跑后的第二夜第三夜都是在森林里的树上过的夜。可是冷得它实在有点受不住，到第四天傍晚，它想是不是去找一户好心人家，在他们屋檐下借个宿更好些。

“也许我能找到一位好心的老大娘，跟我们家的奶奶一样，她总让我睡在壁炉旁的暖炕上。”米克什自我安慰着，它加快了脚步，好赶在天黑前找到一户好心人家。突然，它发现林边小牧场上有一辆装有布顶篷的小车，卸了套的马正在那旁边吃草，离小车不远的地方正烧着一堆篝火，围着火堆坐了三个人，两个女的在用锅子煮晚餐，男的在抽着烟斗。

米克什喜欢上了这些人。那男的穿了件蓝上衣，红裤子，高筒靴子亮闪闪的，背心是绿色的，上面有一排密密的银扣子，女的头上身上尽是银饰。“这些人穿得这么漂亮，准是一些正派人。”米克什心里想，“他们老坐着车子漫游世界，肯定见识广。他们一定在世上见到过许多稀奇古怪的事情，那么他们见到一只会说人话的猫，准不会大吓一跳。我得去求他们留我住一夜，给我点吃的。”

它跳过壕沟，走到火堆旁的人跟前。它等着他们有人回头和问它需要什么，可是他们都只望着篝火，没有注意到米克什。直到它完完全全走到他们面前，向他们问了声好之后，他们才抬起头来，惊讶地看着它，他们没说话，也许是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了。

米克什又问了一声好，求他们借宿和讨点吃的、锅里煮的肉香味扑鼻而来。

这时，那男的才向那两个女的慌慌张张说了句什么，但是米克什听不懂，因为他们好像说的是外国话，那两个女的也又惊又怕地说了些什么，他们还互相嘀咕了一阵，然后那男的便走到车子边去了。有个女的从旁边让出个座位来，让米克什坐下烤火。说他们愿意它在这里过夜，给它一小块肉也不成问题。

米克什谢谢了他们一番，它放下背包，坐到火堆旁。它高兴的是，总算又能烤得一身暖暖和和的，还能吃上点热乎东西。接着那两个女人轮班询问它，从哪儿来，到哪儿去。正当它想要回答她们，它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时，突然感到有个口袋从后套上了它的脑袋，它想挣脱，但已经晚了。它还伤心地意识到，他们正把装着它的这只口袋背到一个什么地方去，它几乎没法从这个口袋里逃出来了。后来它又觉察到，有人把它扔到了车上，上面压着许多破麻袋片。

它绝望地喊叫起来，“奶奶！”可是那男人不理睬它，只是吓唬它说，要是再出声，就要把它枪毙了。

亲爱的孩子们，这原来是一些吉卜赛人。

可怜的米克什待在那口袋里吓得丢了魂，它又饿又冷，还要担惊受怕，它吓得不得了，不知他们要拿它干什么。它还可惜它那放在篝火旁的背包。那里面有把小刀，要是有了它就可以把口袋割破。它在口袋里轻声哀哭着，说它再也见不到家里人了，既见不到奶奶，也见不到贝比克，波贝什和巴西克了。它已经猜到这些，坏人一定会把它带到一个很远很远的地方去，让它没法再回家。

它就这样在口袋里哭诉了一整夜，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它知道，已经是

早晨了，因为它听到了公鸡打鸣。那些人又在车这说了些什么，米克什知道，他们在给马卸套。

“它们准会把我带到世界的尽头去！”它叹了一口气说，用小爪子擦拭着眼泪，“再见了，奶奶，我所有亲爱的朋友们！”

这时，它突然听到许多人的重重的脚步声，还有男人说话的声音，米克什觉得他们离这车子越来越近，因为他们的声音越来越听得清楚了，它耸耳细听。

“喂！”它听到一个声音在问，“那车子里装的是什么？没有什么偷来的东西吗？”

“什么也没有，”米克什听到原来坐在篝火旁的那个男的回答说，“我们那里的确没有任何偷来的东西，报告长官！”

“宪兵！我的老天爷，是宪兵！”米克什悄悄说，“准是为了我打碎那把壶到这里来抓我的！现在怎么办？我该不该让他们把我放出来呢，那他们一定会把我关进监狱里去。”

“打碎一把壶能有多大的罪？”它很快想通了，“顶多坐上五十年牢呗，也总比让这些坏人把我装在这口袋里弄死好。”

于是米克什使尽力气嚷了起来：“我是被他们偷来的！”

“你们那里关着谁？”有个宪兵严厉地问道。

“啥也没有，报告长官！”那吉卜赛哆哆嗦嗦地说，“这只是一只受过训的八哥。”

“根本不是什么八哥，”米克什又喊道，“我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

“该你倒霉！”宪兵说，用手指着吉卜赛人威胁道，然后几步奔到车子跟前，掀开篷顶，喊道：“你在哪里，小孩？”

这时，只见口袋里有什么在动，米克什在里面高兴地嚷道：“我在这儿呢，长官！”

宪兵把口袋提起来，使他感到奇怪的是，怎么这样轻啊，他迅速解开口袋，喊道：“快出来吧小东西，叫费达还是什么东达？”

当口袋里爬出来的是一只头戴帽子，脚穿靴子的黑猫时，其他宪兵都哈哈大笑。可是长官没笑。“这可真是一只滑稽猫！可是那个男孩在哪儿，那个史维茨家的米克什？”他冲着吉卜赛人嚷道。

“这米克什就是我呀！长官先生！我就是史维茨家的米克什，你们是为了那把壶来抓我的吧？那位大叔把我偷来了。”米克什胆怯地说。

谁也没回答它的话。宪兵们发愣地站在它周围，惊讶地望着这只奇怪的猫。他们从来没见过这样的猫。而米克什则六神无主地站在他们面前，害怕地等着，不知什么时候给它带上镣铐，带它去坐牢。

那个当官的终于开口了：“这可真是难以置信！我在这世界上见到不少稀奇古怪的东西，可从来没见过过这样一只猫。虽然有一回我听人家讲过，说梨庄有这种猫，可我当时不相信。如今这种猫就站在我面前，跟我说着话，我只好相信了。你听着，猫儿，或者叫你米克什，谁教会你说这么一口流利的话？”

“我们家的贝比克，长官！他在我小时候就开始叫我说话，后来我还到我们村里的学校去上过半天学。”米克什乖巧地回答说。

“你怎么从梨庄来到这里的？这可远啦！你既然是这么一只珍贵的猫，怎么就你自己在外游逛？”宪兵官问道。

米克什瞪大着眼睛望着他。

“也许你已经知道了，宪兵大人，我知道，你们在搜查我，因为我把奶奶的牛奶壶打碎了，可我并不是想逃跑，我是想到外面去找个工作，挣点钱，买个新壶赔奶奶。可是你们已经把我抓住了，又有什么法子呢，那你们就送我去坐牢好了！”

“你想到哪里去了，黑猫？”长官安慰米克什说，“我们不是抓你的，我们只抓坏人。我们总不能因为你打碎一个什么壶就把你关进监狱里去啊！你只管去闯你的世界吧！我们祝你挣到好多好多钱，给老奶奶买好些壶。可你要躲开那些坏人，以免遭到不幸。否则可就太可惜啦！”

这时，宪兵想好好教训一下这几个吉卜赛人，可他们早就溜跑了，他们准是溜进了森林里，窥视着宪兵们带着米克什离开这里。

米克什很高兴。它已经不害怕这些巡察兵了，它衷心地感谢他们解放了它，宪兵们还帮它找到了那个小背包，一直把它送出林子。和它友好地告别，分手时，还凑了二十个铜子硬塞给了米克什。

他们还给了它一根香肠，米克什高高兴兴地上了路，还边走边啃着香肠。

“这一下可好了！我用不着躲着宪兵了。我如今根本不怕他们了，他们还能帮我对付坏人。”

米克什快乐地继续朝前走去。

## 26 米克什落进了陷阱

一路上米克什都在想着那几个巡逻宪兵和他们给它的那根香肠。它快活活活，有时还打打口哨，因为它用不着害怕宪兵了。可是等到晚上，它还是爬到林子里的一棵树上睡觉，它已经不相信人了。它睡得很安稳，第二天一早又上路了。它走得很舒服，很顺利，太阳暖洋洋地照着它，草地散发出芳香，树上的小鸟对着它唧喳乱叫，但米克什没生它们的气。

它又走到一个村庄，它又想用猫的方式到一家人家去讨点牛奶喝。它虽然有钱，但不敢上小摊上去买东西，一来怕人家挨它吓着，二来又怕坏人把钱偷了去。村子边上正好有一户大庄园，米克什朝它走去。

“我去那儿，”米克什自言自语着，“也许我运气好，又能遇上一位好心的大婶，我可不能再像上次那样干蠢事了，我得小心点。”

它脱掉衣裤，取下帽子，像上次那样将这些东西装在背包里，又将背包藏在灌木丛中，然后沿着田埂朝庄园走去。它用四条腿走，免得人家在远处发现它用两条腿走路而吓一跳。它实在太想喝口奶了，所以走得特别快。当它正要跳过院子的矮墙时，有只小猫问它道：

“您这么匆忙上哪去，叔叔？”

米克什瞅了瞅身边的大树上，发现有棵树上蹲着一只三色花猫，颈上还戴着个蝴蝶结。它立即用猫的语言跟它打了个招呼，那只猫也喵呜叫了一声。它好奇地打量了一番米克什，然后问它从哪里来，到哪里去。

“我呀，小姐，从老远的地方来，现在出去挣点钱。”

“您是干什么的？”好奇的花猫问道，“是不是扫烟囱的？”

“不是，小姐，我只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米克什谦虚地自我介绍说，“我只是一个穷光蛋旅行者，如今想到这户人家去讨点儿牛奶喝。”

“我是村长家的蜜青卡，”花猫夸起口来了，“我对这个村子很熟悉。我劝您，米克什先生，别去这一家！昨天，他们刚刚赶走一只猫，因为它偷吃了他们地下室的烤肉，您可能也会挨他们一顿骂，可是您不用发愁，您跟我到我那一家去，我有满满一壶奶油，我送给您一点儿，也不会穷到哪里去！”花猫连忙下树，把米克什带到旁边一家小农舍里去了，米克什老老实实地跟在蜜青卡后面，一点儿也没注意到它在乐得合不拢嘴。米克什是只好心眼的猫，它以为别人都和它一样善良，所以它老老实实跟着花猫钻过篱笆，穿过院子，毫不犹豫地随着它从一个小窗口钻进地下室去了。

“那边那个奶油壶是我的，这里您可尽情地吃个饱。”蜜青卡蹲在窗子旁对米克什大声嚷道。当它看到米克什已开始吃奶油，便一个劲地对着下面喵呜喵呜不停，同时还偷偷地膘了一眼农舍门，样子显得有些焦急。可是突然没声了，溜掉了。

米克什放下奶油，使劲琢磨：蜜青卡怎么会一下跑掉了呢？它还等着它回来呢。可是当它看到出现在窗子口的不是蜜青卡而是拿着大口袋的农舍主人时，它是多么地吃惊啊！天哪！又上了当啦？它脑子里闪了个念头：那只花猫准是故意把它带到别人家的地下室来，它喵呜喵呜的叫声准是有意把这家主人喊来捉米克什的。

米克什不知怎么是好。它没法从小窗口跳出去，因为主人正撑着大口袋在等着它，他还在喊人从门口进来抓它，嘴巴还骂骂咧咧地说：“瞧着吧，你这只贼猫！你来偷我们家的奶油？今天没有你的便宜！”

突然，米克什发现地下室的墙上挂着一张塞满了干草的兔皮，它马上想出了一个逃出陷阱的好办法。它没考虑多久，把塞满干草的兔皮取下来，正当门口有人又捶又敲打得咚咚响的时候，米克什把这张兔皮往窗口的口袋里一扔。

“捧极了，瓦谢克，我们已经抓到贼猫了！多顺当啊，等着瞧吧，让你奶油吃个够！我马上把你送到村长那里去，这一下村长总得承认他的蜜青卡已经很长一段时间在偷吃我们家的奶油了吧！”庄稼汉把这只装着他的贼猫的口袋紧紧夹在胳肢窝底下，让它无法动弹。像打雷似的大声骂着到村长家去了。

米克什没什么别的可等待的了，连忙跳出小窗口，穿过院子，翻过篱笆，像疾风一样地沿着田埂跑了。这可怜的来到避难所灌木丛时，已经累得喘不过气来。它钻到灌木丛里面，好在那儿好好地歇一下。它躺在那里紧握着小爪子，对着那座村子气呼呼地说：“什么鬼缠住我了？我干吗不待在我们家那些善良的人中间？这世界上到处是谎言和偷盗啊！啊，亲爱的奶奶，您一定在家里为那把打碎的壶而生气吧？可不知道我为它吃了多少苦头啊！真见鬼！到处一片谎言！我这个老笨蛋，竟然上了这只妖精猫的当，相信它的鬼话，说这是它的奶油！可我不能饶恕自己，我是只规矩猫，吃了人家的奶油，就得想办法付他钱。”

亲爱的米克什立即打开它的背包，把所有的硬币取出来，衔在嘴里，又回到村子里去了。它飞快地走着，想在庄稼人和他的瓦谢克从村长家回来之前把事办完。它跳过篱笆，穿过院子，跑到地下室的小窗口前，把硬币统统扔进了地下室。

“这是奶油钱！我说不出名来的主人！我虽然是个穷流浪汉，但我不偷！就用这钱还了你的账吧！”

它仍旧飞速回到自己的藏身地。这一天米克什再也没往前走了。在密密的灌木丛中找了个舒服的地方，穿上暖和的上衣躺下了。它思量着要不要趁早改变主意回家去，免得在这个充满谎言的世界再碰上更大的倒霉事。它在回忆着离家出走后所碰到的一件件麻烦事。它非常生坏心肠的吉卜赛人，说谎话的花猫和吝啬的庄稼汉的气。突然，孩子们，灌木丛发出了一阵响亮的笑声。

因为米克什想起了那位大叔口袋里装着的是一张兔子皮。“老天爷，我好久没这么痛快地笑过了，”米克什打了一阵哈哈之后说，“我又算成功了！我要是能知道那位大叔后来怎么样。要我付两个钱我也干。”

很快米克什就得知了一切情况。很快，而且分文未花。没过多久有两位大叔来到灌木丛旁边的地里干活。一个向另一个讲述村子里又出了什么新鲜事。

“跟你说，我的老邻居！维麦卡已经注意很长时间了，发现村长家养的那只名叫蜜青卡常上他的地下室里去偷奶油。他到村长那儿去发牢骚，可是村长却说，你去把蜜青卡抓到手，装进口袋里提来给我看看，我才能相信你的话，然后赔你奶油钱。于是亲爱的维麦卡一直留神地注意着，今天终于把它抓到了。当他一听到地下室那儿有只猫在叫，便拿着口袋和棍子，同他儿子瓦谢克一块儿去抓猫。老头堵住窗口，小子在门上用脚踢门，一会儿，老猫便钻了口袋，他马上把口袋扎得紧紧的，使它在里面动弹不得，提着它就往村长家跑。在那儿对村长数落着说，他们家的猫又在偷吃奶油，说这一回

是当场抓获了它。‘如今，村长先生，您该相信了吧，您那只好吃猫常去偷我们家的奶油吃。您好好来瞧瞧吧！’维麦卡大声嚷着，在村长的房里解开口袋一倒。我的老邻居！当倒出来的不是村长家的蜜青卡，而是一张塞满干草的兔皮时，听说那维麦卡楞在那里跟一个穿了治疯子的紧身衣一样一动也不动了。村长笑了，笑得前仰后翻，然后发起火来，冲着维麦卡问道：“这就是我们家蜜青卡，维麦卡？你难道连猫和塞着干草的兔皮都分不清？你拿行政长官开心，这可不能便宜你！我要马上写份起诉书到某法院去告你！”听说维麦卡连连向村长求情，让他别去告他，说他自己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大叔把故事说完了，两人笑得死去活来，连米克什也笑得在灌木丛里扭成一团，跟一条蚯蚓似的。它已经不再对这个世界生气了，当它看到事情竟然这样结束时，它想它这一回闯世界的下场也许也会很幸运很愉快。可是我得去大城市去，那儿的人可能见惯了各种稀奇古怪的事。可是这里的人一见我会说话就吓得逃跑，我想，这样我恐怕挣不到一个钱。明天我就朝着布拉格的方向走去，我要是在那儿也没法挣一罐钱，我可就真是个大笨蛋了。”

我们亲爱的米克什就怀着这个“上布拉格去”的愿望在灌木丛中入睡了。

## 27 米克什是怎样进的马戏团？

第二天下午，米克什在一条没有尽头的公路上跋涉着。它走得很急，因为西边天空里出现了乌云，米克什担心遇上暴风雨。它尽量把步子跨得最大，想在下雨前赶到离它最近的一座林子里去。它知道，在公路两旁，刚刚栽上的小树底下是没法躲雨的。可是米克什白费劲了，离森林还很远，而乌云却越来越近了。已经开始在掉雨点，没多久，刮来一阵大风，差点儿把米克什卷走了。可怜的黑猫不知怎么办好。现在你们可就别奇怪了，当它看到公路下面有条大排水管时，高兴得吹起了口哨，它三步两步赶到那里，想在大管子那儿避避风。这可真是千钧一发的时刻了。刚一到那里，雨就下大了，真可叫倾盆大雨啊，还下了棒子那么大的冰雹。

“我的天哪！”米克什躲在排水管边上说，“这冰雹要是打到我头上，还不够我受的！”

这雨不停地下呀，下个没完没了，还又闪电又响雷的，真壮观！米克什看到这一切，反倒为自己及时找到了个避雨的地方而感到高兴，可是这只可怜的猫却没注意到，水管里的水越长越高。当它发觉自己已经站在水里时，才意识到情况不妙，不禁吓了一跳。连忙脱掉靴子，免得弄湿了。它把皮鞋放进背包里，然后十分害怕地看着水往上涨，雨越下越大。当它看到水越涨越高时，连忙把帽子和衣服都脱下来放进背包里，它四下里张望，想找个小水涨不上的安全地方。

这小可怜的根本想不到多大的灾难在等着它，大水突然冲过来，小水沟变成了一条河，排水管里装满了水，连排水管也容不下它时，便冲到地里，顿时出现一片水塘。

米克什出了什么事呢？

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的处境可非常不妙！正当米克什想找个地方安放它的小背包时，大水冲来，连它带背包都给冲走了，这时，米克什失去了知觉，它不知道后来又发生了什么事。

雨停了，雷电和冰雹转到别的地区去了。暖洋洋的太阳重又照耀着湿漉漉的大地，水沟和小溪水流急湍，大路小道上的水洼闪着光亮。大地又充满了生机，仿佛做了一场恶梦醒来。路上和田野又出现了人，公路上又出现了咯吱咯吱的小车。云雀在空中欢唱着。

突然，公路上出现了大约十辆马戏团的车子。色彩鲜艳，每辆车上都贴了“克隆茨基马戏团”字样，看去非常漂亮。有些辆车上坐着马戏团员，另外几辆车上载着动物和道具。最后一辆最漂亮的车上住着马戏团长本人——克隆茨基先生和他的女儿奥露什卡。

奥露什卡大约十来岁，是一位美丽而勤快的小姑娘，她正为她爸爸和自己准备好了晚饭，在窗旁擦拭桌子，顺便瞧了瞧窗子外面。

“爸爸，”她喊道，“你瞧，那棵柳树旁边躺着个什么黑东西？”克隆茨基从椅子上起身，走到窗前，顺着奥露什卡手指的方向瞧去。

“一只猫，奥露什卡！”克隆茨基先生说，“一只淹死了的猫，说不定就是在刚才这阵大雷雨中淹死的。”

“真可怜！”奥露什卡同情地说，“这样一只漂亮的黑猫真可惜！”突然她拉起爸爸的手，求他说，“爸爸，停车吧，说不定这只猫还没完全淹死呢，大雷雨刚过去不久，也许还能把它救活呢！”

“可能！”克隆茨基先生微笑着，“猫的生命力很强。”

奥露什卡合着双手，又请求她爸爸说：“爸，我求求你，停车，咱们去看看那只猫。我的好爸爸，兴许还能把它救活呢。”

克隆茨基先生很喜欢他的乖女儿，也喜欢动物，所以他停了车，同奥露什卡往回走了一小段路去看那只淹死了的猫。奥露什卡一听爸爸说这是一只大公猫，它身上还有一点儿热气，高兴极了。它说不定还能活过来呢！他们决定把猫带回到车上，给它擦一擦，包到被子里。“瞧，奥露什卡，那棵柳树上还挂着个小背包呢！肯定是大水推到这儿来的。这么小一个小背包。喏，咱们把这背包也捎上，送到附近哪个村子的村长家去。”随后，克隆茨基在车上给猫擦擦干净。把它包在一块暖和的被子里。然后坐下来同女儿一块儿吃晚饭。克隆茨基先生吃得津津有味，奥露什卡却心神不定老往那角落里瞧，看看那被子里的猫是不是动了。

“爸爸，咱们要不要来点急救措施救活它？”奥露什卡又提出了请求。

“让它躺着吧！”克隆茨基先生回答说，“只要它还有一点点气，它自己就能活过来，猫容易活。”

晚饭后，克隆茨基先生给奥露什卡讲了一个关于小动物的非常好听的故事，使她把那只猫忘得一干二净了。克隆茨基先生是熟悉动物的行家，听他讲动物故事确是一大乐事。奥露什卡专心致志地听着。

正当克隆茨基先生讲狮子的故事讲到最精彩的地方时，车角落里的被子动了。奥露什卡高兴。激动得叫了起来。她正要离开饭桌，去打开被子，突然，被子打开了，黑猫坐了起来。它用爪子擦擦脸，然后惊讶地望着四周围。

突然那公猫说起话来了：“祝大家晚安，祝你们吃饭好胃口！请问，好人们，我在哪儿呀？”

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都吃惊地望着这只猫，两人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他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仿佛在问对方是不是听见了它说话。他们都以为自己在做梦，不约而同地瞪着眼睛张着嘴。

“我说，先生们，你们别吃惊，我会说话。”黑猫又说话了，而且嗓门更大，“晚安！我是在哪里？”

“这是什么？”克隆茨基先生总算说出话来了，“这是什么？”

“还能是什么呢？”黑猫镇静地说，“我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他们家有个男孩叫贝比克。我会说话！”

“怎么回事，你会说话？”克隆茨基先生问道。

“这算不了什么，大叔！我们那儿很快连每一只羊都要会说话了。”米克什夸口说。

“谁教会你的？”克隆茨基先生好奇地问道。懂吗，亲爱的孩子们，他作为马戏团团长对这个非常感兴趣。

“我们家的贝比克！这可是一个聪明透顶的男孩。要不是害怕老奶奶拿扫把揍他，他恐怕连独轮车都能教会说话的。”

“这真叫人难以相信！”克隆茨基先生惊叹道，“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干吗不在家待着呢？你怎么差点儿淹死啦？”

“是这么回事，大叔，”米克什告诉他说，“我在家把奶奶的一把壶打碎了，现在出门想挣点钱买把新壶还给她。下大雨的时候我躲在大排水管里，可能被大水冲走了。”

“喏，米克什，既然你是出门来挣钱的，想不想到我们马戏团来呢？我

会乐意接受你的。你将来可以赚到好多好多钱，给你家奶奶买上一大堆壶，因为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马戏团有像你这样一只会说话的猫，你说怎么样？愿意吗？”

“当然愿意，大叔！”米克什喊了起来，“我已经尝够了流浪的滋味，真希望有一个正经工作干干。”

“好！”克隆茨基先生说，他从桌边站起身来，握了握米克什的爪子以示一言为定。

这时，奥露什卡才终于从惊讶中清醒过来。她连忙离开餐桌，把米克什抱到怀里，绕着克隆茨基先生跳起舞来，同时还快活地嚷道：“瞧，爸爸，咱们同情被淹死的猫儿，值了吧？！如今我们马戏团将拥有全世界任何一个马戏团都没有的绝招。米克什，你会在我们这儿留下来，是吧？”

米克什点了点头，表示同意留下。这小姑娘像哄娃娃似地抱着它，使它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可它还是非常喜欢奥露什卡。

随后，米克什得到了一份十分可口的晚餐。它实在饿了，所以吃得特别带劲。它吃饭的样子那么文雅，使克隆茨基父女感到很惊奇，奥露什卡在米克什吃晚饭的这段时间里，一直在围着它跳舞，拍手和嚷着：“这可是件大好事！这可是件大好事！这下准能干出名堂来！”克隆茨基先生满意地笑了。

晚饭后，米克什向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讲述它出走后的坎坷经历，最后说：“我的好人啊，我简直像条狗似的受尽了活罪呢！”它又回忆在家时的许多事情，和贝比克一起闹出来的许多笑话，然后才去睡觉。米克什还想钻到那床被窝下面去，可是奥露什卡给它准备的小床就跟王子睡的一样。她把自己的洋娃娃搁到地上去睡，把洋娃娃的床铺得好好的让给了米克什。床上铺的盖的都镶了花边和饰绦。谦虚的米克什不愿意躺到这样漂亮的床上去，直到奥露什卡求了它好半天才肯躺上去。奥露什卡给它盖好了被子，向它道了晚安之后才去睡觉。

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激动得好久不能入睡，米克什睡着得更晚。它在这样漂亮的床上睡不着，它看着洋娃娃为了它不得不躺在地上，心里过意不去。它一直注意着，等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一睡着，它便轻轻地爬起身来，把洋娃娃放到小床上，自己躺在地上，洋娃娃原来躺着的地方，这才满意地入睡。这是它在这个闻名世界的马戏团里度过的第一夜！

## 28 会说话的口袋

第二天一早，米克什从克隆茨基先生的马戏团车上一醒来。想穿衣服，东张西望找它那个小背包。

“你在找什么？”克隆茨基先生问道。

“小背包啊！大水把我的小背包冲走啦！那里面有我的衣服和其他东西，这一下我可成了地地道道的叫花子呀！”米克什哭丧着脸说。

“慢点，米克什，别着急！”克隆茨基劝慰米克什说，“我们捡到一个小背包，带来了，说不定就是你那一个呢！”

等他们把小背包拿来时，米克什高兴地喊了起来：“乌拉！”它马上解开它，想让人家看看它有些什么好东西。当它穿上皮鞋和衣服时，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都忍不住笑了，弄得米克什莫名其妙。”

“亲爱的米克什，”克隆茨基先生说，“咱们这儿可不能穿这种东西，等我们一到布兰迪斯，我马上叫人给你缝三套衣服：一套表演服，一套节假日穿的，一套平日穿的。我还要去叫个鞋匠来，给你量一下脚的尺寸。”

“谢谢您，大叔！那您可是大恩大德啦！”米克什高兴地笑了。

“你就叫我老板吧，像马戏团里其他驯兽师那样叫我。”克隆茨基先生这么向米克什交代说，“我们马上签个合同，我写出来，你签字，让奥露什卡帮着你按一下爪子。”

“每个礼拜得多少罐硬币？”

“亲爱的米克什，我们这儿付工资不论罐”，克隆茨基先生笑了，“你将得到纸币，你可立即把它存起来。根据你受观众欢迎的程度和你节目卖座率的高低来付你的钱。你不用害怕，米克什，我不会揩你油的。”

“我当然信任你，老板先生！”米克什说着满意地笑了一下。

“还有，米克什，你在马戏团演出时，不能叫‘梨村史维茨家的米克什’这么个名。从今天起，你将改名为‘唐·马采克·姆纽康达’懂吗？”

“我懂了，老板，我很乐意用这个名词，我的名字就好像是一位什么伯爵似的。”

就这样，米克什进了马戏团。

克隆茨基的马戏团在布兰迪斯引起了很大的关注，人们盼望着它的首次演出，尤其对海报上说的举世无双的特别节目感兴趣，这节目叫：

### 会说话的口袋

晚上的马戏票全卖光了。不仅满座，还有加座。演出很受观众欢迎。花样乘骑、驯兽、小丑和走绳索等节目都博得了热烈的掌声；最后，马戏团老板向尊敬的观众宣布说：下面将是一个世间奇迹——由有文化的、有智慧的口袋登台表演！

马戏团老板一拍手，真的有一只普通的口袋跑进了马戏团场地。袋口用根细绳子扎着。口袋在表演场中心停下来，朝着各个方向，向观众们敬礼致意，接着跳得老高，翻了一个漂亮的跟斗，获得雷鸣般的掌声。

尤其使观众吃惊的是，这口袋居然答谢说：“多谢大家！”

“这里面是个什么玩意儿呢？”观众猜测着，“不会是动物，也不会是留声机，要不口袋里准是装了一个小矮人？”

---

此处原为法语，‘唐’在法语中用在名字前表示尊称。

可是当他们看到口袋多么轻巧地爬到一根柱子上面，又从柱子顶端跳了下来，在地上又滚又翻跟斗的那股轻松劲，又想人是没法干得了的。成年人惊讶不已，孩子们笑个不停，这可合他们口味。

有一个小男孩不禁大声问道：“口袋先生，你上哪里去？”逗得大家笑得东倒西歪。口袋快乐地回答说：“嗨呀嗨，去布兰迪斯！”

等笑声稍微小了一点的时候，马戏团长来到表演场地，请求哪位观众给这能干的口袋出几道算术题，它能算出来总共是多少。这时喊声四起，抢着出题，只听得这里喊“五加五是多少？”那里叫“十二加八是多少？”“五十减二十六是多少？”“六乘六是多少？”还有一些别的题目。

等喊叫声稍微平静了一点之后，神奇的口袋站到场地中心，回答说：“加在一块儿是一片可怕的嘈杂声！”说完撒腿就跑到幕后去了。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一定早就猜着了，那个能干的口袋是谁：可是，布兰迪斯的观众虽然每天都去看马戏表演，却没有一个人猜出来。

这是米克什和克隆茨基先生的秘密。

很快克隆茨基马戏团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喜欢上了米克什。尤其是动物们，都跟它好极了。只要米克什到它们笼子里去访问它们，它们都高兴得不得了。因此米克什很快就学会了各种动物语言。没多久时间，它不论象语、狗熊语、狮语、猴语都说得很棒。

对这一点最高兴的要算克隆茨基先生了。因为这么一来，米克什帮他省了很多心。米克什充当了他和动物们之间的中间人，它常常带着某只动物的一个什么消息或要求走进克隆茨基先生的办公室，跟个传令兵似的：“报告老板，大象叔叔布龙迪巴尔病了。是不是请个什么老奶奶来给它擦点药？”

“好！”老板回答说，“我去看看它，你到狮子笼里去告诉赫洛德斯狮子，要它别老吼！”

米克什非常恭敬地走进狮子的笼子里。它知道，狮子是兽中之王。它向狮子道了安，微微鞠了一躬，然后用狮语说道：“我最尊敬的国王大叔，您今天显得很精神，可是大象叔叔却病了，不得不请一位老奶奶来给它擦药，因此老板让我告诉您，请您别大声吼，免得那位老奶奶吓得手发抖。”狮子大叔果然停止了吼叫。

但是最喜欢米克什的还是奥露什卡。她整天都想把它带在身边。夜里总把它的小床铺在她的床旁边。米克什也很喜欢奥露什卡，帮她干家务活。比如说磨咖啡啦，擦灰啦，擦卧车啦，空闲时间还带着她的洋娃娃散步啦！

因此，亲爱的孩子们，当米克什生病时，你们就用不着奇怪，奥露什卡为什么这么悲伤。克隆茨基先生想给它请个大夫来看病，奥露什卡答应白天黑夜照料它，可是它却挥挥爪子说：

“这都不管用，奥露什卡，老板！因为我得的是思乡病。我在你们这里过得非常好，可这又有什么用处呢？我克服不了这种思念故乡的念头，从一离家出走起我就想家。老板，没有别的办法，我只好回去一趟，要不我会愁死的。”

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承认，米克什该回去会会它的老朋友，让它恢复健康。他们盼着它早早地回来。克隆茨基先生把工钱付给了米克什。米克什一见给了它这么多钱，惊讶得瞪大了眼睛。它为自己能挣到这么多钱而感到极大的喜悦。

奥露什卡帮着米克什买好了礼物，还帮它包得好好的。米克什一个劲地

回忆着，生怕把谁给忘了。接着就开始告别了，奥露什卡哭得很厉害，一再请求米克什尽快回来，说她会非常非常想念它。米克什也和所有的动物道了别，也不得不答应它们不在家里久留。

米克什终于动身回家了。克隆茨基先生派了一个驯兽师把它送到干草堡，免得路上出什么意外。于是米克什便平平安安从布兰迪斯到了布拉格，又从布拉格到干草堡。下面，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已经知道，米克什是怎样跟老奶奶，跟贝比克和它所有的朋友们快乐地相会的。

## 29 库尔丹家的弗朗达干了件大好事

有一天快傍晚的时候，老奶奶想煮点咖啡，可是家里连一点儿代用品也没有了。怎么办？贝优克和米克什到村子里串门去了，奶奶没法找个人去替她弄点代用品来。可碰巧她如今又特别想喝点咖啡。她从窗白朝外张望，看看是不是有哪个小孩正好要到杂货老板那儿去，可是一个也没见到。

突然，纳齐切克停止了玩耍，蹭到奶奶跟前说：“奶奶，我得（给）你去买代用品吧！”

奶奶一拍手说：

“你想到哪里去了，纳齐切克？我能把你自个儿放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尤其是今天，正下着雨。外边尽是泥。要是让哪只狗把你咬一口，我这咖啡就太不合算了！你这个小东西！”

“老说我是小东西。”纳齐切克嘟嘟囔囔说，“奶奶，您要是这样，我老也不会有出息，您哪儿也让我去。您自己说多（过），米特（克）什叔叔像我这么大时，还自己去多（过）姆尼霍采集市呢！”

“喏，米克什是米克什，而你是纳齐切克呀！”奶奶笑了，“我宁可饿着，也不能派你到广场那边去。”

可是纳齐切克跟奶奶没完没了地磨啊磨啊，奶奶终于被它说服了，打发纳齐切克去买咖啡代用品。她给它裤子上的小口袋里塞了七个铜板，左叮嘱右叮嘱，生怕它出点事；又把它送过了独木桥，还一直在后面望着，直到它消失在学校后面为止。

纳齐切克大胆地迈着步。泥巴路有点滑，可是纳齐切克毫不在乎。它也想向奶奶证实它已经不再是一只弱不经风的小猫，也能干点儿事了！终于一点差错也没出地走到了塞科先生家。它用鞋尖敲了敲铺子的门，等着人来给它开门。它个子小，自然够不着门把手。

杂货铺老板塞科先生正在铺里裁包货纸。他一听见有人敲，连忙放下手中的活儿出来开门。“这准是一个非常矮的小孩，还够不着门把手。”当他看见站在他们门前的是史维茨家的小白猫纳齐切克时，真是吃惊不小。“哟，可真是贵客临门啦！”塞科先生笑了，取下头上的帽子，深深地鞠了一躬，“热烈欢迎你！少爷，您想买点什么？一大块糖？一袋面粉？还是一瓶胡须油？”

纳齐切克有礼貌地道了安，然后用小爪子往裤兜里掏，把那七个铜板统统掏了出来，交给了塞科先生，清清楚楚地转告说：“奶奶把这些钱放在我兜里，让我逮（给）她买大（咖）啡代用品。”

“好，我们给纳齐切克咖啡代用品，”塞科先生高兴地说，“纳齐切克想要什么，我就给它拿什么。我们这里有从非洲、亚洲、美洲，还有从澳大利亚来的货。”

“嗯，真多！”纳齐切克说，“我们的米特（克）什叔叔到多（过）布兰迪斯，逮（给）我们带回来一大袋东西！”

“是吗？”塞科先生逗着它说，“可就是没带咖啡代用品，是吗？我给你一筒最好的，可是，你恐怕搬不动。”

“我搬得动！塞科先生，请您给我放到肩上，我能像布罗谢克大叔从林子里扛木头那样搬回去。”纳齐切克信心十足地说。

“纳齐切克，要不要把你连同咖啡代用品一块儿塞到个大口袋里把你们

提回去啊？”塞科先生笑着说，可是一看纳齐切克皱着眉头不高兴的样子，便连忙给它挑了一筒放在它的肩上，客气地谢谢了它给的钱，还给它打开了门。

纳齐切克勇敢地穿过村心广场朝回家的路上走去。路有点滑，肩上的一大包咖啡代用品也压得它够呛，可是纳齐切克不顾这一切，它只是小心翼翼地留心哪家别跑出一条不客气的狗来。对这些狗它可真有些害怕。

纳齐切克在想象着，等它真的把这代用品买了回去，奶奶准会拍着双手大吃一惊的。她准会说：“瞧咱们这只小不点猫儿！它已经能跟贝比克和米克什一样替我去买东西了！”纳齐切克心里暗自想道，它将要求大家不再叫它纳齐切克，而叫它纳采克。

突然纳齐切克后面传来一阵粗野的汪汪叫声，纳齐切克心惊胆战地回头一看，差点儿撒手把咖啡代用品丢在泥巴地里，村里最坏的一只狗，马利赛克家的弗恰克正朝它追来。

可怜的纳齐切克吓得慌了神。该把代用品扔掉躲到篱笆后面去？可是奶奶拿什么去煮咖啡呢？必须逃跑，保住咖啡代用品。

纳齐切克跑了起来，可是还没跑上几步，绊上一块石头，栽了个大跟斗。当它正想爬起来再跑时，咖啡代用品又绊了它一跤，纳齐切克又栽了一个跟斗。它已经吓得要命了，可恶的弗恰克眼看就要咬住它的尾巴。可是弗恰克突然停下脚步，蹲坐在那儿笑得前仰后合。原来是：诺瓦克家旁边的路很陡，从山坡通到下面，可怜的纳齐切克连栽跟斗从上冲到下面。一会儿是纳齐切克翻过那包咖啡代用品；一会儿又是那包代用品翻过纳齐切克，就这样连滚地滚地滚到了下面的水洼里，连猫带东西都掉了进去。

可是山坡上的弗恰克已不再哈哈大笑。因为库尔丹家的弗朗达神不知鬼不觉地拿着一根大木棍从附近马迪斯家窜了出来，狠狠地抽了弗恰克几棍子，使得它狼狈逃跑了。弗朗达又快步从山坡上跑下去，从水洼里捞起纳齐切克和咖啡代用品，飞快地朝史维茨家奔去，身后泥水四溅。

老奶奶站在院子里等着纳齐切克回家。她真的拍了一下手。但不是像纳齐切克原来猜想的那样，是为了高兴。可怜的奶奶一见纳齐切克浑身湿透，泥巴乎乎的，吓得直哆嗦，连忙从弗朗达怀中把它接过来，包在围裙里跑回家去了。

这时贝比克和米克什也回来了。弗朗达瞪大着眼睛，喘着气向他们讲述着：纳齐切克怎么遇难，他是怎么把它从水洼里救出来的。

米克什像发现奇迹似的看着弗朗达，瞧我们的弗朗达！这么个调皮鬼，居然干了这么大的好事！救了纳齐切克，还把它送回了家！米克什立刻从口袋里掏出钱包来，挑了一块金币交给了惊讶不已的弗朗达。如今发生了一件叫人难以相信的事，亲爱的孩子们！这个调皮捣蛋出了名的弗朗达却说：“这么点事用不着给钱！”还没等米克什从惊奇中明白过来，弗朗达已经转眼不见了。

这天晚上，米克什还去看望了波贝什，把纳齐切克出了什么事，弗朗达怎么救了它等等告诉了它。波贝什激动得伸长脖子，翘起下巴，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你说，纳齐切克掉到水洼里，是弗朗达把它救上来的？那淘气小子不把纳齐切克往水洼里多按几下就不错了！”

“别这么认为，波贝什，弗朗达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坏！弗朗达只是像几乎所有其他男孩一样，爱淘气。现在我已认定，他的心眼不错，所以我才来和你商量，给这男孩子点什么好事，好好帮助他学好，别跟个野孩子似的胡来。”

“我可没少教训他！”波贝什嘟哝说。

“哟，你把他扔到水塘里，这根本不是一种好办法，咱们的老爷爷们才用这种办法教育呢，你知道，波贝什，我打算怎么做？我到克隆茨基马戏团去找个最好的驯兽师夹管教弗朗达。”

波贝什感动得泪水夺眶而出，滴嗒掉在胡须上。

纳齐切觅躺在暖炕的被子里。奶奶带着贝比克上村子里去了。米克什留在家照看纳齐切哀。它坐在窗前，望着满天星斗，回想起在外面流浪时，夜里常常没有安身之地，来到克隆茨基先生的马戏团之前吃了多少苦，就想起在他那里的美好生活。

他们大概在干什么呢？都过得好吗？奥露什卡在干什么呢？还有克隆茨基先生现在过得怎么样呢？大象叔叔的病好了吗？

米克什突然觉得，它这么离开他们，也没写个信去问个好，问他们过得怎么样，正在干什么，它什么时候再去干活，这太不近情理了。

“喏，天哪！”米克什叹了一口气，“我在那里的时候，惦记着家里；在家里的时候，又惦记着奥露什卡。我真想永远留在奶奶身边，又真想永远待在马戏团，要是那个马戏团总待在奶奶的院子里便再好不过了。可是这不可能，奶奶可能受不了。在家里待着当然很好，可我已经不是一只没用的小孩了，我也有我的责任！我回来只算度假，我又该去上班了，因为我身体又已复原了，我已经答应过奥露什卡回去的，她和克隆茨基先生都为我哭过不知多少回呢；我也非常想念奥露什卡。没别的办法，我明天就给他们去封信，告诉他们我已经恢复健康，再养些日子便收拾行装回去上班。我真的已经非常盼望见到奥露什卡，克隆茨基先生和马戏团里所有的动物了！”

[本书上卷结束]

## 献给阿莱恩卡·拉达

【本书第二卷包括两册。于 1936 年以《米克什和克隆茨基马戏团》（关于会说话的米克什的第三本书）和《可爱的故乡》（关于会说话的米克什的第四本书）书名出版】

## 30 意想不到的来访

我已给你们讲到，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如何坐在窗口旁，望着满天星斗，想念着奥露什卡和马戏团的其他朋友们。

它打算给他们写封信，告诉他们它已经恢复健康，再养些日子便回去上班。第二天，在贝比克的帮助下，真的给他们写了一封长信。可是几天之后，当它收拾行李，准备上路时，发现奶奶非常悲伤，只好暂时作罢，把启程的日子往后移。

后来干脆忘了这回事，后来开始带着纳齐切克玩，教给它每个男孩都该会的各种游戏和本事。赛跑啦，踢球啦，爬杆啦，开玩笑啦，等等等等。纳齐切克对这个米克什叔叔崇拜得五体投地。米克什给纳齐切克买了一套新衣服。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是亲眼看见就好了。纳齐切克在星期天穿着这套新衣服，样子多么神气啊！它也很听奶奶的话，不许穿着新衣服爬树，也不能粗心大意掉到水洼里。米克什看见纳齐切克进步这么大，高兴得把别的事都忘在脑后了。

突然，发生了一件米克什没有料想到的怪事：库尔丹家的弗朗达爬到巴拉切克家去摘梨子时，快到他家花园门口的那一刹那，看见公路旁的一棵树上有一只漂亮极了的大鸟。弗朗达停下了脚步，瞪大眼睛望着这只陌生的鸟。本来，不论花园里的，田野上的，森林里的鸟他都认得。可是却从来没见过这种鸟。弗朗达这样的小孩是绝不会把手插在口袋里，光是傻呆呆地望着而不采取行动的。他马上决定要想法把这只鸟抓到手。他往手心里吐了点唾沫，抓住最下面的一根树枝，悄悄地，像松鼠一样灵巧地往树上爬去。他尽量不出一声响地爬着爬着，生怕把这只珍奇的鸟吓跑。眼看就爬到了鸟的身后，眼看一伸手就能把它抓住了——可是，糟糕，孩子们，帮弗朗达祈祷吧，可别让他掉下来啊！突然这只红里透蓝和绿色的鸟儿安安静静地一回头，看见了弗朗达，然后对他说：“你有什么事，少爷？”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可能猜着了，这是一只鸮鹉。

弗朗达什么也没说，但是像一股电流似地顺着光滑的树干溜了下来。他并没有跑掉，只是摘下帽子，恭敬地道了一声好：

“神鸟先生，上帝保您日安！请您别生我的气，我以为您只是一只穿了漂亮衣服的乌鸦呢！”

“没关系！”鸮鹉说，像想起了什么。对着下面的弗朗达喊道：“请问，少爷，那儿就是梨庄吗？”

“是啊，神鸟先生，”弗朗达回答说，“我出世以来，梨庄就一直在那儿。”

“少爷，你不认得一只叫米克什的黑猫吗？”鸮鹉接着问道。

“怎么不认识呢？不久前我还把他们家的纳齐切克从水洼里捞了上来呢！米克什和纳齐切克都是史维茨家的，住在下面那条小溪旁边。”弗朗达回答说。

“那么劳您驾。少爷，请您带我去找它。”鸮鹉请求道。

“乐意效劳！”弗朗达甘愿这样做，他又瞧了瞧树上其他几只鸮鹉，没注意到鸮鹉用他听不懂的话对着坟地叫了些什么，还一个劲地东张西望，脖子都快转断了。随着，他也跟着望坟地那边一瞧，乖乖！别让弗朗达跑了，孩子们！可是弗朗达正惊吓得双膝打颤，哪里跑得动啊！他不住地盯着正朝

他走来的一大队动物。

走在最前面的是毛茸茸的狗熊，紧跟在它后面的是大象，头上坐着一只猴子，猴子穿了一身花花绿绿的衣服，大象头上也戴了一顶红帽子。弗朗达差点吓瘫了。他四下里望了一下，看看往哪儿藏好，可是鸚鵡飞到最下面的一根树枝上，安慰他说：

“您别怕，少爷，您什么事也出不了！我们都是米克什的朋友啊，您把我们带到它那里去吧，您不也是米克什的朋友吗？您会看到，我们见到它会有多高兴啊！”

弗朗达只是点了点头，因为他直到如今还没法说出话来。他沿着公路朝村子里跑去。鸚鵡也蹲在大象身上，由弗朗达带路，动物们跟在后面，朝梨庄走去。

当这个奇怪的队伍来到村心广场时，把那儿的人吓了一跳。各家各户的狗从四面八方跑来，围着它们恶狠狠地叫着，可是还是与他们保持了相当一段距离。人们从一座座房子里跑出来，看着这行奇怪的动物队列。大叔们停止了抽烟，老奶奶和大婶们弄得手脚无措，老爷爷们双膝直颤，娃娃们吓哭了。你们别奇怪，因为这个小村子里的人们还从来没见过像大象这么大的动物。全村人都惊讶地望着库尔丹家的弗朗达，奇怪他怎么一点也不害怕这些动物，他们尤其感到奇怪的是，不知这个淘气包是从哪儿弄来这么些动物的。弗朗达一下变得非常神气，他什么也不拍，大摇大摆地走到这列动物的前面，仿佛这些动物都是属于他的。其他的男孩们都很羡慕他，但是却没有胆量去问他一声：这些动物是从哪儿找来的，他是怎样把它们藏起来的，好让他家奶奶不知道。弗朗达根本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只顾把这帮突如其来的来访者带着穿过村心广场，朝着下面小溪旁史维茨家走去。史维茨家的人正好全在院子里。奶奶坐在门廊上，纳齐切克蹲在她膝盖上，贝比克，巴西克和波贝什都站在她周围，他们正聚精会神地谈着什么，可是从广场那边传来了狗叫声，人的嘈杂声和孩子们的哭叫声。

“那儿出了什么事？”奶奶说，“怪啦，什么东西朝我们这儿来了？”

大家不约而同地朝着广场那边望去，惊奇地发现一行奇怪的动物队列正朝这边开来。当然是米克什第一个想起来了，而且一眼就认出来了，它大步跑去迎接它们，热诚地欢迎了它们。所有动物因为又见到了米克什而高兴万分，一个个发出欢快的叫声，鸚鵡坐在象背上对米克什说道：“尊敬的米克什先生，您好啊！”

米克什衷心地欢迎过它们之后，对弗朗达道了谢，感谢他给动物们带路，然后领着它们回家去了。可是院子里只剩下了贝比克和波贝什。动物队一出现，奶奶便把纳齐切克抱进屋里去了，因为它害怕这些“茨冈佬”的喊叫声。巴西克躲到它的圈里去了，说是去打扫一下，其实也是因为害怕才走掉的。贝比切克虽然也有一点点害怕，但是他不能跑掉，因为他看见弗朗达也并不害怕这些动物。波贝什也留下来陪伴贝比克，尽管它的下巴已吓得直颤抖。

米克什把客人们带进院子时，奶奶走了出来，可是没把纳齐切克带上。它站在被子底下，死活不肯出来欢迎这些奇怪的客人。

这时，米克什将客人介绍给了奶奶。

“这是大象布龙迪巴尔大叔，这是狗熊米什卡大叔，这是猴子卡恰巴小姐和鸚鵡克拉波西尔。”然后又把奶奶、贝比克和波贝什介绍给了它的客人。狗熊和象客气地嘟哝了一句什么，猴子深深地鞠了一躬，只有大象背上的

鹦鹉对着下面喊道：

“老太太，您好！”

猴子和大象摘下了帽子，大象把它的鼻子伸给了奶奶，好跟她握手问好；可是，孩子们，你们别吃惊，老奶奶那双老手一直在发抖，因为这大象站在她面前就像一所房子似的。贝比克和波贝什也衷心地欢迎了米克什的朋友们，握了握米什卡和卡拉波西尔脚，卡恰巴的手和布龙迪巴尔的鼻子。

随后，米克什想起了巴西克，连忙朝它的圈跑去。

巴西克不怎么想出圈，吓得全身都在发抖，可是当米克什向它解释说这些大动物都是巴西克的远亲，也都属于多蹄类时，巴西克终于被它说服，心情宁静下来。

### 31 老奶奶的一大堆操心事

老奶奶欢迎过米克什的动物朋友们之后，请它们到屋里去坐，可是那可怜的老太太马上脸红了，因为她看了一下布龙迪巴尔，立即发现它几乎跟她家的房子一样高。聪明的鹦鹉卡拉波西尔立刻看出了这一点，连忙叫奶奶别为它们操心。“我们又得往回走了，老太太！”它说，“我们只是有点事要转告米克什先生，我们回家的路很远，不能在这儿久待，只等米克什先生准备好上路。”

“我就这么让你们走掉，这哪像话？！”奶奶激动地说，“既然你们是米克什的朋友，那也就是我的朋友，我总不能让你们在我这儿什么也没吃就走啊！”

然后她暗示米克什跟她到里屋去一趟，在那里，她问米克什，要不要给这些熟朋友煮点儿咖啡。米克什微微笑了，但只是一刹那，很快它便回答老奶奶说，“奶奶，您可以煮咖啡。可是我们首先得给他们吃饭，吃它们习惯的食物。奶奶，它们可不好养啊：各个吃的东西都不一样。这倒不是因为它们嘴馋，而是从它们一出生起就习惯了的缘故。”

“哪，好呀！我乐意给它们煮好几种食物，你只管告诉我，该怎么做，别让人家笑话我。”

“奶奶，您不用发愁，我一定告诉您，它们爱吃什么。”米克什安慰奶奶说。

“这么办吧，给猴子卡恰巴煮点咖啡，给它一块昨天的甜面包；给鹦鹉买些花生米，葵花籽，再加上一个漂亮的苹果；至于狗熊，您要是能给它几块面包加蜂蜜，那它一定会非常感谢。给大象叔叔您煮上一百斤大米，它就会满足了。”

米克什说起这些来倒轻巧得很，可是老奶奶却已经吓得两腿打颤了。她一拍手，惊恐地望着了一阵米克什，她的下巴也在颤抖着。“我亲爱的孩子，”她的颤抖的声音说，“我到哪儿去煮这么多食物来给它们吃啊？我的老天爷，光是米饭就得煮上五六锅，我们家哪有这么大个炉子啊？亲爱的米克什，这顿饭可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啦！”

“亲爱的奶奶，什么事都会安排好的，您只管放心。这又不是个兵团：你瞧吧，一切都会很顺利的。我马上叫弗朗达推着独轮车到塞伊克家去弄点米来，贝比克到哪儿去找点花生、葵花籽和苹果，我在这儿把火生上。您，奶奶，麻烦您，到普拉维茨家去要一点点蜂蜜来，他们会乐意卖给您的，同时您还可以求普拉维茨大婶给您煮两锅饭，她准会乐意帮忙的，您再让住在她隔壁的夏尔托大婶也帮您煮两锅米饭，让这位大婶赶快拿锅烧上水，等弗朗达把米买回来，就可立刻下锅了。我马上把这儿的火生上，请您放上两个装水的锅，因为我端不了。再用一个小锅给猴子煮咖啡。很快一切就会办得妥妥贴贴的。”

“看得出来，米克什，你在外面当过驯兽师！”老奶奶已经显得快活些了，“瞧你一下就把什么都安排好了。好吧，我马上到普拉维茨家去买蜜糖去，其他就拜托你了！”

奶奶把锅子放在炉灶上，便上普拉维茨家去了。普拉维茨家的房子背靠着史维茨家，门窗朝着田野，因此史维茨家这边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一点也不知晓。老奶奶这么气喘喘地跑过来，也使他们感到惊奇：

“我的好邻居啊，请你们卖给我一点儿蜂蜜吧！再请给我煮两锅米饭！你们瞧我这个乱劲，我已经记不清脑袋搁在哪儿了。突然来了一大帮客人到我家，可我一点儿准备也没有，拿不出什么可招待他们的。”奶奶喘着气解释说。

“你们家来了什么远客？”普拉维茨问奶奶说。

“哎呀呀，我的好邻居！”奶奶接着说，一边搓着手，一边翻动着眼珠，“有一个脸上长着长鼻子（奶奶边说边用手比划着，尽量伸得最长），第二个一下跳到屋顶上，第三个蹲在梨树上，第四个用爪子直搔痒痒！”

普拉维茨大叔和大婶都惊讶得瞪大了眼睛，不知奶奶在说些什么，是不是她一下子脑子糊涂了？

“您只给这些朋友煮米饭？”普拉维茨大婶问奶奶。

“我要煮咖啡和米饭，”奶奶回答说，“咖啡是给那只猴子喝的，米饭是给那个长鼻子的客人吃的，那个长着一个钩钩嘴壳的客人只要一些葵花籽就行了，而那个毛茸茸的家伙爱吃蜂蜜抹面包。这是我们的米克什给我出的主意，因此我来找你们卖些蜂蜜给我，再请你们给我烧上两锅水，准备用来煮米饭。我还得请夏尔托大婶也给我煮上两锅米饭，因为那只长鼻子一顿要吃五十公斤米饭。”

大叔大婶只是点了点头，没再往下问了。给她烧上两锅水，等老奶奶一转身，他们两口子彼此无可奈何地望了一眼，普拉维茨用手拍了拍额头，仿佛想说，更维茨家的奶奶准是糊涂了。“这也没什么好奇怪的，”他说，“她一天到晚和米克什说话，和巴西克说话，很少和一个正常人说话了。天长日久，她准以为，她的远方来客也和米克什或巴西克一样了。煮吧，孩子他妈，就当什么也没看出来，按照老奶奶所要求的去干吧！”

## 32 米克什重回马戏团

正当那几口大锅分别在三座农舍为大象布龙迪巴尔煮着米饭，为卡恰巴猴子煮着咖啡时，鸚鵡卡拉波西尔把它们的来意告诉了米克什，它们是专程来接它的。

“真有点过意不去，”米克什表示歉意说，“让你们为我走那么多路。真不好意思，我没有像我自己信上所答应的那样自己走回去。我真恨不得狠狠地踩一下自己的尾巴。其实让奥露什卡来封信催我一下就可以了嘛，卡拉波西尔！”

“她是给您写过一封信呀，米克什先生，”鸚鵡困惑地说，“可是邮局局长一看信封上写着一只什么公猫收，他便把她连同这封信一起撵出去了。”

大家一听都哈哈大笑了，可是鸚鵡没笑，它用悲伤的声调接着说：“什么事都比您想的要糟得多，亲爱的米克什先生！您不在家的这一段时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我们马戏团的老朋友您都再也见不着了。”

“我的天哪，那儿发生了什么事？”米克什不安地问道。

“发生了很多事，”鸚鵡回答说，“老板患了重病，他没法再关照马戏团，可怜的奥露什卡忙不过来，她年纪也太小，不会领导这个马戏团，因此咱们马戏团在最近一段期间很不景气。团里所有的人都走掉了，有好些训练有素的动物不得被卖掉，只剩下了我们四个和狮子大叔。它自你走了以后，脾气一直很差。连我们也不知道，我们几个的下场将会怎么样。我们只是相信一点：米克什先生，您能诚挚地给她出个主意，好让她至少保住我们五个。是她把我们派到这里来的，她说如果劝不动您回来，最好我们也别回去。因此我们大家恳求您和我们一道回到马戏团，至少保注我们五个。”

米克什低着头听完了鸚鵡的叙述。大象、猴子和狗熊虽然听不懂鸚鵡说的话，但它们能猜测到鸚鵡讲的内容，所以也一块儿恳求地望着米克什。米克什被感动得快要哭出来了。奶奶又以颤抖的声音加了几句油说：“没法子，亲爱的，既然他们那么需要你、你就得立刻回到那里去！我要是只因为自己舍不得你，就把你扣在身边，那就太不应该了。为了使它们能好好地活下去，你必须回去，而且你已作好上路的准备，那就别耽搁了，和这些动物先生们一快儿上路。等它们吃点东西，你们就走，也好及时到达那里。”

听了奶奶这番话，米克什才猛然清醒过来，立即回答鸚鵡说：“你知道，卡拉波西尔朋友，我绝不让奥露什卡失望。她救了我一回命，这次我有机会报答她的恩情，正合我的心意。你们快吃点东西，然后咱们上路。”

随即米克什跑进屋去作上路的准备工作，奶奶忙倒咖啡，往面包片上抹蜜，给大象盛米饭、贝比克和弗朗达把夏尔托家那两锅饭也端了来。当他们正想到普拉维茨家去端另外两锅饭时，出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

普拉维茨大婶把饭锅从灶上端下来之后，对普拉维茨大叔说：“我说，孩子他爹，你能不能亲自把米饭送到史维茨家去，免得老奶奶来费那个神？”

“当然可以，孩子他妈，”普拉维茨大叔满口答应了。他端起锅耳就走出了家门，小心翼翼地下了石阶，绕过史维茨家的花园，直朝他家前门方向走去，同时面部表情非常严肃，因为他老以为奶奶的神志出了毛病，准备从她家的亲戚那里打听一下这位老奶奶究竟是怎么变得这样的。可是等他一到史维茨家，朝他家院子里一瞧，碰上这么一只大象，吓得放下饭锅就跑回家去了。

“这位慌慌张张的先生是谁？”鸚鵡卡拉波西尔问奶奶。

“这是我们的邻居普拉维茨，他成天住在那个拐角里的小屋里，很少和人接触，所以给吓住了。”

普拉维茨像疯了似地飞跑着，差点儿摔倒在地。普拉维茨大婶正好站在窗口张望，一见这情景，觉得好不奇怪。连忙跑去接她的丈夫，两人在大门日撞了个满怀，他瞪大着眼睛，两只手伸得老长老长说：“不只是这么长，而且是这么这么长的鼻子！”

大婶双手一拍说：

“我的老天爷，”她惊慌地嚷道，“是不是我孩子他爹也神经错乱了？”贝比克和弗朗达走进他家时，大婶正拿着围裙要去擦眼泪，准备为这不幸大哭一场。两个男孩马上明白普拉维茨为何吓了一跳，因此他们连忙自己专端第二锅饭。直到现在这老两口才弄明白：原来老奶奶什么毛病也没有，是他们家真的来了不一般的动物客人。接着老两口还专门去瞧了瞧这些不寻常的远方来客。

史维茨家的客人正在吃午餐，大家的确都吃得很满意。鸚鵡乐呵呵地啄着它的葵花籽和花生，大狗熊津津有味地咬着它的蜜糖蘸面包，猴子美滋滋地喝着它的咖啡，大象不时地抬起它的长鼻子，表示它的米饭的确香喷可口。奶奶看着这情景打心眼里高兴。她已经不再担心这些马戏团的大演员们会对她的款待有意见了。这时，米克什把路上所需的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它的朋友们吃饱喝足了，便开始和家里人告别。虽然恋恋不舍，但谁也没有哭哭啼啼的，因为大家都承认，马戏团十分需要米克什，它应该马上回去。奶奶为米克什感到自豪，她已经在考虑怎样向邻居们去解释，动物们为什么都来找她的米克什。只有纳齐切克哭着舍不得米克什叔叔走，米克什答应给它买一只摇晃的大木马，哄着它别哭。

随后，米克什还代表它的动物朋友们谢谢奶奶的招待，又告了一次别，便坐到大象布龙迪巴尔背上去了。它的两个大背包也放在大象背上，鸚鵡和猴子跳到大象背上，一前一后把米克什夹在中间，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只有狗熊嘟哝着说，它还是走路的好。

大象用它的长鼻子挥着它那顶红帽子向主人表示告别，然后将它拍在头顶上，米克什用象语对它嚷了几句什么，大象点了点头。

“弗朗达，贝比克，坐上来送我们一段路吧？至少送到砖厂那儿！”米克什冲着它的朋友喊道，“快走到大象眼前来，它用长鼻子把你们放在我们中间坐下！你们不用害怕，它不会伤害你们的！”

贝比克犹豫了一会儿，去还是不去呢？可是弗朗达不管这一套，立刻跑到大象眼前。大象鼻子一钩，弗朗达立刻坐到了米克什后面，这使贝比克也大着胆子坐了上去。不一会儿全队人马从院子里出发了。老奶奶又一次向米克什挥手告别，巴西克和波贝什也举着前腿和米克什道别。邻居们纷纷和米克什告别，叮嘱它过些日子再健健壮壮地回家来看看。

村子里的狗又撒野地狂吠着，但老乡们再也不像上次动物们进村时那样吓得丢魂落魄了，因为他们亲眼看到动物们在史维茨院子里的文雅举止。男孩们非常羡慕贝比克和弗朗达能坐上大象，他们看到弗朗达坐在上面那个神气劲，心里很不是滋味，仿佛在玩弹子球中全让弗朗达赢去了似的。

但一切事物都有终结。他们走到砖厂那儿之后，大象按照米克什的吩咐停下脚步，又用鼻子将贝比克和弗朗达钩下来。男孩们最后一次地和米克什

及它的朋友们告了别，跑着回梨庄去了。大象和它马戏团的朋友们也很快消失在黑森林中。

### 33 奶奶给纳齐切克讲故事

米克什重又离家出远门的那一天，纳齐切克像丢了魂似地在院子里、房间里来回走着。在院子里的时候，它傻呆呆地望着村心广场出神，仿佛在等待着米克什叔叔的出现：在屋子里面，它拿拿这件玩具，摸摸那件玩具，可对哪一件都没有兴趣。傍晚，等奶奶一从村子里朝家走来，它便蹭到她身边问道：

“奶奶，米特什叔叔什么时候回来？”

“你这个问题提得早了一点吧，我的小宝贝！”奶奶笑着说，“你想它了，是吗？小东西，我也一样啊，非常想它。回到屋里去吧，我煮点咖啡，给你讲点什么好听的！”“好极了！”纳齐切克高兴起来，“奶奶，速（给）讲一多最好听的童话！”

“今天不给你讲什么童话，”奶奶回答说，“讲一件这里真的发生过的事情，它比童话还要好听！”

于是，等奶奶和纳齐切克吃罢晚饭，便一块儿坐到炕上。奶奶给纳齐切克讲述了一件真的发生过的事情。

请注意！奶奶开始讲啦：

在小溪那边，巴尔塔奇科夫住着的这所房子里，从前住着粗木匠贝茨卡。他有七个孩子，所以不得不拼命干活，以养活这一大家子。贝茨卡的确是个好手艺人，所以活儿总也有的干，他的孩子们从来没有挨着饿。

挣钱多一点的时候，他还能给他们买上点儿礼物。圣诞老人每次给孩子们们的赠予都不坏，每年圣诞节也总要装上一棵漂亮的圣诞树。

贝茨卡木匠是个好爸爸。

有一回，他去请科马列克家的弗朗季克来扮演圣诞老人，给他的孩子们送礼。弗朗季克才十二岁，可是个子够高的。他高兴地答应了贝茨卡的请求，马上去找麻絮当胡子，找硬纸壳做帽子，还找了点金纸做装饰。他为自己也能像一个大人那样扮演起圣诞老人来而感到骄傲。

在圣诞节那一天的下午，他已经把什么都准备好了，贝茨卡从店里买回来的礼物，直接拿到科马列克家，放在用金纸装饰的篮子里。天刚刚黑，便给圣诞老人穿上衣服。

这淘气的野小子，化装起来还挺像的！当他挂上用麻絮做的长胡须和头发，化上脸妆，简直都认不出来他了。他们的狗米哈莱克瞪大眼睛望着他，不明白弗朗季克为什么要穿一件白长袍，为什么头上要戴一顶贴金纸的带尖角的帽子。它一步也不肯离开他，好奇地等待着弗朗季克的下一步行动，它心想得好好看管着他。

大约七点钟时，外面已经完全黑了。科马列克大婶进屋来说：“你该走了吧，弗朗季克？贝茨卡家已经亮灯了！”

弗朗季克一整下午都在盼着这个时刻的到来。于是他一手拿着棍子，一手提着礼品篮，出门消失在黑暗中。米哈莱克花狗跟在他后面，一直将他送到小溪旁，可是它再也不敢往前走了，因为它害怕崎岖不平的石子路，也不愿意下水。它一直等着弗朗季克走到对岸，然后摇了摇尾巴便转身回家了。

这时弗朗季克已经在用棍子敲着贝茨卡家的门窗，用最低的嗓门念叨着：“节日来，圣诞到，”贝茨卡家的小孩们一听到敲门声，马上连喊带叫地满屋乱窜，惊慌地寻找藏身的地方，好在圣诞老人进来之前藏起来。有的

躲到柜子后面，有的藏到炕床下面，还有的钻到了床底下。他们知道，很快又得爬出来，在圣诞老人前做祈祷，可他们还是要先这么躲一通，几乎家家孩子都是这么做的。

当他们听到圣诞老人在问他们的父母有没有小孩时，他们的心砰砰直跳。

“有啊，圣诞老大爷，多得不得了呢！”贝茨卡大婶回答说，接着拍着手，惊讶他说：“圣诞老大爷，您给我家孩子拿来这么多东西？这些礼物可真棒！苹果，核桃，花生，糖果，啊，谁知道还有些什么！”

贝茨卡家的小孩一听到这些话，立刻从各个角落里爬了出来，在圣诞老人面前跪下祈祷。

圣诞老人像雕像似的站在他们面前，一动也不动。正当他们的祈祷快结束，他的鼻子不知怎么搞的有些痒痒，真恨不得按老习惯用袖子去擦它一下，可是还及时想起了自己的身份，连忙想把手塞到裤兜里去，只可惜穿的是没兜的白长袍。

孩子们已经祈祷完毕，好奇地望着圣诞老人。他们一见他这副忙着找口袋的样子，以为他一定会慷慨地给每人发上几个硬币。可是圣诞老人想要知道，他们够不够资格得到这些礼物，因此开始向他提出问题；

“不错，你们祈祷做得不错，”圣诞老人夸奖他们说，“可是我想知道，你们的学习好不好。我得先考考你们，如今注意啦，学生们！先给我算道算术：几加几等于几？”

贝茨卡家那些已经上学了的孩子莫名其妙地望着圣诞老人，连圣诞老人自己也为他出的这个无意义的题目而不知所措。他为自己这么不会办事而感到恼火。当七岁的小瓦西克立即回答说：“圣诞大爷，我们学校还没学过这道题”时，他想马上想出点什么聪明题目出来弥补一下；

“好吧，”圣诞老人终于想出了一道新题：“如今，学生们，请你们回答，哪一条最长的海流入我们的易北河？”

“圣诞老人，易北河是在姆涅尔尼克与伏尔塔瓦河汇合！”十岁的托尼克马上纠正他答道，忍不住用手捂住嘴巴，免得笑出声来。

现在圣诞老人真想跳起来，抽托尼克几棍子。可是他也生自己的气，他知道第二个题目比第一个题目出得更蠢；他也看出贝茨卡叔叔怎样在偷偷地笑他，可是不同的一点是弗朗季克不像别的男孩一样那么容易服输，他马上振作起来，严厉地看了托尼克一眼，对他嘟哝着说：“你以为地理得了个三分，就了不起了？你就聪明了？可要是肖波尔家的贝比克不让你抄他的卷子，你也一样什么都不会！我都知道！你跟我一样一问三不知！你当心点，托尼克，别让我哪一次在我家的梨树上抓住你！”

“这一下，你这小子，我可给了你点厉害看！”圣诞老人暗自想道。孩子们不管三七二十一笑得前仰后合，弗朗季克把他们扔在一边，转过身来对贝茨卡大婶说：

“大婶，您给我拿个藤筐或盘子来！”他慎重其事他说，“我把圣诞礼物倒到里面，您自己灵活掌握，去给他们发礼物吧！我今天还得去特申巴拉恃家和社科维茨家发礼物，得赶快走。”

这时，孩子们停止了笑，瞪大眼睛盯着圣诞老人倒在盘子里的礼物。

“您真好，圣诞老人，还想到了我们家的孩子！”大婶谢谢他说。

“这是我乐意干的，大婶，现在我真该走了，祝你们一切顺利。我来的

时候，好像看见你们家的牲口圈门没关好，别让羊跑丢了！好啦，晚安！”

圣诞老人和大叔大婶握手道别，在孩子们的一片欢呼声中离去。

弗朗季克从贝茨卡家走出来时，鼻子翘得老高，仿佛至少是个什么大博士。他为自己能干地打发了这件事，没让贝茨卡家的孩子们认出来而感到高兴。他暗自想道，等到村里别的大孩子知道他跟大人一样，已经扮演过圣诞老人了，一定会羡慕他得不得了。这一来他更觉得骄傲了，开始像村长一样地迈着步子。

等他走到小溪旁，发生了一件不平常的事情：贝茨卡家恰好在这个时候亮起了堂屋里的大灯，强烈的光线直射到小溪这边，照亮了潺潺的溪流和平坦的石头。

弗朗季克惊讶得丢下了混子和篮子。张着嘴，瞪着眼看着出现在他面前的意想不到的现象：小溪中间的一块大石板上站着一位大个子圣诞老人，被贝茨卡家的灯光照得容光焕发。圣诞老人站在那儿像雕像似的一动也不动，使劲瞅着惊讶的弗朗季克。

弗朗季克把刚才那个庄严劲忘得一干二净，在大圣诞老人面前跪下来祈祷。他心不在焉、颠三倒四地念着祈祷文，可是大个子圣诞老人对他仍旧十分满意，笑得差点儿从大石板上掉到水里。纳齐切克，你可从来没见过这样快活的圣诞老人啊！

“喏，我的同行，你演得不错！”大个子圣诞老人终于说话了，“扮演得不错！看得出来，你在学校里学得不错，在家里也很听话，所以，我的同行，我也得送你些圣诞礼物，快把篮子准备好！”

弗朗季克立即把篮子放好，圣诞老人给圣诞老人送礼，这在世界上恐怕是有史以来第一次吧！

## 34 米克什准备盛大演出

布龙迪巴尔和米克什它们经过长途跋涉走近马戏团时，奥露什卡忙从一辆车里跑出来迎接它们。米克什一见到她，便让大象赶快把它抱下来放到地上。可是快乐的大象直将米克什交到了奥露什卡手里。

这是一次非常欢快的相会。狗熊米什卡一见奥露什卡举着米克什快乐地转了好几圈，也忍不住笨呼呼地用两只后腿走着蹦跳着。大象使劲翘起它的长鼻子。隆重地吹出了问候之声，鸚鵡蹲在大象头上直嚷嚷：“米克什万岁！向米克什致敬！致敬！”猴子卡恰巴在大象背上来了个倒栽葱……

可是，当奥露什卡在车上向米克什讲了马戏团的艰难处境后，米克什低着头，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当它听到说克隆茨基先生病卧在布拉格医院很长时间，为此不得不把几乎整个马戏团卖掉时，它难过极了。原来的享有盛名的马戏团，如今只剩了几辆车，一个小帐篷和最必不可少的几件道具。原来的马戏团人员中只剩下了忠实的老驯兽员史维达，他是无论如何不肯抛下这马戏团的。他宁可不计报酬，白给这马戏团干活，也不忍心丢下奥露什卡。老狮子赫洛德斯和这几个前去迎接米克什的是留在马戏团的全部动物了。

“今后怎么办，我可真不知道，”奥露什卡结束她的介绍说，“钱越来越少，我真担心，我恐怕很快就得跟剩下的这几头动物告别了。”

这时，米克什从小凳上站起来，走到奥露什卡跟前，坚定他说：“别担心，奥露什卡，不会落到这地步的！我在家里就已经答应过卡拉波西尔一定帮你的忙，我很乐意报答你对我的救命之恩！你会看到：又会像从前一样兴旺起来的，克隆茨基马戏团往日的荣耀还会再现的！我在路上已经考虑好了一切，我坚信一切都会成功的！”

“所以我才派它们去找你呀，米克什！你是我最后的希望！”奥露什卡回答说，一边用手抚摸着米克什的脑袋，她已经显得快活些了。

然后，他们一道去看望了狮子。米克什走到笼子跟前，看到这兽中之王狮子大叔，脑袋伏在前爪上，神情十分忧伤。可是米克什一走进它的笼子，狮子立刻抬起了头，欢乐地控晃着尾巴。米克什恭恭敬敬地向它鞠了一躬，用狮语礼貌地问它道：

“兽王大叔，您身体安康？”

“坏透了呀，亲爱的米克什！”狮子呜噜地回答说，“可是谢天谢地，你终于又回到这里来了，我以为就会这样愁死掉呢。我身体不舒服，可我很高兴的是，他们没有把我卖掉，又和你见面了。这一来，什么都会是另一个样子。”

奥露什卡和也站在笼子旁的布龙迪巴尔大象听不懂米克什和狮子说的什么，但是他们清楚地看到，米克什的归来，给狮子带来了多大的欢乐。奥露什卡满意地微笑了，布龙迪巴尔大象在米克什与狮子谈话的这段时间，一直摘帽恭听着，眼里闪烁着欢快的光芒。米克什还用有关马戏团光辉的前景之类的话安慰了一阵狮子，恭恭敬敬地向它道声晚安告别。

然后和奥露什卡来到卧车里准备休息，以解除长途跋涉的疲劳。奥露什卡准备了晚餐，请米克什脱掉鞋子免得太累，可是米克什挥了一下小爪子说，不累，一路都是坐在大象背上满舒服的，然后将两只前爪往背后一背，就像它在家里看到的大叔们那样，边考虑问题边来回走着。奥露什卡再也没去打扰它，她知道它是考虑如何保留马戏团最后的这一点财产，也没问它什么，

她相信这只智慧的猫自己能安排好一切的。

第二天一大清早，米克什和奥露什卡便察看了帐篷和道具。它感到很满意，并立刻对奥露什卡说了，让她也高兴高兴：“这些道具，对于我想进行的第一场演出，完全够了。我们尽快进行，好赚点钱来救急。我马上派史维达老汉去找几个人把帐篷支起来，作好一切准备工作。”

第三天科斯特莱茨城的多处就已经贴上了这样一张海报：

尊敬的孩子们，乡亲们，女士们  
大叔大婶们，先生们，观众们以及  
其他高贵的大人们！

我们，过去克隆茨基先生的马戏团留下的、  
孤独的、但训练有素的动物们，  
今晚将在我们的帐篷里进行一次

### 盛大演出

以拯救该团失业人员于垂危之际。演出节目将是大饱诸位眼福的高难动作，神奇魔术，最后一个节目将是令人惊叹的：

### 神秘的公猫

这是为从一岁到九十九岁的孩子们准备的一个难以置信的童话或现实。谁若看了第一次表演之后仍然茫然不知其奥妙，可以第二次。第三次来观看演出。

### 学龄前儿童半票

奥露什卡坐在售票室里出售着蓝、红、黄三种马戏票。买票的人往盘子里一放钱，大象布龙迪巴尔便摘下小红帽，吹一声号，用长鼻子撩起红门帘，请顾客进去。人口处站着穿得很漂亮的猴子卡恰巴，它向来客恭敬地一鞠躬，按照他的戏票颜色，把他领到座位上。孩子们，那简直可笑极了！观众们简直不知道先笑什么好：笑大象呢还是笑猴子？或者笑那坐在售票室对面的大狗熊，它一面打鼓，一面拿把梳子当口琴吹。

人们争先恐后地往售票处挤，谁都想让大象对他摘帽致意。村警科夫拉涅克简直维持不过来秩序。要不是鸚鵡卡拉波西尔帮忙，售票处门口会挤得更加不可开交。可是鸚鵡蹲在马戏帐篷顶上，把什么都看得一清二楚，没买票的男孩就别想站到里面来。它站在那顶上朝四面八方转动，一面嚷嚷着：“先生们，女士们，老爷爷们和不会说话的观众们，请按顺序入场，不要拥挤！不守规矩的野孩子们，你以为我看不见你，不买票就想入场？我一通知大象，你就会被它捏成肉酱的！我的老天爷，这么多钱呀！跟雪片一样飞来！喂，请让开，让那位小姑娘挤到售票处去，也让那位老爷爷过去！喂，你这高个儿，别乱撞，别把我们的帐篷撞倒啦！钱可真不少啊！观众们，理智些，你们会把帐篷挤坏的！啊，还有多少人从四面八方赶来买票啊！”

这时，鸚鵡又从帐篷缝里瞥了一眼下面，然后又嚷道：“一张票也别卖了，座位上已经有了三倍之多的观众了！我的天哪！”

史维达老汉也走来悄悄地告诉奥露什卡说马戏篷里的观众多得快要坐到顶篷那儿了，因此奥露什卡不得不停止售票，关上售票窗口走掉。没有买到票的人非常遗憾地看着史维达老汉挂出了“票已售完”的牌子，他们喊着：“坐到地上看也行！”“别白费力气了，观众们！”鸚鵡对着他们嚷道，“你们明天或者后天再来吧！我们一直演到你们都买上票为止。我的天哪，晚安！”鸚鵡飞进马戏篷，大象、狗熊和猴子也跟着它钻进了帐篷。它们随即关上了帘。只有村警留在帐篷外，好心地与人们交谈着，劝他们安心回去，下次再来看演出。喏，亲爱的孩子们，那挤得水泄不通的马戏篷里后来的情况如何，请听下回分解，你们等着瞧这热闹劲吧，我的乖乖！

## 35 神秘的公猫

当观众们在马戏篷里坐下，鸚鵡卡拉波西尔便示意演出开始。鸚鵡自己没演出，它负责维持观众的秩序。

“大家安静！我的老天爷！”它在一根挂在马戏篷正中央的棍子上嚷道，“你们，开演吧！”

孩子们，这演出可精彩啦！猴子卡恰巴、狗熊术什卡，大象布龙迪已尔和舞蹈家奥露什卡的表演，你们可是从来没见过没听过啊！跳啊，翻跟斗啊，舞蹈啊，还有史维达老汉的魔术啊，五花八门，应有尽有！大人小孩喜欢得差点没把整个马戏团都抬了起来。人们又拍椅子又鼓掌，高兴得像疯了似的，孩子们笑得在地上打滚。我不给你们多讲了，讲多了你们也没法相信。

“静一静！咱们马戏篷都快要被你们闹塌啦！”鸚鵡提醒观众说，“我们还要演一个关于神秘的公猫的戏呢！一会儿就开始，在那边那个台上！”

舞台搭在马戏篷的一方，所有观众都能看清楚。台前垂着绿色的幕布，第一遍铃声过后，鸚鵡提醒观众安静；第二遍铃声一响，幕布拉开了，观众们看到舞台上出现了城市这边的田园风光，右边是花园的一堵墙，左边是森林。舞台中间，在一块不大的石头上坐着一位老爷爷，他冷得发抖，还说饿得难受。

他那可怜样子使得观众席上的一个小男孩想走上舞台去送给他一块面包，可是奇怪的是，这时舞台上正好走出来一个穿得很漂亮的男孩。这准是一位什么王子，因为他穿了一身漂亮的蓝色衣服，上面绣着金线，头上戴了一顶插着长羽毛的玫瑰色丝绒帽，脚上穿着一双红鞋子。

啊，老爷爷一见这个王子津津有味地吃着果酱面包，他是多么地高兴啊，于是他哼哼得更厉害了：

“我饿死啦，饿得难受啊！行行好吧，美丽的少爷，可怜可怜这个挨饿的乞丐，也给他一小块面包吧！”

“去你的吧！”王子粗野地回答了老爷爷的请求。

他不但没向老爷爷问好，还朝他做了个鬼脸，继续往前走了。

这可把老爷爷惹火了。这样放肆！他用拐杖指着王子的背影嚷道：“你不会得到好报的！你这个混小子，你这个吝啬鬼！我要教会你懂得礼貌！你马上就会被制服的，等你走过那第一棵松树，为惩罚你的吝啬和你对老人的不敬，我要让你变成一只四脚畜生！”

王子一走进森林，老爷爷用他神秘的拐杖做了一个神秘的动作，并且喊道：“魔法好，魔法高，让那男孩变成一只四脚动物满地跑！”

哎——怎么啦？发生什么事啦？老爷爷的话一落音，立即从森林里跑出一只黑猫，它用两只后脚走路。头上戴着一顶插了长羽毛的玫瑰色帽子，左爪子拿着一块尚未吃完的面包，它悲伤地叫着，哼哼着，一走到老爷爷面前，就向他恭敬地鞠了一躬，帽子掉到了地上，把面包交给了老爷爷。

可是老爷爷只是生气地挥了一下手。

“已经晚了！”老爷爷用颤抖的声音对公猫嚷道。“现在你少给我来鞠躬！我不稀罕你的面包！你当时就应该懂得礼貌，给我面包，我当时向你请求过。现在已经晚了，长鼻子相公！别求饶了，走开吧！到那森林去，跟野兔和狐狸讲客气去吧！”

可怜的公猫还哀叫一阵，可是当老爷爷怒气冲冲地对它举起拐杖时，它

便悲伤地走进森林里去了。神秘的老爷爷便这样惩罚了吝啬的、不懂礼貌的王子。

老爷爷继续坐在石头上，等着哪个好心人能给他一块面包。他已经不再诉苦，只是将头埋在手掌里。

他深深地沉湎于自己的伤感情绪中，以致没注意到有个穿得很漂亮的小姑娘正朝他走了过来。她身穿金线绣花的玫瑰色衣裳，头戴一顶金王冠，脚穿白袜缎子鞋。她来自城市那个方向。孩子们，你们说怪不怪，她手里也拿着一个果酱面包。她的心眼儿可比那个男孩好多了！她一走到老爷爷跟前，便很有礼貌地向他问好，等老爷爷一抬头，她便掰了一块面包给他。

“喏，这个小姑娘可是个懂礼貌的好姑娘，”老爷爷夸奖她说，“还等什么求她，她便自动地给了我一块小砖头大的面包。多谢你啊，小姑娘！你上哪里去？”

“我在找我的弟弟伊尔卡，老爷爷！我爸爸正在寻找他呢！”小姑娘回答说。

“谁是你爸爸？”老爷爷又问。

“就是国王啊！”小女孩说，“我是奥露什卡公主。”

“嗯，让我们好好瞧瞧，一位公主，这么有礼貌！嗯，你弟弟是个什么样子？”老爷爷接着问道。

“他穿了一身蓝衣服，戴了一顶插长羽毛的玫瑰色帽子，穿了一双红鞋子，也跟我一样手里拿着果酱面包在吃，因为我们今天的午餐是面包。”小姑娘说。

“啊，原来是这样！有一个小男孩曾经打这里过，那就是你的小弟弟，小姑娘？这可是个了不起的！又吝啬又不懂礼貌，连看他一眼都觉得可耻。他既没向我问好，也不肯给我一点儿面包，甚至还对着我扮鬼脸！”老爷爷说着说着气就来了。

“这真是他呀！他就是一个这么放肆的男孩！爸爸非常生他的气，可拿他一点办法也没有。他上哪去了，老爷爷？”

“上那森林里去了！用四只脚在那儿跑！”老爷爷回答说。

“对，那就是他，老爷爷！他也常常用四肢在王宫里跑来跑去。”公主笑了。

“小姑娘，这次四脚跑他可不见得乐意，但他必须！他因为吝啬被我诅咒变成了四肢行走的动物。所以它必须用四只脚跑！他也不懂得礼貌，为这也得让他变成四脚动物。”老爷爷严厉他说。

“真的吗，老爷爷？我的老天爷，我爸爸和妈妈会怎么说呢？我怎么告诉他们呢，他们可能会因为这个病倒的！”奥露什卡着急他说，忍不住大哭起来。

“别哭！”老爷爷安慰她说，“这样一个放肆的男孩没什么可惜的！有了他只会让你和爸爸妈妈生气！”

“不，老爷爷，他还不是这么坏！他只是有些爱胡闹、他现在肯定乐意改好，只要您让他恢复到原来的样子。唉，我怎么去把这消息告诉我不幸的爸爸妈妈呢？”小姑娘哭诉着，“好爷爷，我求求您，原谅他，让他恢复原样吧！”

老爷爷瞧了她一会儿，但已不像原来那么严厉了，然后和霭他说：“看得出来，你是个好姑娘，可那男孩根本不配你为他这么求情。你马上就能替

你父母着想，我可以原谅他那一会的表现，可是得有个条件：我得弄清楚你是不是真的是他姐姐，我稍微考验一下。我从林子里叫一些四脚动物出来，你如果能认出哪一个是你弟弟，我便把他交给你。稍等等，马上就行。”

老爷爷又用拐杖做了一个神秘的动作，然后吹了一声口哨，立即从林子里跑出了四只四脚动物。走在最前面的是一只大象，后面跟着毛茸茸的狗熊，然后是猴子，最后是一只黑猫，可是它已经没戴帽子也没拿面包了。

四只动物根据老爷爷的命令排成一行，奥露什卡必须从这四只动物中找出她的弟弟来。

公主从第一只动物身边走到第二只身边……挨个挨个地抚摸它们，她仔细地瞅了一阵大象，然后是狗熊，可是没有看出任何与她弟弟伊尔卡相像的特征来，也看了好长一阵猴子，几乎要说“这是我弟弟”了，因为那猴子老对她做鬼脸。可她一看那黑猫，她便高兴地拍手嚷道：“这就是他，老爷爷，这就是我们的伊尔卡！”

老爷爷感到非常惊奇。

“你猜对了，小姑娘，”老爷爷说，“这的确是你的受魔法控制的弟弟，的确是！现在请你告诉我，你根据什么认出了他！”

“老爷爷，这可非常容易嘛！”公主笑着说，“您瞧它嘴边还沾满了果酱呢！”

老爷爷也哈哈大笑了。

“哎呀，我把这点忽略了，喏，又有什么办法呢，你既然已经猜中了，就把它带回家去吧！”

“可是，老爷爷，您说什么呀？我可不要什么猫！我想要我的弟弟伊尔卡！”

“这，不行，小姑娘！童话里预言的事，都得兑现。”

“可是，老爷爷，童话里的每一个魔术可以用另一个魔术解掉，我知道，因为我爱读童话。好爷爷，亲爱的爷爷，我求求您，求您老人家饶恕他曾经又吝啬又不讲礼貌，仍旧还他原来的模样吧！”奥露什卡一个劲地求情。

老爷爷思索了一会儿，然后回答说：“我倒是想让你高兴，小姑娘！因为你是一个好姐姐，好女儿。但是你的弟弟还得受到一点惩罚！他仍然得是一只猫，不过我把人的语言还给他。等他作为一只猫干出什么好事来，我再把人的本来面貌还给他。注意罗！”

老爷爷手持魔棍，让大象狗熊猴子统统退场，然后对猫说：“魔法快显灵，让你重又掌握说人话的本领！”

老爷爷的话刚一落者，亲爱的孩子们，立刻出现了奇迹！黑猫马上用两条后腿站着，跑到老爷爷跟前，鞠了一躬，用人话感谢他说：“谢谢您，老爷爷，谢谢您让我又会说人话了。我向您许··诺：一定要学好样，再也不吝啬，再也不粗野、不讲礼貌了。亲爱的老爷爷，请您千万千万原谅我惹您生气的事。”

奥露什卡公主见她的弟弟至少又能说话了，感到非常高兴，立刻向老爷爷道谢。她当时的确很高兴，可是一想到她带回家去见父母的不是她弟弟而是一只黑猫时，便又哭了起来，便又左求右求，求老爷爷将猫变回成人。猫也合着爪子求老爷爷，答应他永远做个好孩子。

可是老爷爷不让步：

“没用，孩子们，别再求了，连我自己也不能把原来的意愿改掉，要这

么改就乱套了。现在你们回家去吧，免得父母操心，到处找你们。别哭了，孩子们！想必你们很快就能给这只猫以做好事的机会。等你们一来告诉我这样的情况，我马上就将它再变成人。现在你们走吧，再见啦，孩子们！”

奥露什卡公主见形势已定，再求也没用，便和老爷爷告别，带着猫儿伤心地回家去了。等他们一走到花园墙那边，老爷爷又将头伏在手上，坐在那儿像雕像一样一动也不动。他准是在想那位可爱的奥露什卡公主和她的因吝啬和不讲礼貌而受到惩罚的弟弟。相信我吧，孩子们，那位老爷爷打心底里希望那只猫能尽快来向他报告干了什么好事。

他很快就等到了这一时刻。他只在那里坐了一小会儿，公猫马上气喘喘地从花园墙角那儿跑出来，老远就呼喊老爷爷道：

“老爷爷，老爷爷，我已经干了件好事！请您听我说吧！我们一进城，在第一栋楼房那里碰见一位老奶奶，我故意没有向她问好。”

“什么？！”老爷爷吼了一声，“你急急忙忙跑来就是要告诉我这个？你不懂礼貌的家伙！我看你好像一点儿也没变好，你是原来那个小痞子！你们瞧瞧，这放肆的小子，还敢跑来向我报功：他故意没向老奶奶问好！我把人的语言还给你，是要你把舌头关在牙齿里面，见了老人也不问好？！你别来找我了吧，小痞子，本来我还给了你人的语言，我还得把它收回来！”

生气的老爷爷正要举起他的魔棍，让猫儿重又变成哑巴，可是吓坏了的猫儿连忙喊道：“我的天哪，老爷爷，再等一会儿，让我把情况给您说清楚！我不能向这位老奶奶问好啊！”

“为什么不能？”老爷爷严厉地问它，仍然举着魔棍。

“要是像我现在这样的一只黑猫，突然在公路上对这位老奶奶说‘老奶奶，午安！’她准会吓出事儿来，我是为这个担心才老爷爷盯着猫儿看了一阵，然后放下了魔棍，和蔼地笑了，他说：

“你说得有道理，伊尔卡！你故意不向老奶奶问好是对的，要不然她准会吓一大跳，甚至吓出病来。你做得对，孩子！你作为一只猫干了件好事，所以我打算还你人的原形。现在我已经相信你能变好了。你赶快跑回去吧，等你一到奥露什卡那儿，马上就能恢复人的原形。”

猫儿感谢地吻了老爷爷的手，随后飞快地跑了，想尽快赶上悲伤的姐姐。老爷爷满意地望着他的背影。他一定为把一个淘气包改造成一个乖孩子而感到高兴。随后慢慢地站起来，朝森林走去。但是没等他走上几步，伊尔卡王子气喘喘地跑到他跟前来。他又像最初那样穿得漂漂亮亮，他老远就摘下了他的玫瑰色小帽，恭恭敬敬地在老爷爷面前鞠了一躬，感谢他将他从魔法中解救出来：

“多谢您啦，亲爱的老爷爷，多谢您又使我变回成人了。我简直没法告诉，我变成一只猫之后有多痛苦，我至死也会记住这次教训，我也不会吝啬和不讲礼貌了。如今我真的新生了。我的好姐姐也为我重新变成人而感到非常高兴。她立即跑回去取车去了，亲爱的老爷爷，我们绝不让您在这儿挨饿受冻了，您会跟我们一道走，好吗？您当我们的爷爷，当我父亲的谋士吧！您老在我身边，我会永远听话的，我会常常想起我淘气的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走吧，老爷爷！”

老爷爷思索了一会儿，然后说：

“喏，我走！我真高兴你改好了，你要是总这么乖，我可就太高兴了。”

伊尔卡拉着老爷爷的手，小心翼翼地朝家走去。待他们消失在墙的后面

时，幕落下，演出结束。

演出结束之后，观众们还鸦雀无声地坐在位子上不动，仿佛在等着谁来向他们解释这只神秘的猫是怎么回事。有的人以为是自己睡着了，在做梦，直到蹲在棍子上的鸚鵡卡拉西波尔冲着他们直叫才使他们清醒过来：

“快鼓掌啊，见鬼啦，难道你们不喜欢这演出吗？快鼓啊！”

直到这时，观众才开始鼓掌，可这掌声响得差点儿把鸚鵡都吓得从棍子上掉下来。孩子们使劲嚷着：“乌拉！老爷，王子，公主和猫儿万岁！”他们又是跺脚，又是扔帽子，又是挥手绢，又是喊叫又是吹口琴，真不知怎么是好。

“老天爷，快出来谢幕呀！”鸚鵡冲着舞台嚷道，“不然观众会把我们整个马戏篷都闹塌的！”

幕布突然拉开，老爷爷和王子走到舞台上向观众谢幕，他们行着礼，老爷爷挥动着魔棍，王子挥着插有长羽毛的玫瑰色小帽。观众们又鼓了一阵掌，孩子们喊着：“乌拉，老爷爷和王子万岁！”然后有些孩子嚷道：“奥露什卡公主在哪？”

“喏，这就是我呀，我就是奥露什卡，扮演了伊尔卡王子的角色。”王子回答说。

“那只受魔法处罚的猫呢？”孩子们喊道，“我们希望那只黑猫也到台上来谢幕！”

“这不可能，是我中了魔法变成了猫，如今我又变回成王子了，因此你们见不到那只猫了。谢谢你们光临，祝大家晚安！再见，孩子们，明天见！”

老爷爷和王子离开舞台，绿色的幕布徐徐落下，幕后响起了铃声，示意已经散场，可这时大人和小孩们嚷嚷得更厉害了，他们又是鼓掌，又是跺脚，又是嚷嚷，“我们想见那只猫，想见那只黑猫，那只会说话的黑猫！”鸚鵡卡拉波西尔白费劲地对观众嚷道：“回家去吧，我的老天爷，演出已经结束了，我们也要去睡觉了。要看猫到你们家里去看吧，每家不都有一只猫吗？”

可是观众不愿回家。大人小孩们都被这场演出弄得神魂颠倒了。小小孩以为那只猫真的已经变回成王子了，可是大人和大孩子们说那只黑猫准还在，死活想要再看看它，尤其想听它说话。直到演出结束，观众们才意识到这只黑猫在说着人话，他们不回家去，却在互相讨论着猜着这究竟是个什么玩意儿。有人说，那个老爷爷是个腹语术者，另一个说，猫的那些话准是有个人蹲在舞台底下替它说的。有位老人从座位上站起来生气地冲着他旁边的人嚷道：“大笨蛋一个，你别对我说猫皮底下安了个收音机，我在离这儿一小时的路上就已经认识这只猫了。”

孩子们，这一阵闹啊！到最后，男女老少一致要求把这童话再演一遍，他们愿意再付一次钱。鸚鵡白费力气地叫他们回去休息。直到镇长自己站起来说：“诸位，放理智些，回家去吧！这里还有些是学生，他们一早要上学，他们该去睡觉了，否则明天起不来，上学迟到！”这时，观众们才听话，不得不离开马戏团。可是满街都在谈论着这只神秘的会说话的猫，几乎所有的人都说，明天还要来看。喏，后来，大街上终于安静下来。月亮出来的时候，大家都在睡觉。观众睡了，我们的马戏团朋友们也睡了。

### 36 巴西克和波贝什也外出谋生了

这次精彩演出后的第一天，马戏团车上的气氛格外欢乐：奥露什卡和史维达在点他们昨天收到的票钱，奥露什卡的眼睛闪着快乐的光芒，当她把钱数告诉史维达时，这老大爷差点儿高兴得跳起舞来。

米克什将两只前爪背在背后来回走着，脸上带着满意的微笑。它算不清楚大数目，可是，当奥露什卡告诉它拿这些钱能买到些什么东西，它便知道钱不少。

“我的老天爷，这么多钱，跟一堆废纸似的。”鸚鵡卡拉波西尔站在柜子上直嚷嚷，仿佛也要飞舞起来，“这钱可真不少！这几乎全是我的功劳，我的老天爷，幸亏有我嚷嚷着‘放这个小姑娘过去！放这位老爷爷、老奶奶到售票处去！’我还注意不让人没票溜进去呢！要是没有我呀，恐怕谁部不会买票，一窝蜂全挤进去了，连市长没准也不买票呢！”

大家对它这番话都报以哈哈大笑，奥露什卡赏了鸚鵡一块糖。

“亲爱的卡拉波西尔！”她快乐地说道，“我们知道你是一位多么能干的小伙子，可是功劳最大的还要算我们那位亲爱的米克什！这都是它的主意，我们只是把它的想法变成了现实。”

米克什只是挥了一下爪子，仿佛要说不敢当，可是奥露什卡跳过去，一把抱起它来，转了好几圈，然后又小心翼翼地将它放到地上，抚摸着它的小脑袋说：

“我早就知道，米克什能让我们摆脱困境。”奥露什卡越说越兴奋，“可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么大的成就！爸爸知道这情况，准会高兴，我得写信告诉他！他一直为我们操着心，这一下他的病准能快好！要是总像昨天那样兴隆，我敢说，我们又能把困难时期卖出去的受过训练的动物买回来！”

“怎么会不可能呢！我的老天爷！”鸚鵡嚷道，“只要我看守得严，不让人没票溜进去，每天都会这样兴隆！”

“亲爱的，”史维达老头说，“钱倒是能攒够，可是要把卖掉的那些动物都买回来，那就不那么容易了。谁知道它们都分散到哪里去了，我想，就是我们这几个也够了。”

奥露什卡失望地看了一下米克什，米克什没说话，还在反背着前爪来回走着。突然，它停下脚步，小爪子往脑门上一拍，高兴地嚷着：

“我可真笨！怎么没早想起来呢？诸位，我们根本就用不着到处去找动物啊！我们家不就有两只能干的动物，兴许比我对马戏团用处还要大吗？山羊波贝什和白猪巴西克。它们也会说人话，什么事也坏不了。哪个马戏团也找不出这样出色的角色来，因为这是没法用钱买到的。乌拉！咱们团有救啦！奥露什卡，快给它们写封信，让它们来吧！我的上帝，有办法了，是不是？！”

“妙极了，我的上帝！”史维达抢了鸚鵡的嘴说，他已高兴得快跳起舞来。他马上帮奥露什卡找纸、墨水和钢笔，让这封信尽快到达梨庄。

奥露什卡执笔，米克什口述。他们给巴西克写道，让它和波贝什马上到科斯特茨来，说它们待在家里不会有多大作为，在外面能力奶奶和马林诺夫斯基挣好多钱。这封信写得的确不错。

然后往信封里塞了些钱，这钱不仅够巴西克和波贝什在路上的花销，还包括了给奶奶和老仆头买猪和羊的钱。他们把信封好，写上巴西克的地址，史维达老头戴上节日帽，拿着信便往邮局跑去。

第二天上午，梨庄邮递员哈卢布从付心广场朝小溪这边走来，他挥了一下棍子，那架式像是恨不得抽谁一棍子。他边走边嚷着，大家都回过头来望着他，不知又出了什么新鲜事儿。

“我真不知道，别的地方是不是也这样，在梨庄这邮递员的活真要把人累疯了。以前我一个礼拜只用送上四五封信给教堂、学校或者村长什么的，可如今呢？得给每一栋房子送报、送包裹、送书、送明信片，鬼知道还要送什么！可是这些我都还不在于，邮递员嘛！可是要是有人写封信给这里的一只什么麻雀，难道还得让我爬到屋顶上去追赶它们？我还得熟悉这里的每一只麻雀？如今我得钻到猪圈里去送信！我的老天爷，真是活见鬼！”

史维茨家的巴西克站在猪圈门后，听着哈卢布发牢骚。它正透过栏杆缝盯着邮递员，看他送往哪一家去。可是当它看到，哈卢布正走过独木桥，朝着它的猪圈走来时，它吓得差点儿摔倒在干草堆上。

“有个叫什么巴西克的吧？有信！喂，巴西克在家吗？”邮递员站在圈前喊道。

巴西克马上开了门，它小心翼翼地 从邮递员手中把信接过来，结结巴巴他说：

“多，多谢哈卢布叔叔！”哈卢布一走，贝比克和波贝什就来了。他们一发现有人给巴西克送信来，便从小山坡上连爬带滚地飞奔过来，好知道这是谁给巴西克来的信。“给你！你读吧！我看不清楚。”巴西克根本不认字，只好这么说，把信递给了贝比克。它吓得瞪大了眼睛，不知信中会有什么可怕的事。贝比克忙从口袋里掏出小刀，还没等他把信拆开来，奶奶也跑来了。当她听说可能是米克什写来的，高兴得不知怎么是好，她专心专意地听着它信中讲些什么，巴西克一听这封信不是任何机关写来的，才深深地呼了一口气，放下心来。可是当贝比克读完信，给了奶奶钱，巴西克便嚷了一声：“我哪儿也不去！”

“我哪儿也不去！谁知道把我带到哪里去？我相信，有人就是想把我巴西克弄走，想弄走巴西克的人多得很，可我又不是傻瓜！”巴西克冷笑了一声，“而且这封信根本不是米克什写的，米克什的字难认得很，可这笔字却很漂亮。我说过：米克什不亲自来，我是不会离开这个猪圈的。”

波贝什却为这封信而感到高兴，它马上宣布愿意到米克什这个马戏团去。它急忙跑去问老仆头是不是肯放它走。

“既然米克什寄了钱来，你到哪儿去我也不管。”马林诺夫斯基大叔同意它走，“去吧，到外面去挣几个钱。你要是能带回几包烟草和几条旧裤子回来，我就满意了。”

波贝什又回到史维茨家，告诉奶奶说大叔已经同意它去时，奶奶也劝巴西克别害怕，同波贝什一道去马戏团。说它个儿这么大了，还跟一只小猪一样胆小怕事，不敢把头伸到猪圈外面去，真丢人。打这儿经过的邻居一听好事在等着巴西克，也劝它去马戏团，可是巴西克就是听不进去，它说大家说话都是白费口舌，它反正哪儿也不去。米克什不来接它，它便哪儿也不去。

老奶奶怎么办？到后来，她自己也承认，波贝什和巴西克很可能迷路，因此让贝比克赶快给米克什去封信，让它来接它们。

第三天，米克什真的亲自跑来接巴西克和波贝什了。快到中午的时候，当一辆汽车停在史维茨家门前时，邻居们都以为是公爵亲自来了，可当他们看到从汽车里出来的是身穿演出服的米克什时，又是多么地惊奇啊，奶奶，

贝比克和纳齐切克连忙跑出来迎接米克什。他们进屋的时候，司机提了一大背包礼物跟在后面，邻居都在悄声说着米克什大概又给家里带来了什么什么。

可是米克什没在屋里待很久。一会儿便从屋里走出来，径直朝着巴西克的猪圈走去。巴西克胆小，它怕米克什责备它。可是米克什对它很和气，马上给它讲述马戏团有多么多么好，最近演出有多么多么成功，可是那儿目前还缺个巴西克和波贝什。要是它们一去，那个马戏团便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了。巴西克回答它的话说：

“你不用来说服我，我是愿意去马戏团的呀！因为你是真正的米克什，而不是一张纸而已。”

米克什夸了它几句，巴西克立即作上路的准备。它想随身带着它的食钵，睡衣和钟。米克什费了好大的劲才说服它别带这么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去，只同意它带上睡衣。

“你在那里给我买座新钟吗？”巴西克问。

“没问题。可是像鸟叫的那种钟已经不时兴了，我给你买块手表吧！那上面有只每小时下个蛋的母鸡。”米克什许了愿，周围的人都笑了。

当巴西克准备停当，谢过奶奶，和大家告了别之后，便上了汽车，它紧张得全身发抖，孩子们，别奇怪，因为它是第一次出远门。

波贝什却高高兴兴地上了车。

然后，米克什也和大家告别，它让司机关好车门，准备开车，正当司机发动马达时，弗朗达跑来问波贝什和巴西克上哪里去，当它们告诉他说要去马戏团很长时间时，他伤心得哭丧着脸说，他没有什么好淘气的了，他在梨庄一点有趣的事也没有了。

“那你跟我们一块儿走吧，弗朗达！你奶奶一定乐意放你走。你在家反正只会惹她生气。你快去问问她吧，我们等你一会儿。”米克什和他开玩笑说。弗朗达真的以他最快的速度跑回家去了，没多一会儿又回到了汽车旁，气喘喘地对大家说他奶奶同意他去马戏团。

随后，大家又互相道别了一番，司机按了几声喇叭，汽车沿着公路朝村心广场那边开去。弗朗达的小鼻子翘得高高的，出了村子之后忙对米克什夸口他的背包里装了些什么好东西。一只木雕的小鸟，一把小刀，一把破口琴，一袋豌豆，一袋玻璃弹子。

这野小子以为有了这几样东西就足够他闯世界了。

### 37 米克什的朋友们的首次演出

“神秘的公猫”在克隆茨基先生的马戏团里演了一百次，可还是为观众所喜爱。科斯特的每一个人都看过好几遍了，连所有周围附近的人也都跑来看这只会说话的猫。米克什已不躲着不见人了，常常上街和到郊外去散步。也常被当地最上等的人家请去用茶、喝咖啡或参加宴会。每到一处，人们都为它举止文雅而惊讶不已。米克什也常上穷人家里去，谁有困难，它便送些礼物相助。

孩子们在街上一遇到米克什便很有礼貌地向它问好，小姑娘拿来纪念册让它签名，男孩子们以能摸摸它而引以自豪。

报纸上、画报上登着它的照片，新闻记者们纷纷跑到科斯特茨来采访它，对它提出各种问题，比如说爱吃什么啦，什么时候可能上银幕啦，是不是也会一种什么体育活动啦，等等等等。米克什回答他说，它最喜欢玩弹球，抓鱼，有时也爱骑着儿童双轮滑板车玩。

后来，外地的人也坐着汽车、飞机到这里来，有从布赫达里亚来的，也有从波维德罗岛来的，可是米克什从不因此而骄傲自满。它还像原来那样谦虚，它为自己能给人家干点好事而感到高兴。米克什不追求荣耀，它积极地准备第二台戏，在这台戏里它的朋友巴西克、波贝什和库尔丹家的弗朗达也将出场。到目前为止，他们还没有公开露过面，好让观众们大吃一惊。米克什勤奋地教它们演戏，教它们念清楚台词。它总是忙得不亦乐乎，即使这样，它也总是经常给奶奶写信和寄钱，给纳齐切克寄些玩具。

它高兴的是，事情进展得很顺利，马戏团在面临崩溃之际被它救活过来了。但是最使它高兴的是克隆茨基先生给它写了一封长长的感谢信，感谢它为马戏团所做的一切。是奥露什卡斯来的信，她常常到布拉格医院去看望她的爸爸。有一次，她探望爸爸回来后告诉大家说她爸快好了。米克什听了非常高兴。

当米克什看到来看童话剧“神秘的公猫”的人不如以前那样多时，它便决定排练一出新戏。准备得非常认真。它在报纸上登了个广告，又住附近的城镇与村庄寄了些写着丰富的节目的海报，海报上还用显目的字体写出了新喜剧的名字：“受到惩罚的乱涂瞎画者”。

它还给马戏团的老顾客们寄去了请柬，上面写着这出新戏将比第一出戏更加使人惊喜万分。米克什估计到观众会比第一出戏更多，便扩充了马戏篷，雇了更多的人，也添置了新道具，钱也够花的。

它干对了！前往观看“受到惩罚的乱涂瞎画者”首次演出的人多得马戏篷里只能装下一半。代替奥露什卡卖票的是两位姑娘，她们光是收钱就忙得手忙脚乱。动物们没露面，免得失去那新鲜劲儿，由市乐队演奏音乐，马戏团职工彬彬有礼地将观众迎到座位上，每个来看演出的孩子还能得到一小包糖果。那还用说，孩子们高兴极了。

马戏篷里面也显得很漂亮很干净。到处是装饰画，鲜花和地毯，整个篷子用电灯照得亮堂堂的。难怪观众们都说他们从来还没见过布置得这么好的马戏篷。

舞台也比原来的大得多，过去的绿幕布也换成了画着漂亮的画的幕布，使孩子们在观看演出之前有东西好看。等观众们把这些都看过一遍之后、铃声响了，演出开始，幕布拉开了。

观众们看到台上的布景仍旧是城市这边的一片田野，可是原来有块石头的地方如今立着一座好看的羊圈，羊圈右边是个小水塘，里面还真的有水，右边，稍隔远一点的地方立着一块小石碑，后面是花园和小城镇的屋顶。还得给你们说一句，羊圈门口挂了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几个大字：

此处住作  
尊敬地先生先生  
波贝什

舞台上开始一片寂静，可是一会儿便从右面懒洋洋地走出一个篷头垢面的男孩来，他两手插在兜里，帽子歪戴着。这个男孩嘛，亲爱的孩子们，就是你们的老相识弗朗达。他走上舞台的那副样子，就跟在梨庄时一模一样，嘴里还吹着一支什么小调。他四下里瞧瞧，像是想找点什么开开心。等他磨磨蹭蹭一直走到羊圈眼前，大声读出了牌子上的那几个字，立刻扮了一下鬼脸，高高地跳了起来。他已经知道该干点什么了，从口袋里掏出一节粉笔来，在牌子上添了一行七歪八扭的字：

### 波贝什满身鬃毛

他刚一写完，便跑到小石碑后面躲起来，想在那里看笑话。这脏小子，没等多久，山羊波贝什拿着长烟斗从圈里出来，说道：

“我觉得好像有人敲我的门，好像——这块牌子上添了一行什么字？我倒要看看，谁在这里乱涂了些什么？我得赶快回去取副眼镜看个究竟。”

波贝什刚一跑进羊圈里，弗朗达马上从石碑后面跳出来，高兴地翻了一个跟斗，随后又钻到石碑后面去了，因为巴西克正从舞台左边走了出来。它头戴一顶绣花小红帽，前脚拄着一根嵌了银片的拐杖，像一位老先生似的大摇大摆地走着。

这时，波贝什也正好戴着眼镜从羊圈里走出来，它匆匆忙忙把牌子上那行字读了一遍，然后生气地大声嚷道：

“见他的鬼去，难道我是一头猪？混蛋，哪个无赖在这里又写又画的？等我找出他来，非得狠狠地教训他一顿不可！我是只不惹事的山羊，可要是谁惹了我，我可比老虎大象还要凶！”

波贝什拔腿就跑，想要尽快抓到这个无赖，差点把刚刚走来的巴西克先生撞倒。

“等着瞧吧！”波贝什大嚷了一声，抓住了巴西克的前脚，“我已经把这个在墙上乱画的无赖抓着了。你画了没有？”

“画了什么？”巴西克莫名其妙地问道。

“牌子上的这行字！你自己知道得很清楚！”波贝什嚷道。

“您想到哪里去了，波贝什先生？您把我看成什么啦？”巴西克吃惊他说。

“什么？你还想否认自己写了这些话？可是周围除你以外一个人影也没有啊，”波贝什还接着嚷道。

“我会去写这种玩意儿？”巴西克争辩说，“我敢拿我的耳朵打赌，我没写！哪儿的事，亲爱的先生，再说我也没本事写出这么几行字来呀！”

“那是谁在这儿胡写的呢？谁在这儿画了一头猪呢？”波贝什心里还是有些别扭。

“谁画的我可不知道，波贝什先生，可是画得不错这倒是事实。这准是一位什么大师画的。比您那所小羊圈还要大的大师，大概不是拉达先生或者日阿达先生画的。”

“管他拉达也好日阿达也好，只要抓住他们中间的一个，我就把他扔到这小水塘里去！”

“别生气了，波贝什先生，”巴西克安抚它说，“要是您已经不喜欢这所画得乱七八糟的羊圈了，我就从你这儿把它买下来，画的这头小猪跟我一模一样，我早就想要一张像了，我马上从您这儿买下这个圈，我在它周围装上篱笆。咱们一言为定！我叫巴西克！”

“可是——亲爱的巴西克先生，我现在没时间，我得先找出这个乱涂乱画的人来！”波贝什嘟哝说：“我可不能就此罢休，而您，巴西克先生，既然不是您画的，能不能告诉我这是谁画的？”

“哟，这可就难啦，波贝什先生，这比扛一大口袋土豆还难。我在这儿住的日子还不长，哪儿认得这些小无赖：可是我可以替您把猴子卡恰巴带来，让它帮您找。这机灵鬼曾经把奥露什卡小姐藏着的香蕉吃了个精光，没准它也能把这个乱涂瞎画的人找出来。”

“那好，咱们试试看！劳驾您，巴西克先生，去给我把它带来！”波贝什同意了，巴西克连忙跑去找卡恰巴。

这时波贝什正在它的圈前圈后来回走动，还没走到第三圈，巴西克已把经验丰富的猴子卡恰巴带来了。我说它经验丰富，是因为它只看了那乱涂的字画一眼，便很有把握地判断说：“这是一个会写字的人写的。”

然后，它借了波贝什的眼镜，把这排字打量了好大一会儿。这时弗朗达在石碑后已经待得不耐烦了，于是悄悄地从后面溜出来，慢腾腾地朝羊圈走去。他装出什么也不知道的样子，可是波贝什一看见他，立刻把巴西克和卡恰巴抛在一边，冲过去抓住他的肩膀。

“您听着，少爷，这只小猪是不是您画的？这位猪先生想买下这所小房子，因为它非常喜欢这画，可是它想让您再给它画上一个猪食槽。”波贝什和气他说。

可是弗朗达没上这个当。

“您想到哪去了，波贝什先生？”他用鼻音吃惊他说道：“我要能画得这么好，早就穿上新衣服了。”

“那又是谁画的呢？真见鬼！”波贝什又忍不住嚷了起来，“少爷，那么您看见过谁吗？”

“怎么没看见过？”弗朗达扮了一下鬼脸说，“看见过，波贝什先生，清清楚楚地看见过！我看见过那猴子卡恰巴！”

“什么？太好了，咱们瞧吧！”波贝什火了，它把弗朗达放在一边，凶狠狠地看了一眼猴子。猴子也发火了，它扑向弗朗达，仿佛要把他的一头乱毛全揪下来。

“你这肮脏的说谎大王，你说什么？你看见我？”

“我就是看见过！”弗朗达斩钉截铁他说。

“你在哪儿看见的我，你这小丑？”猴子尖声嚷道，“你看见我是怎么画的？”

“那倒没见过，”弗朗达鬼头鬼脑他说，“我昨天见过你在猫街走来走去。”

他说完就跑掉了。

“是他写的！”猴子嚷道，“要不是这乱毛野小子写的，我愿挨臭鞋拖拉板抽！我得帮他个忙！先生们，你们会瞧见的，那小子还会来乱涂瞎画，好惹你们生气，我一定要当场抓住他！我现在就爬到屋顶的那一边去，别让他发现我，等他一抬手，我就抓住他！”

“那好吧！”波贝什表示同意，“我和巴西克先生躲到圈里去。”

猴子说准了！它说弗朗达过不了多久又会来添上几句什么，让波贝什生更大的气，果真如此！过了一小会儿，弗朗达真的又遑遑跚跚走上舞台。一眼就能看出他又想搞点什么恶作剧。他小心翼翼地朝四面八方张望了一番，也仔细听了听，看是不是有人来。可当他听见波贝什在圈里打呼噜的声音，高兴得跳了起来。他没想到波贝什是故意打鼾来麻痹他的。他悄悄窜到圈门前，把他曾经写上的那句话念了一遍，淘气地笑了一下，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小段粉笔来，在原来画的那只小猪下面又添了“头上长角”几个字，又在那个猪头上添画了两只角：

## 波贝什满身鬃毛

### 头上长角

可是他刚一写完，猴子卡恰巴便从屋顶上跳下来，一把抓住了他的手。弗朗达使劲挣扎想摆脱它，可是猴子像钳子一样地把他钳得紧紧的。

“抓住他了，这小无赖！先生们，我已经把他抓住啦，啦啦啦！”猴子拼命嚷着，后腿牢牢地钩着屋檐，好把弗朗达抓住抓牢。可是屋顶太旧，太破，一不留神被它钩了个大洞，猴子掉进了羊圈里面。惊恐中放开了弗朗达。弗朗达自然一溜烟跑掉了。

这时，亲爱的孩子们，羊圈里乱成了一团。波贝什正要从圈里冲出去，不早不晚，当它手抓门把、正要开门时，猴子掉在它的头顶上，从它头顶上掉到地上时，又砸在巴西克身上。孩子们，这一顿乱啊！羊圈里又是尖叫声，又是碰撞声，等它们好不容易转过向来，一齐走到门外，弗朗达早已跑掉。

“您可给我们安排了一场精彩的惊险剧啊！”波贝什冲着猴子嚷道，“您干吧要把他放走啊？”

“您的羊圈怎么跟所狗窝那样不结实？”猴子也回敬了它一句，边说边揉着它头顶上的包。

“喏，我不可能有教堂屋顶那样好的屋顶！谁叫您像骑骗马似地那么使劲压嘛！”波贝什嚷着，发疯似的在猴子面前蹦跳着。

“我说，诸位，我用不着跟你们生那么大的气！”猴子真的动气了，“我抓惯了正常的小偷，而没抓过这种在墙上乱涂瞎画的淘气小子，尊敬的，你们另请高明吧！”说完就走了。

“喏，这一下咱们完啦，”波贝什嘟哝，“咱们又回到了原来的地方。”

“那倒不，波贝什先生，”巴西克机灵他说，“现在我们至少已经知道是谁写的了。我很了解，这小子，名叫什么弗朗达·库尔丹。现在的问题是怎么想法把他抓住。肯定的，这乱毛小子现在不敢到这儿来了，可我们得想

个法子把他招引来。我马上想到了一个引他来这里的办法，波贝什先生。”

“喏，我倒想看看您有什么好主意，巴西克先生！”波贝什嘟噜了一句。

“这很容易，波贝什先生！”巴西克回答说，“我们只需把这墙上的‘波贝什’三个字擦掉，换上‘弗朗达·库尔丹’几个字，懂吗？您等着吧，他一定不会让这几个字长久地留在上面的，肯定很快就会来擦掉它，这一来我们就可以把他抓住了！”

巴西克说完这番话之后，狡黠地望着波贝什。波贝什马上明白它的意思了。它高兴得围着它的羊圈单脚跳了一圈。“这个玩笑可真值上一个克朗啊！”它说，“可是谁替我们去改写这几个字呢？”

“这我也想出来了，波贝什先生！”巴西克对波贝什打着耳语说，“我认得一只只有文化的猫，名叫米克什，让它来改写！”

“这只猫我也很熟，可是它不会愿意干的。它太规矩了。”波贝什愁眉苦脸他说。

“会干的！”巴西克很有把握他说，“我一说是给您换个门牌，他一定会写的。”

“那好，咱拉等着瞧吧！那就劳您大驾，巴西克先生，去替我把它请来吧！”

巴西克马上走了，波贝什用块湿布在擦它自己的名字。没多久，巴西克把有学问的米克什带来了，并把它介绍给了波贝什。当波贝什请它添上个别名字时，它一口就答应了，可它个儿太小，够不着那个地方。巴西克想马上到哪儿去借把梯子或椅子来，波贝什连忙把它叫住了，说是有解决办法。

然后客气地请公猫把鞋脱了。米克什刚一脱掉鞋，波贝什立刻头冲墙壁猫着腰，米克什便知道该干什么了。它跳到波贝什背上，一只爪子扶着波贝什头上的角，另一只爪子在擦干净的地方写了“弗朗达·库尔丹”几个字。墙上的字便成了这样的：

费朗达·

库尔丹满身鬃毛

头上长角

公猫写完之后，波贝什和巴西克高兴得绕着公猫单脚跳了好大一会儿。随后，它们衷心地谢谢了它。等它走了之后，它们又钻进圈里去了。

巴西克说过，弗朗达不会让他的名字长久地留在墙上的，它猜对了。它们在羊圈里没躲藏多久，弗朗达便又出现了。那淘气鬼准是躲在附近哪个拐角处，在那里看它们的热闹呢！如今他慢腾腾地朝羊圈走来，还忍不住哈哈笑着。它准是又想起了猴子卡恰巴弄坏了屋顶，掉到波贝什和巴西克身上的那可笑情景。“对我来说也够险的啦！”他自言自语道，“这猴子已经把我抓住了呀，要是没有那破屋顶，我就逃不掉了。现在我得倍加小心，谁也别想在羊圈那儿抓住我！”

可是当他一走近羊圈，细读那墙上那改写了的名字，立刻停止了笑！他眉头一皱，握紧拳头对着羊圈威胁道：

“啊哈！它们竟然会捣这样的鬼！”他恶狠狠地嘟哝道，“他们别以为，

我弗朗达是好惹的！这几个字我绝不让它留到傍晚！我根本没这么想过！过不了多久沃杰拉德基的孩子们便放学回家路过这里，要是让他们看见，不会要把我笑话死！我在这儿等一会儿，等到什么动静也没有的时候，我便悄悄地走过去把它擦掉。”

如今，亲爱的孩子们，好好听着！下面发生了什么事。弗朗达·库尔丹像被鬼迷住了似的甚么也不顾，他迫不及待地一心想着要尽快把他的名字擦掉，他像老鼠一样地又慢又轻地走到波贝什的圈前，等他完全走到羊圈跟前，便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脏手绢来，开始又轻又迅速地擦起他的名字来。

他已经把“弗朗达”几个字擦掉了，他已经把“库尔”两个字也擦掉了，正当他在擦最后那个“丹”字的时候，突然感到自己离地而起。他连忙回头一看，发现身后是波贝什和正在哈哈大笑的巴西克。这一下他意识到，坏事了！他感到波贝什用角挑着他，他拼命挣扎着，想下地来，可是白费力气。波贝什挑着他一直跑到羊圈左面的小水塘那里，将弗朗达往空中一抛，卜咚，掉到水塘里了！

孩子们，这卜咚一声响得可厉害啦！弗朗达在水塘里像青蛙一样地划着，像储粮鼠一样地喷溅着塘水，两手拍得水花四溅。可是巴西克和波贝什都不理睬他这一套，它们绕着水塘单脚跳着。还边跳边唱道：

弗朗达在烂泥中跳啊跳，  
我们给他裤一条，  
什么裤呀什么裤，  
绿的花的随他挑！

弗朗达好不容易从水塘里爬了出来，全身湿透，垂头丧气地走回家去了。波贝什还追在他后面嚷道：“给你点厉害看，你说我满身鬃毛？！有本事再到我这圈墙来乱涂乱画看！”

然后，波贝什严肃地望着观众中的孩子们说道：“你们中间没有这种爱乱涂瞎画的人吧？要是有的话，赶快举手，我也把他扔到水塘里去，好让他这股恶作剧劲儿跑掉。我免费效劳，任何这样一个男孩也不必付钱！没有哪个举手？看得出来，这里尽是些好孩子，那么——再见啦，晚安！”

波贝什鞠了一躬，和巴西克一道钻进羊圈里去了。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准知道，“受到惩罚的乱涂瞎画者”很受观众欢迎。大人们使劲鼓掌，小孩们喊着叫着，要让波贝什再次把弗朗达扔进水塘里。波贝什从羊圈里伸出头来，等孩子们安静下来后，它说：“我一定扔，可是要明天才扔，欢迎大家明天再来！”随后关了幕。鸚鵡卡恰巴喊道，演出到此结束。跟首次演出“神秘的公猫”时人们听到了猫说人话那样，人们看了这次演出的“被惩罚的乱涂瞎画者”，听到猪和山羊说话后，感到十分惊讶。这可是从来没听见过的呀！可是观众们立刻相信，真的是它们说的，绝不是靠的一个什么腹语术者和录音机，因为他们事先已与米克什谈过好几次话了。

“这还叫什么哑巴动物啊？”有一位老奶奶合手惊叹道，“我的老天爷，这一来我都不敢给我家的羊喂差一点的饲料了。谁知道它会不会说话，会不会到左邻右舍家去说我的背后话！真是无奇不有啊，这世道！”不光这位老奶奶，好多家里养了牲口的观众都在心中暗自想道：从今以后要对家里的牲

口和气点，细心点，免得它们到别处去诉苦。没准它们就是会说话，只不过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哩！

你们听听他们在马戏团那儿都说了多少赞叹的话啊：谁都说这一辈子从来没见过这样稀奇的事。连听都没听说过！年岁最大的老爷爷们也承认，他们活了这么久也从来没见过这种稀奇事。确实是这样。世界上任何一个马戏团至今没有过这样的艺术家，因此，毫不为奇，观众们从远近四周，全国各地，世界各大洲纷纷来到这里观看克隆茨基马戏团的演出。

有一天，奥露什卡又上布拉格去探望她的父亲。米克什整天都在等待着她的归来。因为她总要给米克什从克隆茨基先生那儿带来一些喜人的消息。可是这一天我们亲爱的米克什更是高兴和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因为奥露什卡回家时，把康复的爸爸带回来了。直到克隆茨基先生向它伸出手来，握了握它的爪子之后，它才结结巴巴说出了一句欢迎的话。可是它的眼睛闪烁着快乐的光芒，因为它的在重建的马戏团里欢迎恢复健康的克隆茨基先生的愿望实现了。

虽然，克隆茨基先生在奥露什卡每次去探望他时都听她介绍了米克什如何如何振兴他们的马戏团的。但是久闻不如一见，当他亲眼看到今天的马戏团时，他惊喜得流下了眼泪。等到他走进里面，看见那些漂亮的道具时，更加惊喜不已。克隆茨基先生的马戏团一向经营管理、装备得不错，可是像这样漂亮的装饰、快乐的画面、明亮的灯光和舒适的座位还从来没有过。这已经不是马戏团，而是设备非常好的剧院了。

“这我可真没想到！”他实心实意地钦佩米克什说，“我可绝对没有本事弄成今天这个样子，团长先生！我真不知道怎样感谢你的辛勤努力，根据我今天所看到的一切，这个团自然不能再叫克隆茨基马戏团了，而应该叫‘米克什—克隆茨基马戏团’。”

米克什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只是挥了一下小爪子，表示对这一切赞扬都不敢当。奥露什卡恨不得马上抱起米克什在马戏团中跳起舞来，但是她没敢这样做，因为她知道得很清楚，米克什不喜欢这样。她只是一个劲儿地抚摸着它的小黑脑袋。他们一见克隆茨基先生那么惊讶，自然感到格外高兴，这比得到什么贵重礼物还要更高兴。

然后，米克什和奥露什卡又将克隆茨基先生带到动物车。亲爱的孩子们，你们可真该看看克隆茨基先生和他最心爱的动物们会见的场面！大象布龙迪巴尔用隆重的号声欢迎了他，狮子赫洛德斯快乐得直摇尾巴，狗熊米什卡用后脚跳起了舞，鸚鵡卡拉波西尔一个劲地嚷道：“这可是出人意外啊，老板！我的老天爷，真了不起！”

当猴子卡恰巴说着人话欢迎克隆茨基先生时，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因为在他离开马戏团去布拉格时，它连一个字也不会说，到最后，当米克什向克隆茨基先生介绍巴西克和波贝什时，他惊讶得站立不住，不得不坐了下来。

“我的上帝呀！”当巴西克和波贝什向他礼貌地一鞠躬，用人的语言祝他健康时，他激动得喊起上帝来。

“这真是不可置信啊，在我的马成团里我已经看到各式各样的怪事和奇迹，可这——我还没听说过呢！一只羊和一头猪，居然能像一位大叔一样他说话！难怪我们的马戏团在全世界能这样出名，对这我一点也不感到奇怪了。你干得好，亲爱的米克什，你没让这两条好汉待在梨庄的牲口圈里无所事事地滚来滚去，而把它们带到我们马戏团来了，你真是好样的！全世界上没有一个动物能与你相比！我已经说过了，亲爱的米克什，从今天起你就是马戏团的共有主了！明天一早我就去叫个书法家来，在我们的马戏篷车四周都写上‘米克什—克隆茨基马戏团’这个名称！”谦虚的米克什想立刻谢绝这个极大的荣誉，可是克隆茨基先生坚决地回答说：“我说到就做到，没二话可

讲了！从今以后，你只叫我‘克隆茨基先生’，绝不能再叫我‘老板’了。现在我得去休息一下，晚上好去参加我们的盛大演出。”

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回到起居车上去了，米克什则忙去作演出准备，想让今晚的演出有个最好的效果。

尽管米克什已当了马戏团团长和马戏团财产共有者，可它不愿单独住一个房间，宁可和它从梨庄来的老朋友巴西克、波贝什以及弗朗达·库尔丹住在一起。这样住着快活些，免得太想家。他们在空闲时候，坐在小卧室里，一块儿回忆过去的时光，回忆他们在梨庄时闹的各种笑话。他们一块儿想着，梨庄的亲人们大概在干什么，奶奶是不是健康，贝比克和纳齐切克是不是非常想念他们……

有一次，米克什坐在桌子边练习写字，巴西克两只前脚背在背后来回走着，在想着一件什么要紧的事儿。

“梨庄的人大概在干什么呢？”巴西克突然嘟哝出声来了，“贝比克该给我们来一封信了。”巴西克的话刚一落音，房门就打开了，史维达手里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

“这里有您一封信，米克什先生！”他高兴地说，“我想大概是从你们梨庄来的，因为上面盖的邮戳是姆尼霍维尔。”他把来信放在米克什面前便走了。米克什停止了写字，迫不及待地吧信拆开。从里面掏出一张信纸来，上面画了一所小农舍。

“瞧啊，巴西克！我们收到什么了？你认得出来吗？”米克什高兴地嚷道。

“我的老天爷！”巴西克惊讶极了，“这不是我们在梨庄的那所小房子吗？我敢用我的耳朵担保，这跟真的一样！还有我那个小猪圈，你瞧啊，米克什，你说说看，多像啊！我的可爱的小圈啊！如今这么空空荡荡。贝比克真是个好男孩，他还想着我们，还把我们那座可爱的小房子画了寄来。那还得给他买些纸、笔、小颜料什么的，好让他再给我画点什么梨庄风景来。喏，他在信里写了些什么？米克什，劳驾你快给我读一读吧！”

米克什没让它久催，打开信纸，一个一个音节地慢慢读了起来。巴西克还兴致勃勃地欣赏着那张画着小房子的图。米克什读完之后，巴西克好奇地注视着它，奇怪它怎么并不因为收到信而高兴。

“这可是件麻烦事！”米克什嘟哝着，用爪子搔着后脑勺。

“出了什么事，米克什？”巴西克吓得嚷了起来。

“喏，眼下还没出事，但是会出事的！你瞧，我们在这儿欢天喜地的，而贝比克在家唉声叹气呢，因为让他去学鞋匠。”

“喏，这是什么坏事吗？”巴西克不解地问道，“他爸爸不也是鞋匠吗？我认为他要是学会了做皮鞋或便鞋倒也没什么不好的。”

“要是他有兴趣，当然没什么不好，”米克什严肃地回答说，“可是贝比克不怎么喜欢这个行当，亲爱的巴西克，他想继续上学，想成为一个画家，能画画的画家！你知道，他多么喜欢画画！他想在学校里多学点这方面的本事，将来成为一个真正的画家。可是这种学习需要花好多钱，亲爱的兄弟，而奶奶和爸爸都拿不出这么多钱来供贝比克去学习，因此不管他乐意不乐意都得去学做鞋，所以他在离家之前，给我们画了这所我们住的房子，好给我们留个纪念。”

“真够惨的，奶奶没有这么多钱！”巴西克激动地嚷着，“我们干什么

吃的，米克什？我们留那么多钱干吗？我又不能拿了它去买一大堆金猪圈，从第一个猪圈钻到第二个猪圈里去呀！我并不想勉强你，米克什，我想我们可以出钱供贝比克去继续学习，既然他那么喜欢画画。你看怎么样，团长先生？”

“我看怎么样，你这大傻瓜？”米克什心烦意乱地大吼了一声。“我恨不得狠狠地踩一下自己的尾巴！我怎么没有早想到这一点呢？我们的钱多得不知怎么用好，而贝比克却在那儿心急似火！可是不会让他再着急下去了。他既然想当一个画家，那一定能当成这个画家！我们绝不让他中途辍学！明天我们就上梨庄去，把一切该办的事部办妥。你看怎么样，巴西克？你高兴，是吗？现在我去告诉克隆茨基先生，和他商量商量。祝你好，你这好心的朋友！”

米克什走后，已西克乐得不知干什么好。后来，它马上回忆起贝比克在家时，他们一高兴起来是怎么办的。它立刻笨乎乎地单着脚在屋子里跳起来，嘴里还有节拍地唱着“啦达达！啦达达！”

这时，团长办公车厢里正在进行磋商，但没费多久，克隆茨基先生一见那张画得很漂亮的小房子，便大声赞叹道：

“这就是那个男孩画的？这根本不可能呀！这么聪明的一个孩子能中途辍学去学鞋匠？这可是真可惜，米克什，我该夸奖你作出的供他上学的决定。你们明天一早就到梨庄去，别把事情耽搁了。学校很快就要求报到，要是我和奥露什卡也去梨庄看看，你认为怎么样？”

“太好了！克隆茨基老板！您简直不知道这多么叫我们高兴！”米克什快乐地嚷道，“等我告诉巴西克，它一定会把眼睛瞪得老大。请允许我，老板，马上把这消息告诉它，我还要告诉弗朗达和波贝什。”

“再等一下，米克什先生！”克隆茨基先生叫住米克什说，“你既然要去寻找弗朗达和波贝什，那就顺便问问他们，愿不愿意和我们一道去趟梨庄。”

“太棒了！我马上就跑去！”米克什欢呼起来，转眼就从车子里跑出去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有两辆小汽车开往梨庄。头一辆里坐着克隆茨基先生，米克什和奥露什卡，第二辆车上坐着巴西克，波贝什和弗朗达·库尔丹。弗朗达穿了一身漂亮的红色驯兽师服。米克什一路上都在想象着奶奶见到他们时会惊喜得怎么样，也真给它想对了。奶奶见到他们一个个从这两辆车里出来时，她高兴得合着双手，不知道先欢迎哪一个好。

“上帝啊，这可真叫人喜出望外！”当她和克隆茨基先生，奥露什卡握过手，领着他们走进小屋时，叹了一口气说。亲爱的孩子们，当然罗，她见到米克什，巴西克，波贝什甚至弗朗达也高兴得不得了。她摸了摸它们的头，连弗朗达也没漏了。纳齐切克也很有礼貌地欢迎了他们。使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感到惊奇的是，连这样一只小不点猫也会说话。他们真想让米克什也把它带到马戏团去，可是米克什向他们解释说，贝比克一上学，要是纳齐切克也不在家了，奶奶会感到寂寞的。

奶奶马上给客人们煮了最可口的奶油咖啡，等大家都休息过来了之后，米克什劝克隆茨基先生到花园里的草地上躺一会儿，还亲自给他送去了一个小枕头。波贝什跑回去看望老仆头大叔去了，弗朗达·库尔丹也跑回家看望他的奶奶去了，每个人都给家里带回来些礼物。

这时，贝比克正从外面溜跶回来，他刚一进院子看到他的老朋友米克什

和巴西克，便高兴得跳起来，米克什告诉贝比克说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也一道来了，请他到林子里去采些新鲜草莓来，他把奥露什卡也带了去。

等贝比克和奥露什卡快快活活地走了，巴西克也跟着波贝什去看望马林诺夫斯基大叔去了，米克什便决定和奶奶好好谈谈。它从早上起便盼望着这一时刻的到来，所以不露声色地把他们一个一个都打发出这所小房子，想让自己能单独和奶奶谈谈。

奶奶在洗餐具，米克什把两只前爪背在背上，在房里走来走去。然后它停下来，问奶奶说：“奶奶，贝比克将来干什么？”

“已经商量好了。米克什，一个星期之后到他爸爸那儿去学鞋匠，他已经上完这里的学校了，还留在我这儿干什么呢？又能有什么出路呢？再说学鞋匠这行手艺一直不赖！”奶奶平静地述说着。

“他喜欢当鞋匠吗，奶奶？”米克什接着问。

“这你是知道的，他并不怎么喜欢。他想当个什么画画的画家，这档子事连想都不要去想。学一行要好多多钱，我这可怜的，他爸到哪儿去弄这么些钱啊！这可怜的孩子乐意不乐意都得去学鞋匠。”奶奶悲伤地说。

“我想，奶奶，这样对他太可惜了。您瞧，贝比克的画画得多棒啊！连克隆茨基先生都不肯相信，我们那所小房子是他画的。克隆茨基先生还是懂一点画的呢！所以我想贝比克还是应该接着去上学。”米克什强调他说。

“我怎么会不愿意他去学习呢，亲爱的米克什！我尽管不像你到处跑过，见识多，这点我还是明白，他去学鞋匠有点可惜，可是我们又有什么办法呢，我的天哪！”

“我说，奶奶，您别叹气，别为这事儿着急，贝比克不去学鞋匠了，让他继续上学！”米克什隆重宣布了，它看了看奶奶怎么个反应。

“我不是说过了吗。孩子，我们没这个能力！”

“我们有啊！我亲爱的奶奶，我，巴西克和波贝什有啊！我们的钱足够供贝比克去上学，我们自己还能活得很舒服，那么，奶奶，您再听一遍：我们三个：巴西克、波贝什和我供贝比克去上学，您同意吗？”

“我的老天爷！听到这个，我的小不点，小淘气啊，我得赶快坐下来，我的脚都站不稳了。你说什么？你们供他去上学？我的上帝！我想都没想到，会有这样的事呢！我一听说要让这孩子停学去学鞋匠，心里真难过，可是又没力量帮助他这可怜的孩子。等你告诉他这个消息，他会大吃一惊的。”

“不，奶奶，我什么也不去告诉他，请您，奶奶，您去告诉他吧，等我们走了之后。我不想要什么感谢，我这只是对贝比克训练我的一点小小的回报。奶奶，我们先给您留些钱在这里，然后再定期寄来。您该怎样去交钱，老师会告诉您的，好啦，现在我也到花园里去打打呼噜。”

米克什走后，奶奶合着双手，在房子里来回走着，嘴里还一个劲地唠叨着：“这我可真没料想到。我的老天爷！贝比克又要去上学了！我那小可爱的米克什来供养他！我的老天爷，可我怎么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没准我是在做梦吧？等我醒来，那孩子又得去学鞋匠？”

这时，弗朗达·库尔丹在村心广场上骄傲地走来走去。他鼻子翘到天上去了，走起路来像个村长似地摆着手。男孩们站得离他远远的望着这个穿着一身红色驯兽服的小孩，可是谁也不敢靠近他去按照男孩们的习惯问一声“你是谁家的？”

终于，弗朗达摆架子摆腻了，便朝男孩们走了几步问道：“喏，男孩们，

你们像是不认得我似的，干什么？我不是弗朗达，库尔丹吗？”他迫不及待地等着这群孩子的反应。

可是男孩们还是一动也不动，弗朗达听见东达在悄声嘟囔着：“别信他的话，男孩们，这准是位王子，他只是故意说自己是弗朗达·库尔丹。”

“他要是外村来的一个一般的男孩，我们还可以跟他说点什么。”另一个男孩喃喃他说，“可是跟王子可不是好玩的，你一不小心，他便跑到国王那儿去告上一状，明天便开来军队把我们梨庄团团围住。军队把庄稼踩坏，对梨庄进行扫射，把所有的人关到巴比伦去，我的老天爷，我们在学校里可就要受到大报应了。”

弗朗达已经再也听不下去了。他见男孩们都已经不认得他，不跟他打招呼，气得要命。

“男孩们，你们稍等一会儿，我给你们看样东西！”他粗声大气对他们嚷道。然后一转身便在托什科夫家的院子里消失了。男孩们真的一动也不动，张大着嘴巴等着。

喏，没让他们等多久。一会儿从托什科夫家的院子里走出来一个男孩，就是弗朗达·库尔丹，就像他往日在梨庄东游西荡时的那个样子；一顶破帽子下面露着一撮乱蓬蓬的头发，裤子也是破的，还赤着脚，脸上脏得跟黑乌鸦似的，从他的脚上可以看得出来，他刚刚在泥巴中走过：“喏，小伙子们，是我弗朗达·库尔丹不是啊？”他对着小男孩们嚷道。

“现在是，弗朗达，现在我们能认出你来了。现在你是名副其实的弗朗达了。先前那一个准是位王子或者哪个剧院的演员。”男孩争先恐后地嚷着，一个个走去摸摸他，就像一群好奇的猴子，刚刚看见它们的大叔从原始森林里钻出来了一样。

“我真高兴，你们总算把我认出来了。”弗朗达快活他说，“可现在别谈这个了，你们快告诉我，谁家有荚果采？种在哪儿？你们简直不知道，我多想再去采一回啊！”

“有荚果，弗朗达，我们已经去采过几回了。齐哈克家的地里有的是！”男孩们悄声说，“弗朗达，我们和你一块儿到那里去采吧！可是你知道，我们得小心点。你是了解齐哈克大叔的，他有一次把我们好一阵追赶！小伙子们，咱们赶快分开，在齐哈克家那棵大橡树下面集合。”

于是，没多久，弗朗达便拼命地采起齐哈克的荚果来，口袋里、帽子里，衬衫里都塞满了荚果。可他非常小心，不让齐哈克大叔发现，免得挨他的鞭子。

### 39 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狮子

米克什—克隆茨基马戏团演了好长时间的“受到惩罚的乱涂瞎画者”，有时也换着演“神秘的公猫”这个节目，因为人们从老远赶来，点名要看这个戏。团长米克什并不因此而生气，它至少还不用考虑编排新剧，教给巴西克和波贝什扮演新的角色，教会它们扮演角色可不是个轻松活啊！

所以当兽中之王赫洛德斯大叔要求米克什也给它编个戏，说它也还想登台表演时，米克什感到十分惊讶。

你们知道，亲爱的孩子们，狮子赫洛德斯原来病很重，身体虚弱得只能勉强站起来。给它治病钱又不够。米克什回到马戏团，开始赚大钱之后，便请了最好的医生来给赫洛德斯看病，使它很快便恢复了健康。我还得补充说明一句：兽王大叔也很听医生的话，一切都照他吩咐的去做：早睡早起，按量服药。又吃饼干，又喝汤和果子露，糖浆、鱼油，从来不像有些娇气的孩子那样哼哼唧唧的。

好心的米克什无法拒绝这头老狮子的请求，答应为它编一个好看的神话故事，让它在里面扮演一头感恩的狮子，米克什也很快履行了它的诺言。它教会赫洛德斯和弗朗达·库尔丹排演了一个关于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狮子的戏。这是一出很短的戏，因为老狮子体弱坚持不了太长的戏，可它还是非常高兴，因为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间歇它又能听到观众的掌声了。

米克什决定把这个神话故事安排在最后一个节目，在舞蹈、骑术、魔术和小丑表演之后。老狮子突然想起来要跳钻圈子。

“我的老天爷！”米克什听到这个要求吓了一跳，“兽王大叔连一只小圈也跳不过去呀！这不明摆着要出洋相吗？”

后来它还是想了个办法，让狮子和观众都能满意。

到了该演出“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狮子”那一天，马戏团场地又坐满了观众，帐篷布都快挤破了。大家都在迫不及待地等着看新戏。

照例是先表演魔术，翻跟斗、骑马术、也让赫洛德斯把它现有的技巧表演了一番。可是在它登台之前，团长米克什出面请求尊敬的观众们不要笑话老狮子赫洛德斯大叔，说它已经很老了，但它还想演出，不愿白吃人家的面包。对前面的演出已经感到非常满意的观众们对米克什的讲话报以热烈的掌声，表示完全谅解，将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老狮子力所能及的表演。

这样一来，米克什团长便不再担心老狮子的表演会给马戏团脸上抹黑了。它快乐地示意给它把圈子摆到台上来，然后放狮子上台。

兽王大叔登台时，受到雷鸣般掌声的欢迎，米克什清楚地看到狮子高兴极了，它把圈子放在地上。像一位老驯兽员一样对狮子喊道：“跳！”

老狮子慢腾腾地从圈子中走过去，还得意地环顾一下四周的观众。观众鼓掌欢呼“呜拉！”差点没把马戏篷子掀掉。观众们自然也乐得哈哈大笑，有一个小孩冲着整个马戏团嚷道：“就这么点儿本事，连我们家的老山羊也会。”可是老狮子没听懂这些话。它骄傲地抬着头，得意得捻起胡须来。

“棒极了！”米克什夸了它一句，拍了拍它的屁股，悄声地对它说：“请下台，兽王大叔！我们得赶快为神话故事戏作准备！”赫洛德斯在一片热烈的掌声中骄傲地走下了舞台。

马戏团的各类表演已经结束，简短休息之后演出了新戏“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狮子”。

铃声一响，演出便开始。幕布拉开，舞台上出现了长着棕榈树、仙人掌和立着大石堆的非洲风光。在石堆之间有一小群绵羊在吃草，由一个小牧童看着。孩子们马上认出他是弗朗达·库尔丹。小牧童专心在读一本旧日历，根本没注意到有只大狮子正慢慢地走近羊群（这只狮子就是赫洛德斯）。

正当它想要扑向最近的一只羊时，突然发生了一件倒霉事。也许是有根刺扎进了它的前爪，因为它突然用后腿蹲着，使劲吼了一声。受伤的前爪直摇晃，活像小孩的手挨了扎一样。

“我的天哪，狮子！”小牧童惊恐地叫了起来。他把旧日历往地上一扔，连忙跳到附近的一棵棕榈树后，只是羊群还一无所知，仍然在安安静静地吃草。

“我的老天爷！”小牧童躲在棕榈树后焦急万分，“这一下我可完了。一头安静的狮子就已经惹不起了，何况这还是一头爪子挨刺扎了、怒气冲天的狮子呢！我本该乖乖地待在家里奶奶身边的啊，这毛头狮子肯定会像吃一个树莓果一样把我吃掉！”可怜的小牧童哆嗦得连整个舞台都在抖动。

成年观众看了直乐，孩子们却真的为这小牧童担心。

“弗朗达，现在狮子顾不上看，你快跑吧！”他们轻声地对着小牧童喊道，“快跑，别让它吃掉你，它比波贝什更厉害啊！”

可是情况并不这么糟糕。狮子停止了咆哮，把爪子伸向小牧童，像是求他给它把刺拔出来。它见小牧童害怕，没有勇气靠近它，便用三只脚走到一头绵羊眼前，用一只脚抚摸着这只羊，好让小牧童看见，它连羊也不欺侮，然后又叼了一根棕榈树在嘴里来回摇晃，同时友好地摇动着尾巴。这一来，小牧童增加了勇气。

“怎么样？”小牧童鼓起勇气来对自己说，“我不跑了，我试一试，把它的刺拔出来！兴许它不会吃掉我。”他立刻停止颤抖。勇敢地朝狮子走去。

老狮子嘴里一直叼着那根树枝，聪明的小牧童马上意识到。这是向他表示它不会咬他。小牧童已经不必再等待什么更大的友好例证了，他大胆地走到狮子跟前，一下把它脚上的刺拔了出来。

狮子吐出树枝，用舌头舐着爪子上的伤口，像一只猫那样温顺。小牧童从它那儿走开，坐到他的羊群那儿，免得观众以为他为这点救护功劳还想要从狮子那儿得到点什么报酬。过了一小会儿，狮子停止了舐爪子的活计，走下了舞台，但是到最后还回头看了一下小牧童，友好地摇了摇尾巴，这才从容离去。第一场结束，幕落。

观众对小牧童和老狮子的表演都感到很满意，报以热烈的掌声。接着，响起了欢快的进行曲。第一场结束后，鹦鹉为观众们来了点小插曲，它讲了些笑话，在它落脚的那根棍子上连翻带滚地作了精彩表演，给孩子们说了好几个谜语让他们猜，还问他们，狮子大概会怎样报答这位小牧童。

孩子们的猜想五花八门：有的说狮子会把小牧童驮在背上在非洲逛上一个礼拜；有的说会给他买块金表，买新衣服、买一袋糖果，买辆小汽车；还有的说会给他买个口琴，买一个球等等。这样，休息时间很快就过去了，铃声响过第一遍。等到响第二遍，幕布又拉开了。舞台上不是非洲风光，而是马戏篷的后面一部分，是用马戏车围起来的。这是马戏团中的小马戏团。舞台上的小马戏团也在演奏音乐，观众们在那里大声地哈哈笑着。这是一些有钱买票的幸运儿，可是有一个人可能没钱买票，因此老在马戏篷外面徘徊，想找一个洞眼朝里边瞅瞅。你们别奇怪，亲爱的孩子们，那个人口袋里连一

个铜板也没有，因为他是非洲的一个穷牧童。

马戏团的管理员两次把他抓住，威胁他说，要是再让他抓着，便要把他塞到狮子笼里去。可是那小牧童第三次又蹭到那里去偷看，他还不时地回头看看那个严厉的管理员是不是又来抓他了。

喏，管理员没来，可是发生了一件更可怕的事！正当小牧童这样回头一张望时，突然吓得帽子也掉到地上，全身哆嗦起来，因为——我的天哪！——一只大狮子正朝他慢慢走来。而且是从唯一可以逃出去的出口处那个方向走来！小牧童像掉进了陷阱。他除了发抖和等着倒霉之外，一点办法也没有。这个可怜的，吓得连一声“救命！”都没想起来喊。

可是事情非常出人意料之外！狮子在离小牧童大约三步远的地方停了步，开始友好地摇起尾巴来。然后它抬起了头。小牧童这才发现，狮子嘴里叼着一张什么有颜色的纸。它瞧了一会儿小牧童，然后把纸放在地上便很快地走了。

小牧童轻松地吐了一口气。尽管心里还是有点儿害怕，但出于好奇，还是想去看那是什麼纸。他捡起纸，刚一瞧、便高兴得跳起来欢呼：“太棒了！这是一张看马戏的票！”

然后，他又沉思了一会儿，这怎么可能呢，这只狮子为什么要给他送票来呢？他反复思考，脑袋居然开了窍！

“这是件好事啊！这头狮子不正是我那一回在荒野里给它从脚上拔出一根刺来的那头狮子吗？！”幸福的小牧童高兴地嚷道，“我给它拔了刺，这头好样儿的老家伙便记在心上了。准是猎人捉住了它，因为它脚有伤，后来便把它卖到了马戏团。它把我记住了，如今给我送来了马戏票。它真是好样儿的！真是以善报善啊！而你们，亲爱的观众们，请好好记住：要是在哪儿遇到一头挨刺扎了脚的狮子，别管三七二十一，赶快替它拔出来！它一定会好好报答你！现在我得赶快去看马戏了。我尊敬的，再见了，上帝保佑你！”

小牧童又高兴地跳了一下，随后飞快地跑掉了。

幕落，演出结束。

## 40 回家去！

“好心的牧童和感恩的狮子”也很受观众欢迎，所以重演了好多次。马戏团越来越富，我们的朋友米克什、波贝什、巴西克和弗朗达·库尔丹也赚了好多好多钱。他们的日子过得很好，也常常给梨庄他们的养育者买些礼物。

贝比克已到布拉格去上学，他的伙伴和朋友们也感到很高兴，因为常常听到对于他的赞扬。

本来大家该心满意足了，米克什开始也相信他们是满意的。可是过了一段时间，它首先发现巴西克有些闷闷不乐、已经不像以前那样快活了。后来它觉得连波贝什和弗朗达也有些不快活和感到疲倦了。

“他们缺少什么呢？”米克什走到哪里都在想着这个问题。它想可能他们是病了，或者是吵了架。可是有一天，当它自己也感到一种财过去在梨庄的宁静生活的渴望时，它才转过脑子来，知道它的朋友为什么愁苦了。

“要是让他们在这里有个三长两短，这就不合适了，我的老天爷！”好心的猫这么一想，不禁吓了一跳，“他们大概都在想家，可又怕我笑话他们，不愿意说出来。可我根本没想到要笑话他们！要是他们不喜欢这儿，想回梨庄去了，我也拦不住他们。我也为些操心事累得够呛，也想在奶奶身边休息一下呢！”

它没有考虑多久便决定痛痛快快地去问问它的朋友们，是继续在马戏团待下去呢，还是已经想回家了。米克什来到他们的公共卧室，正碰上他们几个都在那儿。使米克什感到奇怪的是它明明听见他们刚才还在商议什么，可是等它一进去便鸦雀无声，什么也不说了。可是好心的米克什装作什么也没注意到的样子，背着前爪在房子里来回走了一阵，然后对它的朋友们说：“我觉得，这些活计和操心事已经有些使我感到疲倦了，我真想再扎扎实实地休息一下。可是我先得问问你们，你们中间是不是也有人想要一个长一点的假期。”

“我们怎么不想要呢？”大家一齐嚷道，“我们真想再回到我们亲爱的梨庄去，我们实在太想家了。”

“我们大家都已经有了大把的钱，足够我们活上一百万年了，”巴西克激动他说，“我想我们不必再在这儿给人们开心了，我们可以安安稳稳地回家了。我既不想要那个金猪圈，也不想要那个金槽，我只想要我那位比金子还珍贵的奶奶。”

“米克什，我也十分想念梨庄，”弗朗达·库尔丹也承认说，“这个季节，男孩们正在野外生篝火，烤土豆，在草地上打滚！他们都能闻到篝火的烟熏味，一个个熏得跟扫烟囱的人一样黑呼呼的。米克什，我真想马上跑回家去。”

“我也想说，我跟他们一样想家，我何必否认呢？”波贝什嘟哝着，“我挣的钱足够我给马林诺夫斯基大叔买一大叠旧裤子和好多好多烟草。我想，还在这里受罪，实在是多余的。我已经享受够了这荣华富贵，还是回我的羊圈去躺干草堆吧，米克什，我简直像一头小山羊那样想让马林诺夫斯基叔叔牵着我牧放呢！”

“那好，既然你们已经厌倦这儿的生活，思念家乡了，我也不能勉强你们继续在这里待下去，我想法安排一下，让我们很快回梨庄。”米克什说完，走出了卧室。

它想马上去跟克隆茨基先生和奥露什卡谈谈，可是一走到他们住处门口，便又犹豫了。他担心他们听了会有什么反应，它还责备自己应该先同他们商量，然后再去跟朋友们说。

可是结果比它想象的要好。它刚一进他们的门，克隆茨基先生便从桌旁起身，走过来迎接米克什。奥露什卡也坐在桌旁，米克什注意到，他们的表情都比平日严肃。

“你来得正好，团长！”克隆茨基先生说，“我正要派人去叫你呢。我和奥露什卡在商量一件重要的事情，也想找你商量商量。请坐，我马上告诉你是怎么回事：有一个大剧院的经理也来看过我们的‘神秘的公猫’。奥露什卡的表演使他感到非常满意，他今天给我来了一封信，劝我送她到戏剧学校去学表演艺术。我想送她到布拉格去学习，她也同意。可是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的马戏团今后怎么办？奥露什卡一走，我的健康状况又不好，不能再工作，我需要安静和休息。请你给我们出出主意，米克什，你看怎么办好。”

克隆茨基先生本以为米克什会大吃一惊，不知所措的，使他感到奇怪的是这只关切的猫儿竟然微微笑了。

“这个好商量！”米克什回答说，“既然奥露什卡有这么大的表演天才，那就让她去学习吧！每个明白事理的人都该同意您的主意。而您，老板，既然您需要宁静，那您就该获得宁静。我也一样需要好好休息一下了，我那几位从梨庄来的朋友也早就盼望过宁静生活了。我正从他们那里来。想跟您商量一下他们的事。喏，事情就可这样了结：奥露什卡上布拉格去，我们则回梨庄老家去。”

“喏，这倒不错！奥露什卡去学习，你们回老家去，可是我和史维达老头上哪里去呢？”克隆茨基先生以发颤的声音问道。

“您们两位都跟我们一道去梨庄呗！”米克什坚定地回答说，“你们同我们在一起过惯了，我们也一样。所以我想，要是我们各走各的，恐怕不近情理，也没必要。我们都有足够的钱，可以在梨庄租一所或者买一所，或者干脆造一所舒适的别墅，好让我们心满意足地住在一起。既然我们要造新房子，干吗不造大一点，让兽王大叔，大叔布龙迪巴尔，狗熊米什卡、猴子卡恰巴和鸚鵡卡拉波西尔也都和我们住在一起呢？我的天啊，老板，这样欢度晚年可真像天堂的生活呢！”

克隆茨基先生一见米克什这股高兴劲儿，不禁哈哈大笑起来，他也感到高兴，奥露什卡乐得直拍她的小手：

“爸爸，我求求你，就这么办吧！你们要是能继续住在一块儿。那真是太好了！您把史维达老爷爷也带上，好有个人照顾您，我到放假时又能和朋友们在一起了。我和贝比克一块儿来。所以你们把奶奶也接到别墅里去住。既然我们不得不与我们的戏团告别，这样安排是再好不过的了。”

“那好吧！”克隆茨基先生同意了，“既然你愿意这样，我们就这样办。明天我便和米克什团长一起到梨庄去准备为我们盖新房子的材料。团长先生，您马上去通知您的朋友们！”

亲爱的孩子们，我肯定用不着再给你们详述，米克什的朋友们听到这个消息有多高兴。他们等着一道搬到梨庄去都有些等不急了。克隆茨基先生和米克什千方百计让这一天早日到来。终于趁大家都还健康的时候就等到这一天了。

奥露什卡一去布拉格，克隆茨基先生便把马戏团的行头卖掉了，和米克

什、吏维达老头以及弗朗达、赫洛德斯、布龙迪巴尔，米什卡、卡恰巴、巴西克、波贝什以及那位节目穿插演员卡拉巴西尔一起搬到了梨庄。别墅的确很漂亮，对他们所有成员来说又很舒适，四周是一座大果园。

至于他们在那里过得多么快乐，相处得多么和睦满意，亲爱的孩子们，且听下回分解。

## 41 美好的家

米克什和克隆茨基先生为大家的休息在梨庄买下的住宅，座落在一个大花园中，里面长满了果树。在他们搬进这所房子之前，克隆茨基先生和米克什将它大大改修了一番。还增修了一些新住房，使大家都能住得宽敞舒适。你们知道，单是大象布龙迪巴尔就需要一间比谷库还要大的房子，克隆茨基先生也想要狮子赫洛德斯、狗熊米什卡和其他动物也都住得舒舒服服的。

米克什尽量为动物朋友们准备了最为满意的住处。墙上画上了很美丽的森林，而且尽量符合每个动物的故乡风光。大象布龙迪巴尔住处的墙上画的是印度森林，鸚鵡卡拉波西尔的墙上是美洲原始森林，猴子卡恰巴的墙上是长着棕榈树的非洲风光，狮子赫洛德斯的墙上也是画的非洲风光，狗熊米什卡要求给它的墙壁画上云杉林。米克什给米什卡、卡拉波西尔和卡恰巴的住房里竖了一棵太子树，让它们根据自己的兴趣能爬能跳，波贝什和巴西克各自得了一个舒服的圈，全由香木建成，还铺上了柔软的干草。巴西克见到它的住房，满意地搓着它的两只前蹄说：“足够了，足够了，这样的圈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好了，米克什朋友，只请你们千万别给我们修个金猪圈或钻石猪圈，这个就完全够了，我们宁可把钱省下来给奥露什卡和贝比克当学费！”

说得倒挺有道理，你们自己也会相信它的话。可是米克什清楚得很，巴西克是担心遇上贼，把它自己和金猪圈一起偷走呢！而鸚鵡卡拉波西尔话多得要命，刚将它放进它的房子里，它便马上飞到树上，快乐地叫嚷着：“棒极了，棒极了！这个大鸟笼，跟国家剧院似的，这都是因为我没让不买票的人进剧场的结果！”

在这所新房子里，宽敞得每个成员都有一个房间，聪明的米克什甚至想到给奥露什卡与贝比克各留了一个小房间，好让他们假期来住。连史维达和弗朗达也都各住一间房，动物住得离他们很近，好让他们照顾起来比较方便。弗朗达很高兴，也很珍惜这一切。他把房子弄得干干净净的，夜里常常起床巡视一番动物，看看它们缺不缺少什么。

米克什还给奶奶布置了一间漂亮的小房间，可是，关于从小农舍里搬出去的事，奶奶连听都不愿意听。当米克什第一次将这间布置得很漂亮的小房间指给奶奶看时，她立即说：“我亲爱的小伙子，你们还总想着我这个老太婆，我当然打心眼里高兴，可是我不会从我那座小房子里做出来的。你们别生我的气，我在这小房里已经住惯了，到任何别的什么地方我都会感到不自在的。为了不扫你们的兴，这间小房子还是给我留着，我每次来看你们过得好不好时，便在里面待一待。”

通情达理的米克什已经满意了，别再勉强奶奶搬家，因为它知道，再劝也白费劲。奶奶和纳齐切克继续留在那所旧房子里，一天三次到这所新房子里来瞧瞧。她离那里不远。新房子的花园与史维茨家的花园紧挨着。米克什办的第一件事是在这两个花园之间的篱笆上开了一扇门。米克什自己也走这个门到奶奶那里去和她聊天或是和纳齐切克玩耍。

尽管波贝什一再请老仆头马林诺夫斯基大叔从他的小牧房里搬到这所新房子里来住，可是大叔也一样舍不得离开他的小牧房，他舍不得那群羊，也舍不得和邻居们坐在小牧房前的凳子上聊天的那些快活的夜晚。

亲爱的孩子们，我想你们也一定不会感到奇怪：不管是波贝什还是巴西克都不愿意马林诺夫斯基大叔喂只新羊在原来的羊圈里，或奶奶再喂只小猪

在原来的猪圈里。这两个朋友都坚决宣布让它们的圈窝保持成原来的样子。它们偶尔回到那里去坐坐，一块儿回忆它们的年轻时代。它们经常去探望它们的旧圈，有时碰上米克什也来串门，那就更热闹了，它们一块儿回忆过去的时光：它们是怎么互相认识的，怎样学会了说人话，后来又是怎样出远门的……它们还一起回忆到它们是怎样和贝比克一道淘气的。那个蓬头小子——弗朗达·库尔丹又是怎样惹它们生气的等等。它们回忆起过去的一切欢乐和游戏，回忆米克什突然消失时的悲伤以及它又突然归来的极大欢乐。它们都盼望着假期来到，贝比克和奥露什卡从布拉格回来，然后他们所有的人又都能相会。有时纳齐切克也来到它们这里，傻呼呼地张着嘴巴，听着它的米克什、巴西克和波贝什“叔叔们”聊天。

可是善良的米克什不仅给它的朋友们和动物们安排了新的住处，也想到了别的人。比如说有穷人家去上班或出工时，小孩没地方托，便信得过地把他们送到这里来托它们照看。孩子们在那里可以到处玩耍，在花园里打滚或追赶着玩，荡秋千或坐回转小马。这里还有木偶戏，由史维达老大爷为孩子们演些快乐的喜剧。孩子们要是看腻了，便给他们看图画书。

在一间大房子里给小姑娘和小男孩们准备了各式各样的玩具，孩子们可随意挑选，所以你们也用不着感到奇怪，有时全村的孩子都聚集到那里去了。

米克什还想到了那些在外面流浪的猫狗。它们在这所新房子里给喂得饱饱的，一直到有人将它们领走为止。在这些动物朋友中，猴子卡恰巴非常乐意给挨饿的狗儿送饭，给拉车的马儿发糖和放了盐的面包片。因此，只要有这些狗在场，谁也别想欺侮卡恰巴，谁要动它一根毫毛，那些狗就会叫它难堪，米克什特别喜欢这一点。

善良的米克什一直在琢磨，还能在这个新家里给人们和动物们干点什么好事。直到它的马戏团一开始赚大钱时它就梦想着干的事都安排妥了之后，它才得到休息。

它走家串户去看望奶奶，马林诺夫斯基大叔和其他乡亲，但它最爱干的事是到村子上方的悬崖上去散步，那里能看到整个新家的房子和花园。

有一回，正当米克什满意地看着自己的事业，看到孩子们和它的动物朋友们在花园里互相追赶，看到奶奶，克隆茨基先生和史维达大爷在房里聊着天时，它不禁欣慰地感叹道：“多么美好的家呀！”

从这时候起米克什经常重复这句话，别的人也跟着这样称呼这个新家，总而言之，大家都称这个新家为“美好的家”。

## 42 米克什是怎样救公主的

我们的三位老朋友米克什、波贝什和巴西克经常回小农舍去探望奶奶。在和她聊了一会儿天之后，便坐到旧猪圈门口的院子里去观察小纳齐切克的活动：它不是在那儿抽打陀螺，便是在那儿打盹或者玩沙子。它们对它不怎么满意。

“我真不知道，这小不点儿是怎么回事，将来能干什么，”有一天波贝什说道，“它既不长个儿，也不长力气，老是跟贝比克那次回家来时那样一点儿大。”“它什么材也成不了！您瞧着吧！”巴西克说，对着纳齐切克一挥爪子，像是不把它当作一回事的样子，“它对奶奶倒是挺合适的，免得她寂寞。可要是打发它出远门去闯世界，就像我们不得出去那样，那它准回不来了。我看它连砖厂那么远的地方都到不了，半路上就会被一只什么乌鸦叼走。”

“不见得！我们现在还不能这么说！”米克什袒护纳齐切克说，“说不定它能成为一个比我们三个加在一块儿还要强的角色呢！你们知道，它有一回差点儿给奶奶把咖啡代用品买回家来了，只不过半路上遇着马利赛克家的狗儿弗恰克故意给它为难，把它扔到小水塘里，这不能怪它。”可巴西克还在接着嘟哝：“我说了，它什么也成不了。你回忆一下，米克什，你在它这么大年纪时都能干些什么啦！如今你再看看它，埋在这堆沙子里磨蹭什么？”

它突然对着纳齐切克吼道：“快跑，纳齐切克，那儿有只麻雀正在嘴馋地盯着你看呢！”波贝什和巴西克都在哈哈大笑，可是纳齐切克马上扔下它的玩具，跑进屋里去了。奶奶正在缝补什么，专心专意地在干活，但是她立即看出来，纳齐切克有些不高兴。要是平常，它像一阵风似地跑进来，满房里跳来跳去，没完没了地向奶奶问这问那。可如今却像只落汤鸡似的坐在屋角落里。奶奶见它闷不吭声，觉得好不奇怪。她透过眼镜瞟了它一下，然后和气他说：“你好像不怎么舒服。小猫咪，谁欺侮你了？要不，我的天哪，你是不是病了？你是跑累了，还是喝多了什么冷东西？”

“我什么病也没有，好奶奶，可是巴西克叔叔和波贝什叔叔他们笑话我，说我老是那么个小不点儿，永远也成不了大器，不像米克什叔叔那样，我听了很难过。”纳齐切克难过得要哭了。

“小猫咪，你大概不会为这点儿小事哭起来吧叶奶奶安慰他的小娇娇说，”我去跟巴西克说说，让它别笑话你，还是好好想想它自己当初是怎样害怕出远门的吧！你的米克什叔叔也不是一下就变得那么能干的嘛，也干过不少傻事到我这儿来坐下，我给你讲个它是怎样把一场木偶戏搅乱了的故事。”

纳齐切克一听就不再哼哼了。它非常喜欢木偶戏，也常去看戏，家里也有一个小木偶。它立即搬了个小板凳坐到奶奶跟前，眼睛忽闪忽闪地好奇地瞪着奶奶。

奶奶开始讲了：

“有一天傍晚，米克什坐在小房间里靠窗的一条凳子上，望着窗外那条公路，看见一大群小孩从下村走向上村的广场去。它不知道他们上那儿去干吗，便走出小木房，想去问问他们。谁知还没等它开口，孩子们便抢先说了：‘米克什，快跟我们一道去看滑稽剧！中午有一帮滑稽演员来到咱们村，傍晚要在布拉切克小店那儿演木偶滑稽戏。’米克什从来没看过这种戏，所以

回答孩子们说，”它乐意跟他们去看看。它连忙回到屋里取票钱，然后高高兴兴地追着孩子们去了。它真想看看滑稽戏是什么样子呢！玛仁卡。弗朗达柯娃马上牵着它的小爪子，免得哪个性急的男孩把它撞倒，把它带到了布拉切克小店，堂屋里已搭了个小舞台。米克什和玛仁卡买了票，正好坐在离幕布不远的前排，好看得清楚些。幕布还下垂着，上面画着一座建在悬崖上的古城堡。舞台两边的侧幕布上也画着一些美丽的花草，米克什看这些画都看得入了迷，也注意到小店）不多一会儿，小孩大人的坐了一满屋。屋里很热闹，舞台旁的手风琴手在奏个不停。孩子们迫不及待、七嘴八舌地猜测着滑稽演员们会演什么只有大爷大叔们安安静静地坐在桌子旁抽烟。

“突然，手风琴声停止了，幕后铃声叮当一响，观众静了下来。随后又是一声叮当，幕布拉开了。

“米克什惊奇地瞪大眼睛：台上是国王的卧室，老国王头戴王冠，坐在宝座上，一位公主站在他面前。米克什从来没看过木偶戏，所以它为世界上还有这么小的人而感到奇怪，它见它们又能说话又能动，以为它们真是一些活人。

“宝座上的国王正对公主说道：‘我不想让你去闯世界，我的女儿，我心里真担心你会在这大千世界碰到什么不幸。’

“公主立即以一种悦耳的轻轻的声音回答他说：‘您什么也不甲为我担心，我的父王，但我必须去闯世界。在我们整个王国里已经找不到一颗盐粒，人和家禽都因此而在受难，因此我今天就要动身周游广阔的世界，我坚信我的运气会不错，很快能找到这宝贵的盐。’

“好心的米克什一听她这么说，马上想嚷道，说在它们的厨房里有的是盐，它可以立即去为她拿一些。后来它又想，还是让公主自己去拿的好，好让她为王国立上一功，米克什不愿打扰她的好事。这时国王又反对了几句，不想让公主亲自出远门找盐，但到最后还是被公主说服，同意她去了。第一幕到此结束，幕落。

“这时，米克什使劲留心观察小公主是不是到厨房里去拿盐了。它还想悄悄地跟在她后面为她保镖，免得她有个三长两短。尽管它眼力极好，也没能见着公主。它知道得很清楚：舞台后面没有门也没有窗子，因此它十分纳闷，不知公主是从哪儿走到世界上去找盐的。

“就在这时，铃声又响了，幕布徐徐拉开。使米克什感到吃惊的是：舞台上已经不见国王的卧室，而是一小片黑森林，长满青苔的石头，灌木丛和小蘑菇。

“‘我的天哪！’米克什见到这一突然的变化，感到非常惊奇，‘这么一会儿时间王宫跑到哪里去了？这片黑森林是哪儿钻出来的？公主上哪儿去了？’

“它正想问问玛仁卡，可是突然，公主穿着一身朴素的普通衣服，从一侧走进了森林，她手里拄着一根拐杖，背上背着一个小包袱，悲伤他说：

“‘唉，我真不幸，走上了这样一条艰辛的道路！不管日晒雨淋我都得爬山越岭，挨饥受渴！在没有找到一背包盐之前，我得勇敢地坚持住，忍受一切艰难困苦。’

“米克什已经有些生气了。这公主瞎说的什么呀，外面并没下雨，我家厨房里和塞叶克家有满袋满袋的盐！有什么好哼哼的？还有一点使它感到生气的是：谁也不告诉公主哪儿有盐，谁也不去给她拿盐，连玛仁卡也坐着一

动也不动，她不是一个乐意为老人做好事的小姑娘吗？

“它真想起身到它家厨房里去拿些盐来，好让大家为自己没有这样做而感到羞耻。好心的米克什真想这样干，可又惊讶地坐在位子上没动。

“因为舞台上突然出现了一件可怕的事情。从森林的四面八方冲出来一群凶恶的强盗，立即将公主包围了起来，争先恐后地嚷道：

“‘给钱还是给命，把你所有的钱都拿出来！不然就让你变成死鬼的女儿！快！快！，

“他们拔出马刀，朝公主扑来。

“‘我的天哪！这可见鬼啦！’米克什嘟味着，差点儿惊讶得从椅子上掉了下来，‘谁也不动一下，想法去帮公主一把，连村长也不动，一个也不动！瞧他坐在那儿，抽着烟，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似的，真见鬼！这些人难道一点儿心肝也没有，就让这位公主被人家害死？’

“不幸的公主跑了下来，用绝望的声音求这些强盗可怜可怜她。可是一个长着满脸黑胡子的强盗根本不理她的哀求，举起刀来就要……

“‘够了！’米克什冲着全场吼道，纵身一跳，上了舞台！

“一记耳光把黑胡子强盗打倒在地，接着又把第二个强盗打倒在地，其他的见势溜了，连公主也想跑掉，可米克什一把抓住她的手，安慰她说：‘您不用怕我，公主！我绝不会欺侮您，可是要是让我抓到那些威胁您的流氓中的随便哪一个，我就要狠狠地揍他一顿！’

“我想，亲爱的孩子，我不用给你们讲，当时场上的大人，小孩是怎样一个情景，你们都能想象得到。男孩们高兴得吹起了口哨，女孩们直鼓掌，大人观众们笑得前仰后合。只有米克什没有笑。它严肃地看了观众一眼，两只眼睛闪着怒火，‘如今你们只顾笑，它自言自语他说，‘我真不知道，要是那个黑胡子强盗把公主杀害了，你们会怎么办。’

“‘它一直抓着公主的手，不知下一步该于什么。终于突然有了个主意，它将手伸进裤兜里，掏出一个什么铜板来，点头示意叫坐在第一排的一个小男孩到它跟前去。

“‘拿着，它对小男孩说，‘到塞叶克那儿去买一斤盐来，买多了这位公主可能拿不动。快去，托尼克，别让我们在这儿老等！’

“这时，场上响起了雷鸣般的笑声，米克什在台上简直如坐针毡。更可笑的是托尼克还真的赶快去了，不一会回到舞台上把一小包盐交到了米克什的手里。米克什拿了盐，将公主背上的背包解开，把盐倒到里面之后，又将背包扎好。

“‘您这儿有一点儿盐了，公主！’然后有礼貌地对公主说，‘我想，这些盐暂时够您用了，您还是赶快回家去吧，林子里坏蛋这么多，别再出点什么事！’

“它说完便有礼貌地向公主一鞠躬，然后跳下舞台，从小店跑回家去了。它没听到观众们是怎样雷鸣般地为其鼓掌和欢呼的，也没去管这一些，只是对人心不善感到非常气愤。

“如今，你听，小纳齐切克，木偶剧团的老板碰上这一切是怎么说的！你肯定想象得到，他首先是为发生的这一切感到大吃一惊！当米克什跳上舞台，打那些强盗的耳光时，他真想拿根鞭子去把这只公猫抽跑。可是一看米克什说话，而且说得那么棒，就不知道该干什么好了，直到米克什跑掉之后，他才把公主带下舞台。戏已没法再接着演下去了，他以吓得发抖的声音直向

观众表示抱歉，说他根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可能是做了一场怪梦。直到有人向他解释说，他根本不是做梦，而真有一只会说人话的猫时，他才平静下来。观众中没有任何一个人因为他无法继续往下演而生他的气。大家都因为米克什干的这一档子事而心满意足，高高兴兴地回家了。”

奶奶刚讲完，纳齐切克就笑开了，它在小房子里快活地跳来跳去。它感到高兴的是，连这么聪明的米克什叔叔也干出了这种傻事，竟为木头做的公主跟木头做的强盗打了一架！它的情绪快活多了。它谢了谢奶奶给它讲的故事，捡起扔在屋角落里的小铲子，又到外边玩沙子去了。

### 43 布龙迪巴尔大象的故事

所有这些住在一起的动物朋友常到村子里和四周围去散步，只有赫洛德斯狮子大叔哪儿也不去。它已经非常老了，只是在天气晴朗的日子里才坐在花园角落里晒晒太阳，而其它的动物都爱在村子里东游西逛。开头，村里的狗朝它们直叫，后来就像对马或牛一样地对它们也习惯了。几天之后，孩子们也不再害怕它们，同它们交上了朋友。动物们自己很注意让孩子们喜欢它们，亲自找到孩子们聚集的地方，想法让孩子们玩得开心。首先是猴子卡恰巴，在地上或树枝上为他们表演各种翻滚技巧，使孩子们笑得在草地上打滚；狗熊米什卡一见这情景，也在草地上翻滚起来，接着，孩子们就像在柔软的被子上一样滚来滚去。

但是孩子们最喜欢的还是大象布龙迪巴尔。孩子们就像喜欢谷仓一样出奇地喜欢大象，这里有米克什的一分功劳，它从一开始就和孩子们一起乘骑这只象，鼓励孩子们别害怕象，告诉他们尽可以让象鼻子钩着左摇右摆或让它举得老高。它把那些大胆一些的孩子都吸引到大象这儿来了。不久它又让木匠做了一个带栏栅的坐椅放在象背上，免得孩子们担心从象背上掉下来。鸚鵡卡拉波西尔有时蹲在大象的头上，它大老远地一看见个什么小孩便嚷嚷道：“上来坐坐吧，让我们也好挣点儿钱！”

可是你们别以为，大象只是因为闲得无聊才在村里走来走去，碍人马车的事。完全不是，孩子们！布龙迪巴尔像所有的大象一样，知道自己有一身力气，想用自己的力气做些好事帮帮人家的忙。它常常帮忙推着重载的车子上坡，帮着装车，把重重的麻袋、货箱或石块搬到上面或干些别的重活，以减轻人和牲口的劳动。最初马有些怕它，受惊，但大象站着一动也不动，等到马儿平静下来。就这样它们慢慢地就对它感到习惯了。有时马儿甚至根本没有发觉大象在帮它们的忙：当大象赶上一辆载得很重的车子，不让人家请求使用它的大前额一直将车子推顶到平地上，然后不是悄悄地往回走。便是转到旁边一条道上去了。

大象帮忙帮得最多的是收割中的农夫，帮他们把庄稼运到家里。梨庄周围尽是小山坡，很少有平坦的路，所以牛马要把装满粮食的车子拉上爬坡的路很费劲，这一来布龙迪巴尔就有干不完的事了：它要帮这里的斯特纳多夫推黑麦车，又要帮那边的瓦沃洛夫推小麦车，从早到晚忙个不停。

米克什非常赞赏布龙迪巴尔，它让鸚鵡卡拉波西尔帮看这只热心帮人忙的大象找装满东西的车子，让它飞到它们大家庭的那个花园里的柳树梢上去打望，让它向布龙迪巴尔通风报信；哪儿有车子需要它去帮忙推。卡拉巴西尔很乐意干这个活儿。像个交警一样站在高高的柳树梢指挥着全村的粮食运输，还不时甲象语对着布龙迪巴尔说：“那儿斯沃波达的大麦车子拽不出来！”或者“赶快上布拉西维采去，帮什提邦涅克的牛把那辆小麦车推上坡！”布龙迪巴尔尽管跑得很累，但它心甘情愿，只要一声衷心的感谢，领它的情，它就心满意足了。

有一回，鸚鵡卡拉巴西尔可真把大象惹得生气了。

好动的鸚鵡很快就腻烦待在树梢上，像塔顶上的鸽子那样东张西望了，所以便想来点恶作剧逗逗大象。有一天傍晚，年老、心眼好的大象已经累得

一蹋糊涂，突然听得卡拉巴西尔叫它到柴堆那儿去，说有人推着一辆车子陷在那里出不来。精疲力尽的布龙迪巴尔还是跑了去，可是等它赶到那里时，只发现贝比克。史吉霍维和一辆儿童车在那里，车上坐着一个比贝比克还要小的小孩托尼克。他们站在路中央，正兴致勃勃地在观看孩子们怎样在村公所池塘洗澡，从岸上往水里跳。这一回，布龙迪巴尔可真的生气了，为这事儿米克什狠狠他说了卡拉巴西尔一顿。收割完毕后，梨庄的人便开丰收庆祝会，最后一车粮食由乐队迎着送进村里，然后便在斯沃波达小店举行舞会。晚会上，布龙迪巴尔作为力气最大的劳动力得到一个大花环，它高兴极了，好长期间将它戴在头顶上。后来才根据米克什的建议把它挂在象房的墙壁上。它有好长一段时间只顾站在花环前面一个劲儿地瞧着它，心里好不高兴，它好长时间不准猴子卡恰巴进它的象房去，生怕它把花环弄坏。

## 44 魔杖的故事

我们亲爱的公猫米克什特别爱上地里散步。护林官布青纳知道得很清楚，但他从不像对待别的猫那样禁止米克什，因为他了解米克什是一只很规矩的猫，从不欺侮鸟儿和兔子。

有一天傍晚，米克什在圣洗礼约翰雕像前地里散步，地里的庄稼长得很高。它以猫儿特有的本领轻步地走着，发现了人眼根本发现不了的东西：当它走到布拉普佐夫家那块地里的路尾时，看见高高的田埂上有一条类似响尾蛇的东西在跳动。可是眼力好的米克什马上看出来这不是一条响尾蛇，而是一根普普通通的棍子。“这可真是活见鬼！”米克什暗自滴咕着，“我这一辈子还从来没见过棍子跳舞，这样七扭八扭的，还往高里蹦跳，边跳还边唱着‘啦啦啦，猫儿出嫁啦，狗儿娶她啦！’”

米克什仔细观察了一会这根奇怪的棍子，然后决定把它抓住，看个仔细。它轻轻地、悄悄地溜了过去，不让那根神秘的棍子发现，然后就是那么一下！正好抓住棍子小脑袋下面的脖颈。可是它刚一碰着棍子，棍子便变直了，不动了。这是一根猎人或牧人手里常拿着的一般的棍子，只是脑袋雕刻得很漂亮。米克什把它抓得紧紧的，免得它跑掉。

“你只管装成什么也不会的傻瓜样子！”它嘟哝说，“可我知道，你都会些什么。可是你却像金龟子一样，被人抓着便装死不动。”然后便带着棍子回到家里，把它锁在柜子里。

开头几天只拄着它在房间里走来走去，让这根棍子习惯和它在一起，直到后来，它感到棍子已经乐意归顺它，才带着它到外面去散步。棍子很乖，根本没打算逃跑，连有一回米克什把它放在墙根那儿，转过身去背对着它，它也没有逃跑。因此米克什已经相信它已经乐意待在它这儿，再也不给它上锁了。

从此它走到哪儿都带着这根棍子。它非常喜欢这根棍子，因为它知道，尽管自从棍子被它抓到手以后，从来没露过声色，但这棍子实际上本事很大，只要它乐意，什么都会干。

有一天晚上，米克什去找更夫拉巴斯老爹聊天，月亮照得如同睁大的鱼眼，星星布满天空，是一个非常美丽而明亮的月夜。拉巴斯老爹坐在村心广场那棵菩提树下的凳子上，安安静静地抽着烟。等着敲响十一点，他便起身去打更。他和蔼地欢迎米克什的来访，立刻在他身旁让出个空位子来给它坐。米克什把它的棍子放在更夫老爹的棍子旁边，坐下来和老爹天南地北地聊起来。

突然，米克什停止了讲话，竖起了耳朵。

“怎么啦？米克什大叔？”更夫老爹问道。

“我好像觉得这两根棍子在互相吵嚷，”米克什说。

“你想到哪去了，米克什大叔？它们啥事也干不了呀！我的天哪，这怎么可能呢？”更夫老爹哈哈笑了。

“您可别这么想，拉巴斯大叔，难说啊！对我那根棍子我知道底细，它不会多事，可是您那一根可够调皮的！再说——它有一张厉害的嘴壳，弄得不好把我的棍子咬一口！”米克什说。

“那就把它分开放着好了！”更夫老爹嘟味着，把他那棍子换到凳子的另一头。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严肃他说：“米克什大叔，你别以为，我不

相信你说的话，不久前我也碰到这么件怪事。我家有只猫叫科杜卡，一只普普通通的小猫，半点也赶不上你这股能干劲儿，米克什大叔。也许有人会说它是一只够笨的猫，可是上个礼拜的一天夜里我坐在门廊上，科杜卡坐在我旁边。我困得要命，我使劲打起精神来，可还是没支撑住，打了一会儿瞌睡。突然清清楚楚地听见科杜卡说：‘大叔，十二点了，吹号去吧！村长今天恰恰没睡觉，他要看您是不是每隔一个钟头扣着时间吹一次号。’我一看表，果然——差五分到十二点！我抓起小号便跑到村心广场去报时。你怎么看呢，米克什大叔？村长齐哈克先生见了我拍拍我的肩膀说：“你吹号很准时嘛，拉巴斯！昨天我核对了。为此奖您一双皮鞋。”从此我不让科杜卡受半点委屈。”

更夫老爹说完之后，慢慢站起身来去吹十一点的号，米克什也站起身来拿着棍子朝家走，到处一片寂静，连树上的叶子也无半点儿动静，仿佛全村都在熟睡，可是当米克什走到哈卢布家附近，只听得有人在悄声说话。它四处张望，看看谁还在熬夜，可是没见一个人影，只看到老狗沃西谢克蹲在那儿，还有在离它不远的前面草堆旁坐着两只小猫，一只黑的，一只花的。

“瓦谢克，咱们来追赶着玩吧！”小黑猫对小花猫说。“等那个大能人米克什先生走了以后再说，要不它又得教训我们一通。”小花猫嘟哝说。

“我看，我得教训教训你们了，”突然沃西谢克老狗冲着两只小猫嚷道，“看你们把那堆干草弄得乱七八糟的！”

“睡你的吧，你这没牙佬！”小黑猫对着老狗嚷了一句之后立即跑掉了。小花猫也嘟哝了一句什么，可是沃西谢克没注意。

“瞧今天这些年轻人！”米克什嘟哝了一句，继续往前途。它无忧无虑地迈着大步，因为它知道，所有的狗都认识它，没有一只敢欺侮它。可是它并不知道，当天傍晚什季切克家领来了一条新狗，黑得像鬼一样，凶得要命。米克什不知道这个情况，所以当这条狗从什季切克家院子里窜出来扑向它时，它不禁大吃一惊。可怜的米克什当时吓得不知该怎么办好。它正想赶快脱了鞋，爬到离它最近的一棵树上，突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

还没等它明白是怎么回事，它手里的棍子自己冲了出去，跳到恶狗身边，朝它身上使劲抽打。狗儿气得汪汪乱叫，开始疯狂地朝棍子扑来。这不是找错了对象吗？一会儿耳朵挨了一棍，一会儿背脊又挨了一棍，逼得它不得不溜之大吉，逃回院子里去了。棍子还追着它打了几下，然后又安安静静地回到了惊讶的米克什身边。

“来吧，米克什大叔！”它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似他说，“过来吧，您什么也不用怕！谁也不许欺侮您，谁也不许碰您一下。我喜欢您，我将永远留在您身边、因为我在您身边已经非常习惯了，所以我也得告诉您，我究竟是谁！您一定读过一篇叫《魔棍呀，动一动！》的童话，那里面的那根魔棍专门惩罚那个爱偷东西的饭店老板。告诉您：那根魔棍就是我的亲爷爷！”

这还用说，米克什目瞪口呆地惊望着这根棍子，它本想问这棍子几句什么，可魔棍又自动回到了米克什的爪子里，变成一根普通的棍子，连一句话也不说了。米克什被这一切弄得糊里糊涂的。它轻轻地握着棍子的锁脖，生怕掐坏了它、每次一到家，便将它放到床上，让它休息得舒服。从此它更加爱惜它那神秘的棍子。天晓得这秘密是怎么泄露出去的，从此以后，孩子们见了米克什，也比以前更恭敬。每次遇到它，都要肃然起敬地瞧瞧它这根棍子。

## 45 卡拉巴西尔叼走帽子教训托尼克

你们都很清楚，亲爱的孩子们，鸚鵡卡拉巴西尔总是快快活活的，而且总是话多得要命。所以它在这一大家子中已经不干什么要紧的活，成天琢磨个什么笑话或者开个什么玩笑，它最喜欢蹲在果树梢上，等着哪个男孩爬上来摘樱桃，苹果或者梨子什么的，它总是躲在树枝上的叶子丛中，那儿好吃的果子最多。它在那儿耐心地等待着哪个男孩上树。然后，正当那男孩伸手去够一个什么漂亮的梨子或苹果时，它使用自己的大嘴壳狠狠地啄他一下，差点儿把他吓得掉下树来。

因此，所有调皮的男孩都对卡拉巴西尔没好感，要不是因为害怕魔棍，他们真恨不得常跟它找点麻烦，欺侮欺侮它。时这魔棍，他们比对狮子、大象或者狗熊都要更害怕，因为他们知道，魔棍一来劲，能够干出什么事来，因此不管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他们见了它都吓得六神无主。魔棍甚至能穿透厚墙，看到老远的地方。男孩子们即使以为他们的恶作剧谁也没法发现。魔棍也能在他们最料想不到的地方出现。它像蛇一阵地轻轻爬过草地，然后就让他们屁股受委屈了。

它或者躺在花园旁的草地上，那是男孩们常去用棍子或石头打水果的地方。魔棍躺在地上跟一根普通的棍子一模一样，可要是男孩们拾起它去打苹果和梨子，那就有他们倒霉的！这时它便跳得老高，然后落在这些淘气包的背上，揍上一顿扎实的。庄稼汉发现了这一点之后，便在自家果园旁边的草地上摆上一根与魔棍相仿的棍子，男孩们一看到草地上这根棍子，便离得这果园远远的。可是魔棍只对真正淘气的孩子这么严厉。要是哪个小男孩从哪棵矮树上揪下一把梨子或苹果，魔棍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它想：“这家户主绝不会因为少了这一个把梨子而变穷，但愿这小家伙别把树枝折断了！”

可鸚鵡卡拉巴西尔有一回却吓唬了小男孩托尼克·史吉契科维。小男孩打樱桃园小路走过（这个园子属于动物新家），当他看见这么多喜人的果实时，忍不住爬上一棵大树。他刚一爬到树枝间，便迫不及待地一顿采，采下来之后，往口袋里、衬衫里到处塞；他还想到可以把樱桃搁在帽子里，可他突然发现，有人将他的帽子取走了。

小男孩四下里一瞧，又朝上面看了看，差点吓得从树上掉了下来，只见他头顶上方的树枝上蹲着一只大嘴壳的大红鸟，它的爪子正紧紧地抓着他的那顶新帽子。因为卡拉巴西尔搬到动物新家来不久，小托尼克还不认识它，所以不知怎么办好。起初他瞪大眼睛瞅着这只不相识的大鸟，然后冒出了一句：“给我帽子！凭什么拿走我的帽子？”

“我乐意！”鸚鵡哈哈大笑说，“秃小子！我是风，我当然能拿去帽子！”然后衔着小托尼克的帽子飞走了。

托尼克愁眉苦脸地从树上爬了下来，白费劲地张望着四周的果树，看看那只怪鸟是不是蹲在哪棵树上。脑袋都转疼了，却不见大红鸟的影子。它消失了，亲爱的托尼克只得可怜巴巴地朝家走去。他哭着问到家里，告诉妈妈说：风把他的帽子叼走了。“不是吹走了，而是叼走了！”托尼克哼哼唧唧说。“你这小子撒谎！今天哪来的风啊！”妈妈冲着托尼克嚷道，“谁知道你把它忘在哪儿啦？你这个粗心鬼！今天根本就没有风，怎么能把你的帽子吹走呢？听着！你别在这儿胡说，拿我开心，要不我拿起扫帚，真的让你挨一次‘大风刮’！”妈妈生气了。

“可是，妈妈，我真的没跟您开玩笑！”托尼克哭了，“可能它还叼着那顶帽子蹲在哪棵树上呢！它长了一身红羽毛，还有一个大嘴壳！”

“你爬到动物新家的樱桃树上去了，是吧？”妈妈对托尼克吼了起来。她马上猜到那个“风”就是鸚鵡卡拉巴西尔。“让我瞧瞧你的口袋！喏，满口袋的樱桃！你等着瞧，我让你馋嘴学会去摘别人家的果子！你先到动物新家给我把帽子找回来！”

托尼克很不愿意去，可又不得不去。他耷拉着脑袋跟在妈妈后面走着，心惊胆战地想着将会遇到什么难堪的事情。可是结果还好，他们刚一走到果园，就发现米克什已经拿着托尼克的帽子站在小路上。

它连忙迎上来说：“大婶，您是来取托尼克的帽子的吧？在我这儿呢，不过是卡拉巴西尔叼回来的，因为托尼克爬到我们的樱桃树上去了。我马上把帽子还给他，可您得好好说说他，让他下次别这样了。几颗樱桃是小事，我给他装上满满一帽子给他，可是小男孩这样学着偷可不好，再说也容易摔着胳膊腿什么的。”

随后将托尼克带到一棵大樱桃树下，那里正放着满满一筐刚摘下来的樱桃，米克什给托尼克装了一帽子。托尼克有礼貌地向它表示了感谢，答应再也不上别人家的任何一棵树了。他高高兴兴地回了家，由于米克什求情，妈妈也没再惩罚托尼克。

## 46 苏坦成了名侦探

霍拉克家的狗儿苏但应该说有个蛮不错的主人。它得到的食物也够多的，可它还是不满意，总想出名，让远近四邻的人像传颂聪明的公猫米克什一样地来说道它。关于米克什，报上写，收音机里广播，还说要给它出书，苏但对这妒忌极了。因此它打定主意：一定要比米克什更出名，只等适当的机会。亲爱的苏但比他预料的更早地等到了这个机会。

有一天早上，女主人养的母猫蜜青卡跑来对它诉苦说它丢了一只小猫，而且是那只最漂亮的。它眼泪汪汪，两爪合十着请求苏但帮它找到这只小猫，并答应苏但说，如果能帮它找到小猫，一定在报纸上发表一篇长长的感谢文章。

苏但安抚了哭哭啼啼的蜜青卡，让它放放心心回到其他的小猫那里去，并答应它一定为它找回丢失的小猫。母猫满意地走了，苏但立即准备侦察。刚才那种比跳蚤还要使它难受的妒忌已让位于兴奋的心情。苏但心里已仿佛看到自己作为著名的侦探家登上报纸的情景。

它的侦探素养很高，每当主人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在一块儿读侦探小说，商量如何寻找失物，逮捕危险的犯罪分子时，它总在一旁专心地听着。它早就弄了一个所有著名侦探都备有的短烟斗，成天把它衔在嘴里，因为所有的侦探书上都是这么描绘烟斗的。

它在杂物棚里一块隐蔽的地方藏了一大堆各式各样的衣服、礼帽、便帽、围巾和童鞋，如今这些东西对它探寻丢失的小猫大有用武之地。苏但早就知道，当侦探得经常化装，免得人家认出它是霍拉克的苏坦来。

最初它化装成一个流浪汉。挎了个小包袱，头上戴了一顶破破烂烂的帽子。当它用两只脚走出家门时，人家都以为是来了个小流浪汉。它很快跑遍了全村四周的大道小道，寻找别的流浪汉，想在他们中间找到丢失的小猫，可是连一个流浪汉也没遇到。当它发现地方警察带着怀疑的目光在注意它时，它立刻溜回家去躲进杂物棚。

“如今我要化装成一位老爷，”苏但自言自语说，“那个警察就得对我毕恭毕敬，要不然……”它往肚子那儿塞了许多干草，好显得像个大腹便便的老爷，头上戴了一顶硬礼帽，往嘴里塞了一节小棍儿，这就算是烟斗吧！

苏坦神气十足，慢吞吞地走出了家门，也踱着老爷步子在公路上走了好几趟，活像村长大人。

“我要是老这么慢吞吞地踱着步，那我就走不了多少路啊！”它苦恼地嘟味着，“我觉得，似乎根本不该化装成老爷，因为教堂神父，教书先生或者村长先生他们都不可能上我家院子里来偷小猫啊！只有吉卜赛人才干这种事。我赶快打转回家吧！”

苏坦这时已顾不上装成神气的样子了，它一溜烟朝家猛跑，身后扬起一片尘土，“将军肚”也没了，它直为浪费了这么多时间而生气，当它想到小猫可能长大了，都认不出来了时，真恨不得给自己一个耳光。

“我该一开始就化装成吉卜赛人的，”它心烦意乱地嘟味着，忙用黑鞋油抹了抹脸和爪子，匆匆忙忙穿上裤子，衬衫和背心，当它穿过果园朝森林走去时，又把礼帽戴在头上。

“这回准能找到那只猫！”我们那位了不起的侦探美滋滋地想道，“绝不是任何别人，而是吉卜赛人把小猫偷走藏在林子里！”

可是苏但刚一走进林子，便遇上了护林官卡奇列克，他正举着棍子朝它大嚷道：“你这该死的茨冈贼，快给我滚出森林去，不然小心你的裤裆！”

苏坦一向是条听话的狗，所以这时也乖乖地走回自家的杂物棚去了。

“吉卜赛人不许上森林，护林官倒是可以！”它一路上自言自语说，根本没去管自己的失败。还没等你数到五十，这个吉卜赛人又变成了护林官。等它安上胡子，戴上礼帽，爪握棍子，穿过整个果园时，它突然想到自己身边也得带上一条狗。

“不带狗哪像个护林官，我一会儿自己当狗！一会儿又化装成护林官，这可不成。真是活见鬼，这么麻烦！人们还说侦探很容易呢！我干脆化装成个娘儿们，马上提个篮子上森林里去采蘑菇。”

这便是苏但最后一次的化装。它虽然装扮得很像一个村妇，可是它穿着这身女人衣服连院子门也没出。当它到院子里去拿篮子的时候，突然闻到一点点小猫的气味。它连忙将篮子放回原处，狠狠地捶了一下脑门子：

“我真是个大笨蛋！”它气不过他说，“我一个整上午在这里瞎折腾，化装成各种怪人，而把我的嗅觉放着不用，还让烟臭味来麻醉它，去它妈的吧，如今我要像往常寻找东西那样来寻找小猫了。”

苏坦忙到杂物棚里脱掉衣服，等它再次来到院子时，已经是用四条腿走路了。像以前还没有当侦探时那样用鼻子嗅屋前屋后的脚印。

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该怎么说呢？苏但边走边嗅猫脚印，不到一分钟就把小猫找到了。你们猜它在哪儿找到的，我的上帝啊！孩子们，别笑，尽管这实在可笑：苏坦就在自己的窝里找到了这只小猫。正当苏但作为侦探四处去寻找小猫时，小猫心满意足地躺在苏但的窝里睡了一大觉。

苏坦把它叫醒，它跑出狗窝，便喵喵呜呜地叫起来：

“叔叔，我的妈妈不见了！”小猫哭诉着，“您行行好，替我去把妈妈找回来吧！”

苏坦已经找得够烦的了，正要嘟哝什么，忽听得幸运的猫妈妈在快乐地叫着，蜜青卡忙去搂住小猫，泪水满眶地感谢苏但说：“千百次地谢谢您！苏坦大叔，谢谢您替我找到了小猫，我知道，只有您以您的侦探艺术才有可能让我的小儿子重又回到母亲的怀抱，我至死也不会忘记您的。我马上去找拉达先生，让他把你写到这本书里，还配上画，您将闻名于全世界，人们会从四面八方涌到这儿来看望您，瞻仰您的著名的侦探办公室。再一次谢谢您！而你！这小东西，还不赶快吻吻大叔的手！谢谢您，再见啦！”

你们瞧，孩子们，蜜青卡已经心满意足了。等你们什么时候有空，可到梨庄来看看那位著名的侦探苏坦，它的住宅就是教堂下面的第一所小木房，有扇绿色的门，它的主人穿了一双新上了底的皮鞋。

## 47 米克什虚惊一场

米克什经常想念贝比克和奥露什卡。不知他们在布拉格生活得怎么样，是不是想家。米克什尤其放心不下贝比克，“奥露什卡用不着我们操心！”它常愉快地微笑着说，“她准学习得不错，行为也端正：可是那位贝比克，有时真让我不放心，他总爱恶作剧，我怀疑他到了布拉格就能一下子变个样。男孩毕竟是男孩！喏，他要是在村心广场踢球，我半点反对意见也没有，可他千万别把角果扔到布拉格市长身上或把梨子扔到校长身上啊！”

我们亲爱的公猫一天到晚担着这个心，所以，孩子们，你们听到米克什有一天收到来自贝比克学校校长办公室的来信时，不禁吓了一大跳的消息时，用不着感到奇怪。

“果不然出事了吧！我的上帝啊！”米克什嚷道，因为它读到：要求贝比克的家长或他们的代理人立即到中学校长办公室去处理一件重要事情。“事情来了吧！这小子准是闯了什么祸，不是被布拉格市长抓住了把柄，便是砸了哪家布拉格人的窗户！没法子，明天我就得去一趟，去赔偿损失，免得他的品德课不及格。”

这一天，米克什还上商人塞叶克那里去了一趟，打听明早是不是有货车上布拉格去。它想顺路搭个车。当塞叶克先生告诉它说，正有一辆车子要上布拉格时，它是多么高兴啊！它不乐意坐上火车让旅客们老瞅着它，也担心它偶尔冒出一句人话来，会把人家吓得从车厢窗口里跳出去摔死。

事情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安排妥当了。塞叶克先生乘货车到布拉格去取货，顺路将米克什一直捎到贝比克念书的那所中学门口，还答应半小时以后再来接它。

这对米克什非常合适。它一下汽车，便匆匆跑过人行道，直跑到中学门口才停下来，整整衣装。它想给校长留下一个好印象，所以忙从小箱子里取出那本拼音课本来夹在胳肢窝底下。

“也让校长心里明白，跟他打交道的也是一位上过学的有文化的。”它自言自语着，边四下里张望，看看这校长办公室在什么地方。它等着有个什么人从里面出来，好让它打听一下。当它看见一个学生手里提着小桶从里面出来时，它高兴极了，忙问。

“请问，我这是到贝比克念书的这所中学了吗？”它边问边礼貌地鞠了一躬。可是那学生不仅没回答，反而丢下小桶吓得又喊又叫地跑开了。

“这一下我可完蛋了。”米克什叹了一口气说，“我又不得不问人家，可是一对人家说人话，他便吓得撒腿就跑。”

这时它便留心听着，只听得有个人从楼梯上走下来；接着，它看见一个年纪较大的人，戴着眼镜，夹了本厚书出现在它面前。米克什什么也没说，免得吓着这位老先生。老先生看见一只公猫站在他面前，开头有点儿吃惊，可后来很快回忆了起来，连忙走到米克什跟前：

“我没看错吧，您就是梨庄史维茨家的米克什先生，对吗？我马上就把您认出来了，因为我早已在报上、在画报上读到，看到关于您的事绩。认识您，我非常高兴。请同我一道上校长办公室去吧！”

这一下米克什可松了一口气：“要是贝比克摘了他的梨子或是打碎了他的玻璃窗，他不可能跟我这么和气他说话！”可是当校长请它坐下，用非常严肃的声调跟它说话时，它的心里又在打鼓了。“尊敬的米克什先生，您作

为家长代表请到我们中学的校长办公室来，根据部里的规定，学校校长办公室请学生家长或他们的代表来，不是告诉他们学生成绩太坏便是通知他们学生的品德有问题……”

（“马上就来了——我的上帝！”米克什这么想道，四条腿直紧张得发抖，“但愿上帝保佑，让我赔钱了事，让贝比克继续在这儿呆下去”。）

“或者是告诉他们一个好消息：他们的儿子或被监护者表现不错，”校长接着说，随后提高了嗓门：“而您，尊敬的米克什先生，我们学校请您来是要告诉您一个好消息，您家的学生学习成绩优秀，教师委员会决定发给他奖学金。”

校长说完之后，久久地理着他的长胡须，眼睛一个劲儿地盯着米克什，像在等着它说点什么。可是米克什没有马上回答，扭了扭身子，搓了搓爪子，又搔了搔头，这才说出话来：“我的上帝，我的天哪，您太使我高兴了！我担心你们要开除贝比克呢，你们却把他夸奖得跟一位东方贤人似的。校长先生，您可真的太使我高兴了。可是奖学金我可真不知道，您该不该给他。我倒主张您别给他奖学金。贝比克虽然学习得不错，这是实在的，可他还是一个玩心很重的孩子，什么都容易被他弄坏，玩具一到他手里就被他拆开或者毁掉，他总想看看里面是怎么回事！”

校长微微一笑说：

“您想错了，米克什先生，请您再听我解释清楚：奖学金不是什么用来玩的东西，这是对家里贫困的天才学生的一种经济资助，以防经济困难限制了他们才能的发展。”

“哎呀我的天哪！我又说偏了！我还以为，尊敬的校长先生，这是一个什么玩具呢，原来是钱啊！喏，这奖学金还是件好事嘛，我以我的亲身经历就可证明这一点。有一回我离家出走到了外面，背包里连一块面包也没有，艰难得要命，我也突然得了这种奖学金，一些牧童募了捐，凑了三个铜板给我，那可帮了我的大忙，我经常想起这些好心的男孩，不知他们在干什么，我也为总没机会回报他们的奖学金而感到苦恼。如今，尊敬的校长先生，我得就您的奖学金说几句话：贝比克学习好，你们想给他奖学金，这使我非常高兴，可是遗憾的是，校长先生，我不能接受这奖学金。我向您表示抱歉，我这样做会扫了您的兴，可是我们把能替贝比克出学费看作是自己的极大幸福，这是我们非常盼望的；不仅如此，如果我们还能为几位贫困的学生提供一些学费，我们将会更加高兴，可是当然只是那些的确学习得好、既不打狗、也不砸窗户的学生，还有那些不去摘邻居家的梨子和苹果的学生。”

校长听着米克什的话微微笑了，可他的笑容很快变成了惊讶，当米克什打开拼音书，从里面拿出一张张纸币来放在校长面前时，校长简直吃了一大惊。这不是一个校长从一只普通的猫那儿可以得到的三两个克朗，而是一大叠一百克朗一张的大钞票。校长先生不想相信自己的眼睛，好半天才转过向来，连忙起身同米克什握手道谢。

米克什握着校长的右手说：

“这是应该做的，校长先生，我知道，你们办中学也够操心的了，这么大一所房子，要是里面尽是一些像我们的贝比克这样调皮的男孩，那就够你们忙乎的。我既然已经来到这里了，就顺便请求您，校长先生，如果贝比克

---

米克什把“奖学金”理解成一种什么琴，什么玩具了。

在这里那里摘了您的梨子，请您别生他的气。我心甘情愿将我们果园里的水果送来作为补偿。再一次感谢您给我关于贝比克的可喜消息，尊敬的校长先生，我得向您告辞了。”

校长先生将米克什送到门日，在那里和它亲切道别。米克什从布拉格回来时比去布拉格时高兴得多。它一来为贝比克学习得好而高兴，二来又因为自己能为穷学生干点好事而感到高兴。

## 48 魔棍历险记

有一天早上，米克什一觉醒来，发现床边的魔棍不见了，它不禁大吃一惊。昨天晚上，它将魔棍放在床边时还对它说过，明早一道去看望打更大叔，可是一到早上，魔棍不见了。米克什马上跑去问奶奶，是不是在哪儿见到过魔棍，可是奶奶摇摇头说：

“没见到，亲爱的小伙子，我没见到。还是昨晚你们去睡觉前见到的。”

米克什立即穿好衣服，走到公路上和大田周围去寻找。它还走进村里，向周围的邻居打听，最后干脆跑到打更大叔家去看看它是不是自己跑来了。可是那天早上谁也没见到米克什的魔棍。米克什愁眉苦脸地回到奶奶身边。心里还盼望着魔棍能够回来。可是当魔棍到晚上也没回来时，米克什便坚信它已经逃跑掉，不会回来了。

米克什感到很奇怪，不可理解。它一向同魔棍相处得不错，任何时候也没有埋怨过它啊，而且它自己还多次许诺说绝不抛弃米克什。它说话不算话这一点最使米克什难过了，因为米克什自己从来都是许下的诺言一定兑现的。

“我说，米克什，这魔棍居然要逃跑，也够不驯服的了，”奶奶说，“跟我们家那只兔子一样，整个冬天在各座谈，各个院子里窜，在公路上跑，然后又回来了，可是春天一到，突然消失不见，从此我们就再也没见到它了。可能它的野性又发作了，它原从哪儿来，又回到哪儿去了。”

米克什也不相信这魔棍还会再回来，可还是忍不住好几次去瞧瞧布拉贝茨的田埂，看它是不是又在那里表演它的蛇行技巧。它非常想念魔棍，没了它，连散步的兴趣都没有了。

可是，突然发生了一件意想不到的事：大约在魔棍丢失一个星期之后，米克什坐在房里的椅子上，考虑着要不要再弄一根样子与魔棍相仿的普通木棍来使使，突然门儿开了，魔棍走进了房子。看得出来，它已累得精疲力尽，就像扔在炉灶上的柴棍，连气都喘不上来了。

米克什惊讶得有一小会儿没能说出话来，可后来连忙从椅子上跳下来，径直走向魔棍：

“你上哪去了，我的老兄？你在什么地方跑了整整一个礼拜？你一声不吭就不见踪影了，害得我像丢了魂似的，为你操心得整整一个礼拜没好好合过眼！快告诉我，他出什么事啦？”可是魔棍只是喃喃了一句什么。“喏，你说啊，你出了什么事？在哪儿逛了一个礼拜？”

“我还能在哪儿呢？在童话里！”魔棍没好气地说道。

“在什么童话里呀？我听不懂你的意思，你快给我说清楚吧！”

“喏，我还能在什么童话里呀？在我的童话里呗！关于我不是有一个童话吗？”

“哎呀，我可真听不懂你的话，你说的是什么童话？关于你的童话我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我也感到奇怪，米克什大叔，您怎么会不知道。连每一个小孩都知道这个童话啊！那就是关于三个儿子和那个吝啬的老板的童话啊！您已经想起来了吗，米克什大叔？”

“对，奶奶似乎给我讲过这么一个童话。你在那里面玩了些什么魔术？你为什么这么发脾气啊？”

“我把什么都告诉您，米克什大叔，可是现在您别管我，让我好好休息一下。我累了个半死。”

米克什看到魔棍的确累得够呛，便随它睡觉去了，自己马上跑去告诉奶奶说魔棍回来了。奶奶听了很高兴，直夸魔棍总算又回来了。

魔棍休息够了之后，便自动走到米克什跟前来说。

“米克什叔叔，我现在告诉您，我到哪儿去干了些什么。之后您就不会对我累成这个样子感到吃惊了。是这么回事：有一次，赶上洪查或者瓦谢克到大千世界去寻找幸福，偶尔迷路来到了我的主人牧羊老爷爷那里。老爷爷一叫我，我就得去。尽管我已经躺下休息了，可只要是老爷爷叫我，我都乐意为他效劳。一个礼拜之前正好赶上老爷爷又叫我了。”

“这是对的，你能马上听从老爷爷的召唤。”米克什夸奖魔棍说，“可是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在这个童话里生这么大的气，童话一般都很美，我很喜欢童话呀！”

“哟，亲爱的米克什大叔，只有那些古老的童话才美呀，可如今不管在哪个童话里当差都不是什么甜美的事。您马上就会知道的。星期一早上，当您还在睡觉的时候，我突然抽动了一下，我马上意识到是牧羊老爷爷在叫我。我以为去一会儿就能回来呢，所以没把您叫醒，把这事告诉您。可没想到在那里待了一个礼拜。”

“牧羊老爷爷一见到我便高兴极了，并对我说：‘你来了，好极了！那儿有个叫瓦谢克的要来找活儿子，准备在我这儿放一个礼拜的羊，我答应给他一张小桌子当工钱，可他不怎么乐意。’

“那老爷爷猜对了。这小伙子真的一脸的不高兴。他照直对老爷爷说：‘您就是那位拿小桌“摆一席”，绵羊“抖一下”和棍子“鞋儿动”给人当工钱的老爷爷吗？’

“‘喏，我是啊！可是，你叫洪查，对吧？’

“‘对，那又怎么样，老爷爷，’小伙子嘟哝了一句。

“‘那又怎么样？’老爷爷生气了，‘瓦谢克和弗朗达在哪儿？他们该比你先来的，你只能得到棍子“鞋儿动”！’

“‘可是，老爷爷，他们不想走路，都是些懒鬼。他们说，老板照例是给一张小桌子和一只绵羊，干脆让我一个人来代替他们。老爷爷，我也不愿为得这三样东西在这儿老受罪干重活。这么说吧，顶多待一个礼拜！我好好地干一个礼拜，您把小桌子、绵羊、棍子这三样东西一块儿给我。’

“‘小伙子，这可不行！’老爷爷嚷道，“不行，这就把童话都破坏了。你好好回家去，先派瓦谢克来，然后派弗朗达，最后才是你来！按规矩，一个一个接着来。’

“‘您这是白费劲，老爷爷，’洪查冷笑一声说，‘您是没法叫这些懒小子到这儿来的。他们是绝不会离开热炕的！您要是想让这童话继续下去，那您就把这羊群托付给我一个礼拜，您到哪儿歇着去，我想一个礼拜我还能熬得住。’

“看得出来，老爷爷非常生气，他恨不得抽洪查一顿棍子，可后来还是挥了一下手说：

“‘那好吧！既然没有别的法子可想，那就一个人在这儿吧！羊群在这儿，你可要注意，一只也别丢失！我一个星期之后回来，要是羊群好好的，你就可以得到那三件东西！’

洪查立即在草地上打起滚来，没多久就打开呼噜了，我和老爷爷进到他的小房子里去了，同绵羊、小桌子一块儿等着洪查干完这一个星期。

“我们在等着这一个星期结束。老爷爷心里老大不高兴，因为他知道洪查对羊群关照得很坏。他没完没了地睡觉，恨本不管羊群。一个星期之后，我们来到洪查那里，他还在死睡。羊群在他周围守着他，免得人家把他偷走，这可真是个好牧放者！”

“可是老爷爷已经不生气了。他把洪查叫醒，把小桌子、绵羊和我交给他之后就不见了。洪查马上放下了我们，为他如何机灵地干了这件事而感到开心，还说瓦谢克和弗朗达将会瞪大眼睛表示惊讶。可是我心里明白，事情绝不会这么简单，童话里并不是这么样的。我正等着看洪查的戏会怎么结束呢！米克什大叔，没让我等多久！洪查刚和我们一道儿走了一个钟头的路，马上想吃东西了。他把小桌子摆在地上说：‘小桌子呀小桌子，变出一桌饭菜来！’可是没有变来。洪查又念：‘我说，小桌子呀，变出一桌饭菜来！’仍旧没变来。这时洪查火了，就像在森林里一样大声嚷道：‘一万个罐子、烤锅、小桌呀，变出一桌饭菜来吧！’可是小桌仍旧空空的，像公路旁的路标石一样立着一动也不动。”

“洪查恨不得把小桌子砸了，这时他看了一下绵羊，立即将它放在小桌子上，冲着它的耳朵吼道：‘绵羊，抖一下！’哟，绵羊真的乖乖地抖了一下，可是掉下来的不是金币而是叶子。如今，米克什大叔，洪查已经不发火了，可他一把抓起我，朝绵羊和小桌子打去。不用说，我同他扭着劲儿，绵羊和小桌子对我的抽打几乎觉察不出来。随后洪查把我们都抱在怀里，跑回到老爷爷那个把我们交给他作为报酬的牧场去了。可是根本看不见老爷爷和羊群的影子，只有几块大石头东倒西歪地躺在草地上。洪查一见这情景，把我们往石头中间一扔，便自个儿走掉了。”

“‘这个童话的结尾很奇怪。’我对绵羊说，我还等着老爷爷来找我们呢。可是老爷爷没来，洪查却跑来了。他拿起我们这三样东西，来到那个通常有洪查、瓦谢克和弗朗达之流去过夜的小店里。小桌子和绵羊啥也不在乎，可我却预感到会要出点什么事，洪查绝不会白白地跑这么远的路把我们找回来的。”

“‘我在这儿过夜！’洪查对小店老板说，‘请您好好给我保管这张小桌子和这只绵羊。可是别对它说：‘小桌子呀，变出一席饭菜来！绵羊啊，抖一下！’我现在就给你交代清楚，免得咱们早上来扯皮。”

“‘这您用不着操心，先生！我今天已经有了一架新收音机，时小桌子、绵羊这类玩意儿我根本不感兴趣。’

“随后，老板把小桌子和绵羊放到另一间屋里去了。可我却留在洪查身边。我们都睡了个好觉，洪查一大清早就起来了，他马上对老板说：

“‘把我的小桌子和绵羊还来吧！可您要是把它们换掉了，我就对您不客气！’

“老板一声没吭，把绵羊和小桌子拿来放在洪查面前，然后想走。”

“‘等一等！’洪查对他嚷道，‘您在这儿等一等，等我弄明白您是不是捣了我的鬼之后再走。我要看看您是不是把我的小桌子和绵羊换掉了，我这两样东西是有魔法的，你一念符，小桌子便会变出一席饭菜来，绵羊就能抖落金币，就像落下熟李子似的，你等一等、注意，小桌子呀，变出一席饭菜来！绵羊啊，抖一下！’

“你知道，米克什大叔，既没有饭菜也没抖下金币。如今洪查装成被老板惹火了的样子，立即冲着他嚷道：‘把我的宝物还给我，把你的普通桌子和绵羊留给你自己吧！我要我交给你保存的宝物，要不然你就等着倒霉吧！’

“自然罗，老板瞪大了眼睛望着洪查：‘什么鬼缠上你啦？’他说：‘你让我保存的东西，我原原本本还给你了，你别冲我嚷略，要不我把你连同你的小桌子、绵羊，还有别的什么一块儿撵出去！’

“洪查再也没回他的话了。他飞快跑到自己房间里，抓起我便又跑回到老板跟前。‘你要嘛还我宝物，要嘛赔我一千克朗！少罗嗦！把有魔力的小桌子和绵羊还来！要不就赔我一千克朗！一、二、三……’

“‘我可真听够了！’老板对洪查嚷道，‘捡起你那些破烂，给我出去！一、二、三！’

“可是洪查根本不吃他这一套，把我放在他面前，对我说了声，‘棍子呀，抽吧！’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这么说，他还从来没试过我呀！也许他相信自己干了这一个礼拜的活，好歹也会要得点报酬吧，也果真得到了。我突然产生一股要狠狠袖人一顿的动力和瘾头，可是我不能抽打那位老板。我一下扑到洪查身上，没头没脑地一顿袖打。洪查从小店里飞奔出来，我追在后面继续揍。洪查跑得很快，而且越跑越快，可我还是追得上他。米克什大叔，我一直把他赶到他们的家，瓦谢克和弗朗达正在炕上迫不及待地等着他，这两条懒虫一听到洪查急急忙忙往家跑，都争先恐后地嚷道：‘洪查，你可要给我们分个公平啊！’

“我们进门的时候，正好听到他们说的这句话，便一一如了他们的愿，我把洪查抛在一边，一步跨到炕上，给你一下！给你一下！给瓦谢克一下，我想，我不偏不倚抽打得很公平。这两条懒虫疼得喊娘叫爹，求我停下来，可我一直揍到连我自己也觉得累了为止。瓦谢克突然想起来，喊了声，‘棍子呀，够了！’

“我听了他的话，因为这几条懒虫也的确挨够了，我便消失不见了。

“因此，米克什大叔，我跑来时累成这个样子，请您别生我的气。这样的童话我已经经历够了，想必老爷爷不会再叫我。我将永远留在你们这里，只为您服务，因为您是一只善良、忠厚的好猫。”

第二天整整一天魔棍都躺在炕上休息，米克什给了它宁静。它想：“它累成这样，在童话里准把它忙得够呛。”可是到第三天一大早，魔棍便跳下炕来对米克什说：“米克什叔叔，我刚才想起了一件事。请您别生我的气，今天再放我到童话爷爷那里去一趟，傍晚时分我就能赶回来，我这笨鹅得去告诉他一声，这个童话是怎么结束的，可是我累得把这事给忘了。我还是应该去告诉他一声。”

“只管去吧！”米克什挥了一下爪子，“我相信你会回来的，去吧，替我向老爷爷问好！”魔棍立即跑出了房间，在院子里和奶奶告了个别，三言两语向她解释了要去什么地方。奶奶还夸奖了它，在背后瞧着它怎样飞快地沿着田埂一直跳到森林那边去了。这一回，米克什和奶奶都没有力魔棍担什么心。

这天傍晚，等米克什从村子里回到家时，魔棍已经躺在炕上，高高兴兴地迎接了米克什。它立即从炕上跳下来，请米克什坐在它旁边的椅子上，它便主动地汇报起来：

“当我告诉老爷爷，我是怎么跟洪查干架的，我不但没打那小店老板，而且把洪查和他的两个兄弟揍了一顿，老爷爷还在生他们的气。

“‘你给我揍得好！’他说，‘那个懒小子只配挨揍！而且，这个童话我马上得毁掉，再也不来第二次了。’

“‘您做得对，老爷爷！’我说，‘既然您认为人们不配得到这样的童话礼物，您就别给他们。可您以后打算怎样安顿那小桌子和绵羊呢？’

“‘我把它们放到别的童话里去。要不，你知道我想怎么办？既然你的那只公猫又善良，又正直，我把那张小桌子和绵羊都送给它吧！你去问问它，它要是想要的话，你就来告诉我一声，我托蘑菇爷爷给它捎去。’

“我立即谢谢了老爷爷的这番好意，我想，米克什叔叔，您一定会为能得到这份礼物而感到很高兴，您一定会珍惜这礼物，利用它们来干些好事。”

魔棍说完之后，以迫不及待的心情等着米克什的回话，不知会不会派它到老爷爷那里去取小桌子和绵羊。可是米克什在考虑片刻之后挥了一下爪子说：“你哪儿也别去，亲爱的魔棍，让那只绵羊和小桌子继续留在老爷爷身边吧！我一生都是靠诚实的劳动过日子，从来不需要什么宝物，常言道“‘不劳动不得食！’而不是靠‘小桌子呀，变出一席饭菜来！’洪查就因为想不费多大力气便能像老爷一样过舒服日子，所以才有这样的下场。洪查要是不去掉不费劲就能舒舒服服地当富翁的思想，不变聪明些，老老实实地劳动，他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

“您说得对，米克什叔叔！”魔棍想了一会，说，“让这几件室物继续留在老爷爷那里吧！弄得不好也可能给人带来不幸呢！”

从此以后，魔棍再也没提宝物的事了。它和米克什一道散步，有时米克什独自出去，它便悄悄跟在它后面，给它保镖，免得有人欺侮它。小白猫纳齐切克也很喜欢它，它们常常一块儿呆在奶奶身边玩耍。

它在这所动物新家过得很舒心，根本不再去想那童话生活。米克什很高兴它这样，高兴这魔棍呆在动物新家里跟在自己家里一样那么自如。

因此，当过了一段时间，魔棍又开始不满意时，米克什感到惊讶。它常常看见魔棍心事重重，走起路来像有病在身。因此有一天，米克什将魔棍带到车轮木匠那里，请他好好检查一下魔棍。当车轮木匠对米克什说，魔棍很健康，没一点毛病时，米克什便直接问魔棍有没有什么心病。

魔棍叹了一口气说：“米克什叔叔啊，我想家。我以为我已完全习惯这里的一切了，可是最近我非常怀念过去，想念老爷爷。我如今真不知该怎么办：我乐意留在这里，可我又乐意呆在老爷身边。”

米克什思考了一会儿，然后说：“看来也许有办法解决，魔棍啊！既然你那位童话爷爷已经想退休养老，不再呆在童话里，那就请他到我们这儿来歇着吧！既然你在这里，那么他也可以在这里，给孩子们讲童话。我和奶奶正发愁，不知给孩子们讲些什么好呢。要是你马上去接他，我们赶快给他准备好住房，这就再好不过了。”

米克什怎么说的，就怎么做了。魔棍去接老爷爷去了，在他们回来之前，这边已作好了一切准备。大家都热诚地欢迎老爷爷，立刻同他交上了朋友，活像他们早就彼此认识似的，最满意的莫过于魔棍了，因为他身边有了所有它最喜欢的朋友：奶奶，纳齐切克，米克什和童话老爷爷。

## 49 看望牧童们

每当米克什想独自待一会儿，或者安安静静回忆回忆过去的时光，便跑到奶奶的花园里去。在那儿的一个小坡上有一棵高高的枝叶繁茂的苹果树，当米克什还是一只小猫时就喜欢待在这个心爱的地方。米克什一到这棵树旁，便把鞋一脱，一眨眼的功夫便爬到了树干上，舒舒服服蜷缩在四根大树干交叉的窝窝里，从这里越过奶奶的房子可以看到整个村子，还可再往前看到田地和黑森林。

米克什在那里最爱张望的是它从家里逃走，去闯世界时所走过的那条路。那次是想出去挣些钱回来，好赔偿奶奶的那只罐子，那是它去地窖时无意中打碎的。孩子们，你们读过第一部的就知道，那次出走，一路上对它来说是多么艰难啊。可是后来，它的结果这么好，不仅赔偿了，而且上千倍地赔偿了奶奶的罐子，所以它非常乐意回忆起那一路的情景，非常乐意回忆那一回回经历，因此也不像那时那样恐惧地看着这黑森林。那一回它背着小背包朝黑森林走去时，还不知道回不回得了家呢。

有一次，当它又是这样坐在这棵老苹果树上越过那些亲切可爱的屋顶朝远处的黑森林与皮峰山瞭望时，突然想起，不知那个分给他面包吃的好姑娘，还有那些热心帮它闯世界、让它在篝火旁暖和身子的牧童们在干什么。“他们大概在干什么呢？”他思索着，“是不是还在那森林边牧放呢？”当米克什想起他们是如何地把自己身上的东西收集起来送给它的情景时，不禁打定主意，要尽早去看望他们，回送他们些礼物，想当初他们对它是多么友好啊！

就在这一天，米克什一回到家里，便把弗朗季谢克叫来，请他明天备好一辆汽车，他们俩到斯特鲁哈肖夫那边的牧场去一趟。弗朗季谢克一听这话两眼闪烁着光芒：“好，团长，汽车会给您准备好的！”他快乐地回答说，然后又犯馋地舔了舔嘴巴，“怎么样，米克什，我们要是到了牧场，男孩们会给我们在篝火堆里烤几个土豆吃吗？哎呀呀，米克什，我真不知道，烤土豆是什么味呢！”第二天上午，米克什从动物新家的图书室里找了几本给孩子看的书出来，小心翼翼地放在汽车上，“这是一件有教益又使人高兴的礼物，可我还得给他们点什么玩的礼物，我明天到姆尼霍维采去买吧！”它自个儿喃喃地说。

米克什觉得这一天上午过得特别慢，它恨不得马上就到中午，它是多么盼望这次对牧童们的拜访啊！它一吃过午饭就想从家里出发，可是有经验的弗朗季谢克·库尔丹却劝它到下午三点以后才动身，因为牧童们要到四点以后才出来放牧，那时太阳开始落山了。

“你说得对！”聪明的米克什说，“那我们就晚一点儿走吧！即使我们还要到姆尼霍维采去买东西，同样很快就能到达牧场。你知道，弗朗季谢克，我真想让火堆旁的牧童们见着我大吃一惊。”

当他们盼望着的三点钟终于来到时，弗朗季谢克将汽车从车库里开出来，米克什连忙上车坐到他身边，说着便驶过村子，朝姆尼霍维采开去。米克什在那里买了许多男孩子们喜欢的礼物：陀螺、小鼓、小号、口琴、大球、小球、小车、小火车、还有其他许多好玩具。懂事的公猫为了不让男孩子为那些比较好的玩具而发生争执，便每样买了五个：五个陀螺，五面小鼓、五

支小号等等。可是为那个可爱的小姑娘——玛仁卡·库德拉契科娃，米克什专门买了一个漂亮的洋娃娃；能睁眼闭眼的，还会叫“妈妈！”还有一间摆有各式炊具的小厨房模型和一辆推洋娃娃的小车。礼物装满了一小汽车。

米克什和弗朗季谢克开往斯特鲁哈肖夫牧场时，正好是四点半钟。米克什离那儿老远例使劲张望着，看看牧童们是不是在。当它看到篝火烟时，简直高兴极了。“棒极了，他们在那儿，小伙子们！”它高兴得叫了起来，又愉快地注意到，小汽车是怎样离他们越来越近。牧童们围着篝火坐在那里，正是米克什上次来烤火时遇到的那些男孩；更有幸的是，那个可爱的小女孩也在他们中间。那小女孩上次先是说了米克什一顿，后来又把自己唯一的一个面包分了一半给它。

当汽车从公路拐到牧场直朝篝火开来时，牧童们都站起身来，都好奇地等着有什么新鲜事儿。他们一个个瞪大眼睛打量这辆小汽车。当小汽车不远不近正好停在火堆旁边，从里面下来一只穿着漂亮的公猫时，他们张着嘴巴看傻啦！可是只愣了一会儿。后来就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开始微笑，互相推推撞撞。当米克什听到他们说：“这不就是有一次坐在我们这儿烤火的那只公猫吗？是梨庄那边的，还会说人话呢！”简直欢喜透了。

“你们好啊，小伙子们！”米克什脱帽致意。男孩子们向它表示了谢意，然后一个一个伸出手来和它握手。连小姑娘也握了握它的爪子。米克什见他们这样欢迎它，的确感到很高兴。它对着篝火沉思了片刻，然后用激动的声音对他们说：

“小伙子们，还有玛仁卡，我是专来感谢你们对我的好心帮助的，那次我可是身无分文，连一块面包也没有了呀！而你们与我虽然素不相识，却把自己身上仅有的一点点东西都给了我，尽管你们当时还以为我们再也见不到面。可我始终没有忘记你们——亲爱的小伙子们和玛仁卡。我托上帝的福，我回家的时候比出门时富了一点，可以稍微回报一下你们的恩情，因此今天给你们带来了几件玩具。我弄不清你们当时谁给了我什么，我给你们买的玩具都一样，只是书本各不相同。再次多谢你们，请你们接受我的一分心意，收下这些礼物留个纪念。如今，弗朗季谢克，请你从车上把那几个小包取出来，让每个男孩都得一份。那个扎有玫瑰色别针的小包是给那位小姑娘的。其他几包都一样，里面是一样的玩具。”

如今，亲爱的孩子们，你们要是能看到这些男孩们的表情就好了！他们一个个眼睛瞪得大大的，从弗朗季谢克手中接过小包时，他们激动得手直发抖。因为礼品包不小，个子小的男孩抱着它几乎看不见脸了。男孩子们高兴得又是打口哨又是跳，因为手一摸就能估出包里是些什么好东西。

可是他们没在牧场打开礼品包。一个个以闪闪发亮的目光向米克什致以衷心的感谢，随后，他们在牧场再也待不住了，纷纷赶着各自的羊群牛群回村庄。好让父母，兄弟姊妹和朋友们看到他们意外地收到的礼物。

米克什带着幸福的微笑在他们身后瞧了一会儿，等到他们已经消失在村落中时，便又上车坐到弗朗季谢克身旁，它让弗朗季谢克走另一条路回家，别再经过斯特鲁哈肖夫。因为这只谦虚的猫不愿遇上有人来感谢它。它们行驶在直奔特舍布拉底的公路上。又出了一件怪事：一位背着满筐货物的老奶奶正朝它走来，累得腿都快挪不动了。

米克什一瞧见她，马上认出就是它离家出走时遇到的那位老奶奶，它曾爬进她的筐子，让她背了好长一段路呢，而且那次筐里的货物也是满满的。

“我的老天爷，弗朗季谢克，停车，赶快往回开，赶上那位老奶奶！问她上哪去，将她和她的货筐一起搬上车来，把她送到她想去的地方，就是到天涯海角也要送她回家。这就是那位背了我一大段路的可怜的老奶奶，可是我不能对她讲话，免得吓着她。”

弗朗季谢克立即根据朋友米克什的心愿行事了。他调转汽车，一会儿就开到了老奶奶身旁，他下了车，向老奶奶道了声好之后，便请她连同筐子一块儿上车。老奶奶犹豫地看着弗朗季谢克，感到惊讶不已，就像遇上了什么神仙。她最初还以为是拿她这劳累不堪的老大婆开心，后来见弗朗季谢克请得那么诚恳，也就同意上车了。弗朗季谢克帮她从肩上取下筐子，把它装在后排位子上，让老奶奶坐在筐子旁边。等老奶奶舒舒服服坐好之后，弗朗季谢克又回到他的司机座位上，旁边正蜷缩着米克什，它想方设法让老奶奶看见。

车子像飞一样地在公路上行驶，先奔斯沃那季采村，然后经过斯尔宾，来到姆卡肖瓦村，老奶奶就住在这个村子里。老奶奶坐在汽车上一声不吭，两手紧紧地抓着坐椅。她以为不是在行驶，而是在飞，车子行进得很顺利。还没等你看清到了哪儿，汽车已经停在姆卡肖瓦村的小教堂边，老奶奶就住在那儿的一所小房子里。

弗朗季谢克又帮她将筐子搬下汽车，一直帮老奶奶送到她家里，老奶奶激动得含着泪水对他说，她太谢谢他了，说他真好，不借用这么漂亮的汽车帮她运了这么个大筐子。可弗朗季谢克只是挥了挥手表示不用谢，飞快跑回米克什身边。在回家的路上，米克什一言未发，脑子里浮现着这一天所经过的一件件事情。它感到高兴的是，那么顺利地一次还了两笔债：一是给斯特鲁肖夫的牧童们，一是给姆卡肖夫的老奶奶。它知道得很清楚：穷孩子们是难得这样高兴一会的，它马上又联想起了马林诺夫斯基大叔有一次在动物新家讲到的关于回转木马车的故事。

## 50 马林诺夫斯基大叔讲的故事

有一回，有个名叫耶乌列克的老头带着回转车来到村子里。他已经很老了，但一切事情都自己动手，免得要给人家付钱，因为他小气得不得了。他有一个称作为“轱辘跑”的回转木马和一架手摇风琴。孩子们一见那架手摇风琴，马上认出它是“小摇把”来。关于“小摇把”的故事我已经给你们讲过一回了。你们还记得吧？有个叫巴巴切克的大叔的有一架手风琴名叫“小摇把”，有一次，巴巴切克大叔生病了，小摇把便自个儿到村子里去演出。可我不知道“小摇把”怎么到了那乌列克老头手里的。也许只是由他来演奏，然后把钱寄到巴巴切克大叔那里，免得他自己再出来流浪了吧！

当他将“粘糖跑”和“小摇把”往村心广场上一放，四周立即围满了小孩。那乌列克老头让大家坐回转木马。孩子们虽然想坐，可是没有钱，因为他们的爸爸们早就没有工作了。他们只能付给那乌列克老头五个、十个和二十个赫勒，可是那乌列克老头很吝啬，不给足五十个赫勒便不让坐。他们倒是想坐，可是谁也没有这么多钱。

“你们既然没有钱，那就快回家去吧！”那乌列克冲着他们嚷道，“快回家去，等钱够了再来。别在这儿瞎待着碍事！你们别以为给我几个赫列就能让他们坐上回转木马车，我还不如舒舒服服去躺一觉呢！快回去吧！”

然后还自言自语嘟哝了些什么，钻进回转木马车里去了，还怒气冲冲地把车门一关。

孩子们还在车边站了一会儿，可是见那乌列克坐到车上不再出来，便纷纷回家去了。

只有科班克家的托尼克还在车旁站了一会儿，因为他实在喜欢这些画得花花绿绿的木马。

“真可惜呀！”他伤心地叹了一口气，“要是兜里有几个克朗就可以坐个痛快了。”说完也跟在别的孩子后面跑开了。

他没听到回转木马车对手摇风琴嘟哝了些什么。可是，当他听到回转木马在喊“弗朗达，瓦谢克或者贝比克什么的！到我这儿来，我告诉你们一句话！”便立即站住了。

托尼克立即回到回转木马跟前：

“您有什么事？”他好奇地问道，同时瞪大了眼睛，想看出刚才是谁在喊他们。

“听我说，小男孩，赶快跑到孩子们那里去，告诉他们，等一会儿，等天快黑的时候，让他们都到铁匠铺那边去。可是别告诉任何人，因为我们俩也去，我们免费让孩子们乘坐，快去告诉他们！”

托尼克已经明白，是手摇风琴在对他说话，可是没有时间表示惊讶了，撒腿就朝孩子们那边跑去。

“咱们再等一等，等到大叔睡着了，”回转木马对手摇风琴说，手摇风琴点了点摇把表示同意。随后它们俩站在那儿一动也不动，等到起居车厢里传出了那乌列克老头的呼噜声时，它们便悄悄地出发向铁匠铺那边走去，“小摇把”靠运载它的四个轮子走，回转木马靠它篷子的圆圆的底座像滚木桶似

---

捷克钱币的最小单位。

捷克钱币单位，一百赫勒为一克朗。

的跟在手摇风琴后面。画面上不是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吗？

铁匠铺后面的草地上已经有一大群孩子在等着它们。他们一见回转木马篷朝他们滚来，便高兴得大喊大叫起来，可是手摇风琴直用把手暗示他们别闹。有些年纪稍大一点的男孩已经迫不及待地往回转木马上挤了，因为他们想先坐，可是“轱辘跑”没让他们上。

“等一等，孩子们，等一等！”它和气地对他们说，“既然我们想让你们免费坐上车，我们就要让你们坐得舒服。你们得安静，守秩序，你们得听话！注意啦！考试门门得‘优’的先上，听着，门门得‘优’的上车！”

遗憾的是，我不得不说，亲爱的孩子们，这样的全优生太少了！三个男孩，五个女孩！当男孩子们坐上了木马，女孩子们坐上了摇篮车，“轱辘跑”便请一个大个子男孩给它把灯打开，手摇风琴立即轻声奏出了一支快乐的曲子，转车便丁零当郎、丁零当郎转了起来！

回转木马转着，电炉的光亮洒向四方，一会儿照亮了铁匠铺的三角墙，一会儿照亮了教堂旁的谷仓，随后掠过巴拉切克家果园的围墙，闪过一片老梨树，扫过教区的田地，铁匠铺的果园，然后照此循环。孩子们非常开心。坐在回转木马上乐得哈哈大笑，站在下面的迫不及待地蹦跳着。他们恨不得让那些全优生马上下来，他们好坐上去。手摇风琴“小摇把”不得不老停止演奏，提醒孩子们别闹得那么凶。

等全优生转够了之后，“轱辘跑”停了下来，把最大的男孩弗朗季克·斯沃博达叫到跟前，让他来维持秩序。它不愿让孩子们为坐木马的次序而争吵，因此按名字第一个字母来排先后，等坐过一轮之后，如果还有空位子，便让巴尔达契柯娃、布拉贝茨、布本涅克坐上去，跟开头一样。

我得说，孩子们的确很听弗朗季克的话，没有争吵，全按弗朗季克安排的次序入座。可能他们也有点担心太闹了会惹回转木马生气，要是又滚回村心广场去了不就没得坐了吗？这是一个舒适的夏夜，天黑了，村子里一片寂静，只有铁匠铺那边热闹得很。

这时，村心广场那车厢里的那乌列克老头突然从睡梦中醒来，他揉了揉眼睛，迷迷糊糊地从车厢窗口朝村心广场一望，“见鬼啦！”他像挨锥子扎了一下似的尖叫起来，“我醒来了？还是在睡觉？‘轱辘跑’和‘小摇把’上哪去了？真出了鬼啦，把它们弄到哪去了？”

那乌列克戴上帽子，把门一推，跑到村心广场。他的脑袋慌忙向左转一下，向右转一下，东张西望的，差点没扭着脖子，可是还是白费劲，不见木马和手摇风琴的影子。

“它们跑到哪儿去了，这些该死的东西？”他满腔怒火地嘟哝着，“想必它们肚子不饿，不会跑到牧场去吧？那又到哪儿去了呢？啊——想起来了！它们准是因为听见我在傍晚前发牢骚说，与其在这儿开回转木马，赚那几个赫勒，还不如回老家科佐耶特去躺着，它们可能自己回科佐耶特去了。但愿它们真的去那里了。我的老天爷，但愿它们别迷路，别摔坏或者碰伤什么的。都是吃了小气的亏！下次再也不这样了！我当时怎么不便宜一点让孩子们坐上木马呢？现在说不定会既没钱也没手风琴和回转木马了！我真该挨一顿老扫把！如今只好赶快回科佐耶特去，兴许还能追上它们。”

耶乌列克立刻穿过村心广场，匆匆绕过小店沿着公路朝科佐耶特走去。

一路上差点儿没为他的吝啬病揍自己几个耳光。他发誓再也不这么吝啬了，他宁可少赚几个钱让穷孩子坐上回转木马，只要能找到它和手摇风琴就行。他凭着这把老骨头的劲儿拼命的跑着，一口气跑到了州区公路上，这时养路工瓦沃拉正在翻扒铺修路上的小石子。“请问，师傅，您没看到一辆回转木马和手摇风琴打这儿过去吗？傍晚时分它们都失踪了，我不知道它们去哪里了。”那乌列克心慌意乱地说。

养路工直起腰来，撑着铁锹，惊奇地望回转木马的主人：

“您说什么？回转木马和手摇风琴？哪儿的事，大叔，我从一大早到现在都没见到它们的影子。要是它们从您那儿逃跑的话，那准是从另外一个方向跑到杜尔科维采去了。别的路我这儿都能看得见，它们要是走的这几条路，我都会看得清楚的啊，大叔，您只管上杜尔科维采去吧！”

耶乌列克老头感谢了一番，扭转头来往梨庄走，又从小山坡上往下跑，就像被山羊追赶着似的。已经漆黑一片，到处静悄悄的。

连铁匠铺后面也已鸦雀无声。当孩子们已经坐了个够，转了个够，教堂的塔楼上也响了几遍钟时，回转木马停止了转动，劝孩子们乖乖地回家去，免得妈妈们到处找他们。孩子们马上听了它的话，感谢了回转木马和手摇风琴给了他们这么好的娱乐机会，然后回家去了。

“我的老天爷，瞧我这一身汗！”回转木马宽心地喃喃了一句，“可是玩得很有意思，朋友，如今我们得注意着点，仍旧轻轻地溜回村心广场去，别把大叔吵醒了。他要是知道了准会给我们点厉害看。”

回转木马和手摇风琴开始回村了。它们一路小心着，拍摔着碰着或摸黑撞倒什么人。终于一路平安地回到了原来的地方，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的似的待在那里。

真是千钧一发啊！刚等回转木马把篷子整理好，那乌列克老头便跑到了村心广场。

“真是见鬼啦！”当他看到回转木马和手摇风琴都好好地停在原来的地方，不禁冲着村心广场大声嚷道，“我是个笨蛋还是一张破饼？我像疯子一样四处乱跑，它们却在这里好好的！都怪这该死的吝啬病害苦了我！我是在做梦啊？”

耶乌列克瞪大眼睛望了一会这些老搭档，然后走上前去，用手摸了摸，想证实它们真的在这里。然后说：“我说，哥儿们！明天整个晚上我们让那些小不点们免费乘坐！几个克朗就让它见鬼去吧！对你们反正一样！夜安！”

等耶乌列克重又爬进自己的车厢时，回转木马和手摇风琴互相使了个眼色，不禁悄悄地笑了。

月亮升上了天空，银光照亮了那乌列克的车厢，回转木马、手摇风琴和所有的小农舍，里面安睡着幸福的孩子们。

## 51 奶奶病了

有一天，米克什在动物新家花园里那条通向奶奶花园门口的小路上散步，它像往常有什么心事或者遇上什么重大事件那样，两手反背在背上。它还不时地朝那扇小门望望，然后总是摇摇它的小脑袋，像有什么事使它感到奇怪和不可理解似的。

亲爱的孩子们，米克什的确在为奶奶操心呢！每天都如此，奶奶收拾完自己可爱的小农舍之后，总要到动物新家这边来，看看这儿是不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她的亲爱的动物们是不是都受到了应有的照料。可是这一天早上，米克什白白地等了奶奶一阵，奶奶没有来。

“我的上帝！奶奶该不是生病了吧？”米克什突然想到了这一步。它不再等了，飞快朝小门跑去，拣最短的一条路走过奶奶的花园，还没等你数到十下，它已打开农舍的大门。它一进去，奶奶便用微弱的嗓音欢迎它说：

“是你来了，米克什？”满脸泪痕的纳齐切克坐在奶奶床边的一条小凳上，小爪子老擦拭着眼泪，对米克什只说了声：

“奶奶她——”“是我呀，亲爱的奶奶！”米克什以颤抖的声音回答说。立即搬了一个小板凳到床边；自己爬了上去，好更清楚地看看奶奶。它一看奶奶，吓得腿儿直打哆嗦。

奶奶——可爱的奶奶，平日这么有说有笑的，今天却躺在床上不动，只是艰难地、急促地呼吸着，脸烧得通红，额头滚烫。米克什轻轻一摸，就知道奶奶在发高烧。

“您怎么啦！亲爱的奶奶？您怎么一下就病成这样了？”米克什惊吓地问道。

“我难受极了，小伙子，难受极了。脑袋像在人里烤，心口疼得厉害，呼吸很困难，很困难！”奶奶用嘶哑的嗓音说，“昨天傍晚我到砖厂那边去买蛋，在回家的路上挨了一场雨淋，全身都湿透了，当时我冷得都快站不住了。到今天早上，我的孩子，连床都起不了啦！”

米克什再也没向奶奶问什么。它看出奶奶病得很重，也马上想到要去叫大夫。眼下它想了个办法使奶奶感到轻松一点：它用一块毛巾沾上冷水敷在奶奶的额头上，马上又跑到邻居夏尔托娃那里，求她在大夫到来之前帮我照顾一下奶奶。幸好夏尔托娃大婶在家，她一听说奶奶情况不妙，丢下家里的活便同米克什过来了。米克什见另一位邻居谢布科娃奶奶也来照看时，心里感到极大的安慰。

米克什嘘了一口气。它看到奶奶已有可靠的人照看，便放心去找大夫去了。它匆忙回到动物新家，心里嘀咕了一句：曾经买过一辆小汽车，可以飞快让奶奶得救。

如今，亲爱的孩子们，你们猜怎么着，米克什刚跑到动物新家，不禁大吃一惊，因为从弗朗季克那儿得知，克卢茨茨基今天一大早开着小汽车到贝内肖瓦去了。

“我的天哪，我怎么把这事给忘了呢？”米克什绝望地怨诉着，“现在怎么办？亲爱的朋友，有什么办法可以尽快给奶奶请来医生？所有庄户人都在地里犁田，要是步行到姆尼霍维采去，一小时就白白浪费了，而可怜的奶奶病得勉强在呼吸着。”

这时连弗朗季克也吓了一跳，他正想自己赶快跑到姆尼霍维采去，可突

然想到了一个主意——略！到底是弗朗季克。库尔母！

“米克什，亲爱的米克什，别着急，你快骑上布龙迪巴尔，亲自到姆尼霍维采去叫大夫，我想……”弗朗季克还想说些什么，但米克什没往下听了。它几步窜到大象布龙迪尔的院子里，用象语和它简单他说了几句什么，立即跳上象背，骑在它的颈子上，大象迅速从地上爬起，把一顶绣花帽子戴在头上，已经从象院走到了花园。

穿过村子时走得还较慢，可是一出村上山坡便快得像大汽车似的。脚下的土地被它踩得直响，赶大车的庄稼人都慌忙躲开它，其实，聪明的大象老远就发出了“让路警报”。在姆尼霍维平街上的人一听到这“警报”声还以为是什么地方着火了，大家都一窝蜂涌到大象穿跑过的广场和布拉格街去了，米克什求市龙迪巴尔一路小心，不要碰倒什么人。尽管它知道，布龙迪巴尔从来连一只小鸡也没欺侮过。米克什还担心交通警察会因为它们的速度过快而拦住它们，可是这些警察却为它们这种奇怪的曾报声而惊住了，忘记拦阻它们和记下这迅跑的大象的号码，于是巴龙迪巴尔便这样畅通无阻地穿过了布拉格街，越过一条小桥后便拐到了车站大街，不多一会儿，好奇的姆尼霍维采的市民便已经看到这头大象停在史克沃尔大夫家的门口了。米克什飞快从大象背上跳下来，敲了敲门，一转眼便进到了屋里去了。

耐心的布龙迪巴尔没在门外等多久。一会儿，米克什便同大夫一道走出门来，凑巧他在家，而且没有别的病人在等着他去诊治。大夫本来已经安全作好了上路的准备，可是当他发现米克什既没赶来马车，也没开来小汽车。便满脸不高兴地对吃惊的米克什说，他得等他夫人坐着小汽车从斯特朗奇采回来之后才能走。

米克什只说了声，“随您的便吧！”可是当等候的时间似乎过长了些时，它便对大象用象语嘀咕了几句什么。于是，亲爱的孩子们，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大象突然走近大夫，鼻子一转，便把大夫钩到它背上坐下了。

“大夫，您一点儿也不用害怕！”米克什安慰受惊的大夫说，“您把小药箱交给我，两手抓住象耳朵，就会舒服得跟印度皇帝一样。”

他刚一照着这样做了，大象便飞跑起来，穿过姆尼霍维采的街道直朝梨庄奔去。大夫见的的确没什么危险，便很快习惯了骑象，对米克什的诡计也不生气了。他们一到梨庄，当大夫仔细诊断了奶奶的病之后，这才夸奖了米克什的果断。这位有经验的大夫马上断定，这已是千钧一发的时刻，再晚来一步，奶奶就有生命危险。可是好心的公猫对这些夸奖只挥了一下爪子。它一心想的只是奶奶的康复，所以为大夫带齐了药、能立即减弱奶奶的病情而感到高兴。

大夫走了之后，奶奶含着眼泪感谢米克什，可是米克什仍旧把爪子一挥说：

“但愿您，亲爱的奶奶，尽快恢复健康！没有您，我们怎么办？我们哪儿也少不了您这双极珍贵的手和这颗极善良的心。我简直不能再想下去了。”

善良的米克什的确为奶奶的病吓了一大跳，所以对她关心得无微不至。每天为她接来大夫（但每次都是坐的小汽车！）还为她请来邻居大婶照看她，自己也常常待在她身旁。因此毫不足怪：奶奶的病在这种无微不至的照顾下很快就好了。亲爱的孩子，你们要是看到奶奶刚刚病好，又来到动物新家的快乐情景就好了！朋友们，亲爱的动物们，大家都出自内心地、欢快地迎接了她。奶奶见大家都那么爱她时，激动得流下了眼泪。随后又欢欢喜喜地以

新的力量干起活来。

## 52 幸福的圣诞节

动物新家一年中最美好的日子便是圣诞节。圣诞日那天从一大早便开始下着小雪。动物新家的花园像在童话里的一样。树木上盖满了雪，中午，在阳光的照耀下，像水晶似地闪闪发光。根根树枝上挂着由小个个的雪花组成的雪绒团，整座花园的地面雪白雪白的，像铺上了一张圣诞宴席的最柔软的桌布。四周一片静寂，仿佛连大自然也在屏着气等待着一件重大事件的发生。史维达大爷和弗朗季克把通向奶奶家的那条路上的雪打扫得干干净净，免得奶奶走雪地费劲；随后又在奶奶家小屋门口堆了一个大雪人，手里拿着个大扫把，他们高兴地盼望着，让小白猫纳齐切克看见吓一大跳。他们想起了米克什小时候第一次见到雪人时那副受惊的样子，它当时吓得连忙跑去找奶奶，说什么外面站着一位冻僵了的大叔。可是纳齐切克却只是透过窗子冲着这个大肚皮雪人哈哈大笑。

克隆茨基先生一大早便和米克什坐着大汽车上布拉格买节日礼物去了。他们借了塞叶克家的大卡车。因为他们不仅要给亲人们买礼物，还打算给村区所有穷孩子买些礼物。米克什还是在圣诞节前就对克隆茨基先生说，它要是看到在这么美好的日子里，附近什么地方还有孩子什么礼物也得不到，只能站在有钱人家的窗子外面看看圣诞树是个什么样子，那它过着这样的圣诞节也没多大味道。因此米克什决定，这次得让圣诞老人一直把礼物送到悬崖下面最穷的农舍里，克隆茨基先生不仅赞同米克什的想法，而且负担了所有礼物的一半费用。

贝比克和奥露什卡高高兴兴地利用了圣诞节假期，一块儿在动物新家后面坐雪橇或者在叶德里切克家的池塘里滑冰，这是他们从来没见过的。梨庄的姑娘们从来不滑冰，男孩们也只会单脚滑冰，所谓冰鞋，是他们自己用劈柴块和旧刀子做的。贝比克也试了一会双脚滑冰，可马上放弃了这种滑法，仍旧按梨庄男孩们的老办法来滑。然后他们一块堆雪人，打雪仗，乘着大雪橇从坟地经过整个村子一直滑到小溪旁。

圣诞日那天只许滑冰，因为在这样一个神圣的日子里奶奶不许他们淘气闯祸，他们还得戒斋吃素，好让自己在圣诞之夜看到金猪在墙上奔跑。

然后把花园各个僻静的角落打扫干净，满满地撒上几把谷粒和鸟食，让小鸟们在圣诞节饱餐一顿。

这些都是从一大早就待在动物新家的奶奶教给他们的。她检查了一遍卫生，把准备送给穷人家的吃的东西分好，同请来帮忙的邻居一块儿准备好圣诞晚餐。可怜的老太太忙得晕头转向，可也绝不把这令人兴奋的活儿分给别人去做。整个房子散发着圣诞小松树、果泥、苹果、调料和各种各样的其他点心糖果的香气。

纳齐切克瞪着眼睛观察着这一切准备工作，它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好吃的呢！它没完没了地问奶奶在干什么，还要煮什么，谁来把这些东西吃光，过一会儿它又跑去看看巴西克叔叔和波贝什叔叔，可是却没有去布龙迪巴尔、米什卡和赫洛德斯那儿，因为它直到如今仍旧怕它们。连猴子卡恰巴它也没去拜访，宁可去找卡拉巴西尔玩。卡拉巴西尔很喜欢它，从来不逗它生气。他们常常这么个玩法：纳齐切克抱着卡拉巴西尔的一条腿，卡拉巴西尔

---

根据捷克民间传说，在圣诞节如果能坚持吃斋，夜里便能看到金猪在墙上跑。

带着它在院子或花园上空低低地飞翔。

米克什和克隆茨基先生从布拉格购买礼物回来了。史维达老大爷将礼物放到大厅里，立即开始了为穷孩子分配礼物的繁忙工作。每个孩子的礼物都用一张干净纸包了起来，扎上一根银丝带，插上一根小松枝当装饰，放上写有授礼人名字的小卡片；然后由史维达老大爷和弗朗季克将一包包礼物放进大口袋里，不声不响地送到各个贫苦人家。

等到送完最后一包礼物之后，动物新家的人们才开始装饰自家的圣诞树。史维达老大爷将早上从林子里砍来的一棵漂亮的小松树扛到大厅里，稳稳当当竖在抹上了绿色的座子上，屋千里立即散发出一种凉凉的松枝和树脂的香味，使大人小孩都喜欢得不得了。然后开始了最有意思的工作：装饰圣诞树。先往树上吊上一些闪闪发光的玻璃饰物，然后吊上用银纸包好的糖果，核桃和红苹果。然后将彩色小蜡烛固定在树枝上，最后往树上洒了一层薄薄的白霜。

圣诞树是由米克什和克隆茨基先生布置的。童话老爷爷坐在大厅一角的躺椅上，指点他们该往树上吊些什么，装饰些什么，好让圣诞树跟在童话里的一样。童话爷爷最知道该怎么布置圣诞树了，因为他读过许多关于圣诞节的小说和故事。圣诞树布置得很漂亮，大家都非常满意。

圣诞树准备好了之后，米克什便请史维达老爷爷把一包包礼品拿来，他和克隆茨基先生将礼品摆在圣诞树下的一块台布上。米克什也给这些礼品包别上了小松枝和写有授礼人名字的小卡片。

你们知道，亲爱的孩子们，在布置圣诞树和摆放礼品时，贝比克，弗朗季克和奥露什卡他们都不在场。好让他们见了这美妙的场面时大吃一惊。这曳是克隆茨基先生和奶奶及米克什最盼望的事情。这时圣诞晚餐也都准备好了，可是贝比克、奥露什卡和弗朗季克对美味佳肴毫不在意，他们一心惦着圣诞老人会给他们送些什么礼物来。他们心情非常激动着待着通知他们圣子赠礼完毕的铃声。在这神圣的片刻，谁也不能待在大厅里，只有童话爷爷一个人留在那里欢迎圣子，感谢他的礼物。

这让人久久盼望的美好时刻终于来到了！欢乐而响亮的神秘铃声突响遍整个动物新家，告诉了神圣的赠礼仪式已经完毕。童话爷爷打开了通向旁边的一个房间的门，朋友们都聚在那里等着，老爷爷向他们一鞠躬，表示可以进去了。

贝比克和奥露什卡最先走了进去，一进门便被这一童话般的美景迷住了，惊讶得说不出话来，乐得只喘气。克隆茨基先生和奶奶及米克什紧跟着他们走了进去。他们很想看看贝比克和奥露什卡怎样为这棵漂亮的圣诞树而大吃一惊的，不仅是贝比克和奥露什卡，就连牵着它米克什叔叔的爪子走进去的纳齐切克，见了这个从来没有见过的美妙场面，也惊得发起愣来，还得让米克什叔叔把它抱起来。弗朗季克在门外直为它的这番表现而哈哈笑，可是等他自己走进去之后，张着嘴巴瞪着眼，比纳齐切克还要惊讶，史维达老爷爷和马林诺夫斯基大叔只是微笑着，看着这一切。

等大家围着这棵圣诞树惊讶了个够，童话爸爸便走到放礼物的地方，开始分发起礼物来。他根本不用细看礼物包上的卡片，马上就能猜出哪一包是送给谁的，一件也没送错。

接着便迫不及待地忙着打开各人的礼品包。不一会儿，大厅里便响起一声声欢乐的惊叹，大家都非常满意自己所得到的礼物，一个劲儿地向童话老

爷爷表示感谢，随后又都悄悄地握了握克隆茨基的手和米克什的爪子。克隆茨基先生和米克什也满意地笑了，他们打心眼里为礼物合乎每个人的心意而感到高兴，这可正是他们久久盼望着的啊！可是，亲爱的孩子们，我得给你们透露一个秘密，这都是童话爷爷给他们出的主意，他非常了解每个人的心愿，也猜中了在布拉格的贝比克和露什卡希望得到什么。

等大家把自己的礼物收好之后，奶奶便叫大家准备就席，用圣诞晚餐了。晚餐摆在餐厅里的长桌子上，桌上也布置了一棵上面只吊了红苹果和简单饰物的小圣诞树，香气宜人。晚餐也比较简单，因为动物新家除克隆茨基先生以外，也都是些极普通的人，不讲究吃，只要有好鱼汤，炸鱼块、苹果馅饼，干磨麦粒粥，蜜糖汁浇李子、杏仁葡萄干就足够了。各人拣自己最喜欢的吃，唯有童话老爷爷只用罐子喝了点普普通通的粥，就像天使诞生时，伯利恒马厩里的牧马人那样。

老仆头吃完晚饭便很快离开了。他要根据习惯为全村吹奏圣诞歌曲。还在圣诞节节前，大人小孩就已盼望着，在这神圣安静的圣诞之夜，听到这欢乐的圣诞曲了。这一吹奏可带有几分神秘色彩，好多人家一定要等到吹起了圣诞曲，才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因此奶奶决定，要等马林诺夫斯基大叔吹响第一支圣诞歌曲，才把圣诞树上的蜡烛点燃。

这一时刻没让人等多久。老仆头大叔一走出动物新家，便站到大厅的窗子下面吹了起来。他事先将号角藏在史维达老大爷那里，他想给动物新家的朋友们来个出其不意，也果然做到了这一点。大家听到第一声号响，立即停止了说话，等着听那快乐的圣诞歌曲。

等大叔走远之后，大家忙到大厅里，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开始唱起了欢快的圣诞歌：“主啊基督诞生了，让我们来欢乐吧！”

唱完这支歌之后，静默了片刻，动物新家的朋友重又安然地交谈起来。他们想起了那些得到礼物的穷孩子们，估量他们拿到礼物会说些什么，仿佛听到了他们收到礼物后的欢笑声。这的确是一种干了件好事后的喜悦心情，这也是克隆茨基先生，奶奶和米克什在整个圣诞节里最高兴的一件事。

这时，奶奶，克隆茨基和史维达老大爷一起回忆了旧时许多圣诞节的习俗和服装，还把自己得到的礼物拿给贝比克，奥露什卡和弗朗季克看，一起浏览了那些漂亮的书籍，有教益的和娱乐性的，并商量好将互相交换着看，尽量让它们的使用效率高些。然后他们便开始用钳子夹碎核桃，吃起无花果，红枣，苹果和桌上盘子里的其他东西来。

贝比克和米克什回忆起住在小木房时第一次在圣诞节晚上得到礼物的情景。米克什得到贝比克送的一架双轮滑板车，米克什又回送了贝比克一辆雪橇，是在大雪覆盖着的花园中的一棵小苹果树下给他的。他们马上就在圣诞节夜晚试滑了一下，他们在那个满天星斗的节日夜晚，乘着雪橇，从肖波尔小山坡往下一直滑到小溪旁边。当他向着雪橇，听到老仆头马林诺夫斯基从布朗采那边送来的圣诞曲时。心里多高兴啊！

在动物新家过的第一个圣诞节里最快活的还要数米克什。它想让大家聚在一起的愿望终于实现了。看到彼此充满着爱，一个个日子过得很舒心，互相给予安慰与欢乐，它毕生的梦想总算实现了。

它满意地聆听了青年朋友们幸福的欢笑和老人们充满智慧的交谈；它看

---

这里的“天使。指那稣，据圣经称，那稣诞生在伯利恒的马厩里。

准时机，让童话老爷爷给他们讲一个适合于圣诞节听的好童话。好心的老爷爷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便用一种吸引人的方式讲了起来。

## 53 耶稣诞生的故事

在一个严寒的冬天、到处冷得出奇。屋顶上的板条冻得噼啪直响。人们心满意足地围坐在暖洋洋的炉子边，谁也不用出门。寂静的旷原里只听得饥饿的乌鸦叫声。

已经快到夜里了。在寒冷的路上有两个人在匆忙地赶着路，好趁着朦胧暮光走到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村子里，求人借个暖和的角落住上一宿。这两个人是谁呢，亲爱的孩子们，就是约瑟大师长和马利亚。他们破旧的衣裳能勉强抵挡住寒冷，他们的全部财产便是约瑟夫提着的一个小布包。

当他们来到村心广场，约瑟夫便向一位老奶奶打听村长住在哪里。老奶奶把最大的一所房子指给他看。没多久，约瑟夫便在一间舒适温暖的小房子里请求村长借个角落过夜。村长巴尔达克是一个好心肠的人，他真心为屋子里没有任何空地而感到遗憾，给他们在村头找了间暖和的马房。约瑟夫高兴地向村长道了谢，马上带着马利亚朝村头走去，想尽快找到这个地方歇脚，以解除奔波的疲劳。不多久，全村人都已入睡，只有老更夫沃西谢克还在村里转悠，拿着大牛角吹报时辰，他报过十二点之后，也想回到他那可爱的小房子里去暖暖身子，可是突然看见村头一片光芒。他尽快朝那儿奔去，想看看这奇怪的光亮来自何方。如果不是火灾，也免得白白地用号声把沉睡的村子吵醒。可是当他一跑到那里，看到村长家的牲口棚上空有一颗放射出耀眼光芒的星星，他惊讶得差点儿双膝跪倒在村头村长家花园后面。

老更夫喜爱读书出了名，他最爱读旧历书了。那上面写着：某处发生了什么事情，什么预言将会实现。他非常清楚，这颗大星星的出现意味着全世界的救世主耶稣诞生了。如今这颗星星正照耀着孤伶伶在这个贫穷村庄的尽头的牲口棚上。他的膝盖激动得直打颤，但还是有足够的力量，连忙跑回村里去把村公所的牧人叫醒。他想起旧历书中的一个预言中说到：必须用歌声和牧人的角号声来宣告那稣的诞生。使他吃惊的是，等他走到村心广场时，村公所的牧人已经都穿好衣服，站在广场中心，角号对着嘴，正吹起了最优美的欢乐的圣诞曲！

满月照得大地一片光明，悠扬的音乐响彻沉寂的冬夜，“发生了什么事？”有个村妇惊讶地问道。不多一会儿，大庄园，小农舍的大叔大婶们纷纷跑出来，以颤抖的嗓音向牧人们打听，发生了什么喜事，“因为从来也没在半夜三更这样吹过角号啊！”

牧人用庄严而又喜气洋洋的声音，告诉这些惊讶的乡亲说，那稣在村长家的旧牲口房里诞生，所有的大婶们连忙转身回家，去把家里最珍贵的东西拿来给那稣当礼物。

第二天一早，全村的乡亲都排着长长的队伍去祝贺。村长本人站在村委会的前面，穿着节日盛装，庄严地走向牲口圈去向那稣致意。大叔大婶们也都穿上他们最好的衣服，紧跟在村长的后面。

大家都提着满包、满筐、满篮子的礼物，身后还拖着一辆辆装满了各式各样东西的雪橇，好让这圣洁的家庭不过任何艰难日子。谁也没感到礼物的重负，一个个走得很轻松。有一位老人挑了一小桶最好的蜂蜜，亲自扛在肩上，使劲往前赶，一心想抢在提着满篮肝香肠的沃奇莱克大爷前面。

紧追在沃奇莱克大爷后面的是翁德拉面包老板家的会计，他提着一篮热乎乎的角度面包和辫子形面包，边走边笑话住在杨树旁的那个东达落庄他

后面了。“喏，我干瞪眼！”东达解释说，因为他得小心翼翼地端着满满一大钵子浓浓的奶油。斯德尔纳多娃用雪橇拖着个大篮子，里面装满了烧饭用的各类物品，她想，马利亚准会为她送来的优质黄油而感到惊喜。她还送来了个大甜面包，她家的小女儿安妮契卡能勉强拿得动它。

鞋匠霍托维奇卡走得跟一阵疾风一样快，他送来一双漂亮的冬棉鞋，还甲一个盘子端着，好让人家看见他是多么讲究礼仪。还有好多好多人来给耶稣祝贺送礼。

牲口圈门前可就得讲究安静和秩序了。村长和一位学校老师在那里关照着，让大家秩序井然地进来出去。

大家都乐意听他们的安排。等到三王和其他贵宾离去之后，村长对大家说：“如今，请你们，大叔大婶，给孩子们让个地方，让他们这些小不点们也能进来看青小耶稣。”

一开始，孩子们鸦雀无声，怀着圣洁的敬意看着可爱的小耶稣，几乎不敢呼吸，可是看护人约瑟夫建议孩子们放活泼点，孩子们马上领会了。托尼克立刻在雪地里翻了个跟斗，小耶稣咧嘴一笑，孩子们便更加来劲了。男孩子们开始在雪地里打滚，滚得雪花溅起老高。他们疯得连约瑟夫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后来他们在这圣诞房门前堆了一个老大的雪人，连松鼠也好奇地从附近的松林里跑来，看看这儿来了个什么怪人，叫花老太婆巴尔达契卡因为连自己都没有什么东西可吃，所以只得带着她行乞的手风琴来到圣诞房门前演奏了一通，孩子们便围着雪人跳起舞来。等孩子们跳累了滚累了，便又聚到小耶稣眼前来。他们的小脸蛋红红的，眼睛忽闪忽闪的，真叫人看了心爱，特别是小姑娘赫鲁什科娃高兴得忍不住拽了拽小耶稣的袖子，后来，胆子一下大了起来，竟然拉着他的小手，捻着他的小手指头念起儿歌来：“小老鼠呀小老鼠，拿着绿罐儿把粥煮！”

其他孩子一看小耶稣好像挺喜欢听的，便一个接一个地朗诵了各式各样的小诗、儿歌，有的还唱了歌，还有几个男孩念了绕口令。

女孩子们也不肯示弱，村长的小女儿玛仁卡把那首给她奶奶贺生的辞儿也拿到这里来念了，当玛仁卡一本正经地念着：“亲爱的奶奶”时，孩子们笑得前仰后合，接着还背了一个乘法口诀，好歹没背错，把约瑟夫的眼泪都笑出来了。

最后，孩子们纷纷回家去了。可刚一吃罢饭，便又跑到圣诞屋这边来了。但在来这儿之前，先仔细翻了翻自己的玩具，把其中几件最好的拿出来送给小耶稣。实际上一件完整的也没有，可在孩子们眼里，它们比金子还珍贵。瞧他们往圣诞房那儿放玩具时那副严肃劲儿，活像他们送来的礼物比三王送来的还要珍贵。这些礼物包括小圆石子儿，壶罐耳朵，五颜六色的碎瓷片，旧陀螺，口琴和其他贵重物品。

可是约瑟夫还是非常小心地将这些礼品一件件放好。尤其是那些穷人家的孩子，非常注意看他是怎样对待他们的礼物的。当他们看到自己送的礼物和富家孩子们送的一样受到重视时，高兴得脸都红了。约瑟夫庄严地收下贝比克·那德利切克的一小袋动物饼干，当贝比克告诉他说里面全是漂亮的小喜鹊、金丝雀和小鸡时，他满意地点了点头。约瑟夫看到孩子送来了动物，想到他们要不是为了小耶稣是绝对舍不得送人的，不禁感动得流泪。磨坊主的儿子卡利克送来了一只漂亮的花兔，一只柳驾和一对可爱的小鸽子。还没等约瑟夫把这些礼物放好，鲁仁卡·什捷班科娃又送来一只卷毛颈子上扎着

红丝带的小绵羊，紧接着海菜卡又搁上了一只木刻小羊，说是让绵羊有个伴，免得寂寞。

“这一下我们这儿可成了一个大庄家户了。”约瑟夫打心眼里高兴他说，“我们还得物色几个好牧手。你这个主意不错，你叫弗朗季克，要不叫你洛伊西克，或者托尼克？”当他看见一个小男孩用小手抱着一只鸟嘴狗崽来到圣诞房时，不禁开心地笑了。“它有时还挺淘气的呢！”小男孩怕别的孩子听见，对约瑟夫打着耳语说。约瑟夫抚摸了一下他的小脑袋，然后招呼孩子们回家去，因为快到傍晚了，说他们明天再来。“等一等，大叔！”有个男孩突然嚷道，“那儿有个圣诞大蛋糕正朝这儿跑呢！”他的话把大家都逗笑了，一致转过头去朝村子那边看。果然，有个小姑娘抱着一个大蛋糕，那蛋糕大得把小姑娘全遮没了。

“孩子们，孩子们，你们真好，把小耶稣惦挂在心上，”约瑟夫和圣母马利亚一再向孩子们表示感谢，可小瓦西克却快乐地回答他们说：

“这算不了什么，大叔！可耶稣从今以后，每年都会给我们送来礼物呢！”

## 54 利夏伊的圣诞梦

动物朋友们也得了丰盛的圣诞饭和一份礼物，也都非常高兴。它们都聚集在布龙迪巴尔的圈棚里，一来那儿宽敞，二来大家都已习惯于聚在布龙迪巴尔那儿聚会交谈。因此在这个象棚里也布置了一棵小圣诞树。圣诞树的芳香和绿意自然使动物们的圣诞节更加生辉。

动物新家里的所有朋友们也都来象棚里串门。同它们一块儿回顾了以往的时光和艰难的日子，同时用感激的目光望着米克什，使得这只谦虚的猫儿都有些感到不自在了。所以它宁可自己来谈大家是怎么同心协力争取这美好的日子的，它还专门把每一位的好事说了一遍。

布龙迪巴尔的圈棚里舒服亲切得人们都不舍离去。可是不知不觉到了该上教堂去做祈祷的半夜时分，因此大家都回到各自的住处，只有童话爷爷留在大象棚里和动物们在一起，给它们讲了一个圣诞节的故事。

他用一种人们听不懂的奇怪语言讲的故事，可是动物们都听懂了，大家也都非常喜欢他讲的故事。这是一个关于小狗利夏伊的故事。童话爷爷在圣餐席上还给动物新家的朋友们讲过一次。你们评评看，倒底好听不好听：

在一个美丽的圣诞节夜晚，天上的星星像珍珠一样闪闪发光，月亮用她洁白的银光照耀着寂静的村庄。天空十分寒冷，庭院里的木柴冻得哗啦破裂，冷风在大雪覆盖着的座座农舍间呼啸，村子里的人都待在暖和的小屋里面，炉灶里燃烧着松枝柴块，圣诞晚餐散发出阵阵香气，凡是有小孩的农家，都在桌上布置了一棵漂亮的圣诞树，对这节日的美，孩子们总也看不够。屋子外面只有老仆头在转悠，在第一家的窗子底下吹上一支优美的圣诞曲。

达利巴全家老少也都围坐在大厅里的橡木桌旁吃晚饭。他家的雇工们都和家人团聚在舒适的房间里，因为牛马牲畜都已吃饱喝足躺在各自的圈棚里，没有什么要他们操心的了。

然而，达利巴家还是忘了某一个！

在他家院子里的一个破旧不堪的狗窝里躺着他家财产的忠实看守——小狗利夏伊。寒风穿透了它厚厚的皮毛，利夏伊又冷又饿。它的头伏在前爪上，悲凄地望着主人家亮堂的窗户，它白费劲地等着主妇会想起它来。要是平常这个时候它早已喂得饱饱的，而且每次都在晚饭后打个盹，好在夜里打起精神看家。可是今天它饿得厉害，也想睡觉。

突然，狗窝门口一片光亮，有一个悦耳的声音在叫利夏伊出去。利夏伊仔细一听，当它听出这声音不是出自主人家的任何一个人之口时，它感到非常惊奇。狗窝前站着四个可爱的小孩，利夏伊立即猜出，这是四位小天使。这是不久前阿莱卡在一本漂亮的图画书里指给它看过的呀！它知道，既不能对他们呼噜喷鼻，也不能对他们汪汪叫，它也没想到要这么干。它任他们将它颈上的皮带解开。当小天使们一人抬着它的一只脚往村子上空飞去时，他也没有反抗。利夏伊从来就是一只勇敢好斗的狗，在这次飞行中它也一点不感到害怕。它倒要看看，这些天使们把它带到哪里去。

星星从它身旁一扫而过，月亮也很快变大了，跟个车轮子一样。月亮对利夏伊眨眨眼睛，好像想说：“你倒过得不错嘛！”利夏伊摇摇尾巴向它致意。还没等他明白过来，已经来到了天门前，天门自动地打开了。门后的矮凳上便坐着圣彼得，他正在读着一本什么厚书。他透过眼镜看了一眼天使们，问道：“谁让你们去带它来的？”

“圣弗朗季谢克。”天使们回答说。

“我马上就想到了。”圣彼得动了动大胡子，嘟哝了一句，又埋下头看他的书去了。

天使们带着利夏伊继续飞过一座座用玫瑰云块建造的漂亮房子，诱人的美味佳餐的香味扑鼻而来，利夏伊想，天使们可能带着它飞进某一座房子里作客，可是天使们却带着它继续往前飞，一直飞到一座大房子跟前，里面传出各种动物的欢乐的叫声，“这就是著名的动物之友，亚洲的圣弗朗季谢克的天间住所，”有一位天使对着利夏伊的耳朵悄声说，“你得伸出你的小爪子让他握一握，好让他看到你是一只很有教养的狗。”

“你放心吧，这个我会。”利夏伊用人话对他说。

“我的老天爷，我从哪儿学讲人话的呀！”利夏伊感到吃惊。它想再用人话对他说，它已经和村长握过一回爪子，可是奇怪的是，它又说不出话来了。

天使们带着它一直飞进一所大房子，那里面住满了各种动物：马、狗、狮子、鹿、山羊、大象、老虎、猫、猴子、兔子和其他许多利夏伊从来没有见过的动物。这些动物都像最好的朋友一样在一块儿玩着。

许多可爱的天使飞到了这些动物中间，和它们一块儿玩，给它们带来最可口的食物。

圣弗朗季谢克就站在房子中间，带着友善的微笑望着这些心爱的动物。等天使们带着利夏伊一进来，他们都纷纷上前迎接新客人。

“欢迎你，利夏伊！把小爪子伸给我吧！对——马上就能看出来，你是一只懂礼貌的狗。非常欢迎你来到我们中间！”他的声音好听得使利夏伊乐得抖动了一下，可，这是怎么回事啊？利夏伊出了什么怪事，平常，它要是抖动一下，只会从它浓密的狗毛中飞出一些脏东西来，那是它在狗窝里打滚时沾上的。可是现在呢？现在却见身上掉下一个个钱币，满屋里只听得叮当一片响声。

天使们立即从四面八方飞下来捡钱币玩。利夏伊惊讶得像傻瓜一样张着嘴，但很快醒悟过来，忙伸出它的前爪来与圣弗朗季谢克相握，并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哪是什么小狗利夏伊呀，这简直是一位堂堂小伙子啦！”圣弗朗季谢克说，“这是一条好汉，它前不久还从塘里救起一个不小心滑薄冰掉下去了的小孩，而且还不口这些呢！利夏伊还救过它家主人的命。有一回，它的主人达利巴在地里受了重伤，要没有利夏伊，他说不定就没命了，利夏伊连忙跑回家来，用它悲伤的叫声引起了家人的注意，他们马上意识到主人在地里出事了。这哪儿是一条小狗啊，这明明是一位能干的小伙子嘛！”

利夏伊虽然是一条很谦虚的狗，但是当这么多尊敬的动物夸奖它毕竟使它心里高兴，它心满意足地摇起了尾巴。可是，孩子们，它又吓了一跳！

它身后突然叮当叮当响了起来，像有许多铃当似的。利夏伊回头一看，简直不相信自己的眼睛：长在它身上的不是那毛茸茸的尾巴，而是——不知什么道理——一个漂亮的孔雀羽毛尾巴，每根羽毛尖上吊了一个小铃当。

利夏伊想使劲蹦跳一下，它以为这只是偶然在哪儿粘上的，谁知越跳、响得越厉害。小天使们笑得直在彩云上打滚，好心的利夏伊一见它给他们带来了这么大的欢乐，便跳得更来劲了、可它突然想到，这么干在天上是不是太不成体统了。它打不定主意地看了看圣弗朗季谢克，可它见他在和蔼地微

笑着，便又无所顾忌地跳了起来。

后来有一位小天使拿来一面镜子，叫利夏伊过来看看。

“喏，”利夏伊心里想，“这玩意儿我早就见过了。我家主人的孩子们也干过这档子事，等我一走过去，面前摆着一块镜子，我便看到镜子中的我了。我知道得很清楚，这就是我自己。可我要装出是见着了另一条狗的样子，使劲对它汪汪叫，好让这些天使们开开心。”

可是等亲爱的利夏伊往镜子里一瞧，吓得背上的毛都竖了起来。这毫不奇怪，我的老天爷！镜子里照出来的不是利夏伊，而是一个长着长黑胡子的大角老山羊。这可怜的，吓得不知怎么是好。这时圣弗朗季谢克悦耳的声音又使它平静了下来：“等一等，小飞虫！”他对天使们说，“你们想同利夏伊在一起开心，可它这个可怜的今天还没吃晚饭呢！告诉我，利夏伊，你白天黑夜替主人看家，女主人给你吃得好吗？”

“对，我能得到足够的食物。”利夏伊回答说，尽可能最诚挚地望了圣弗朗季谢克一眼。

“这是事实！”圣人比以往说话更严肃了，“可是他们今天把你忘了，是吗？”利夏伊没吭声。总能力这偶然的一次到天上来说善良的女主人的坏话啊，所以它宁可不回答。圣弗朗季谢克抚摸了一下它的脑袋：“你真好，是一只忠实的家畜，利夏伊！你好在不因女主人的一次疏忽而马上说她的坏话。喏——啥事也没发生！忘了一次就忘了吧！可是我们要在这里好好儿款待你一餐！哈罗！小飞虫们，给利夏伊把圣诞晚餐端来！”

利夏伊等着。还没等它见到端着晚餐罐子、碟子的小天使们，便已经闻到了诱人的香味，馋得它忍不住舐了舐嘴巴。然后它看见一个个天使端来好多盛满了饭菜的碟子，还齐声喊道：“利夏伊，利夏伊，快快起来莫迟疑，你这长毛老狗利夏伊，给你送来了晚餐一大席！”

利夏伊突然一下醒来了。

它揉了揉睡眼，很快欢天喜地地窜出狗窝，狗窝门口站着主人家的两个孩子，各人手里端着盛满香喷喷的晚餐的盘子，孩子们正准备把食盘搁在狗窝前的地上。这时，女主人从屋里出来，站在台阶上喊道：

“等一等，孩子们，别给它放在狗窝前，还是端进屋里去吧，我们把利夏伊身上的绳索解开，让它今天在屋里吃饭，和我们暖暖和和地待在一起。让它也知道，今天是圣诞节。我们差点儿把这可怜的忘了。”

利夏伊感激地敌了敌给它解去颈索的那只手，几个大步跳进了屋里，在屋子里蹦跳了好大一会儿。它从这儿跳到那儿，总也闻不够这弥漫在整个房子里的饭菜香气。

等动物新家的朋友们从教堂里做完夜半祈祷回来时，动物朋友们已经甜甜地睡着了。朋友们回来之后，也很快去睡觉了，整个动物之家沉浸在安宁的静寂之中，只有我们亲爱的米克什好久不能入睡，不是因为操心事，而是因为无限的欢乐，它又看到大家终于无忧无虑地睡在一个屋檐下，它终于圆满地实现了它的生活之梦，能够给像它那样为美好生活而奋斗的其他人以帮助。

它感到幸福的是，它和所有朋友们的生活，像圣诞之夜的满月行走在美丽的星空一样安宁地流逝着。

喏——休息吧，亲爱的公猫啊，祝你继续这样平安而满意地生活，衷心地希望你不再回到你曾经吃尽千辛万苦的艰难日子里去。

